



中國文化史

上册

柳詒徵編著



南京鍾山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再版

上册實價二元五角

城北總局 中央大學門前藥巷巷口
城南支店 太平路三二二號
上海發行所 老西門陳英士紀念塔南首



此書有著作權印必究

39993

中國文化史上冊目錄

緒論

第一編 上古文化史

第一章 中國人種之起源	九
第二章 洪水以前之制作	一八
第三章 家族及私產制度之起源	二五
第四章 政法之萌芽	三〇
第五章 文字之興	三六
第六章 洪水以後之中國	四五
第七章 衣裳之治	五三
第八章 治歷授時	六〇
第九章 唐虞之讓國	六六
第十章 治水之功	七三
第十一章 唐虞之政教	八〇
第十二章 夏之文化	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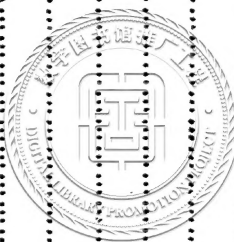
第十三章 忠孝之興	一〇五
第十四章 洪範與五行	一一一
第十五章 湯之革命及伊尹之任	一一八
第十六章 殷商之文化	一二五
第十七章 傳疑之制度	一三七
第十八章 周室之勃興	一四四
第十九章 周之禮制	一五七
(一) 國土之區畫	一六一
(二) 官吏之職掌	一六六
(三) 鄉遂之自治	一七〇
(四) 授田之制 附兵制	一七八
(五) 市肆門關之政	一八六
(六) 王朝之教育	一九二
(七) 城郭道路宮室之制	一九八
(八) 衣服飲食醫藥之制	二〇三
(九) 禮俗	二一六

(十) 樂舞·····	二二五
(十一) 王朝與諸侯之關係·····	二二二
(十二) 結論·····	二三八
第二十章 文字與學術·····	二四三
第二十一章 共和與民權·····	二五五
第二十二章 周代之變遷·····	二六〇
第二十三章 學術之分裂·····	二七六
第二十四章 老子與管子·····	二八四
第二十五章 孔子·····	二九二
第二十六章 孔子弟子·····	三一
第二十七章 周末之變遷·····	三二五
第二十八章 諸子之學·····	三四二
第二十九章 秦之統一·····	三六五
第三十章 秦之文化·····	三七五
第三十一章 漢代內外之開闢·····	三八三
第三十二章 兩漢之學術及文藝·····	三九一

第三十三章 建築工藝之進步·····	四一二
--------------------	-----

第二編 中古文化史

第一章 中國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東來之故·····	四二九
第二章 佛教入中國之初期·····	四三六
第三章 諸族並興及其同化·····	四四一
第四章 南北之對峙·····	四五三
第五章 清談與講學·····	四六〇
第六章 選舉與世族·····	四七一
第七章 三國以降文物之進步·····	四七九
第八章 元魏之制度·····	四九五
第九章 佛教之盛興·····	五〇五
第十章 佛教之反動·····	五二〇



中國文化史 上冊

柳詒徵

緒論

歷史之學。最重因果。人事不能有因而無果。亦不能有果而無因。治歷史者。職在綜合人類過去時代複雜之事實。推求其因果。而爲之解析。以詔示來。茲舍此無所謂史學也。人類之動作。有共同之軌轍。亦有特殊之蛻變。欲知其共同之軌轍。當合世界各國家各種族之歷史。以觀其通。欲知其特殊之蛻變。當專求一國家一民族或多數民族組成一國之歷史。以觀其異。今之所述。限於中國。凡所標舉。函有二義。一以求人類演進之通則。一以明吾民獨造之實際。蓋晚清以來。積腐釋著。綜他人所詬病。與吾國人自省其闕失。幾若無文化可言。歐戰既輟。人心惶擾。遠西學者。時或想像東方之文化。國人亦頗思反而自求。然證以最近之紛亂。謂吾國必有持久不敝者存。又若無以共信。實則憑短期之觀察。遽以概全部之歷史。客感所淆。矜餒皆失。欲知中國歷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虛心探索。勿遽爲之判斷。此吾所渴望於同志者也。

吾書凡分三編。第一編自遼古以迄兩漢。是爲吾國民族本其創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設國家。構成獨立之文化之時期。第二編自東漢以迄明季。是爲印度文化輸入吾國。與吾國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

時期。第三編自明季迄今日是爲中印兩種文化均已就衰。而遠西之學術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輸入。相激相盪而卒相合之時期。此三期者初無截然畫分之界限。特就其蟬聯蛻化之際略分吟畔。以便尋繹實則吾民族創造之文化。富於彈性。自古迄今。纏纏相屬。雖間有盛衰之判。固未嘗有中絕之時。苟從多方診察。自知其於此見爲墮落者。於彼仍見其進行。第二三期吸收印歐之文化。初非盡棄所有。且有相得益彰者焉。

中國文化爲何。中國文化何在。中國文化異於印歐者何在。此學者所首應致疑者也。吾書卽爲答此疑問而作。其詳具於本文。未可以一言罄。然有一語須先爲學者告者。卽吾中國具有特殊之性質。求之世界。無其倫比也。夫世界任何國家之構成。要皆各有其特殊之處。否則萬國雷同。何必特標之爲某國某國。然他國之特殊之處。有由強盛而崩裂者。有由弱小而積合者。有由複雜而渙散者。事例綦多。而求之吾民族。吾國家。乃適相反。此吾民所最宜懸以相較。藉覘文化之因果者也。

就今日中國言之。其第一特殊之現象。卽幅員之廣袤。世無其匹也。世界大國。固有總計其所統轄之面積。廣大於中國者。然若英之合五洲屬地。華離龐雜。號稱大國者。固與中國之整齊聯屬。純然爲一片土地者不同。卽以美洲之合衆國較之中國。其形勢亦復不侔。合衆國之東西道里已遜於我。中國東至西五十七度。東至西九十五度。其南北之距離。則尤不逮。美國南至北凡三十八度。二十六分。南北距離既遠。氣候因以

迴殊。其溫度自華氏表平均七十九度。以至三十六度。相差至四十餘度。其棲息於此同一主權之下之土地之民族。一切性質習慣。自亦因之大相懸絕。然試合黑龍江北境之人與廣東南境之人於一堂。而叩其國籍。固皆自承爲中華民國之人。而無所歧視也。且此等廣袤國境。固由漢唐元明清累朝開拓以致此盛。然自堯典禹貢以來。其所稱領有之境域。已不減於今之半數。

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今人多疑堯典爲周書。此等境界。爲位墨兩家想像之詞。初非唐虞時事。實亦可見春秋之末。戰國之初。之人。已信吾國有此廣大領域之語。即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

聖哲立言。恒以國與天下對舉。

老子。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而後天下平。

此雖夸大之詞。要必自來所見。恢廓無倫。故以思力所及。名曰天下。由是數千年來。治權時合。時分。而國土之增闢。初無或閒。今之擁有廣土。皆席前人之成勞。試問前人。所以開拓此天下。搏結此天下者。果何術乎。

第二。則種族之複雜。至可驚異也。今之中國。號稱五族共和。其實尙有苗獠蠻蠻諸種。不止五族。其族之

最大者。世稱漢族。稽之史策。其血統之混雜。決非一單純種族。數千年來。其所吸收同化之異族。無慮百數。春秋戰國時。所謂蠻夷戎狄者。無論矣。秦漢以降。若匈奴。若鮮卑。若羌。若奚。若胡。若突厥。若沙陀。若契丹。若女真。若蒙古。若鞑靼。若高麗。若渤海。若安南。時時有同化於漢族。易其姓名。習其文教。通其婚媾者。外此如月氏。安息。天竺。回紇。唐兀。康里。阿速。欽察。雍古。弗林諸國之人。自漢魏以至元明。逐漸混入漢族者。復不知凡幾。

漢書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

晉書卜瑁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又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又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元魏以後。鮮卑人之化。

通志氏族略。黨氏本出西羌。

唐書王世充字行滿。本姓支。西城胡人也。又李懷仙。柳城胡人也。又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又代北李氏。本沙陀部落。又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又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其先契丹之酋長。又李懷光。勃渾靺鞨人也。又高仙芝。本高麗人。又王毛仲。本高麗人。又高崇文。其先渤海人。又姜公輔。安南人。又史憲誠。其先出於奚。又李實臣。范陽城旁奚族也。

族也。

通志支氏。其先月支胡人也。又安氏。安息王子入侍。遂為漢人。又竺氏。本天竺胡人。

元史。昔班。畏吾人。又余闕。唐兀人。又韓羅思。康里氏。又杭忽思。阿速人。又完者都。欽察人。又馬祖常。世為雍古部。又愛

薛、西域弗林人。此類甚多。姑舉以示例。

日知錄卷二十三章邱志言洪武初翰林編修吳沈奉旨譔千家姓得姓一千九百六十八而此邑如尤如僞尙未之錄。廣韻馬字下注云齊大夫

名今訪之尤姓有三四百丁自云金丞相尤虎高琪之後。原注土人呼尤爲裏一反按金史蓋二字改爲一字者而譔姓之時尙

未登於黃冊也以此知單姓之改並在明初以後而今代山東民族其出於金元之裔者多矣永樂元年九月庚子上謂兵部尙

書劉儁曰各衛雜種人多同名宜賜姓以別之於是兵部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勘合賜給姓氏按洪武中勘合賜姓實錄不載惟

保隆屬姓名李襲又宣宗賞錄丑國從之三年七月賜把都帖木兒名吳允誠倫都兒灰名柴棄誠保住名楊效誠自此遂以爲例

凡漢族之大姓若王若李若劉者其得氏之始雖恒自附於中國帝王實則多有異族之改姓其異族之

姓如金如安如康如支如竺如元如源如冒者在今日視之固亦儼然漢族與姬姜子姒若同一血統矣

歐克思有言廣進異種者其社會將日卽於盛強

甄克思社會通詮世界歷史所必不可誣之事實必嚴種界使常清而不雜者其種將日弱而馴致於不足以自存廣進異種者其社

會將日卽於盛強而種界因之日混此其理自草木禽獸以至文明之民在在可徵之實例孰得孰失非難見也希臘邑社之制

卽以嚴種界而衰滅羅馬肇立亦以嚴種界而幾淪亡橫覽五洲之民其氣脈繁雜者強英法德美之民皆雜種也其血胤單簡者

弱東方諸部皆真種人矣

顧歐陸諸國雖多混合之族而其人至今猶嚴種界斯拉夫條頓日耳曼之界若鴻溝然而求之吾國則

非族異心之語。島夷索虜之爭。

左傳成公四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通鑑卷六十九。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

固亦時著於史。而異族之強悍者。久之多同化於漢族。漢族亦遂泯然與之相忘。試問吾國所以容納此諸族。溝通此諸族者。果何道乎。

第三則年禩之久遠。相承勿替也。世界開化最早之國。曰巴比倫。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國。比而觀之。中國獨壽。

浮田和民西洋上古史。迦勒底王國。始於西元前四千年以前。至一千三百年而亡。亞述與於西元前一千三百年至六百

零六年而亡。巴比倫與於西元前六百二十五年。至五百三十八年。爲波斯所滅。

又埃及舊帝國與於西元前四千年。中帝國當西元前二千一百年。新帝國當西元前一千七百年。至五百二十七年。爲波斯所滅。

高桑駒吉印度五十年史。印度吠陀時代。始於西元前二千年。西元後七百十四年。爲回教徒所征服。

中國歷年之久。姑不問緯書荒誕之說。

春秋元命苞。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七十六萬歲。

卽以今日所傳書籍之確有可稽者言之。據書經堯典。則應託始於西元前二千四百年。據龜甲古文則

作於西元前一千二百年。據詩經，則作於西元前一千一百年。至共和紀元以後，則逐年事實，皆有可考。是在西元前八百四十一年。漢唐而降，雖常有異族入主之時，然以今日五族共和言之，則女真、蒙古、滿洲諸族，皆吾中國之人，是即三四千年之間，主權有轉移，而國家初未亡滅也。並世諸國，若法、若英、若俄，大抵與於梁唐以後，即日本號稱萬世一系，然彼國隋唐以前之歷史，大都出於臆造，不足徵信。則合過去之國家與新興之國家而較之，未有若吾國之多歷年所者也。試問吾國所以開化甚早，歷久猶存者，果何故乎？

答此問題，惟有求之於史策。吾國史籍之富，亦爲世所未有。今日所傳之正史，共計三千五百卷。

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漢書一百二十卷。漢班固撰。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宋范曄撰。內漢書三十三卷。國志六十五卷。晉陳壽撰。晉書一百三十卷。唐房喬等撰。宋書一百卷。梁沈約撰。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魏書一百十四卷。北齊魏收撰。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撰。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壽撰。舊唐書二百卷。晉劉昫等撰。新唐書二百五十五卷。宋歐陽修、宋祁撰。舊五代史一百五十二卷。宋薛居正撰。新五代史七十五卷。宋歐陽修撰。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元脫脫等撰。遼史一百十六卷。元脫脫等撰。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元脫脫等撰。元史二百十卷。明宋濂等撰。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清柯劭忞撰。明史三百六十卷。清張廷玉等撰。

自隋書經籍志以下。史部之書。每較經子史爲多。

隋書經籍志

宋史藝文志

六藝經緯 六二七部 五三七一卷

經 一三〇四部 一三六〇八卷

史部 八一七部 一三二六四卷

史 二一四七部 四三一〇九卷

子部 八五三部 六四三七卷

子 三九九部 二八二九〇卷

集部 五五四部 六六二二卷

集 一八二四部 二二六〇四卷

道佛 二二一九部 七四一四卷

舊唐書經籍志

明史藝文志

經錄 五七五部 六二四一卷

經 八四九部 八七四六卷

史 八四〇部 一七九四六卷

史 一〇七九部 二四五七五卷

子 七五三部 一五六三七卷

子 九七〇部 三九二一一卷

集 八九二部 一二〇二八卷

集 一三九八部 二九九六六卷

釋道書 二五〇〇部 九五〇〇卷

新唐書藝文志

清四庫書目

經	五九七部	六一四五卷	經	六八八部	一〇五九二卷
史	八五七部	一六八七四卷	史	五六〇部	二一三九四卷
子	九六七部	一七一五二卷	子	八九七部	一七一九一卷
集	八五六部	一一九二三卷	集	一八〇八部	二六七二四卷

然經子集部，以至道釋二藏之性質，雖與史書有別，實亦無不可備史料。其第以編年紀事及紀傳表志諸體，爲史書之界限者，初非深知史者也。世恆病吾國史書，爲皇帝家譜，不能表示民族社會變遷進步之狀況，實則民族社會之史料，觸處皆是。徒以浩穰無紀，讀者不能博觀而約取，遂疑吾國所謂史者，不過如坊肆綱鑑之類，止有帝王嬪代及武人相斫之事。舉凡教學文藝社會風俗，以至經濟生活物產建築圖畫雕刻之類，舉無可稽。吾書欲祛此惑，故於帝王朝代國家戰伐多從刪略，惟就民族全體之精神所表現者，廣搜而列舉之。茲事體大，掛漏孔多，姑發其凡，以待來哲爾。

第一編

第一章 中國人種之起原

中國人種之起原，蓋不可考。其故有二。

(一) 無文字之證。研究歷史，自來皆依據文字。吾人今日所知之文字，僅能及於商周之時。

所讀之書大抵周秦以來之書。周秦之人之去太古。不知若干萬年。視吾人之去周秦之年歲。不止十百倍。故雖周秦人相傳之說。不能盡信爲正確之史料。後世穿鑿附會之說。更不足言。

(二)無器物之證 僅據文字。以考史事。不過能識有史以後之事。其未有文字以前之史事。仍無從考證。故欲推測人種之起原。必須得未有文字以前之器物以爲證。近世東西學者。若勞夫爾及鳥居龍藏等。研究中國各地所發見之石器。多不能定其時代。且謂其未必爲中國民族之石器。蓋古器湮沈。僅從浮土中略得數事。不足據以考史也。

周秦之人。已知此理。故其推論古初。約有二法。

(一)約舉其理

易繫辭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乾鑿度有太易有太初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

化生。亦見列子天瑞篇。
蓋襲乾鑿度文。

古無文字。無名號。無年代。故人類起原之時。不可確指。僅能以理想推測其發生次序如此。今人以地質及古物推究人類之年代及進化之次第。亦僅約計。不能如有史以後之事實。可確指其距今若干年。在何地。有何事實也。

(二)斥言其誣

列子楊朱爲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世。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

此論極詆歷史爲不可信。蓋謂吾人於目前之事。亦不能盡得其真相。況欲上考太古乎。其謂太古滅矣。熟誌之哉。亦可見有史以後。雖不能謂史事完全真確。尙可確知有人誌記。有史以前。既無人爲之記錄。但憑後人推測。則更屬渺茫矣。

後世治歷史者。因亦不復遠溯古初。僅自羲農黃帝堯舜以來言之。而近世學者。以西人稱吾國人種來自西方。於是周秦以來所不能確定而質言者。今人轉鑿鑿言之。或謂來自中央亞細亞。或謂來自阿富汗。或謂來自巴比倫。或謂來自于闐。或謂來自馬來半島。衆說紛紛。莫衷一是。而以法人拉克伯里(La

couperie) 所倡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論最爲學者所信。

丁謙中國人種從來考中國史書皆始於盤古而三皇繼之伏羲神農黃帝又繼之並無言他處遷來之事。自光緒二十年西歷一千九百八十四年法人拉克伯里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論引據亞洲西方古史證中西事物法制之多同而彼間亦實有民族東遷之事。

於是中東學者翕然贊同初無異詞且搜采古書以證明其說如劉光漢之華夏篇思故國篇黃節之立國篇章太炎之種姓篇蔣觀雲之中國人種考及日本人所著之興國史譚等雖各有主張要無不以人種西來之說爲可信。

而德人夏德 E. Hirth 所著支那太古史力斥拉克伯里之傳會近日學者亦多駁斥其說蓋中國古書多不可信年代對比亦難正確如謂巴克民族爲盤古當先確定盤古之有無。

丁謙中國人種從來考西史謂徙中國者爲巴克民族巴克乃盤古轉音中國人謂盤古氏開闢天地未免失實而盤古氏之爲中國始遷祖則確有可考矣。

徐整五運歷年記元氣深鴻萌芽茲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啟陰成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筋脈爲地里肌肉爲田土髮髯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甦三五歷記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靈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此等妄誕之說丁氏本知失實然猶信盤古爲中國始遷祖則傳會之過也。

夏曾佑中國歷史盤古之名。古籍不見。疑非漢族舊有之說。或盤古。槃瓠音近。槃瓠爲南蠻之祖。南蠻漢書此爲南蠻自說其天地開闢之文。吾人誤用以爲己有也。故南海獨有盤古墓。桂林又有盤古祠。吳任劭誌不然。吾族古皇。並在北方。何盤古獨居南荒哉。

謂蠶南國王爲黃帝。亦難確定黃帝之年代。

丁謙中國人種從來考。西亞古史中國人種。爲丟那尼安族。其族分二派。一思米爾。一阿加遜。皆起於亞洲中境。思米爾人先入美索波達米南境。建立迦勒底國。阿加遜人。後至沙蛟山麓。建都城於蘇薩。稱蠶南國。其王廓特奈亭臺。兼併迦勒底諸部。既乃率其種人。遷入中華。謂即黃帝。以此王時代。在西元前二千二百八十年間也。但其說不確。因此年數。即彼土亦不衷一。或謂在二十四世紀至二十七世紀。據竹書所紀之年。上推黃帝。爲二千六百二十年。與第一說不相應。而與第二說差近。但亦無實證。不足爲憑。

陳漢章中國通史。近今一般社說。並謂中國黃種。皆黃帝子孫。而黃帝實由西北方遷徙而來。按法人拉克伯里說。以奈亭臺爲丟那尼安種。非塞米的種。與黃種合矣。底格里士河邊地。與幼發拉的河側地。並即迦勒底古國。而裏海西岸之巴克。並其統領迦勒底國之地。當時實爲波斯巴撒迦特族人所居。若率巴克民族東來。則東來者仍是白種。西人說波斯古國者或云哈非種。或云阿利安種皆白種。非黃種。且紀元前二千八百八十二年。當中國顓頊帝之二十二年。按四裔年表推之猶得以底格里士河邊之酋長。由土耳其斯坦來中國者。爲黃帝乎。

至以八卦與楔形字爲一源。則無論年代不合。但以卦象與楔形字比而觀之。一則有橫無縱。而數止於三。一則縱橫兼備。而筆畫亦無定數。雖至愚極淺之人。亦可知其不類也。

陳漢章中國通史或謂八卦即巴比倫之楔形文字。試問巴比倫始造尖稜文字。在西歷紀元前二千一百四十七年。當中國帝堯時。
四百年表能與伏羲時代附合乎。

中國人種之起原。既不可知。以從來所傳不可盡信之說。比而觀之。大約可得二義。一則出於多元也。義農以前之事。多見於緯書。論者謂緯書爲古史書。

俞正燮癸巳類稿緯書論緯者古史書也。孔子定六經。其餘文在太史者。後人目之爲緯。

今其書亦不完。即其所存者觀之多荒誕不經之說。猶各國古史之有神話也。諸緯書所述古事。始於三皇。繼分十紀。

春秋命歷序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漢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一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使風雨出陽谷。分九河。人皇出於提地之國。九

男九兄弟相似。別長九國。凡一百五十世。合可萬五千六百年。

又自闢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每紀爲二十六萬七千年。凡世七萬六百年。此說以春秋元命苞證之。當云

十六萬七千年。九世云當係衍文。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離紀。五曰連通紀。六曰鼓名紀。七曰循靈紀。八曰罔提紀。九曰

禪通紀。十曰疏化紀。按緯書所云十紀。並未實指某紀有某氏某氏。惟云人皇九頭。故曰九頭紀。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至宋羅泌路史雜采諸書。傳會其說。始云攝提紀傳五十九世。合離紀傳四世。連通紀傳六世。鼓命紀傳四

世。循堯紀傳二十二世。有鉅靈氏、句疆氏、護明氏、湫光氏、鉤陳氏、黃神氏、狷神神氏、黎靈氏、大隗氏、鬼臾氏、牟茲氏、太逢氏、冉相氏、蓋盈氏、大敦氏、雲陽氏、巫常氏、太一氏、容桑氏、神民氏、倚帝氏、次民氏、因提紀傳十三世。有辰放氏、蜀山氏、歷傀氏、渾敦氏、東戶氏、皇覃氏、啓統氏、吉夷氏、几遷氏、雍章氏、大巢氏、燧人氏、庸成氏、禪通紀傳十九世。有倉頡氏、軒轅氏、伏羲氏、女媧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尊盧氏、祝融氏、混沌氏、吳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陰康氏、朱襄氏、無懷氏、神農氏。雖其說不盡無稽。要不可據爲正確之系統也。

大抵出於臆造。然卽此臆造之說推之。亦可立三義。以破後來之謬論。

一則人類之生。歷年久遠也。古無歷法。則紀年必不能如後世之正確。所稱若干萬年。不過約舉臆測。不能視爲確數。然以地質證之。自生民之初。至於有史時代。至少亦必經數十萬年。若謂吾國茫茫九有。從古初無人類。必待至最近數千年中。始由巴比倫、中央亞細亞轉徙而來。是則理之所不可信者也。

一則人類之生。不限一地也。天皇起於崑崙。則西方之種族也。地皇興於熊耳龍門。則中部之酋長也。人皇出於陽谷九河。則東方之部落也。吾國地勢固西高而東下。然亦未必人類悉出於西方。吾意天皇、地皇、人皇。初非後先相繼。特十口相傳之說。謂吾國東中西三方有最初發生之部落。因目之爲天地人三皇。而後世遂以天地人分先後。若近世帝皇相嬗者然。實則緯書之言。僅可爲人類

初生不限一地之證。不當以後世帝皇例之也。

一則一地之人。各分部落也。天皇十二頭。兄弟十二人。地皇十一頭。一姓十一人。人皇九頭。兄弟九人。此可見最古之時。但有人類。即分部落。部落之中。各有酋長。後世傳說。謂其地之相近者。皆此一姓兄弟所據。實則其時父子夫婦之倫未分。惡有所謂兄弟。緯書之言若干頭。猶後世盜賊分據山林。各擁頭目耳。以此推之。合維禪通諸紀之某氏某氏。亦非一時代。祇有一氏。蓋同時有若干部分。即有若干氏。其紛爭合併之迹。雖不可詳考。要之。義農以後所謂華夏之族。實由前此無數部落混合而成。必實指此種族爲淵興於某地。或由來於某地。鑿矣。

彼以爲中國土著。祇有一族。後之戰勝者。亦祇外來之一族者。皆不知古書之傳說。固明示以多元之義也。

次則興於山嶽也。世多謂文明起於河流。吾謂吾國文明。實先發生於山嶽。蓋吾國地居大陸。人種之生。本不限於一地。其擁部衆而施號令者。必具居高臨下之勢。始可以控制多方。非若海濱島國。地狹人少。徒取一隅之便利也。周秦諸書。雖不盡可據爲上古之信史。然自來傳說。古代諸部興於山嶽者多。而起於河流者少。如天皇興於柱州崑崙山。地皇興於熊耳龍門山。人皇興於刑馬山。出陽谷。分九河之類。實吾民先居山嶽。後沿河流之證。更以其後言之。則證據尤多。

一君。主相傳號爲林。蒸。爾雅林、蒸、君也。蓋古之部落其酋長多深居山林。故後世譯古代林蒸之名。卽君主之義。

一唐虞時諸侯之長尙號爲嶽。尙書四嶽之名說者不一。或謂爲一人。或謂四方各一人。要皆可證古者諸侯之長多居山嶽。故以嶽爲朝臣首領也。

一巡狩之朝諸侯必於山嶽。舜巡四嶽禹會諸侯於塗山卽其證。

一人民相傳號爲丘民。孟子得乎丘民爲天子。丘民蓋古者相傳之稱。禹貢有降丘宅土之文。是洪水以前及洪水時民多居丘也。

一爲帝王者必登山封禪。管子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戲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祜首。此非古人迷信山林之神也。最古之大部強酋多居山嶽。故後之爲帝王者雖已奠都造邑亦必循古代之儀式登山行禮。然後爲衆所推尊。書稱堯納舜於大麓亦卽此意也。

此外更有可玩味者。古代諸氏雖皆後人傳說不盡可憑。然羿禪相傳不謂之某林某蒸或某君某主而

說。概稱之曰氏。則氏字必有其定義。後世胙土始命之氏。氏之名義實根於土。說文之釋氏字。即援此義爲

說文氏。巴蜀名山岸書之以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象形。段玉裁注。丘象傍於山膏也。氏之附於姓者類此。

然則古所謂某氏某氏者。即所謂某山之部。某山之酋長耳。諸氏並起於山。故後世傳會名山之古述。往往有某某之丘。某某之臺。

山海經有九丘。以水絡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蓋盈之丘。昆吾之丘。墨白之丘。赤望之丘。參衛之丘。武夫之丘。神農之丘。又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崑崙東北。

其後漸次混合。謀便交通。始有開闢河流。制作舟楫之事。此事實之次序。固可以理測度者也。

第二章 洪水以前之制作

部落時代。統系無徵。年禪莫考。諸稱某皇某帝之事跡年代。要皆僅可存疑。

禮·合·文·嘉·三·皇·應·感·人·神·農。

春秋·運·斗·樞·伏·義·女·媧·神·農·爲·三·皇·也。

王符·潜·夫·論·世·多·以·伏·義·神·農·爲·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是·與·非·未·可·知·也。

春秋·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

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即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乃至堯。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蓋以唐堯時有洪水。考史者當以此爲界限。洪水以前之文物大都爲洪水所蕩滌。雖有傳說多不足據也。洪水之禍歷時甚久。

夏官佑中國。歷史帝堯稱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則其水之大可知。然不詳其起於何時。一若起於堯時者然。今案女媧氏時四極廢九州裂。水浩漭而不息。於是女媧氏斷鯀足。以立四極。積廬灰以止淫水。此據淮南子覽冥訓文。實不可信。論衡談天篇取以爲洪水之證。其後其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其工氏振滔洪水以薄窮桑。江淮流通。四海溟泮。民皆上邱陵。赴樹木。

此謂洪水之證。其後其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其工氏振滔洪水以薄窮桑。江淮流通。四海溟泮。民皆上邱陵。赴樹木。似洪水之禍實起於堯以前。特至堯時人事進化始治之耳。考天下各族述其古事莫不有洪水。巴比倫古書言洪水乃一神西蘇羅斯所造。洪水前有十王。凡四十三萬年。洪水後乃今世。希伯來創世記言耶和華鑒世人罪惡貫盈。以洪水滅之。歷百五十日不死者。惟挪亞一家。舊約創世記最近發見雲南裸裸古書亦言洪水。言古有宇宙乾燥時代。其後即洪水時代。有兄弟四五人。三男一女。各思避水。長乘鐵箱。次男乘銅箱。三男與季女同乘木箱。其後惟木箱不沒。而人類遂存。日本島居龍藏引西書

觀此則知洪水爲上古之實事。而此諸族者亦必有相連之故矣。

前後地勢亦有變遷

尸子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阜。高陵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不闢其家。

墨子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爲防原派。注后之耶。噶池之寶。蘊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

之民。東方瀟之陸。防孟諸之澤。瀛爲九澮。以維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於越與南夷之民。此文所述地名。有後世所無者。度皆洪水以前之名。諸家考以後世地理證之。殆未悟此義。

然由洪水以後觀之。社會事物。已漸完備。似非一時所能創造。則其淵源所自。必多因襲於前人。其由草昧榛狁。漸底開明之域。歷年甚遠。作者孔多。後世所傳。逸文隻句。雖多挂漏。尙可推尋。所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不得悉詆爲譌言也。

記載洪水以前之制作者。莫詳於世本。世本有作篇。專記歷代之制作。今據高郵郝泮林所輯世本佚文錄之於左。

【燧人】燧人出火。造火者燧人。因以爲名。

【庖羲】(一)伏羲以屨皮制絃琴之禮。

(二)庖羲氏作瑟。

密義作瑟。八十二寸。四十五弦。

庖羲氏作五十弦。黃帝使素女

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弦。具二均聲。

(三)伏羲作琴。

伏羲作琴瑟。

(四)伏羲臣芒氏作瑟。

芒作罔。

宋袁曰。芒。麻也。

氏之。

【神農】(一)神農和藥濟人。

(二)神農作琴。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商。

(三)神農作瑟。

【蚩尤】蚩尤作兵。蚩尤以金作兵器。

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宋袁曰。蚩尤。神農臣也。

【黃帝】(一)黃帝見百物，始穿井。

(二)黃帝樂名咸池。

(三)黃帝造火食，旂冕。

黃帝作旂。

黃帝作旂。

黃帝作冕。

旒。黃帝作冕。

(四)羲和占日。

(五)常儀占月。

羲和作占月。

(六)后益作占歲。

(七)更區占星氣。

(八)

大撓作甲子。

黃帝令大撓作甲子。

(九)隸首作算數。

隸首作數。

(十)伶倫造律呂。

(十一)容成造歷。

(十

二)蒼頡作書。

蒼頡造文字。

沮誦蒼頡作書，並黃帝時史官。

(十三)史皇作圖。

(十四)伯余作衣裳。

(十五)胡

曹作衣。

胡曹作冕。

(十六)於則作屨履。

(十七)雍父作春梓曰。

(十八)歐作服牛。

(十九)相土作乘馬。

(二十)鴈作鸞。

(二十一)共鼓貨狄作舟。

注曰：二人，黃帝臣也。

(二十二)女媧作笙簧。

女媧作簧。宋均注曰：女媧黃帝臣也。

(二十

三)隨作笙。

宋衷注：隨，女媧氏之臣。

隨作竿。

(二十四)夷作鼓。

(二十五)揮作弓。

(二十六)夷牟作矢。

(二十七)巫

彭作醫。

【顓頊】祝融作市。

宋衷注：祝融，顓頊臣，高辛氏火正。

右皆唐虞洪水以前之制作也。其唐虞時之制作，未能確定為洪水前後者，如

【堯】(一)巫咸初作醫。

巫咸作笙。

巫咸作鼓。

(二)無句作磬。

(三)化益作井。

【舜】(一)舜始陶。

夏臣昆吾更增加。

(二)僅作規矩準繩。

(三)垂作耒耨。

垂作饒耨。

(四)咎繇作未

耨。

(五)伯夷作五刑。

(六)簫韶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

(七)垂作鐘。

(八)夔作樂。

(九)磐，叔

所造。叔，舜時人。

(十)烏曹作箛。

【夏】(一)縣城郭。(二)禹作宮室。(三)塗仲作車。(四)夏作贖刑。(五)儀狄造酒。

亦見於作篇。皆可爲研究古代社會開化之資料者也。外此則諸經諸子記載古代之制作。亦可與作篇相參證。如

易繫辭。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又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耨木爲耒。耨耨之利。以效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又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又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又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又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管子慮戲造六金。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

又黃帝作鑽燧生火。以熟葷臊。

尸子。宓戲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

呂氏春秋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歷。羲和作占日。尙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

作室。虞嫺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井。乘雅作鸛。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

山海經。夏始爲侯。鼓延是始爲鐘。番禺是始爲舟。吉光始以木爲車。殷始爲弓矢。姜龍是爲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爲歌

舞。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陰是始爲國。禹鯀是始布

土。均定九州。

白虎通。神農制耒耜。教民農作。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

說文。瑟。庖犧所作弦樂也。琴。神農所作。古者芒氏初作羅。古者夙沙氏初作煮海鹽。黃帝初教作糜。古者黃帝初作冕。

古者嫫母爲臼。古者共鼓貨狄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古者女媧作黃。古者隨作筮。古者揮作弓。古者夷牟初

作矢。古者巫彭始作醫。古者巫咸初作巫。古者伯益初作井。古者昆吾作鉤。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古者聖作鐘

古者鳥曹作簿。車。夏后氏奚仲所造。

漢書。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

釋名黃帝造車故號軒轅氏。

右皆可見洪水以前制作之盛。然諸書所言多有牴牾制作之方亦未詳舉。吾儕研究古史隨在皆見可疑之迹。如繫辭明言農神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而世本稱耒耜爲垂與咎繇所作。馬驢繹史雖謂垂爲神農臣。與萌轉世本以垂爲舜臣者不同。然咎繇尙舜臣也。神農旣已創作。何待咎繇更作。然此猶兩書所言不同也。世本一書卽互有不同。如言伏羲作琴瑟。又言神農作琴瑟。言黃帝始穿井。又言化益作井。言夷作鼓。又言巫咸作鼓。言巫彭作醫。又言巫咸初作醫。言常儀占月。又言羲和作占月。言伯余作衣裳。又言胡曹作衣。言黃帝作冕旒。又言胡曹作冕。有同時而二人並作者。有異代而前後迭制者。是果何故歟。

考工記曰。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燦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知創巧。述皆得。謂之作。而世本所載一器爲前後迭作者。尤可見古代進化之迹。神農之去伏羲遠矣。伏羲作琴瑟。大抵出於草創。未能完善。傳至神農時。神農又加以研究。於是琴瑟之制。始漸如後世之制。後世溯其原始。獨稱伏羲不可也。獨稱神農亦不可也。則兩紀之而草創與改良之人均稱曰作焉。此一義也。後世之人發明一物。往往有同時異地各不相謀者。矧古代交通不便。未有文書。倣倣傳播。不若後世之捷乎。黃帝作井之法。或限於一地。或久而失傳。唐堯之時。化

益別於一地作井。則作井之人。後先有二矣。神農作耒耜於虞。度亦同之。此又一義也。發明創制。不必一人。亦不必同時。伯余胡曹皆作衣。猶之共鼓貨狄皆作舟。或相續爲之。或各極其意。匠後世以其皆在黃帝時代。則並舉曰黃帝時某某作某。是亦無足異也。

章炳麟檢論尊史篇。夫古器純樸。後制麗則。故有名物大同。形範革良者一矣。若古自有笛。漢丘仲本。禮極而僞。樂極而崩。遺器

堅失。光復舊物者二也。若前漢風已亡。明帝始作。此既冠帶。彼猶毛薪。則其開門創造。眇與佗會者三矣。秦古關梁不通。故合宮而室。黃

穴。宋有衣室。此見實文。變革。遠及千年。禹域一隅。自爲胡越。今時狀凡。山來久。三者非始作。然皆可以作者稱之。

自燧人以迄唐虞洪水之時。其歷年雖無確數。以意度之。最少當亦不下數千年。故合而觀其制作。則驚古聖之多分。而按其時期。則見初民之陋。犧農之時。雖有琴瑟罔罟耒耜兵戈諸物。其生活之單簡可想。至黃帝時。諸聖勃興。而宮室衣裳舟車弓矢文書圖畫律歷算數始並作焉。故洪水以前。實以黃帝時爲最盛之時。後世盛稱黃帝。有以也。然黃帝時之制作。或恃前人之經驗。或賴多士之分工。萬物並興。實非一手一足之烈。故知社會之開明。必基於民族之自力。非可徒責望於少數智能之士。而研究歷史。尤當滌除舊念。著眼於人民之進化。勿認開物成務爲一人一家之績也。

第三章 家族及私產制度之起原

上古歷史。雖多糟粕難考。然即周秦以來之書。推究上古社會之狀況。亦往往有端緒可尋。蓋自草昧社

會進而至於開明。其中階級甚多。必經若干年歲之蛻化。始漸即於完成。而後來社會之語言文字思想制度。亦必仍有前此之迹象。蟬聯萬伏於其中。由後推前。不難見其經過之迹也。今世學者研究社會制度。病其拘牽束縛。欲一切破壞。以求其理想中廓然大公之境。實則草昧社會。本無後來一切制度。而人類之思想。所以必構造成此拘束人生自由之具。相沿至於數千年者。要必有其不得已之故。此非研究上古歷史。無以明其由來也。

上古之社會。無所謂家族也。人類之生。同於禽獸。男女無別。亦無名稱。

說文。男丈夫也。從田力。言男子力於田也。龜甲古文男字作。鐘鼎文作。

據此可知男女之別。起於農業。既興之後。漁牧時代。男女羣行。初無分別。至後服田力穡。則爲男子

專職。女子家居。席地作事。

古女字象人席地坐。

別有所持也。

說文。婦从女持帚。持。事也。妻。與已齊者。

是皆可以文字

推求其原始者也。

至於伏羲之時。始有夫婦之制。

白虎通。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誅誅。起之吁吁。饑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

衣皮革。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

其原創制之始。必以人類男女之欲。不可漫無禁制。不立夫婦之制。則淫污爭敝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以

後世婚禮推之。卽知其制之出於不得已矣。

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上古婚禮未備。以女子爲一國所共有。故民知母不知父。且當時之民。非惟以女子爲一國所共有也。且有

執誓婦女之風。

禮言婦侯殺穆侯。其夫人卽其誓。

凡戰勝他族。必係鬻婦女。以備嬖嬖。故取女必於異部。

如神農母爲有嬌氏。少昊母爲西陵氏。顓頊母爲蜀山氏。是。

婦女亦與奴婢相同。

如婦字象持帚之形。而奴字古文。象女子執帚之形。婢字亦从女。其始也。

盛行一妻多夫之制。及男權日昌。使女子終身事一夫。故一妻

多夫之制革。而一夫多妻之制。仍屬盛行。伏羲之世。虛報略之易於造亂。乃創爲儷皮之禮。定夫婦之道。而女嬀亦佐伏羲定婚禮。

並置女媒。

見風俗通。

然儷皮之禮。卽買賣婦女之俗也。故視婦女爲財產之一。

如紀字本義爲庫藏。

後世婚姻行納采。納吉。問名。

納徵。請期。親迎。六禮。納采。納吉。皆奠雁。而納徵則用玄纁束帛。儀禮所以沿買賣婦女之俗也。而親迎必以昏者。則古代報略婦女。必

乘婦家之不備。且使之不知爲誰何。故必以昏時。

按劉氏之說。大致可以證明婚姻制度因亂交而起。至以聘禮爲買賣。則有未當。古者相見必執贄。或執羔。或執雁。國家聘使。則以玉帛。皆所以表示敬禮。不得謂之買賣也。婚姻之道。男下女。女從男。故男子以其所有。贈遺於女氏。游獵之民所有者惟獸皮。爰以此爲贈品。後世相沿。則委禽焉。非惡俗也。

伏羲之時。漁獵之時代也。家族等名起於獵。

說文。家居也。从宀。經省聲。古文家从古文家。

按豕爲家畜。屋下覆豕。實爲私產之起。原有私家之觀念。於是有私產之制度。家字雖未必起於伏羲之時。然後世造字之觀念。必根於前人之思想。可斷言也。

說文：族矢鐘也。束之族族也。从从矢。所以標衆矢之所集。

按族之本義爲矢族。後衍爲親族之誼。其字亦必不起於伏羲之時。然族之所以爲親族者。大抵因血統相近。部落相鄰之人。同事。畋。獵。或相爭奪。於是各樹旗幟。以供識別。凡在一旗幟之下者。卽爲一族。故古之分族。猶滿洲之分旗也。

財產之制起於漁。

說文：貝海介虫也。古者貨貝而寶龜。

按所謂古者。未知何時。而以貝爲貨。必起於漁。貨財等字皆从貝。知人之私財。由漁得貝。矜爲奇寶而起。

人類之有私心。其來固已久矣。降而至於神農之世。由漁獵進而爲農田。人有定居。益愛護其私產。說文：里居也。从田从土。段玉裁曰：有田有土而可居矣。

按遊牧之民無定居。農業之民則有定居。有定居。則愛護私產之念益深。此定理也。

由田土而有疆界。

說文田比田也。疆界也从畺。三其界畫也。

按疆起於田土之界。後世引申爲國家郡邑之疆界。據此是有田土卽有此疆爾界之意。漁獵之時無界限也。

由居宅而有公私。

韓非子五蠹篇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公。背私謂之公。

按自環者人私其居。築爲垣墉以自圍匝也。字起於蒼頡而人之有私意必在蒼頡之先。

又按後世以私爲人而稼字从禾家聲。穡字从禾嗇聲。可見農業之人各私其家。務爲吝嗇。勝於他業矣。說文嗇愛濇也。田夫謂之嗇夫。蓋田夫多務蓋藏。不肯以所得公之於人也。

種穀作酒。宴其部族。而酋長尊屬。遂由之起。

說文酋釋酒也。尊酒器也。

按酋長等義。皆引申之義。是古代初無尊卑。由種穀作酒之後。始以飲食之禮而分尊卑也。

原其所以私田產而分尊卑。要亦以人類彼此爭攘。無有厭足。非各謀自衛。有家族之組織。不能免禍。而爭存也。

人類有私必有爭。有爭而私心愈熾。有聖哲出。或因其私而嚴爲限制。或因其爭而別謀變通。故家族之

制相沿不廢而商市井田之制則因爭因私而謀所以調劑之者也。日中爲市始於神農。見前蓋由私有之物不能供其所須故必甲以私有之物易乙丙私有之物而後欲望始平易稱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者即各得其私心之所須也。然提挈負戴之物可持以入市交易者有市易以厭其欲而田土家屋之不可持以爲市者猶時有多寡肥瘠遺傳繼續侵占無主之爭無善法以處之則生人賊殺鬪爭之禍未已也。浸淫至於黃帝之時於是以田土爲公有而井田之法起焉。

通典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同八則嫁娶相媒九則有無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均則欺凌之路塞親則鬪訟之心弭。

按井田之始專爲塞爭亦猶市易之使人各得其所也。土地所有權雖屬於公而不得私而八家各遂其私是實限制私產之意特求私產之平均耳。通典所言十利雖詳而授受之法初未陳述。疑黃帝時僅肇其端亦未通行於各地。歷唐虞夏商而至周始詳制其授受之法也。

第四章 政法之萌芽

太古之世無所謂政治亦無所謂君主各分部落不相統一剝林木以爲兵用水火以勝敵強陵弱大吞小不知經若干之歲月始漸由衆部而集爲大羣。

呂氏春秋游兵篇。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故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遞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剽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

其羣愈大者。其爭亦愈烈。蚩尤共工。戰禍最酷。

按漢書古今人表。列共工於女媧氏後。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女媧氏末。有諸候共工氏。任智刑以強伯。而列子淮南子諸書。或云共工與顓頊爭帝。或云共工與高辛爭帝。管子揆度篇。稱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蓋共工氏爲古部落之最強者。自伏羲氏之末。至高辛氏時。常爲世患。其子孫部落。固襲稱共工氏。卽其同盟之部落。散處各地者。亦以共工氏之名號。表示於敵。故有水處什七。陸處什三之說。蓋水陸各地。在有共工氏之名號也。章炳麟檢論尊史篇。古者王伯顯人之號。或仍世循用。不乃撫取先民。與今歐羅巴人無異。是可知古代共工之多。實非一人。蚩尤爲炎帝時諸侯。而漢書高帝紀注。臣瓚引大戴禮用兵篇。謂蚩尤爲庶人之貪者。書經釋文。引馬融說。又謂蚩尤爲少昊末九黎君號。亦猶共工之不一其人也。龍魚河圖。稱蚩尤兄弟八十一人。或曰七十二人。蓋同時稱兵之酋長。有七八十人。皆以蚩尤爲號。故謂之爲兄弟耳。

雖經炎黃之聖。亦不能取諸部而一一平之。故撻伐與羈縻之策。並行。凡舉部族。以從號令者。卽因其故。

土而封之。使世襲爲侯國。此封建之制所由起也。

柳宗元封建論。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逐逐。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封建之制實爲吾國雄長東亞成爲大一統之國家之基。而外觀雖號統一內部之文化實分無限之階級。自太古以至今日。無論何時何代。舉不能以一語概括其時全國文化之程度。此實治中國歷史者所當知之第一義也。上古之人。觀於鄰近部落之多。及其降服酋豪之衆。而曠覽大地。實亦廣漠無窮。故往往好爲大言。以自表其所轄之廣遠。後世傳述其說。因亦不加深考。

春秋命歷序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遠近山川林藪所至。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三萬里。引此第以見古人好爲夸詞。不必深究其以若干爲一里。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

漢書地理志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

實則當時土地之開闢者。曾不足方數千里。而其建置國家。亦必不能整齊畫一。如畫棋局然。所謂國家。不過如今之村落。其數或逾萬。或不逾數千。亦不能確定也。

當時諸侯之國。固甚藐小。即各部、落、所、共、戴、之、中、央、政、府。亦未必能統轄若干地域。觀於相傳之輔佐之數。及其官吏所掌職務。即可推見其政刑之簡。

論語摘輔象伏義六佐。金提主化俗。烏明主建福。祝默主災惡。紀通爲中職。仲起爲海陸。陽侯爲江海。

又黃帝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墨受準斥州運舉。翼佐帝德。

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其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雉鳩氏司馬也。鷹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

管子五行篇。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爲士師。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辯乎西方。故使爲司馬。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爲李。

諸書所言雖未盡可據。大抵羲黃官簡而少。皞顓頊以來。乃漸多政治之進化。蓋緣土地漸闢。人事漸繁。而然也。

古之帝皇。雖有統一各部而爲共主之勢。然其居處無定。等於行國。非若後世中央政府有確定之都城也。

通甲開山圖伏羲生成紀。徙治陳倉。

帝王世紀。應羲氏稱太昊都陳。

又神農都於陳。又徙於魯。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披山通道。未嘗甯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龍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

又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嫫祖。嫫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

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顓頊帝之孫。昌意之子也。乘龍而至四海。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

以黃帝顓頊之遷徙往來。即可證伏羲神農之徙都。亦由於本無確定之郡邑。第視兵力所至。形勢利便。卽屯其衆於是。比其老死。卽葬身於所死之地。亦不必反其故居。如神農死葬長沙黃帝死葬檣山之類。後來舜葬禹葬亦然。而其子孫分

居各地亦無定處。沿及夏商其風猶然。之史稱成湯至契八遷。後稷封公亦常遷徙。蓋由古代地曠人稀而宮室服御亦甚簡陋。雖至農稼社會猶存遊獵社會之風。治史者正不可徒執一二古迹謂某帝某皇曾都於是因以求其文化之發展途轍或強分爲南北東西之部族也。

由部落酋長而發生帝皇官吏之政治其勢實由下而上。故古代雖有君主政體其君民之別初不甚嚴。君者羣也。

荀子王制篇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君者善羣也。

春秋繁露君者不失其羣者也。

白虎通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

必得其羣之歡心然後爲衆所推戴神農黃帝皆有明堂蓋合部民議事之所後世承之因有嚮室街庭等制。

淮南子主術訓神農之治天下也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饗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室而無四方。

管子桓公問篇黃帝立明台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嚮室之間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吹。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誅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

故謂君主政治卽爲專制政治者實誤解古代之事迹也。近人以書有黎民百姓之語遂謂古代區分民

與百姓爲二階級。百姓者，王公之子孫，民者，冥也。言未見人道，故民字專爲九黎有苗而設。

夏會佑中國歷史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皆言之。

按史記稱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世本諸侯篇云：蜀之爲國，肇自人皇，蜀無姓，相承云黃帝後是古之無姓者，夥矣。以百姓爲貴族，民爲黎苗之稱，則黃帝之子之無姓者，皆黎苗乎？孔子稱黃帝高辛時事，數數言民使上古視民爲賤族，則大戴記及史記所書之民字，均應改爲百姓矣。

大戴禮五帝德篇黃帝撫萬民度四方。史記五帝本紀同此文。本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此史記無

又顓頊治氣以教民。史記作治氣以教民。

又帝啓知民之隱。史記作知民之隱。意撫致萬民而利誨之。民而利誨之。

第五章 文字之興

文字之功用有二：通今及傳後也。草昧之世，交通不廣，應求之際，專恃口語，固無需乎文字。其後部落漸多，範圍漸廣，傳說易歧，且難及遠，則必思有一法以通遐邇之情，爲後先之證，而文字之需要乃隨世運而生。吾國之有文字，實分三階級：一曰結繩，二曰圖畫，三曰書契。是三者皆有文字之用，而書契最便，故書契獨擅文字之名。

說文序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又也。初造書契。又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

益。卽謂之字。是書契獨損文字之名也。

惟三者爲同時並興。抑後先相禪。則古史膏昧。未能確定也。

依說文序。則圖畫始於庖犧。結繩始於神農。

說文序。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按垂。垂象也。即圖畫也。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

而段茂堂則謂結繩在畫八卦之先。

段玉裁說文序注。謂自庖犧以前。及庖犧及神農。皆結繩爲治。而統其事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虞曰。興易者。謂庖犧也。庖犧爲中古。則庖犧以前爲上古。黃帝堯舜爲後世。聖人按依虞說。則傳云上古結繩而治者。神農以前皆是。

又曰。庖犧作八卦。雖卽文字之肇端。但八卦尙非文字。自上古至庖犧。神農專恃結繩。

夫以上古二字。定結繩爲庖犧以前事。未足據爲確證。惟易繫辭言結繩者凡二。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中略）作結繩而爲網罟。

上古結繩而治。

既以作結繩而爲網罟。專屬於庖犧。則結繩而治。不屬於庖犧。可知庖犧以下。神農黃帝堯舜所作。一一可以指實。則所謂上古者。必非神農黃帝之時代。又可知。以此推之。結繩之法。蓋先圖畫而興也。

者。即以條索纒組而成。於其各節各標。表示備忘之意之法也。凡人民之統計。土地之畧域。各種族及兵卒之標號。以及刑法宗教之儀仗。無不用克伊普。且各異其種類。故有專攻克伊普之學者焉。克伊普之法雖不一。大抵以色彩示意。赤色爲軍事及兵卒。黃色爲黃金。白色爲銀及和陸。綠色爲穀物。其紀數以繩索之結節爲符號。如單結雙結三結等。卽所以示其單數複數及千百千萬等之數也。又其記載家畜之法。以一大繩爲軸。附以小繩若干。其第一繩爲牝牛。第二繩爲牝牛。三爲犢。四爲羊。其頭數年齡。悉以結節表之。又曰。琉球所行之結繩。分指示及會意兩類。凡物品交換。租稅賦納。用以記數者。爲指示類。使役人夫。防護田園。用以示意者。則爲會意類。其材料多用藤。草莖或木葉等。今其民尙有用此法者。

結繩者必託於繩以示意。無繩或未及携繩。則所記識者無從表示也。進而爲圖畫。則隨在皆可表示。其符號或畫於地。或畫於石。或以指蘸水。或以墨示色。既無携持之累。且免積壓之患。其爲便利過於結繩遠矣。世本作篇謂黃帝時史皇作圖。以圖畫與書契同時并興。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史皇黃帝之臣也。始善圖畫。創制垂法。體象天地。功侔造化。云見世本。

然圖畫實始於伏羲。

易通卦驗。伏羲方牙精作易。無書以畫事。

尸子。伏羲始畫八卦。

世謂史皇作圖者。圖畫之法。至史皇而始精耳。

易稱庖羲作八卦。以仰觀俯察諸法得之。又稱其出於河圖洛書。

盤。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春。林。緯。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

禮。合。文。嘉。伏。義。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

後世說者。又謂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

魏。志。高。貴。鄉。公。傳。易。博。士。淳。於。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帝。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平。俊。不。能。答。

是。一。奇。一。偶。之。卦。象。初。非。偶。然。創。獲。實。積。種。種。思。考。經。驗。而。後。發。明。此。種。符。號。以。易。說。卦。考。之。八。卦。所。以。代。表。各。種。名。物。

如。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象。爲。柄。其。於。地。也。爲。黑。之。類。

非。專。象。一。事。一。物。故。能。以。簡。馭。繁。不。必。一。一。求。其。形。似。其。後。事。物。日。多。衆。庶。難。於。辨。別。因。之。一。一。圖。像。務。求。相。肖。而。象。形。之。字。作。矣。

八。卦。之。性。質。介。乎。圖。畫。文。字。之。間。故。世。多。謂。卦。象。卽。古。之。文。字。

易緯乾鑿度：三古文天字。三古地字。三古風字。三古山字。三古水字。三古火字。三古雷字。三古澤字。

劉師培文學教科書：八卦爲文字之鼻祖。乾坤坎離之卦形。卽天地水火之字形。試舉其例如左。

乾爲天。今天字草書作三。象乾卦之形。

坤爲地。古坤字或作三。象坤卦之倒形。

坎爲水。篆文水字作三。象坎卦之倒形。

離爲火。古文火字作三。象離卦之象。

趙曾望箋言伏義畫八卦爲萬世文字之祖。人皆知其然。未必皆知其所以然也。夫八卦之畫。有何文字哉。蓋因而屈曲之。因而轉移之。因而合併交互之。而文字肇興焉。如乾三連三也。屈曲之則爲六。合併之則爲天矣。坤六斷三也。屈曲轉移之則爲圓。合併交互之則爲地。

夫以八卦爲八字。則其象甚少。其用甚隘。僅以八字示人。人必不能解也。謂後世之篆隸因襲卦象。顛倒屈曲之。則可謂古之卦象祇作後世篆隸一字之用。則大誤矣。

世人附會中國人種西來之說。謂八卦卽巴比倫之楔形字。愚謂卦象獨具橫畫。不作縱畫。實爲與楔形字之極大區別。楔形字或縱或橫。且多寡不一。故亦無哲理之觀念。八卦之數止於三畫。又以一畫之斷續分別陰陽。而顛倒上下。卽寓陰陽消息之義。故八卦可以開中國之哲學。以一爲太極。以一爲兩儀。以

三爲天地人。舉字由萬有悉可歸納其中。雖伏羲畫卦時。未必即有此意。然文王周公能因之以推闡。實亦由卦畫之簡。而能賅所致。使世人觀玩。比倫楔形文字。雖極力附會。必不能成一有系統之哲學也。書契之作。亦非始於倉頡。蓋始整齊畫一之耳。

章炳麟造字緣起說。荀子解蔽篇曰。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依此。是倉頡以前已有造書者。亦猶后稷以前。神農已務稼穡。后稷以前。伶倫已作律呂也。人具四肢。官骸常動。持莖畫地。便已縱橫成象。用爲符號。百姓與能。自不待倉頡也。今之僮人。亦有符號。家爲典型。部爲徵識。倉頡以前。亦如是矣。一二三諸文。橫之縱之。本無定也。馬牛魚鳥。諸形數。則臥起飛伏。皆可則象也。體則鱗羽毛鱗。皆可增減也。字各異形。則不足以合契。倉頡者。蓋始整齊畫一。下筆不容增損。由是率爾篆形之符號。始爲約定俗成之書契。彼七十二王。皆有刻石。十二家中。無懷已在伏羲前矣。所刻者。則猶僮人之符號也。

以近世苗蠻之俗證之。中國數千年來。已成同文之治。而苗蠻之俗。猶沿契刻之文。

陸次雲峒縣志。木契者。刻木爲符。以志事也。苗人雖有文字。不能皆習。故每有事。刻木記之。以爲約信之驗。

諸匡鼎孫傳。刻木爲齒。與人交易。謂之打木格。

方亨咸苗俗紀聞。俗無文契。凡稱貸交易。刻木爲信。未嘗有渝者。木卽常木。或一刻。或數刻。以多寡遠近不同。分爲二。各執一。如約時合之。若符節也。

足見倉頡之時。各部、落、皆、有、契、刻、之、法。黃帝部落。欲統一四方之部落。則以其所定之符號。與各部落相

要約而書契之式。遂由複雜而畫一。世遂以爲文字始於黃帝時之倉頡矣。易稱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知文字之用。始於官。吾國幅員遼闊。種族複雜。而能搏結爲一大國家者。卽恃文字爲工具也。

倉頡時之文字。不可詳考。依許慎之說。則其時文字。止有指事象形二種。

說文序。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

段玉裁注。依類象形。謂指事象形二者也。指事亦所以象

形也。形聲相益。謂形聲會意二者也。有形則必有聲。聲與形相附爲形聲。形與形相附爲會意。其後爲倉頡以後也。倉頡有指事象

形二者而已。

然以韓非之說公人考之。則倉頡作書已有會意之法。

韓非子五蠹篇。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公。背私者謂之公。段玉裁曰。自環爲公。六書之指事也。八爲公。六書之會意也。

有會意。亦必有形聲相合之字。雖形聲之字多後出者。未必當時絕無此類。

如江河爲形聲字。伏羲黃帝時。已有江水河水。未必當時祇書

也。

故六書之法。倉頡時必已具有四種。惟轉注。段借爲後起之事。世或以倉頡作書之時。已有六書者。亦未明文字發生之次第也。

象形文字。爲初民同具之思想。然吾國文字。獨演象形之法。綿延至數千年。而埃及象形之字不傳於後。此實研究人類思想之一問題也。夫人類未有文字。先有語言。演文字者必以語言爲根柢。然太古之時。地小而人少者。聲音易於齊同。地廣而人衆者。語言難於畫一。以一地一族表示語言之符號行之千百。

里外必致輾轉淆訛不若形象之易於辨識雖極東西南朔之異音仍可按形而知義吾國文字演形而不演聲者殆此故歟

洪水以前之語言流傳於世者絕稀爾雅歲陽歲陰等名實吾國最古之語言

爾雅釋天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審維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
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涇涿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閭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在寅

此等名詞詩書古史鮮有用之者注爾雅者亦無解說

郭璞爾雅注其事義皆所未詳通故闕而不論

惟史記歷書以之紀年疑闕逢困敦等語當未有甲子等字之時已立此名既立甲子之後書寫者以甲子爲便讀時仍用闕逢困敦之音其後語言日漸變遷凡四合五合之音一律變爲二合音惟史官自黃帝以來世守其書傳其音讀故至秦漢時以今隸譯寫古音而其義則蔑有知者

史記歷書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薦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閭餘罪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

蓋三苗九黎之亂其古代語言變遷之關鍵乎楚辭攝提貞於孟陬兮用爾雅之文屈原生於南方或由

三苗在南方傳述古語。楚人猶用以紀年數。

第六章 洪水以後之中國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蓋自洪水既平。歷史始漸詳備可考。

史記五帝本紀贊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幸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儒者或不傳。崔適史記探原。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則五帝本紀。本當爲陶唐本紀。是史記亦始於唐虞也。

吾國文化之根本。實固定於是時。國家種族之名。胥自是而始見。雖其緣起不可知。然名義所函。具有精理。後世之國民性。及哲學家之主張。罔不本焉。是固不可忽視也。

吾國之名爲中國。始見於禹貢。

禹貢中邦錫土姓。史記中國錫土姓。鄭康成曰。中。卽九州也。

孫星衍曰。史遷邦作國者。非避諱字。後趙國字率改爲邦。誤矣。是禹貢邦字。

當從史記作國。

後世遂沿用之。

左傳倉葛曰。德以威中國。刑以威四夷。僖二十五年。

王制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雖亦有專指京師。

詩民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毛傳。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

或專指畿甸者。

孟子。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按孟子以中國與南河之南對舉。似以當時畿甸之地爲中國。而畿甸以外卽非中國者。要以全國之名爲正義。且其以中爲名。初非僅以地處中央。別於四裔也。

章炳麟中華。民國解。中國之名。別於四裔而爲言。印度亦稱摩伽陀爲中國。日本亦稱山陽爲中國。此本非漢土所獨有者。就漢土言。漢土則中國之名。以先漢郡縣爲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國者。舉中土以對邊郡。漢土之言中國者。舉領域以對異邦。此其名實相殊之處。

按此說未盡然。

文明之域。與無教化者殊。風此吾國國民所共含之觀念也。

公羊傳。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釋七年

韓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據此。是中國。乃文明之國。之義。非方位。界域。種族。所得限。是實。吾國。先民。高尚。廣遠。之特徵。與專持種族主義。國家主義。經濟主義者。不幾霄壤乎。

唐虞之時。所以定國名爲中者。蓋其時。哲士深察人類。偏激之失。務以中道。詔人御物。

論語堯曰。吾爾舜。允執厥中。

中庸舜其大知也。歟。擇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

堯典帝曰。舜。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皋陶謨。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據此。是唐虞時之教育。專就人性之偏者。矯正而調劑之。使適於中道也。

以爲非此。不足以立國。故制爲累世不易之通稱。一言國名。而國性卽以此表見。其能統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鄉原。不容有主持極端之人。或力求偏勝之事。亦以此也。

按中國民性。異常複雜。不得謂之尙武。亦不得謂之文弱。不得謂之易治。亦不得謂之難服。推原其故。殆上古以來。尙中之德所養成也。然中無一定之界域。故無時無地。仍不能免於偏執。惟其所執。恆不取其趨於極端耳。

吾國種族之名爲夏。亦見於唐虞時。

堯典：蠻夷猾夏。

或謂卽夏代之人，以時代之名，代表種族。

劉賈補注：思錄：書蠻夷猾夏。此夏史所記。夏者禹有天下之號。

然以說文證之，則夏爲人種之特稱。

說文：夏，中國之人也。从夊，从頁，从日。兩手，夊兩足也。竊古文夏。段注：中國之人，謂以別於北方狄、東方貉、南方蠻、西方羌、西南

焦僥，東方夷也。

蓋夏爲象形字，實卽古之圖畫。當各族並興之時，吾民先祖崛起而特強，侵掠四方，漸成大族。於是表異於衆，自繪其形，具有頭、目、手、足，而彼四方之衆，悉等於犬、豕、虫、羊。此可望文而知義者也。

說文：羌，西戎羊種也。从羊，儿。羊亦聲。南方蠻，从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種也。西南蠻人，焦僥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唯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

按此雖漢人之說，然沿用之文字，其來蓋久，未必屬小篆也。古人說東方西南之人，尙近於人類，惟西北之人，則斥之爲非人類，明示夏人之非西方種族矣。先有種名，後有代號，故朝代雖易，而種名不替。

左傳：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罔元。裔不謀夏，罔十。

論語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使以沿用爲解。則庶殷之名亦見於書。

召語乃以庶殷致位於洛汭。庶殷不作。

何諸人皆稱夏而不稱殷乎。夫一族之民。自視爲優越之種。而斥他族爲非類。其義似隘。然人類皆具獸性。吾族先民知獸性之不可以立國。則自勉於正義人道。以爲殊族之倡。此其所以爲大國民也。

春秋之時。吾族復有華稱。

左傳夷不亂華。定十年。

他書未見此名。而後世相沿。自稱華人。要不若夏之有所取義。近人附會華夏之說。類多鑿空。無稽。章太炎釋中華民國。謂華取華山。夏取夏水。雖頗自圓其說。亦不盡可信也。

中華民國諸華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爲言。世言昆侖爲華國者。特以他事比擬得之。中國前皇曾都昆侖與否。史無明徵。不足引以爲實。然神靈之冑。自西方來。以雍梁二州爲根本。密轡生成。紀神農產姜水。黃帝宅橋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陽起於若水。禹起於江水。舜居西域。據世本。西域爲漢中郡。禹生石紐。是皆梁州之地。觀其帝王所產。而知民族與區。斯爲根極。雍州之地。東南至於華陰而止。梁州之地。東北至於華陽而止。就華山以定限。名其國土曰華。則緣起如此也。按此亦屬想當然耳。其後人跡所至。徧及九州。至於秦漢。則朝鮮越南皆爲華民耕稼之鄉。華之名於是始廣。華本國名。此亦非種族之號。然今世已爲通語。世稱山東人爲倭子。倭

卽華之遺言矣。正言種族。宜就夏稱。說文云。夏中國人也。或言遠因大夏。此亦與昆侖華國同類。質以史書。夏之爲名。實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謂之夏。或謂之漢。或謂之河。凡皆小別互名。本出武都。至漢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際。因水以爲族名。猶生姬水者之氏姬。生姜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非郡國之號。是故得言諸夏。其後因族命地。而關東亦以東夏著。下逮劉李。撫有九共。與匈奴西域相倚。聲教遠暨。復受漢族之稱。此雖近起一王。不爲興衰。然漢家建國。自受封漢中。始於夏水。則爲同地。於華陽則爲同州。用爲通稱。適與本名符會。是故華云。夏云。漢云。隨舉一名。互攝三義。建漢名以爲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爲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證也。

洪水前後有一大事。至虞夏之時。始稍平靖者。九黎與三苗是也。九黎三苗之事。見於書呂刑及國語。

呂刑。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罰。殺戮無辜。馬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鄭康成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少昊之代也。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篡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楚語。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韋昭曰。少皞。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三苗。九黎之後。高辛氏衰。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也。

據鄭韋之說。黎苗實一族。其爲亂。累世不絕。堯舜及禹。迭加誅。吾族始獲安枕。此洪水以後之中國。所

大異於洪水以前者也。近人或謂黎苗實古代之地主。

夏會佑中國。歷史古時黎族散處江湖間。先於吾族不知幾何年。至黃帝時。民族競爭之禍乃不能不起。遂有黃帝蚩尤之戰事。蚩尤之

蚩尤。非黃帝時之蚩尤。南蠻爲神洲之土著。黃帝時蚩尤之難。幾覆諸夏。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嬉三苗之亂。至於歷數失序。

及堯戰於丹水之浦。呂覽召類篇堯戰于丹水之浦。以舜時遷三苗於三危。原注三危西裔也。謂逐之西去。稍以衰落。至禹三危既宅。謂可居。三苗不敘。原注。謂服教。於是洞庭彭蠡之間。史記五帝本紀正義。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皆王跡之所經。無舊種人之歷史矣。蓋吾族與土族之

爭。自黃帝至禹。上下五千年。至此而興亡乃定。

又謂卽今日南方黎苗之祖。其實亦未盡可信。觀章炳麟之文。自知其中之區別矣。

太炎文錄別錄。二苗種得名。其說各異。大江以南。陪屬猥此之族。自周訖唐。通謂之蠻。別名則或言獠。言俚。言陸梁。未有謂之苗者。稱

苗者。自宋始。明非耆老相傳。存此舊語。乃學者逆據尙書三苗之文。以相傳麗耳。漢時諸蠻無苗名。說尙書者。固不以三苗爲荆蠻

之族。虞書竄三苗於三危。馬季長曰。三苗國名也。稽雲氏之後。爲諸侯。蓋襲養也。淮南修務訓。高誘注曰。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

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稽雲氏之裔子檮杌。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此則先漢諸師說三苗者。皆謂是神靈苗裔。與今時苗種

不涉。

中國文化史

第一編

第七章 衣裳之治

繫辭稱黃帝堯舜之德。首舉垂衣裳而天下治。前見其義至可疑。治天下之法多矣。何以首舉垂衣裳乎。顧君惕森謂古衣字象覆二人之形。衣何以覆二人。義亦不可解。衣字之下半。當卽北字。古代北方開化之人。知有冠服。南方則多裸體。文身。故衣字象北方之人戴冠者。其說至有思想。衣裳之原。起於氣寒。西北氣寒。而東南氣燠。故王制述四夷。惟西北之人有衣。東南無衣也。

王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南方曰蠻。雕題交趾。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

以文字證之。南方曰表。

說文。表。衣帶以上。从衣。矛聲。一曰南北曰表。東西曰廣。

邊地曰裔。

方言。裔。夷狄之總名。郭璞曰。邊地爲裔。

固皆以衣分中外。而衣服之服。古以爲疆界之名。

皋陶讓舜成五服。禹貢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推其引申段借之由。必非出於無故。以事實證之。禹時有裸國。

呂氏春秋。貴因。爲禹之裸國。裸入衣出。

當商時。荆蠻之俗。文身斷髮。

史記。太伯世家。太伯仲雍二人。奔荆蠻。文身斷髮。

至戰國時。於越猶然。

莊子。逍遙遊。篇。宋人責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中夏之文明。首以冠裳衣服爲重。而南北之別。聲教之盛。胥可於衣裳覩之。此繫辭所以稱垂衣裳而天下治歟。

衣服之原料。古惟有羽皮。

禮運。昔者先王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治其麻絲。以爲布帛。

若卉服則惟南方有之。

禹貢。揚州。島夷卉服。

不知何人發明績麻養蠶之法。世傳伏羲作布。

白氏帖伏義作布。

又稱其化蠶桑爲繅帛。說均未足據。

皇圖要覽伏義化蠶。西陵氏始養蠶。俱見路史注

然義農時已有琴瑟。琴瑟皆用絲弦。則絲之發明久矣。禹貢載九州貢物。凡六州有衣服原料。

兖州

厥貢絲

厥篚織文

青州

厥貢絺絺

厥篚縠

徐州

厥篚玄纁

揚州

厥篚織貝

荊州

厥篚玄纁

豫州

厥貢絲紵

厥篚織

則洪水以後。吾民之利用天產者。其地固甚廣矣。

冠服進化之迹。以冠爲最著。太古之時。以覆首。

說文曰。小兒及蠻夷頭衣也。段注。小兒未冠。夷狄未能言冠。故不冠而曰。苟卿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楊注。舊讀爲冒。拘與

句同。淮南書曰。古者有整而總領以王天下者。高注。古者蓋三皇以前也。整。著帽。言未知制冠。務與整皆讀爲冒。冒。即今帽字。後漢

有作。因冒以制冠。而冒遂爲小兒蠻夷頭衣。

其後則有弁。

說文。免。冕也。弁。或字。免。籀文。免。段注。免爲籀文。則免本古文也。按免从兒。其几象形。蓋古者簡易之制也。

有冕。

說文古者黃帝初作冕。

有冠。

說文冠。秦也。所以養髮。弁冕之總名也。从丩。元亦聲。冠有法制。故从寸。

而法制漸備。黃帝之冕有旒。

世本黃帝作冕。旒垂旒。目不邪視也。

後世因之以玉爲旒。

尚書大。小。夏。候。說冕版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用白玉珠十二旒。

爲冠制之至尊者。然冕之布以麻爲之。而施以漆。仍存尙質之意。惟麻縷細密。異於餘服耳。

禮書通故。孔安國鄭玄說。麻冕三十升布爲之。蔡邕云。周爵弁。殷辟。夏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之。賈公彥曰。布八十縷爲升。

弁制用皮。而別其色。

禮書通故。以爵章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黼章之。謂之章弁。

亦以示法古尙質之義。

白虎通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之爲言辨也。所以辨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其文章也。禮曰。

三王共皮弁素積。言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皆服之。

太古冠亦以布。其色白。齋戒之時。則著黑色之冠。

儀禮記。太冠古布。齋則緇之。

後世則易以皂緇。此其進化之概也。

儀禮記。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禮書通故。續漢志。委貌。以皂緇爲之。孔疏云。三冠皆緇布爲之。蓋非。記曰。太

古冠布。則毋追章甫委貌不以布矣。

古之男子。上衣下裳。

白虎通。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爲緇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所以名爲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蔽也。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

其材或以絲或以布。

周制。朝服用十五升布。裳用白素絹。爵弁服純衣。鄭注。純衣。絲衣也。是衣之材。或用布。或用絲也。

其色上玄而下黃。

續漢輿服志。乾坤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黃。

間亦有他色。

禮記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是衣亦有黃色也。儀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是裳亦有玄色也。若皮弁服之用白布衣，爵弁服之纁裳純衣，各視其冠帶而爲色。初非一律玄衣黃裳也。其進化之迹不甚可考。觀孔子述黃帝之衣裳，知其時已尙綵繪。

大戴禮五帝德篇，黃帝黃纁黻衣，大帶黼裳。注：白與黑謂之黼。若斧文。黑與青謂之黻。若兩已相戾。

帝嚳帝堯之衣，皆與黃帝同。

大戴禮，帝嚳黃纁黻衣，帝堯黃纁黻衣。

史記稱帝堯黃收純衣，是其衣亦有時不繪黼黻也。

史記五帝本紀，帝堯黃收純衣，索隱補讀曰緇。

虞舜欲觀古人之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於是衣裳之文，繼盛行於中國者數千年。

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

雖其說頗多聚訟，不能確定何說爲得真。

唐虞衣服之制有二說。尙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續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續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續，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此今文家

說也。鄭玄曰：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於衣，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於裳。諸侯九章，自山以下，伯七章，自華蟲以下，子男五章，自藻以下，卿大夫三章，自粉米以下，尊者繪衣，卑者不繪衣。此古文家說也。

然觀堯典及皋陶謨之文，則此繪繡之法，非第爲觀美也。文采之多寡，實爲階級之尊卑，而政治之賞罰，卽寓於其中。故衣裳爲治天下之具也。

堯典：章服以庸。皋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階級之制，雖非盡善之道。然當人類未盡開明之時，少數賢哲主持一國之政俗，非有術焉，辨等威而定秩序，使賢智者有所勸，而愚不肖者知愧耻，而自勉，則天下脊脊大亂矣。黃帝堯舜之治天下，非能家喻而戶說也，以勸善懲惡之心，寓於尋常日用之事，而天下爲之變化焉，則執簡馭繁之術也。尙書之文簡奧，讀者多不能喻其意，惟尙書大傳釋之最詳。

尙書大傳：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於孤，取舍好護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又曰：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朱軒，不得衣繡，庶人單馬木車，衣布帛。

觀此文，則知古之車服，以爲人民行誼之飾，非好爲區別，故示民以異同也。不究其勸勉人民爲善之心。

大體。故覺天道遠而人道邇。不汲汲於推步測驗之術。不知邃古以來。萬事草創。生民衣食之始。無在不與天文氣候相關。苟無法以貫通天人。則在在皆形柄鑿。故古之聖哲。殫精竭力。緜祀歷年。察懸象之運行。示人民以法守。自羲農經顓頊迄堯舜。始獲成功。其艱苦憤排。史雖不傳。而以其時代推之。足知其常耗無窮之心力。吾儕生千百世後。日食其賜而不知殊無以謝先民也。

歷算之法相傳始於伏羲。

周髀算經伏羲作歷度。漢書律歷志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

至神農時有歷日。

楊泉物理論。神農正節氣。審寒溫以爲早晚之期。故立歷日。

而史記歷書不言黃帝以前之法。

歷書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尙矣。

惟索隱謂黃帝以前有上元太初等歷。

歷書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索隱案古歷者。謂黃帝調歷以前有上元太初歷等。皆以建寅爲正。謂之孟春。

據漢書上元太初歷距漢武帝元封七年。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不知爲何人所製也。

漢書律歷志。迺以前歷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

洪水以前。歷法之詳備。當推黃帝之時。黃帝之歷曰調歷。

史記索隱。系本及律。歷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史記占星氣。鈴輪造律呂。大撓作甲子。綠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也。

置閏定歲。

歷書。黃帝考定星歷。建五行。起消息。正閏餘。

建子爲正。

史記索隱。黃帝及殷周魯。並建子爲正。

說者謂其時已分二十四氣。

歷書。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孟康曰。五部。五行也。天有四時。爲五行也。氣二十四。氣物萬物也。

然左傳稱少皞時以諸鳥定分至啓閉。是古祇分四時。未有二十四氣之目也。

左傳。少皞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

氏。司閉者也。

少皞之後。歷法嘗再亂。

歷書。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禍舊曆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句芒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濟。其

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

至唐堯時。復定歷法。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之制。遂行用至四千餘年。

堯典。井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考其定歷之法。以實測於四方爲主。

堯典。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而羲和以世官之經驗。掌制歷之事。則步算尤其專長矣。

歷書。堯復途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鄭玄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賢者。使掌舊職。

制歷之關係。莫先於農時。書稱敬授民時。以民間不知氣候。定播種收穫之期。則爲害乎民事匪尠也。尙書大傳釋授時之法最詳。

尙書大傳。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又曰。田獵斷伐。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故曰敬授人時。此之謂也。

農時之外。一切行政。亦皆根據時令。故書有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之說。大傳亦釋之。而其文不全。然其意可推而知也。

尙書大傳。天子以秋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固封。城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

推測步算。必資器具。世傳古有渾儀。

事物紀原。劉氏歷曰。高陽造渾儀。黃帝爲蓋天。則渾儀始於高陽氏也。

春秋文耀鉤。黃帝卽位。羲和立渾儀。

未能詳其形製。以尙書考之。舜時有璿璣玉衡。

堯典。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馬鄭之說。皆以爲渾天儀。

馬融曰。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衡。其中橫筭。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

知其盈縮進退所在。鄭玄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

而蔡邕說其制較詳。

史記正義。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上端望之以視星宿。蓋縣璣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璣觀衡。以知星宿。璣徑八尺。圓周二尺。

五寸而強。

疑漢代史官固有相傳之古器。邕曾見之。其爲虞舜之物與否。能未定也。

晉書天文志漢靈帝時蔡邕於朔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銅候
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據此是蔡邕親見史官銅儀。惟是否玉璣璣玉衡不可知耳。

又虞書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考靈曜云分寸之暑代天氣生以制方圓方圓以成參以規矩昏明主時乃命中星觀玉儀之游鄭
玄謂以玉爲渾儀也春秋文曜鉤云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此則儀象之設其來遠矣。緒代相傳史官禁密學者不睹故宣靈沸騰
據此是史官所掌渾儀。禁人窺視。蔡邕實爲史官故親見渾儀而其餘學者不能睹也。

諸書又傳刻漏始於黃帝

梁刻漏經肇於軒轅之日宣於夏商之代

隋書天文志昔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於晝夜冬至晝漏四十
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日未出前二刻半而明既沒後二刻半乃昏晝夜五刻以
益晝謂之昏日漏刻皆隨氣增冬夏二至之間晝夜長短凡差二十刻每差一刻爲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箭晝有朝有
晡有中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皆且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數省所以分時代守更其作役

疑亦史官世守之器以定日夜之時刻者也

古代星歷之事掌於史官世傳其學往往守之歷千百年漢晉之人猶及見古歷

漢書藝文志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顧頤歷二十一卷顧頤五星歷十四卷夏殷周魯歷十四卷

雖推驗多所不合。

杜預長歷說自古以來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用黃帝以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諸合。春秋四十七日。黃帝歷得一。顓頊歷得八。夏歷得十四。殷歷得一。商歷得一。漢宋朱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其夏周二歷術數皆與舊文志所記不同故更名爲真夏歷真周歷殷歷周歷得十三。其周歷得一。魯歷得十三。

然算術古疏。後密。未可以不合。遠斥爲僞。惜晉以後諸歷多不傳。遂無由知其歷式矣。

第九章 唐虞之讓國

吾國聖哲之教。以迨後世相承之格言。恒以讓爲美德。遠西諸國。無此禮俗。卽其文字。亦未有與吾國讓字之義相當者。故論中國文化。不可不知遜讓之風之由來也。人情好爭而不相讓。中土初民。固亦如是。如呂覽謂君之立出於長。長之立出於爭。可見吾民初非不知競爭。第開化既早。經驗較多。積千萬年之競爭。熟睹慘殺紛亂之禍。無已則憮然覺悟。知人類非相讓不能相安。而唐虞之君臣。遂身倡而力行。之高位。大權鉅富。至貴靡不可以讓人。而所爭者。惟在道德之高下。及人羣之安否。後此數千年。雖曰爭奪劫殺之事。不絕於史策。然以遜讓爲美德之意。深中於人心。時時可以殺忿爭之毒。而爲和親之媒。故國家與民族。遂歷久而不敝。此非歷史人物影響於國民性者乎。

唐虞讓國之事。紀於尙書。尙書開宗明義。卽曰允恭克讓。明其所重在此也。第今世所傳之尙書。非完全

之本。欲考其讓國之迹。殊不能得完全之真相。此讀史者一大憾事也。孔子所刪之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今惟存堯典。而晉以後所傳之舜典。實卽堯典之文。舜典之首二十八字。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及大禹謨。皆後人所僞撰。不可信。故唐堯讓位之事。可徵於書。而虞舜讓位之事。則必以他書證之。唐堯讓位之事。見於書序及書者。如左。

尚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尚書堯典帝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積。三載。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正月

上日。受終於文祖。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

今本大禹謨所稱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及禹拜稽首固辭。正月朔日。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此皆仿堯典之文爲之。非其原文也。

述唐虞禪讓之事最詳者。無過於孟子。

孟子萬章上。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者。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

次則史記。

史記五帝本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樂禮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又夏本紀舜崩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爲政。而皋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

孟子司馬遷皆曾見全部尚書者。二書所言如此。則堯舜禹之皆讓國爲實事。無可疑矣。外此諸書論述唐虞之事者。凡分三種。

一則附會其事。謂堯舜歷讓於諸人。不獨讓於舜禹也。

莊子逍遙遊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予無所用天下爲。讓王。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怠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

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未爲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呂氏春秋：離俗覽：舜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

此皆因書之稱禪讓，而加以附會者也。

一則謂古者天子最勞苦，故堯禹樂於讓國也。

韓非子：五蠹：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櫛桑之食，葵菹之羹，冬日麤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役，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挈觴，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

此則純以俗情度堯禹，然亦未嘗謂堯舜未行禪讓之事也。

一則疑其讓國爲虛語，且其得國等於後世之篡弒也。

劉子玄史通：疑古篇：案汲冢預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爲疑。據山海經謂放勳之子爲帝丹朱，而列君於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虞書舜典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案蒼梧者，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獠，割地氣歛瘴，百金之子，猶憚經

履其途。禹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桀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遠。讓王高蹈。豈其若是。斯則陟方之死。其始文命之志乎。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爲啟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舜之放堯。無事別說。足驗其情。益與伊尹見戮。並與正書猶無其證。推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衡。事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焉仍反正。若啓之誅益。亦猶晉之殺玄者乎。禹舜相代。事業皆成。唯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效曹馬而獨致元與之禍者乎。

此則因後世奸雄。假借禪讓。因疑古人亦以禪讓飾其爭奪也。

至於近世民主之制勃興。遂有謂堯舜爲首倡共和者。夫共和根於憲法選舉。多由政黨總統任事。必有限。唐虞之時。胥無之。正不容以史事相傳會也。

堯典所載。君臣交讓。其事非一。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皋陶。

帝曰。嚳。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夔。暨伯與。

帝曰。時。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伯拜稽首。讓於夔龍。

皋陶謨尤盛稱讓德之效

禹曰。萬邦黎獻。其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舜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惟韓非呂覽稱繇與共工不嫌於堯舜

韓非子外儲說。堯欲傳天下於舜。繇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繇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

呂氏春秋行論篇。堯以天下讓舜。繇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其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

蓋以書有四罪之文。故謾爲共繇反對之說。藉使其說而信。亦可見堯之克讓。具有定識。毅力不爲浮議所搖。而反對之者。實爲少數也。

讓國之事。在人而不在法。故至夏而變爲世襲之局。韓愈論其事。以爲塞爭亂之道。

韓愈對禹。問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虛其患而不得如己者。禹也。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前定而不過賢。則爭且亂。天下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得待而傳也。與其

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

蓋議貴得當。不當之讓。徒以啓爭。立法以定元首之年限。視君主世襲之不能必其得賢均也。

三代時天子無禪讓者。而侯國猶間有之。如吳太伯、伯夷之類。

史記吳太伯世家：吳太伯、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

又伯夷列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子。

左傳：晉侯執曹伯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成公十五年

公羊傳：吳子使札來聘。賢季子也。何賢乎季。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謂曰：今若是迨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子身。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庶長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

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簞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襄公二十九年

皆讓國而遂其志者也。越公子搜則讓國而不遂。

周季。編略。越三世獄君。公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之以王。搜。

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越人乃立搜爲君。此文蓋據竹書紀年莊子正義呂覽黃生篇合編。

合之凡五事。而燕王噲之讓國。獨爲世所笑。

史記燕世家。燕王噲信其臣子之。子之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之謂養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養賢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願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

僞讓而不出於誠。與誠讓而不出於僞者。史皆一一著之。非故祖太伯伯夷等人。而獨非燕噲子之也。歷觀諸史。知古代自有此一種高尚而純潔之人。不以身居天下國家之尊位。爲樂者。是皆堯舜之風。有以感之也。

第十章 治水之功

唐虞之時。以治洪水爲一大事。洪水之禍。爲時之久。已詳於前。茲篇所述。專重治水之功。以明吾國有史以來之大勢。按吾國遭水患者非一次。以治水著者亦非一人。

論語。獲麟。象。稱伏羲六佐。仲起爲海陸。陽侯爲江海。是皆治水之官。

祭法。共工氏之裔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按共工氏時。洪水之禍最酷。后土能平九州。當亦專長於治水者。左傳。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是修熙二子。爲少皞時治水之官也。

共工治水。專事堙塞。爲害孔鉅。

國語。昔共工。廢於滌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壘。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

后土繼之。而其法不傳。疑必力反共工之所爲。唐虞時。鯀禹父子相繼治水。初亦蹈共工之覆轍。後始改爲疏濬。此可知人事必具有經驗。往往有前人已經失敗。後人復效其所爲者。必一再試之。而無功。然後確信失敗者之法之不可用。正不獨治水一端也。

鯀之治水。曰堙曰障。

書。洪範。箕子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

祭法。鯀郭鴻水而殛死。

山海經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壅洪水。

殆惟多築隄防。以遏水勢。故經營九載。而功弗成。

堯典九載績用弗成。

然因治水而得城郭之法。後世且崇祀之。亦不可謂鯀爲無微功也。

祭法疏。鯀鄆鴻水而殛死者。鯀率水而無功。而被堯殛死於羽山。亦是有微功於人。故得祀之。若無微功。焉能治水九載。又世本云。作

城郭是有功也。

禹傷父功不成。勞身焦思。以求繼續先業而竟其志。

祭法禹能修鯀之功。

史記夏本紀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門不敢入。

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

其法蓋先行調查測量。

皋陶謨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鄭玄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

史記夏本紀行山表木。素隱表木。謂刊木立爲表記。

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輶。山行乘橐。左準繩。右規矩。

按立木爲表記及携準繩規矩皆爲調查測量之事。鄭說規其形而度其功亦卽此義。趙君卿周髀算經注禹治洪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乃句股所由生亦一證也。

而後從事於疏鑿

淮南子本經訓舜之時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邱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開伊闕導廙澗平通薄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甯其性。

又修務訓禹沐浴塗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開伊闕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

其所治之諸水具詳於禹貢史家推論其功尤以導河爲大。

史記河渠書河舊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納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勃海九州既疏九澤既灋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

按河自龍門至今河間天津等地其長殆二千里皆禹時以人力開鑿而成則中國人造之河流不自南北運河始也。

專治一河其工之鉅已至可駭矧兼九州之山水治之北至河套南至川滇西至青海東至山東其面積至少亦有七八百萬方里。鯀治之九年禹治之十三年合計二十二年而九州之地盡行平治以今人作

事接之。斷不能如此神速。故西洋歷史家。於禹之治水。極爲懷疑。

夏德支那太古史。引愛多阿爾比優氏之說曰。黃河自入支那以上。其流程達於五百六十力格。江水自禹所觀察之湖廣地方之大湖以下。其長二百五十力格。漢水自發源至與江水合流處。長約五百十力格。合計三河之延長。殆達於一千力格。加以禹所治之他河。當有一千二百至於一千五百力格。夫古代支那之大紀念物。卽萬里長城。雖以非常之勞作而成。其長亦不過三百力格。然此鉅大之建設。實亘非常之歲月。其初秦趙燕等諸國。業已陸續建造。至秦始皇帝。不過修繕而增設之耳。且以此等泥土築造之堤。比之綿亘一千二百乃至一千五百力格之大河。修築隄防開濬水道之事。猶爲容易之業。然其難且如此。則禹之治水。當需多大之勞苦與歲月乎。試以隆河之屢次汎濫爲比。隆河之下流。較之黃河長江之下流。不過四分之一。然治之猶需若干功力。彼禹之修改支那之大河。幾與修正微弱之小川之水道無異。則此等具有怪力之禹。殆非人間之人也。

按治水之難。以人工及經費爲首。近世人工皆須以金錢雇之。故興工必須鉅款。吾國古代每有力役。但須召集民人。無須予以金錢。故書史但稱禹之治水。不聞唐虞之人議及工艱費鉅者。此其能成此等大工之最大原因也。西人但讀禹貢。不知其時治水者。實合全國人之力。故疑禹爲非常之人。若詳考他書。則知其治水。非徒恃一二人之功。觀史記書經注疏。即可見矣。

史記夏本紀。禹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土。

皋陶謨。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僞孔傳。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

萬庸。孔穎達疏：治水之時，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總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有闕

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治水年數，或曰十三年，或曰十四年，蓋以經

之九年，合禹四年計之，爲十三年也。孔曰：四年乃畢，是以爲十三年中，應除之九年也。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然史記：一日禹抑洪水，十三年，再曰居外十三年，皆指禹一身言，不兼計縣之九載也。

按孔氏以周法證夏事，謂一州用三萬人，尚書大傳則曰：古者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注曰：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據此，則當時每家出一人，助禹治水，卽一州有四十三萬二千人，九州之水，所用徒役，都三百八十八萬八千人，雖未必同時並作，而經年累月，更番迭起，故能成此鉅功也。

禹之治水，不徒治大水也，並田間之畎、澮，而亦治之。

泉陶謨禹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僞孔傳：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深之至川，亦入海。

孔子之稱禹，不頌其治江河，而獨頌其盡力溝澮。

論語：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澮。

蓋畎澮溝澮之利，實較江河鉅流爲大。

顧炎武曰：知錄夫子之稱禹也，曰盡力乎溝澮，而禹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川。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如此，古之通津巨

潰。今日多爲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陳斌曰。三代溝洫之利。其小者。民自爲之也。其大者。官所爲也。溝洫所起之土。卽以爲道路。所通之水。卽以備旱潦。故溝洫者。萬世之利也。斌觀畝田之法。一尺之畝。二尺之遂。卽耕而卽成者也。今蘇湖之田。九月種麥。必爲田輪。兩輪中間深廣二尺。其平闊之鄉。萬輪鱗接。整齊均一。彌月悉成。古之遂。豈有異乎。設計其五年而爲溝洫。則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橫溝。田首之步之爲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築土。二日而畢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廣深三溝。其長十之料工計日。三日而畢。七日而畢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爲洫。廣深三洫。其長百溝。料工計日。一句而畢。三句而畢矣。卽以三句之功。分責三歲。其就必矣。及成之俱成。民畝田以爲利。一歲之中。家修其遂。衆治其溝。洫。官督民而浚其洫。有小水旱。可以無飢。十分之飢。可救其五。故曰萬世之利也。

使僅有九川距海。而無畝洫距川。則農田水利。仍無由興。而治川之功。爲虛費矣。然此義若再爲西人言之。則必更驚禹之神奇。謂禹遍天下之溝洫。而一一治之。不知禹之濬九川。及濬畝洫。皆身爲之倡。而人民相率效之。

淮南子。雲。略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紼垂。以爲民先。

雖其勤苦異於常人。

莊子。天下篇。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澶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歷無毛。沐甚雨。櫛疾風。

而以大多數之人民之功悉歸於禹。則未知事實之真相耳。

治水之功除水患一也。利農業二也。便交通三也。觀禹貢所載各州貢道。

【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

【兗州】浮於濟。達於河。

【青州】浮於汶。達於濟。

【徐州】浮於淮。達於河。

【揚州】沿於江。達於淮。

【荊州】浮於江。沱。潛。漢。達於洛。至於南河。

【豫州】浮於洛。達於河。

【梁州】浮於潛。達於河。入於渭。亂於河。

【雍州】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

是各州之路無不達於河。亦無不達於冀州帝都者。以政治言。則帝都與侯國消息靈通。居中馭外。故能構成一大帝國。以經濟言。則九州物產轉輸交易生計自裕。故人民咸遂其生。而有於變時雍之美。猶之近世國家開通鐵道。而政治經濟咸呈極大之變化。禹貢所稱治水之功效。

禹貢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宅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洵非虛語也。

第十一章 唐虞之政教

自唐虞至周。皆封建時代。帝王與諸侯分地而治。帝王直轄之地。不過方千里。其勢殆等於今日一省之督軍省長。然以其爲天下共主。故其政教必足以爲各國之模範。而後可以統治諸侯。吾輩治古代歷史。

者。當知其時帝王政教。具有二義。

(一)施之於其直轄之地。兼以爲各國之模範者。

(二)統治各國之法。

以此二義。故凡事皆取自近及遠之術。

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皋陶謨。慎厥身。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其所設施。大都指畿甸而言。不能胥諸侯萬國。一一如其措注。後世儒者盛稱其時之政教。則誤認爲道一風同。今人就各方面研究。見其多有出入。又痛詆古書爲不可信。要皆未喻此義也。

唐虞之時。以天然地理。畫分九州。

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荊及衡陽惟荊州。荊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

黑水西河惟雍州。

中間嘗分爲十二州。說者謂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又分燕以北爲幽州。至禹即位。復爲九州。然其文無徵。不能定其界域。惟知其時。確嘗分爲十二區域耳。

堯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咨十有二牧。

又卽九州分爲五服。

皋陶謨成五服。至於五千。

史記夏本紀。今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以地形證之。四方相距未必能平均如其里數。惟可知其治地約分此五種界限。甸服直接於天子。侯綏

爲諸侯治地。要荒服皆蠻夷。其文化相懸甚遠耳。當時諸侯號爲萬邦。亦非確數。其階級蓋分五等。

堯典輯五瑞。馬融曰。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

其長曰牧。曰岳。曰伯。

堯典。親四岳。率牧。咨十有二牧。

左傳。貢金九牧。五三。

尚書。大傳。虞夏傳。惟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又八伯咸進稽首。

其國中制度不可考。以書觀之。岳牧之在中央政府。頗有大權。

如堯舜舉人命官。皆咨詢岳牧。

而中央政府亦可黜陟之。

尚書大傳虞夏傳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實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鉞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爲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得專殺之國不得專賜圭瓚者資魯於天子之國然後祭

又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鉞瓚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伐其宗者雖弗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絀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少絀以爵再絀少絀以地三絀而得地畢○按大傳之言未必卽爲唐虞之定制然足證當時諸侯可以黜陟

中央政府與各州諸侯之關係以巡狩述職爲最重之事

堯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

尚書大傳五年親自巡狩巡狩循也狩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載知四方之政而已又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

觀尚書之文當時帝者巡狩之要義有三

(一)致祭 如歲二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是

(一) 壹法。如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是。

(二) 修禮。如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是。

三者之中，以第二義爲最切於民生日用，並可以推見當時諸侯之國，往往各用其相傳之正朔，各用其律度量衡，不必與中央政府之定制相同。故虞、帝、定制，越五年一往考察，務使之齊同均一。此卽統一中國之大綱也。尙書大傳述古巡狩之事項，較虞書爲詳，疑其以後世之法傳之，未必卽爲唐虞之制，然其意亦可參考也。

尙書大傳虞夏傳見諸侯。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尙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古無印綬符節之制，其執以爲信者，曰瑞，曰圭。有頒斂留復之法，猶後世之摘印接印也。

堯典：輯五瑞。班瑞於羣后。馬融曰：堯將禪舜，使羣收斂之，使舜親往班之。

尙書大傳：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所謂諸侯之朝於天子也。義則見處，不義則不見屬。

禹會塗山。諸侯執玉。卽沿唐虞之制。

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寅七年杜注。諸侯執玉。唐執帛。

非徒以之行禮。且以之行賞罰焉。中央有黜陟之權。而後藩鎮有戒愼之意。若徒事寬大。任諸侯之跋扈。而莫可如何。豈所以爲政哉。

唐虞之時。中央政府之財政。與各國之財政。亦截然畫分。冀州甸服。有賦無貢。而人民之粟米。直接輸納於帝廷之官府。此外八州四服。則民賦各輸於其國。而國君各市其地之物以爲貢。

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孫星衍曰。詩甫田疏。引鄭志云。凡所貢籩之物。皆

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疏云。諸侯國內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則禹貢所云厥篚厥貢之類是也。據此。知徐州雖有厥貢之文。不入彙。準其賦之額。貢土物以貢。冀州不言厥貢。以帝都所需。令有司市貢。不煩諸侯貢篚。故入穀不貢也。

其時鑛產發達。貨幣之用漸興。

禹貢揚州貢金三品。荊州貢金三品。梁州貢璆鐵銀鏤。

山海經禹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史記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爲三品。

以禹以九牧貢金鑄鼎之事推之。疑當時各國所用貨幣其數鑄及發行之權皆屬於中央。故曰六府孔修。底慎財賦也。

吾觀於唐虞帝者之撫侯國。可謂疏節闊目矣。然黜陟大權操之自上。不使有外重內輕之虞。分畫財賦各有權限。儼然有國家地方之別。是古代固以法治非徒以人治也。法立令行內外井井而中央政府之政務自亦簡易而無須多人。僞古文周官篇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雖未必可信。然堯典皋謨稱其時之官吏不過曰百工百揆百僚。是官吏之大數不過百也。更稽其職掌則有

辟官 羲和及四子司曆象

司空 禹作司空宅百揆

稷官 棄居稷官播百穀

司徒 契爲司徒敷五教

理官 皋陶作士司五刑說苑修文篇皋陶爲大理

工官 垂爲共工

虞 益作虞司上下草木鳥獸

禮官 伯夷作秩宗典三禮

敎官 樂典樂敎冑子

納言 龍作納言出納帝命

肇肇數大端。中央政府之政務已賅括無餘。其異於後世者。獨無外交官及海陸軍耳。

唐虞帝國之官。司敎育者有二職。蓋一司普通敎育。一司專門敎育也。普通敎育專重倫理。

左傳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文十

孟子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敎。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其施教之法不可考。專門教育則有學校。其學校曰庠。亦曰米廩。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又虞庠在國之四郊。

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

以王制之言推之。有虞氏國都內外。當有學校六所。上下庠各一。四郊之庠各二。夔之所司。未知屬何學校。或夔專司上

庠。而下庠及四郊之庠。則屬於司徒歟。

有虞之學校有二事。一曰養老。

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

據說禮者之言。則學校所養之老。凡四種。

皇侃曰。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

有虞所謂國老。殆即前三者。而庶老則第四種也。以燕禮養老。未知專指國老。抑兼養庶老。其禮亦不可考。說者以周禮釋之。大致當亦不遠。

王制疏有虞氏以燕禮者。虞氏云。燕禮。股醴升堂。崔氏云。燕者。殺蒸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以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

吾意虞學名庠。庠者養也。其養之之法。必不止於帝者來庠之時。一舉燕禮而已。凡在庠之老者。必有常年之膳食。如近世各國之有養老年金者然。而老者在庠。無所事事。則又等於素餐。故必各就所長。及其多年之經驗。聚少年學子而教之。於是耆老之所居。轉成最高之學府。而帝者以其爲宿學之所。萃亦時時臨蒞以聆其名言。至論取以爲修身治國之準繩。少年學子見一國之元首亦隆禮在庠之師儒。則服教說學之心。因之益摯。此古代以學校養老之用意也。

一曰教樂。其所教爲詩歌聲律。

堯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卽近世所謂聲音學、言語學、文學、音樂諸科也。此諸科者。似不切於實用。然觀當時之風氣。則詩樂實與宗教政治有大關係。

如堯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皋陶謨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庶實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

笙簧以間。鳥獸跄跄。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是宗教之關係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闕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屢省乃成。欽哉。乃庶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是政治之關係也）

尙書大傳。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陽伯之樂。舞雩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桴陽。儀伯之樂。舞雩離。其歌聲比大謠。名

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諷。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虞。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千秋。祀柳毅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假。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蒼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縵縵。垂爲冬伯。舞丹鳳。一曰齊落。歌曰齊落。一曰縵縵。（是天子巡狩之時，八伯皆須貢樂，亦與政治宗教有關係也。）

誦詩可以知政。作樂可以降神。則文化教育，亦卽其時之實用教育也。觀舜以音樂察治，忽

皇陶謨，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

蓋古人以聲音之道，與政通。故恒注重於聲樂，而學生以此爲教科，則一以淑學者之性情，一以裕學者之知識，儲材化俗之意，兼而有之焉。

唐虞之官吏，殆多由大臣舉用。

左傳：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文十八年

其用人雖多出於貴族，然必以其言論及事功參稽而用之。

堯典：詢事考言，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皋陶謨：工以納言，時而麗之，格則承之，庸之。

其以懲戒之法甚嚴，失職者不免鞭撻，甚且著之刑書。

堯典釋作官刑。

皋陶謨據以記之。書用識哉。

其考績必以三年者。取其官久而事習。然後可以定其優劣也。

堯典三載考績。(後世官吏有任期實本此制)

官法雖嚴。而君臣之分際。初不若後世之懸隔。相與對話。率以爾汝之稱。

如皋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皋陶曰。兪。師。汝昌言。禹曰。安汝止。史記作安爾汝。

且設四隣。以爲人主之監督。

尙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又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

故君主無由專制。而政事無不公開也。

唐虞地方之制不可考。以大傳及史記相參。則其時有邑里都師等區畫。

尙書大傳。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

史記五帝本紀。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其民殆多聚族而居。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訓師培曰。別生猶言別姓。所以辨其氏姓言別。

無姓者則賜之以姓。

禹貢錫土姓。劉培曰。古人從母得姓。自禹錫土姓。其所屬姓。始不從母而從父。

人民之職業甚多。

淮南子齊俗訓。堯之治天下。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收。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絹。

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

史記五帝本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

禹貢詳載各州貢品。知其時畜收田農漆桑紡織商礦諸業皆備。

考工記有虞氏上陶。

大要以農業爲本。有剛田之制。

漢書食貨志。后稷始剛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剛。長終畝一疇三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於三剛中。

其民大率春夏皆處於野。秋冬則邑居。

唐虞政教之梗概。及其社會之狀況。具如上述。其尤重要者。則敬天愛民之義。爲後世立國根本。雖有專制之君。暴虐之主。剛愎自用之大臣。間亦違反此信條。而自恣其私意。然大多數之人。誦習典謨。認爲立國惟一要義。反復引伸。以制暴君。汚吏之毒。於是柄政者。賢固益以自勉。不肖亦有所懲。卽異族入主中國。亦不能不本斯義。以臨吾民。故制度可變。方法可變。而此立國之根本。不可變。如

堯典。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欽哉。惟時亮天功。

皋陶謨。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惟勅不猷。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諸語。以天與民合爲一事。欲知天意。但順民心。凡人君之立政施教。不過就天道自然之秩序。闡發而推行之。直無所用其一人之主張。此尤治史者所當深考者也。

第十二章 夏之文化

夏后氏十四世十七君。傳祚四百數十年。

史記三代世表。從禹至桀十七世。

通鑑外紀注。夏十七君。十四世。通算四百三十二年。

以進化之律論之。夏之社會必已大進於唐虞之時。然夏之歷史多不可考。孔子嘗屢言之。

禮·述·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夏》時焉。論語·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太史公著史記於當時所傳夏代之書亦多疑詞。

夏·本·紀·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大·宛·列·傳·太史公曰。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今所傳虞夏書。自禹貢以上。皆述唐虞時事。其專述夏事者。惟三篇。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後僅存甘誓一篇。其文獻之不足徵。更甚於孔子史公之時。故欲云夏之文化。無非鑿空傳會而已。

雖然。孔子能言夏禮。墨子多用夏政。

淮南子·要略·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

箕子嘗陳鴻範。魏絳實見夏訓。

左·傳·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孝經本於夏法。

章炳麟有孝經本夏法說。

漢志亦載夏龜。

漢書藝文志夏龜二十六卷。

七月公劉之詩。多述夏代社會禮俗。可與夏小正參證。小戴記王制內則祭法祭義明堂位諸篇。凡言三代典制者。往往舉夏后氏之制爲首。是夏之文獻雖荒落。然亦未嘗不可徵考其萬一也。

夏之社會農業之社會也。觀夏小正及豳風。皆以農時爲主。而附載其他事業。知其時所最重者。惟農事矣。當時田制有公私之分。

夏小正。正月初服於公田。傳古有公田焉者。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公私之田。一家種若干畝不可考。或謂一夫授田五十畝。

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趙岐注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

顧炎武曰知錄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酌畎畹。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爲九區。故蘇洵謂禹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澮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澮。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班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

實皆什一也。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其名地方十里爲成。

左傳。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杜注。方十里爲成。

方八里爲甸。

詩。信南山。維萬甸之。鄭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

其典農者曰田餞。

詩。爾風。田餞至喜。傳。田餞。田大夫也。

其民居多茅屋土壁華戶。

詩。爾風。芾爾茅芽。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又。穹窒熏鼠。塞向墜戶。毛傳。向北出牖也。墜。塗也。墜人華戶。

緣屋種桑。男治田而女治蠶。

詩。爾風。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毛傳。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農隙則田。夫射獵以肄武。

詩。爾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豸。獻豸於公。

事皆先公而後私。其民風之淳樸。頗足多焉。

夏之教育。有序有校。

明堂位序夏后氏之序也。

孟子夏曰校。

鄉校一曰公堂。

詩豳風躋彼公堂。毛傳公堂學校也。

國學則曰學。

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傳入學也者大學也。

入學以春仲吉日。行禮則舞千戚。

夏小正傳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千戚舞也。

國之老者亦養於學。

王制夏后氏以養禮。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又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鄉人則於十月躋公堂。行飲酒之禮。

詩豳風十月湛場。朋酒斯饗。日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而國學特重教射焉。

孟子序者射也。

孔子稱夏禹卑宮室而啓有鈞臺。

左傳夏啓有鈞臺之事。昭四年。

世又傳啓有璿臺。桀有傾宮瑤臺。

竹書紀年帝啟元年大獲諸侯於鈞臺。諸侯從帝歸於冀都。大享諸侯於璿臺。又夏桀作傾宮瑤臺。殫百姓之財。

其宮室之崇卑。殆亦隨時不同。考工記載夏世室之制。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室修二十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室三之二。室三之一。

假定其時六尺爲步。其尺之長略等於周尺。則其世室之修。不過今尺六丈有奇。廣亦不過八丈有奇。而其中之室深不過二丈。寬亦不過二丈有奇。其制度之褊隘。可想。記不言其屋高若干。以其深廣度之。亦必不能過高。此孔子所以謂其卑宮室歟。

夏之器用頗簡陋。觀公劉之詩可見。

詩公劉適桑餼糧。于葵于藿。弓矢斯張。干戈戚揚。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韓琫容刀。跼跼濟濟。俸筵俸几。執豕于牢。酌之用匏。

涉渭爲亂。取厲取鋹。

戴記述其禮器。有山、罍、雞、彝、龍、勺、龍、簠、簋等。

明堂位。山、罍，夏后氏之尊也。夏后氏以雞彝。夏后氏以龍勺。夏后氏之龍簠、簋。

則宗廟器具。亦有雕刻爲雞、龍等形者。惟其時色尙黑。

檀弓。夏后氏尙黑。大事飲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

雖有雕刻。度必墨色而無華彩。此亦風尙質樸之徵也。考工記稱夏代尙匠。

考工記。夏后氏尙匠。

蓋專重治水土與溝洫之事。而宮室器用則弗求其美備數。

夏代官制。散見羣書。其大數蓋亦百人。

明堂位。夏后氏官百。鄭注。晉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夏后氏官百二十。

執政之官。初爲六卿。

甘誓。乃召六卿。鄭注。大傳夏書云。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

後改爲五官。

禮書通故。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卽虞后稷所掌。三曰祀。卽虞秩宗所掌。四曰司空。五曰司徒。皆與虞官名同。六曰司寇。卽虞之士。

七曰賓。鄭注云。若周大行人。是爲司寇之屬。八曰師。其司馬也。按此則夏之六卿。當爲后稷、秩宗、司徒、司空。夏自不謫失官。後后稷。

廢。兵刑分其制以秩宗司徒司寇司馬爲五官。

其司空司徒司馬又號三公。

尙書大傳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月令正義曰。書傳三公領三卿。此夏制也。

此外有道人。

左傳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夏四年

有義和。

史記夏本紀中康時義和漚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有太史。

淮南子汨論訓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

及車正。

通典夏后氏傳車正奚仲建旌旗。尊卑上下。各有等級。

樂正。

左傳樂正后鑒生伯封。有窮后羿滅之。鑒是以不祀。昭二十八年

虞人。畜人等官。

夏小正十一月。蓋人不從。十二月。虞人入梁。

其諸侯之長曰九牧。侯國之官有牧正。庖正。

左傳少康爲仍牧正。又爲虞庖正。哀元年

皆可推見夏之制度焉。

洪水以前。雖有史官。而其著作之文。罕傳於後。今所傳之虞夏書。皆夏史官所紀載也。皋陶謨一篇。或謂伯夷所作。

孫星衍曰。史公云。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經文無伯夷者。大戴禮諸志篇子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似解幽明庶績咸熙。是伯夷爲虞史官。史遷以皋陶方祗厥敘。及鑒曰。憂擊鳴球。至庶尹允諧。爲史臣敘事之文。則卽伯夷所述語也。○按堯典至舜死。皋謨在堯典後。當皆夏時所撰。是伯夷爲虞史。亦卽夏史也。

故論吾國史家義法。當始於夏夏之史官。世掌圖法。

呂氏春秋先識覽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

不知其圖若何。世傳伊尹見湯言九品圖畫。

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集解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勢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

闕龍逢引皇圖。

尙書帝命。夏桀無道。覆闕龍逢。絕滅皇嗣。境亂歷紀。鄭玄曰。天之圖形。龍逢引以諫桀也。

疑當時史策。往往繪畫古代帝皇之事。以昭監戒。史官所掌之外。學士大夫亦多習之。正不獨九鼎之圖。畫物象也。

左傳。青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
宣三年

金石文字。傳世最久者。莫如夏鼎。而其鼎沒於泗水。秦始皇使千人求之不得。後世亦無發見之者。可異也。

周季。紀略。周顯王三十三年。九鼎沒於泗水。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

後世所傳陶甓碑。

尊念詩。响屨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

珣戈鉤帶。

薛尙功鐘鼎彝器款識。有夏珣戈及鉤帶。

及禹篆。

淳化閣帖有夏禹篆書十二字。釋者謂止出令彝字。星記齊其尙九字。

皆僞作。不可信。山西通志載夏貨甚多。蓋亦通志所稱堯泉舜幣之類耳。

中國文化史

第一編

第十三章 忠孝之興

唐虞以降。國家統一。政治組織。漸臻完備。於是立國行政。始有確定之方針。其方針大抵因時勢之需要而定。救弊補偏。必有所尚。時移勢異。偏弊不同。則所尚亦因之而異。其時無所謂政綱政策。故但名之曰道。曰尚。虞夏商周所尚之道。詳於表記。

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慤而愚。奮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實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慤。賊而嚴。

又曰。夏道未潰。不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潰。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潰。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又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又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憐恤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

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長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

據此是一代有一代所尚之道。其道各有所蔽。而夏道近於虞。故虞夏往往連言。後世遂祇稱夏商周三教而不稱虞。

說苑修文篇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教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教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教薄莫如忠。

白虎通義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教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教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教薄之失莫如忠。三教改易。自夏后氏始。三教所以先忠何行之本也。

董仲舒對策曰。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教當用此也。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

夏商周三代綿亙二千年。其政教風俗之變遷多矣。近世混而言之。不復加以區別。不知周漢之人論三代史事。研究其性質。則立國行政之方針。固各有其截然不同者。在而其利弊得失。亦直言之而不爲諱。足知昔人之論史。初非一意崇奉古人。不敢一議其失也。商周之事。以俟後論。茲先言虞夏所尚之道。夏道尚忠。本於虞。以孔子所言味之。如

忠利之教。忠而不犯。近人而忠。

則言君主及官吏之忠於民者。二而言官吏忠於君主者。一。

孔疏。忠利之教者。言有忠恕利益之教也。以忠恕養於民。是忠焉也。○此二者。皆指君主官吏盡忠於民而言。忠利之教。當以左傳上

思利民忠也。年六及孟子教人以善謂之忠。二義解之。

孔疏。忠而不犯者。盡心於君。是其忠也。無違政教。是不犯也。○此則爲官吏對君上之忠。

足見夏時所尚之忠。非專指臣民盡心事上。更非專指見危授命。第謂居職任事者。當盡心竭力。求利於人而已。人人求利於人。而不自恤其私。則犧牲主義。勞勩主義。互助主義。悉賅括於其中。而國家社會之幸福。自由。此而烝烝日進矣。

夏書不盡傳。故夏道之證不多。周時專倡夏道者。墨子也。觀墨子所稱道。卽可以推知夏道。

莊子天下篇。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歷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蹠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

大抵尙同兼愛節用節葬之義。多由夏道而引申之。凡所謂聖王之法。疑皆夏時之法。以季經先王之玉爲禹例之可見

墨子節用篇上。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節用篇中。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

下葬工。輪車轆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

絺。夏服絺。綌。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

棺三寸。足以朽骸。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下。故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孫詒讓曰。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爲葬法。墨子所述。或卽夏法與。

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壘若參耕之畝。則止矣。

其忠於民。以實利爲止。不以浮侈爲利。外以塞消耗之源。內以節嗜欲之過。於是薄於爲己者。乃相率勇於爲人。勤勤懇懇。至死不倦。

節葬下篇。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廬山之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

此犧牲之眞精神。亦卽尙忠之確證也。夫人至不戀權位。不恤子孫。並一己之生命。亦願盡獻於國。民而無所惜。垂死猶欲教化遠方異種之人。其教忠之法。何如乎。後儒不知忠之古誼。以臣民效命於元首爲忠。於是盜賊豺虎。但據高位。卽可賊民病國。而無所忌憚。而爲其下者。亦相率爲欺詐叛亂之行。侈陳忠義而忠義之效泯焉。不可一睹。豈非學者不明古史。不通古誼之過哉。

夏道尙忠。復尙孝。章炳麟孝經本夏法說詳言之。

章炳麟孝經本夏法說。孝經開宗明義章曰。先王有至德要道。釋文引鄭氏說云。禹三王先者。斯義最宏遠。無證明者。山陽丁晏稍理。

其說猶未昭哲。予以鄭氏綜撮全經。知其皆述禹濟。故以先王屬禹。非憑臆言之也。禹豈不存。當以墨子爲說。墨子兼愛。孟軻以爲無父。然非其本。藝文志序墨家者流云。以孝視天下。是以尙同。孝經三才章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博愛即兼愛。天子章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疏引魏丘克說。以爲博愛。此即兼愛明矣。其徵一也。感應章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言有兄也。援神契釋以尊事三老。兄事五更。白虎通德論曰。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爲人子弟。藝文志序墨家曰。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此又墨家所述禹道。與孝經同。其徵二也。藝文志序墨家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孝經聖治章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是道相合。又祭法曰。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此則明堂宗祀。虞以上祀異姓有德者。其以父配天。實自夏始。宗禹者啟也。若禹即宗舜矣。然則嚴父大孝。創制者禹。其徵三也。及夫墨家之蔽。不別親疏。節葬所說。與喪親章義絕相反。要之同源異流。其本於禹道一也。其在墨子外者。左氏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異義引公羊說。殷川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是殷周無萬國。獨夏有此。孝經孝治章曰。故得萬國之懷心。以事其先王。此先王不指禹言自非夏法。何有萬國之數。其徵一也。周禮五刑各五百。爲二千五百章。曲禮曰。刑不上大夫。正義引張逸曰。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書呂刑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其書言五刑之屬三千。是則條律之數。夏周有殊。孝經五刑章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非夏法則不得此數。其徵二也。故以墨子明大義。以書禮春秋辨其典章。則孝經皆取夏法。先王爲禹。灼然明矣。

考孝字始見於虞書

堯典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而契之教孝。則在禹平洪水以後。虞夏同道。故謂先王爲禹。非鑿空之談也。章氏僅明孝經爲夏法。而未言孝之闢繫。愚按古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故姓多從母。自禹錫姓而父子之倫以正。娶妻不娶同姓。而夫婦之倫以正。自秦以降。雖多以氏爲姓。而男系相承。奔世不改種族之繁。即由於最初之別姓。非若東西各國近親爲婚。漫無區別。此夏道之有關吾國歷代之文明者一也。近世研究社會學者。謂社會之進化。當由宗法而進於軍國。吾國數千年。皆在宗法社會中。故進步遲滯。不知吾國進化實由古昔聖哲提倡孝道。孝之爲義。初不限於經營家族。如

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祭義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

皆非僅以順從親意爲孝。舉凡增進人格。改良世風。研究政治。保衛國土之義。無不賅於孝道。即以禹之殫心治水。幹父之蠱爲例。知禹惟孝其父。乃能盡力於社會國家之事。其勞身焦思。不避艱險。日與洪水猛獸奮鬪。務出斯民於窟穴者。純孝之精誠所致也。軍國之義。已非今世所尙。即以此爲言。亦非夏道所病。觀甘誓之賞於祖。

甘誓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

知戰陳之勇。正爲孝子所嘉。後世務爲狹義之孝者。不可以咎古人。而禮俗相沿。人重倫紀。以家庭之肫

篤而產生。鉅人長德。效用於社會國家者。不可勝紀。此夏道之有關於吾國歷代之文明者二也。世目吾國爲祖先教。其風實始於夏。嚴父配天。已見章說。宗廟之制。章未之及。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注世室者宗廟也。

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按之二記。則周魯宗廟多沿夏世之法。所謂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卽指其注重廟祭而言也。祭享之禮。其事似近於迷信。然尊祖敬宗。實爲報本追遠之正務。視其他宗教徒求之冥漠不可知之上帝。或妄誕不經之教主者。蓋有別矣。後世之於祭祀。因革損益。代有不同。而相承至今。無貴賤貧富。咸隆此祖祖之誼。雖僑民散處列邦。語言衣服。胥已變異。而語及祖宗之國父母之邦。廟祔墳墓之重。則淵然動其情感。而搏結維繫。惟恐或先。此夏道之有關於吾國歷代之文明者三也。

第十四章 洪範與五行

夏代有治國之大法九條。其文蓋甚簡約。流傳至於商室。商之太師箕子

史記宋微子世家太師少師注馬融曰太師箕子也。

獨得其說。周武王克殷。訪問箕子。箕子乃舉所傳者告之。是曰洪範九疇。亦曰鴻範九等。

書洪範維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斂。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殛。洪水。

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史記宋世家。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對曰。在昔鯀壅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洪範九等。常倫所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等。常倫所斁。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

雖曰天之所錫。初未言天若何錫之。所謂彝倫。即常倫。猶言常事之次叙。亦未嘗有何神秘之意義也。漢人始謂洪範出於雒書。

漢書五行志。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爲。虞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齊召南曰。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言圖書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故則之以畫八卦。即尙書本文。祇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不云錫禹以洛書。亦不云禹因洛書陳洪範也。以洛書爲洪範。始於劉歆父子。後儒遂信之。

雒書本文凡六十五字。

漢書五行志。初一日五行。次二曰蓋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

又謂爲神龜所貢

尚書大傳注。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

其說頗荒誕。又凡漢人說洪範者。以五行傳會人事。曰洪範五行傳。

尚書大傳有洪範五行傳。

漢書五行志。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向子歆言五行傳。又頗不同。

尤支離穿鑿。世因以此病洪範。實則箕子所述夏法。即所謂六十五字第以次數說。初未以五行貫串其他八疇。

卽箕子所陳九疇之解釋。

史記集解。孔安國曰。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惟五事庶徵相應。

史記宋世家。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

又庶徵。曰雨。曰暘。曰飢。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廩。一極備凶。一極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治。時暘若。曰知時。與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暘若。曰舒。常與若。曰急。常寒若。曰霧。常風若。

亦未指此五者與五行相應也。故洪範之中。有五。行。一。疇。非九。疇。皆攝於五。行。以五行爲洪範中之一疇。

而夏之大法彰以九疇皆攝於五行而夏之大法晦此讀經治史者所宜詳考也

漢代五行之說最盛近人病其支離穿鑿則欲舉古之所謂五行而並斥之援據荀子謂五行之說起於儒家

章句曰思荀子非十二子譏子思孟軻曰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楊倞曰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五常之義舊矣雖

子思倡之亦無損荀卿何譏焉荀子思作中庸其發端曰天命之謂性注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孝

經說曰此王制正義引是子思之遺說也古者洪範九疇舉五行傳人事義未彰若子思始著耳旁有幾何怪迂之士侈指其說以

爲據程世誼人自子思始宜哉荀卿以爲譏也章氏此說實未直以五行爲子思所創不過謂楊倞之說始

不知五行之見於經者自夏書始墨子明鬼篇嘗引之

書甘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墨子明鬼篇下然則始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駭於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

其命

此豈儒家所僞造乎按五行實起於黃帝

管子五行篇黃帝作五聲以政五鍾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

史記歷書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

或謂起於伏羲。

白虎通義伏羲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

其來甚久。至於夏代。因五行而起戰爭。則其特重五行可知。夏之大法首五行。箕子釋之甚簡。

洪範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

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伏生釋之。其義始顯。

尙書大傳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

明乎五行之切於人用。自知夏之大法首五行之故。徵之夏書。五行之物。皆利用厚生所必須。

左傳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文八

夏禹治水。益烈山。九牧貢金。徐州貢土。揚州貢木。以及稷教稼。而各州皆治田。卽當時六府之行政。六府之政行。而天下大治。故書曰六府孔修。有扈氏不修此六府。其民生國計之困乏可知。故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爲天子者不可以不討。此夏代之法。亦卽萬世之法也。

洪範五事。與休徵咎徵相應。其理頗深。解者不得其指。則以五行妖妄附會之。

洪。經。五。行。傳。載。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孽。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沍。水。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沍。金。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吝。厥。罰。常。興。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保。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病。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沍。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沍。水。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謬。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維。木。金。水。火。沍。土。鄭。注。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爲。之。傷。傷。則。衝。辟。來。乘。殄。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爲。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病。皆。祥。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爲。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爲。之。占。也。

實則五行之得當與否視一國之人之貌言視聽思心以爲進退雖不必以某事與某徵相配而其理實通於古今如今人以水旱之災爲人事不盡之徵苟一國之人治水造林各盡心力則年穀可以常豐反之則水旱頻年災害並作者其理與洪範所言何異洪範但言盡人事則得休徵悖其道則得咎徵未嘗專指帝王使誤認爲一人之貌不恭天卽爲之恒雨一人之言不從天卽爲之恒暘則此帝王洵如小說中呼風喚雨之道士如以國民全體解之則洪範之言正可以警覺國民使各竭其耳目心思以預防雨暘寒燠之偏充洪範之義雖曰今之世界休明科學發達咸由人類五事運用得宜亦無不可蓋利用天

然力與防衛天然力之變化皆人類精神之作。用其爲休咎無一能外於五事。世人日從事於此而不知洪範備言其理何哉。

五事之於休徵咎徵卽近人所謂因果律。人事爲因。而天行爲果。其言初不奇異。如老子謂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亦以人事不盡爲因。推言天行不順之果也。

洪範最尊皇極。蓋當時政體如此不足爲病。墨子主張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是之。天子之所非必非之。卽洪範所謂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之誼。然洪範一面尊主權。一面又重民意。如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馬融曰。承上極敷。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陳其言於上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等語。皆可見夏商之時。人民得盡言於天子之前。天子有疑。且謀及於庶人。初非徒尊皇極而奪民權也。以今日投票權例之。當時國事分爲五權。天子一人一權。卿士若干人。一權。庶民若干人。一權。龜一權。筮一權。五權之中。三可二否。皆可行事。庶民之權等於天子。如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是卿士庶民皆反對。而天子藉龜筮之贊成。可以專斷。又如

庶民從，違從，違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則天子卿士皆反對。而庶民藉龜筮之贊成，亦可以使天子卿士放棄其主張，而從庶民之說也。洪範之尊重庶民，若此，可以其行君主之制，遂謂爲專制乎？

庶徵一略，末段曰：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多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亦謂卿士當從民之所好，好風則以風，好雨則以雨，或各從所好，則同時分爲兩黨，如國民有好保守者，則卿士之保守黨從之，國民有好進取者，則卿士之進取黨從之，兩黨相切相剋，而政治遂得其中，此尤民主國家之法也。

第十五章 湯之革命及伊尹之任

君主世及之制，至夏而定，臣民革命之例，亦自夏而開。

易湯武革命。

然湯之革命，實爲貴族革命，暴君之命，而非平民革命，貴族之命，此治史者所不可不辨。夏祚四百年，嘗覆國者再，五觀之亂，則其宗室。

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太康荒縱自廢，居於斟鄩，昆弟五人，須於洛酒，忘大禹之命，以作亂，挺伐斟灌，故夏人作五子之歌，以致太康失邦，即古語所謂五觀之亂也。

羿浞之篡，亦爲貴臣。

左傳有窮后。注。羿有窮君之號。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后羿者。其先祖世爲先王射官。帝嚳封之於鉅。及有夏方衰。羿乃自鉅遷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左傳寒浞伯明氏之讎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以爲己相。

至於湯之伐桀。尤爲貴族代嬗之徵。湯之先祖。與禹同爲舜臣。相土及冥。世有勳業。積十四世之經營。

史記殷本紀。殷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

史記索隱。相土佐夏。功著於商。詩商頌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也。

禮記祭法。冥勤其官而水死。殷人祖契而郊冥。

國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

有數十國之歸向。

尚書大傳。桀無道。因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漢百諸侯聞之。歸之者四十國。

然後可以革夏政而撫夏民。故知吾國平民自古無革命思想。非貴族爲之倡。始勢不能有大改革也。

古書述湯伐桀之事者甚多。而書經僅存湯誓衆之詞。其事之首尾不具。卽以其文論之。似湯伐桀。迥非民意。義師之舉。純由威逼利誘而來。

湯誓。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

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雖師之用命與否。夏代例有誓詞。

甘誓。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

然既歆以大賚。又復恐以孥戮。此豈人人皆欲伐桀之詞氣耶。逸周書。孟子所言。則大異是。

逸周書。成。脫。湯將放桀於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携幼。奔國中虛。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於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徒於魯。魯士民復奔湯。

孟子。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不止。芸者不耨。誅其君。吊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来其無罰。

兩者相較。恐美湯者或非其實也。

唐虞以來。禮教最重秩敘。

書。皋陶謨。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鄭玄曰。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

庶民之去天子。階級甚遠。故雖有暴君昏主。人民亦敢怒而不敢言。非貴族強藩。躬冒不韙。無人能號召天下。然卽世有勳伐如湯者。亦必自白其非稱亂。此古人所謂名教之效。亦卽今人所謂階級之害也。夫

革命與稱亂。近似而實大不同。無論貴族平民。均當分別其鵠的。惡專制而倡革命。可也。惡階級而獎稱亂。不可也。湯之所以非稱亂者。以其非以己之私利私害圖奪桀位而力求有功於民也。

逸周書。殷祝。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

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太平御覽引此文。爲尚書大傳之語。

史記。既緇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汝。毋予怨。

觀其有國之後。爲民請命。其爲壹意救民。益可知矣。

墨子。兼愛下。湯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於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

湯之爲人民而革命。以伊尹爲主動之人。伊尹之爲湯用。古書說者不同。或謂伊自于湯。

墨子。尚賢中。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爲庖人。湯得之。舉以爲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莊子。庚桑楚。楚伊尹以胞人饋湯。

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據孟子萬章之說。是戰國時有此說。

或謂湯先聘尹。

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堯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史記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

而呂覽則折衷二說。

呂氏春秋本味。伊尹生空桑。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侏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侏氏喜。以伊尹爲媵。送之。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燔以燼火。釐以饒綴。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

要之伊尹之佐湯革命。實爲由平民崛起之偉人。故後世慕之。傳說其進身之由。各以己意增益之耳。漢書藝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當亦出於僞託。非尹之自著。尹之學說。惟略見於史記。

史記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師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而孟子推言伊尹之志事獨詳。

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驢。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

蓋尹之志願專在改進當時之社會。不但爲一己之權利。不爲成湯之權利。並亦不必推翻夏之政府。苟夏之政府能用其言。行其志。亦可以出於和平之改革。

孟子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

史記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

夏既不能用之。始不得已而佐湯伐夏。然其對天下負責之心。則不以夏室既亡而自懈。此誠平民革命者之模範。彼徒知破壞不務建設。或惟爭權力不負責任者。正不能妄比於伊尹矣。

伊尹之建設。當見於咸有一德伊訓諸書。今其文已亡。不可考見。惟逸周書載伊尹獻令。略可見其規畫。逸周書伊尹朝咸。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盧。滬深九夷。十蠻。越瀛。鬻髮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鞵。鰓之。晉。盤。厥。利。劍。爲獻。正南。甌。鄒。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瑋。瑋。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爾。耳。貫。胸。雕。題。離。身。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氍。毹。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約。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羗。犂。其。龍。東。胡。請令以纁。旄。白。玉。野。馬。駒。騊。駼。良。弓。爲獻。湯曰。善。

其後放太甲而代之行政。復歸政於太甲。尤爲人所難能。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外丙卽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

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同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

世或以竹書爲疑。

竹書紀年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

然太甲思庸。咎單作訓。其書雖亡。而序猶可見。

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爲孔傳曰伊尹作太甲三篇。漢丁既葬伊尹於亳。漢書古今人表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漢丁。

則伊尹事太甲。至沃丁時始卒。太甲何嘗殺之。卽劉知幾亦以爲事無左證。不信其說。

史通疑古篇汲冢書云太甲殺伊尹。伊尹見戮。並於正書猶無其證。

故論伊尹放太甲事。當以孟子之論爲歸。

孟子公孫丑曰伊尹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惟尹有一介不取之志。故能行此非常之事。伊尹者。洵吾國自有歷史以來最奇之一人物也。

第十六章 殷商之文化

殷商傳世年數說者不同。

史記三代表從湯至紂二十九世。

史記殷本紀集解譙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

要其自夏至周。實經五六百年。政教風尚。均大有改革。其傳於今之文字。較夏爲多。書之存者七篇。

湯誓 盤庚三篇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其佚而猶知其所爲作者。凡三十餘篇。

書序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

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慝。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伊尹作咸有一德。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囂。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咎單作明居。成湯

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伊尹作太甲三篇。咎單訓伊尹事。作洪丁。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其生於朝。伊陟

贊於巫咸。作咸。變四篇。大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於囂。作仲丁。河賓甲居相。作河賓甲。祖乙圮耿。作祖乙。高宗夢

得說。使百工貢求。得之傅巖。作說命三篇。祖己作高宗訓。

詩之名額十二篇。今之存者五篇。

鄭玄詩。宋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詩小序。那祀成湯也。烈祖祀中宗也。玄鳥祀高宗也。長發大禘也。殷武祀高宗也。

其鐘鼎之文。傳世至夥。

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載商鐘三。鼎二十三。尊十七。彝二十七。卣十三。壺六。爵三十三。觚四。解十四。角七。敦六。簋二。鬲四。五。二。區。二。盤二。戈三。句兵四。阮錄以文字有甲子等字者爲商器。故著錄最夥。吳大澂憲齋集古錄。則以甲乙等字爲祭器之數。多不標商器。然亦以商器文簡爲言。如亞形毋癸。未標商器。其跋語則謂商器文簡。多象形文字。見憲齋集古錄第七冊若以吳錄所載敦鼎諸器。分標商字。其數當更多於阮錄也。

而近世發見之龜甲古文。學者咸稱爲殷商文字。

羅振玉殷虛書契。卜文。考光緒己亥。聞河南之湯陰。發見古龜甲。其上有刻辭。翌年傳至江南。予一見。詫爲奇寶。又從估人之來自中州者。博觀龜甲。數千枚。選其尤殊者七百。并詢知發見之地。乃在安陽縣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湯陰。其地爲武乙之墟。又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諡十餘。乃恍然悟此卜辭者。實爲殷室王朝之遺物。其文字雖簡略。然可正史家之遺失。考小學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

故考殷之文化。較愈於夏之無徵焉。

商之異於夏者。教尙敬。前見尙質。

禮合文嘉質以天德。文以地德。殷撝天而王。周據地而王。
說苑修文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

色尙白。

檀弓。殷人尙白。大事數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

以十二月爲正月。

尙書大傳。殷以季冬月爲正。

歲曰祀。

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其授田入七十畝。前見其工尙梓。

考工記。殷人尙梓。

其廟制爲重屋。

考工記。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二尺。四阿重屋。

其封爵以三等。

白虎通。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

而其尤異者有三事。一曰遷國。二曰田獵。三曰祭祀。夏都安邑。未嘗遷居。竹書紀年稱桀居於其國。而商則自契至湯八遷。

史記殷本紀自契至湯八遷。劉恕通鑑外紀注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邱。湯居亳。四遷事見經傳。而不見餘四遷。胡克家

補注契始封商。昭明再遷砥石。三遷商。相土四遷商邱。帝芒時五遷殷。帝孔甲時六遷商邱。湯七遷南亳。八遷西亳。此蓋據竹書紀年。

湯所居之亳有三。

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湯既勝夏。立亳。今在河南建爲帝都。建東亳於商邱。西亳於商州。今在河南皆曰商邑。

其後諸王復不常厥居。

史記殷本紀帝仲丁遷於囂。亦作囂。今河南甲居相。內黃縣祖乙遷於邢。邢。今河南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

居。適五遷無定處。帝武乙立。殷復去亳。遷河北。

魏源書古微盤庚自邢遷亳。殷武丁又登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此數語武丁既沒。其孫武乙又去亳而遷於河北之朝

歌。

殷商貞卜文字考史記殷世家張守節正義言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五年。更不遷都。然考盤庚以後。尙遷都者

再。史記殷本紀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今本竹書紀年武乙三年。自殷遷於河北十五年。自河北遷於沫。此盤庚以後再遷之明

證也。但史記及竹書均言武乙徙河北。而未明指其地。今者龜甲獸骨。實出於安陽縣城西五里之小市。當洹水之陽。證以古籍。知

其地爲殷墟。武乙所徙。蓋在此也。

其遷居之原因。多不可考。惟盤庚之遷殷。略述其故。

盤庚上。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不常厥居。於今五邦。

盤庚中。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盤庚下。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

視利而遷。且適於山。山之利。殆卽田獵之利。仲丁遷隰。其地多獸。是詩車攻。擄獸於放。武乙好獵。至爲雷震。

史記殷本紀。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

殷之多遷都。實含古代游牧行國之性質。其謂諸帝因水患而徙者。未足爲據也。

書序。鄭注。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又祖乙居耿。後者修諸禮。土地迫近山。水嘗圯焉。至陽甲立。

殷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

殷之王室。遷徙無常。其侯國亦遂效之。如周詩所載。太王遷岐。文王作豐。武王都鎬。皆殷事也。吾讀諸詩。

想見其時。曠土甚多。豐草長林。初無居人。待新遷國者。經營開闢。

詩大雅。綿。周原膺膺。望茶如飴。迺疆迺理。迺宣迺畝。柞棫拔矣。行道兌矣。

皇矣。作之屏之。其蕃其翳。修之平之。其濞其洌。啟之辟之。其檉其柅。攘之剔之。其檠其柘。柞棫斯拔。松柏斯兌。

則殷王室之遷徙。亦由此而推知矣。

殷人之尙田獵。見於新出土之龜甲卜辭。

殷。商。貞。卜。文。字。考。卜。辭。中。所。貞。之。事。祀。與。田。獵。幾。居。其。半。

戊午。王。卜。貞。田。獵。往。來。無。咎。戊子。王。卜。貞。田。獵。往。來。無。咎。

王。田。獵。往。來。無。咎。壬辰。王。卜。貞。田。致。往。來。無。咎。丁卯。卜。貞。王。田。大。往。來。無。咎。癸未。卜。王。曰。貞。有。馬。在。行。其。左。射。獲。己未。卜。

以。貞。孫。豕。獲。逐。鹿。獲。貞。其。射。鹿。獲。(卜辭甚多。摘錄數條)

其後世如紂之爲沙邱苑。廣聚鳥獸。殆亦本其國之習俗而加甚耳。

史記。殷本紀。益收狗馬奇物。充偃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置焉。置其中。

周公稱文王不敢盤於游田。又戒成王毋淫於觀於逸於游於田。無逸見書即由以殷爲鑑。而動此反感也。

然詩之靈臺。尙誇鳥獸。

詩。靈臺。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

而逸周書載武王獵獸。其數之多。至可駭異。

逸周書。世俘篇。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鹿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豷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

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麋十有六。麇五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是皆夏商之際所未有也。

殷之尚獵蓋緣尚武之風自湯以來極重武力。

史記殷本紀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

詩商頌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故園制始於湯。

淮南子秦族訓湯之初作園也以奉宗廟群猜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

其後武丁復張殷武。

商頌捷彼殷武。

伐鬼方。

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服章多用翟羽。

通鑑外紀武丁時編髮來朝者六國自是服章多用翟羽。胡注服章句見通典禮五引古今注今本無此文

至於武乙且仰而射天。

史記武乙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名曰射天。

其世尚疆禦可想矣。

詩·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彌。又彌。多。

殷人之尊神。先鬼。孔子已言之。觀湯之征葛。以葛之不祀爲罪。

書序。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曰。何爲不祀。曰。無以共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無以共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

殆由葛伯主張無鬼。不以祭祀祖先爲然。而湯則以祖先教號召天下。故因宗教不同而動兵。戈其後之。以歲爲祀。亦以明其注重祀事。更甚於夏也。商頌五篇。皆祭祀之詩。讀那及烈祖諸篇。可推見其時祭祀之儀式。

詩·那。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

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賓。亦不夷憚。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詩·烈祖。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養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釐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鸛鷄。以假以享。我受命薄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商書亦多言祭祀鬼神之事。

盤庚上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盤庚中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不祥

高宗彤日典祀無豐於昵

微子今殷民乃捷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周之伐殷且以弗祀爲紂之罪狀

牧誓昏棄厥肆祀弗答

蓋殷以崇祀而興以不祀而亡此尤殷商一朝之特點也尙鬼故信巫而巫氏世相殷室

書君奭在大戊時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史記殷本紀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父祖乙立殷復興與巫賢任職

史記封禪書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梁玉繩謂巫咸非巫阮元謂巫咸爲世職以巫爲氏

重祀故精治祭器而鐘鼎尊彝之制大興

阮元冊父乙鼎跋周器銘往往有主呼史冊命某某等語商人尙質但書冊字而已子爲父作則稱父以十千爲名字商人無貴賤

皆同不必定爲君也○據此知商之鐘鼎獨多者以其君臣上下多爲祭器以祀先也

祭必擇日故卜日之龜甲猶流傳於今世此皆事理之相因者也

殷之風氣。既如右述。殊無以見其享國久長之故。吾嘗反復諸書。深思其時之情勢。而得數義焉。一則殷多賢君。故其國迭衰迭興也。史記之稱殷之興衰。凡十見。

史記殷本紀。維已立。殷道衰。大戊立。殷復興。河宣甲時。殷復興。祖乙立。殷復興。帝陽甲之時。殷衰。盤庚之時。殷道復興。小辛立。殷復興。武丁立。殷道復興。帝甲淫亂。殷復興。帝乙立。殷益衰。

與夏本紀之一稱夏后氏德衰者不同。周公以無逸勉成王。盛稱殷之三宗。

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

而孟子則謂其時賢聖之君六七作。

孟子自成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

足知殷之賢君。多於夏代矣。且商雖自湯以來。世尚武功。而其政術。則任賢而執中。

詩。長發。湯降不逋。聖敬日濟。鄭箋。湯之下土。尊賢若不競不綏。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孟子湯執中立賢無方。

非專偏於武力。至箕子陳述皇極。猶以剛柔互克爲言。史記所謂殷道。其在是歟。一則殷之興學盛於夏代也。據王制。殷有左右二學。

王制。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又有瞽宗。

明堂位。瞽宗。殷學也。

及庠序。

學記。黨有庠。術有序。庠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蓋虞名庠而夏殷承之。

孟子。殷曰序。

至其末造。周有辟雍。疑必殷有其制而周仿之。

詩。靈臺於論鼓鐘。於樂辟雍。○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是周之爲辟雍。實仿天子之制也。

雖其教法不可詳考。以說命之遺文證之。知殷人之講求教育及學術。遠有端緒。

文王世子。引說命曰。念終始典於學。

學記。引說命曰。惟黜學半。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風氣所被。私家之學亦興。

尚書。大傳。散宜生。閔天。南宮适三子者。學於太公。太公見三子。知爲賢人。遂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約爲朋友。○此雖殷季之事。然

私人從師受學。必不始於此。

商之多士咸知典冊

書多士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冊

粒食之民昭然明視

大戴禮少間篇成湯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於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於四海殷德小破乃有武丁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粒食之民昭然明視

故其文化盛於夏代而國家亦多歷年所焉

一則殷之民德純厚至帝乙以後始敗壞也殷之民風略見於盤庚三篇如

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慝出矢言 相時憺民猶言順於箴言

蓋殷民質直有不適其意者則直言之而顧恤箴規初不敢放佚爲非也說經者謂殷民奢淫成俗然亦僅據盤庚所謂亂政同位具乃貝玉及無繼於貨寶生生自庸數語而言未見其何等奢淫也其後周公述殷代風俗則自湯至帝乙時官民無不勤勞敬慎

書酒誥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懷柔哲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長相惟御事厥絜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迺於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與商頌之言相合。

詩殷武穰穰匪解不敢怠遏。

至紂時酗酒亂德。民俗大壞。

書微子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小民方與相爲敵讎。

殷始由之而亡。周既定鼎。殷民猶思恢復。周公憚之。屢加誥誡。惟願其安居田里。

書多士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甯幹止。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

書多方今爾尚宅爾宅。敗爾田。

又時時遷徙其居。分散其族。

書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江聲曰。由周而言謂之頑民。由商言之。固不失爲頑士。

左傳。周封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轄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是使之

職事於魯。封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鑄氏。樊氏。微氏。終葵氏。啟以商政。疆以周索。

蓋殷民悍直之氣。與其團結之力。固易代而不衰也。

第十七章 傳疑之制度

夏殷之禮文。獻無徵。無古書所言古代制度。多有莫知何屬者。漢晉諸儒解釋其制。往往託之於夏殷。謂

其與周代制度不合也。今以諸說合爲一篇。標曰傳疑之制度。

(一)九州之界域。爾雅九州。南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郭璞注。此蓋殷制。蘇轍行曰。郭云此蓋制殷者。釋文引李郭同。詩周召召南譜正義引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是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周禮異。故疑爲殷制。又曰。逸周書大匡篇云。三州之侯咸率。程真篇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勳於商。商頌云。奄有九有。毛傳。九有九州也。又云。帝命武於九圍。毛傳。九圍九州也。殷有九州。皆其證。

(二)封建之制。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玄注。此殷所因夏舊三等之制也。

(三)八州封國之數。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鄭注。此殷制也。孔穎達疏。此殷制也。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

(四)王畿封國之數。王制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土以爲閒田。鄭玄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周亦曰畿內。

(五)九州封國之總數。王制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鄭注。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

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未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

(六) 方伯連帥之制 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鄭注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司曰伯。夏及周皆曰牧。

(七) 王室之官制 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鄭玄注皆謂此殷時制也。

(八) 冢宰制國用之法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飨用三年之。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濫。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皮錫瑞玉制。箋案注疏不解冢宰。當是即以周官之冢宰解之。證以白虎通。則此經冢宰。必非周官冢宰。又引陳立白虎通疏證。定此冢宰爲殷之太宰。

(九)質成之法 王制天子齋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亦三官以其成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黃以周禮書通。故以尙書立政伏書夏傳戴記曲禮諸文參之。此蓋殷制也。夏重司空以司空公領司空。而上兼百揆。其司馬公領司馬。而又兼司寇。司徒公領司徒。而又兼秩宗。五官之職。以三公統攝之。是謂三宅。成湯因之。故書立政曰。三有宅。克即宅。此所謂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者。卽司徒司馬司空三公也。殷重司徒。故以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爲次。大樂正爲殷之宗伯。大司徒領司徒。亦兼宗伯。故大樂正之質。從大司徒。大司馬領司馬。亦兼司寇。故大司寇之質。從大司馬。大司空領司空。亦兼市。故市之質。從大司空。曲禮記殷官之制。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司士左傳作司事。蓋卽周之宗伯。此又謂之大樂正。於大司徒三官之外。又曰大樂正大司寇者。明五官之制也。市本小官。故不言。大特欲配下大司空舉之耳。大樂正大司寇市之質。必從於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者。明殷之五官亦如夏制。以三公統攝之也。司會爲冢宰之屬。冢宰卽太宰。曲禮記殷官制。天官太宰。不與五官分職。故此司會之質。別受於冢宰。不從於大司徒三官。至周乃以太宰與五官同分職。殷周制之別也。

(十)司空制地之法 王制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居民村。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音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皮錫瑞王制箋。案司空。依今文說當爲三公之司空。不當爲六卿之司空。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

主人。漢書百官公卿表同。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引別名記同。御覽引書大傳曰。溝瀆塞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論衡引書大傳曰。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爲民害。則責於地公。蓋司空一曰地公。正掌度地量地之事。此夏殷官制與周官六卿不同者也。

(十一) 司徒及樂正教民之法

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註。昏喪祭。鄉相見。明七教以興民德。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齊八政以防

淫。飲食衣服節。與別度量數節。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綏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

於庠。元日。習射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

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遠。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

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

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

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正義。熊氏以爲此中年舉者。爲殷禮。

又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鄭玄曰。此小學大學。殷之制。

(十二) 司馬官人之法

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

後祿之。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視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

上者不貳事。不移官。皮錫瑞王制箋案。今文家說。司馬主天。謂之大官。其位最尊。故進退人才皆由司馬。周官司馬專主武事。與此不同也。

(十三) 司寇正刑明辟之法

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辭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行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凡執禁以齊衆。不赦治。

(十四) 田里關市之法

王制。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圭壁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譏異言。鄭玄曰。古者謂殷時。孔穎達曰。此王制多是殷法。

右十四則。見於爾雅者一。小戴記曲禮者一。王制者十二。其謂爲殷制者。皆以其與周制不合。故用反證之法。以爲殷制。夫商頌之九圍九有。既未言其異於夏周。殷祝稱諸侯三千。何以九州僅容千八百國。其

餘諸制亦多可疑。盧植謂王制爲漢文帝博士諸生所作。鄭玄謂王制之作。在周赧王之後。其時距殷甚遠。固不待言。俞樾皮錫瑞謂王制爲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當亦未必盡棄周制而遠法殷商。劉師培纂中國歷史教科書。直以王制所云。悉屬殷制。使學者據以爲說。不復究其由來。則襲謬沿訛。其誤匪淺矣。愚意王制之言。自屬周秦間學者理想中之制度。第此等理想。亦必有其由來。今文家所謂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者。故非無見。茲列數證。以明其雖非完全殷制。亦可藉以推測殷代制度之梗概焉。

(一)諸侯國數。封建諸侯。自不能如布子於棋局。一一恰合其數。然殷末諸侯之數。似亦有一千七八百國。史記殷本紀。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逸周書世俘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懸國九十有九。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以此計之。已有一千五百餘國。其他豈無中立而不亡者。則謂殷之諸侯由三千而漸少至千八百國。亦理所宜有也。

(二)當時官制。史記殷本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是殷之尊官爲三公也。牧誓周官司徒司馬司空下。卽稱亞旅師氏。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與諸大夫有別也。當時周室之制。必與殷制相近。故解王制者。謂司徒司馬司空爲殷之三公。非傳會也。

(三)殷之重刑。商人先罰而後賞。前見故刑罰最嚴。多方曰。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利用勸。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

亦克用勸。以此言衡王制，則司寇之正罰明辟，似亦本於殷。且墨子稱湯有官刑，非樂篇荀子言刑名從商，正名篇刑名之嚴，殆自商始。王制以析言破律，亂名改作爲大罪，其以此歟？

(一)關市田賦之制 孟子殷人七十而助，助者藉也。與公田藉而不稅之說合。又稱文王治岐，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亦殷未之事。逸周書大匡篇，無粥熟，無室市，所謂粥熟，卽飲食，成熟者，所謂室市，卽室中各物皆取於市也。此殷之市禁行之於周者，特不如王制之詳耳。

大抵人類之思想，不外吸集蛻化兩途。列國交通，則吸集於外者富；一國獨立，則蛻化於前者多。三代制度，雖有變遷，而後之承前大都出於蛻化。卽降至秦漢，學者分別質文，要亦不過集合過去之思想，爲之整理，而引申，必不能謂從前絕無此等影響。而後之人突然建立一說，乃亦條理秩然，幻成一烏託邦之制度。故謂王制完全係述殷制，未免爲鄭孔所愚。而舉其說一概抹殺，謂其中絕無若干成分，由殷之制度紬繹而生者，亦未免失之武斷也。

第十八章 周室之勃興

夏商以降，史料漸豐。周之文化，爛焉可觀。周書四十篇，今存者二十篇。

周書目：泰誓三篇（今存而不全） 牧誓（今存） 武成 鴻範（今存） 分器 旅獒 旅巢命 金縢（今存） 大誥（今存）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今存） 酒誥（今存） 梓材（今存） 召誥（今存） 洛誥（今存） 多士（今存） 無逸

(今存) 君奭(今存) 成王征 將蒲姑 多方(今存) 周官 立政(今存) 賄肅慎之命 毫姑 君陳 顧命(今存)
畢命 豐刑 君牙 罔命 蔡仲之命 費誓(今存) 呂刑(今存) 文侯之命(今存) 秦誓(今存)

其逸者復存五十九篇

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注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書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序周書稱逸防說文繫之汲冢自隋書經籍志隋志之失先儒辨之不一而足無以別於逸尚書故宜復漢志之舊題也其書存者五十九篇并序爲六十篇較漢志篇數亡其十有一焉師古云其存者四十五篇師古之後又亡其三然晉唐之世書有二本劉知幾史通云周書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懿景不言有所闕佚與師古說殊唐書藝文志汲冢周書十卷孔叢注周書八卷二本並列尤明微也其合四十二篇之注於七十一篇之本而亡其十一篇者未知何代要在唐以後矣

其詩之存者三百篇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合爾頌故曰三百五篇

而他書之相傳爲文王周公所作以及史家所記諸子所述者尤夥較之夏商之文獻無徵不可同日而語也

周室之興基於農業此可以詩之生民七月公劉思文諸詩見之無俟深論公劉居豳之時僅有廬館宮室及公堂

詩·篇公劉于時廬族于豳斯館。

詩·七月上入執宮功。入此室處。蹟彼公堂。

至太王遷岐始大營城郭宮室。

詩·縣古公宣父陶復陶穴。未有室室。此知豳之盛也。宮室多近於土穴。乃召司徒。俾立室家。玆之歷歷。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

皆興。鼙鼓弗勝。適立臯門。臯門有仇。乃立應門。應門將將。適立冢土。戎醜攸行。

故周之開基。斷自太王。太王以前之世系。且不可深考。其事迹更茫昧矣。

周曆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

梁玉繩史記志疑。契十三傳爲湯。稷十三傳爲王季。則湯與王季爲兄弟矣。而禹契稷三聖。共事堯舜。禹十七傳至桀。湯三十七傳至紂。二代凡千餘年。而稷至武王纔十六傳。歷夏商之世。武王竟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其誰信之。

太王之遷岐。詩不言其何故。但述其走馬而來。

詩·縣古公宣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疑殷商時多行國。故擇地而遷。行所無事。而諸書言古公避狄。其言至有理想。

通鑑外紀。黃育狄人來攻。古公事之以皮幣大馬珠玉菽粟財貨。不得免焉。狄人又欲土地。古公曰。與之者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古公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亡民也。耆老曰。君不爲宗廟乎。公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夫有民立君。將以利之。與人之

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以其所養。害所養。吾不忍也。民之在我與在彼。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哉。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杖策而去。率其私屬。出幽。渡漆沮。躡梁山。邑于岐山之陽。始改國曰周。幽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舉國扶老携弱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旁國聞其仁。亦多歸之。古公乃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頌其德。補注此孟子淮南子道藏訓莊子讓王何齊大傳史記周本紀詩大雅麟毛傳文何

以之較今之持國家主義。殺人流血。無所不至者。相去遠矣。
殷商之世。教育發達。見前其人才多聚於周。而周遂勃興。

此如西漢之季。王莽興學。而其人才爲東漢之用之例。蓋殷商新漢。皆帝王家族之分別。而一國之人。不限於一時代也。

觀周書史記之言。周實多得商之人才。

君夷。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讒叔。有若閑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
史記周本紀文王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太顛閔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下至陶冶柯匠之徒。亦爲所用。

逸周書文酌篇十二來一弓。矢歸射。三輪四輿。歸御。五鱉六魚。歸蓋。七陶八冶。歸範。九柯十匠。歸林。十一竹十二章。歸時。
故周之士夫野人。咸有才德。

詩·械·機·奉·璋·戲·髦·士·攸·宜·

詩·免·置·蕭·肅·免·置·桡·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干·城·

詩人但美歸於文王后妃之化。尙未推見其遠源也。且殷周之際。不獨男子多受教育。卽女子亦多受教育者。如周之三母。

列女傳。周室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姬。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台氏之女。太王娶以爲妃。貞訓率導。靡有過失。史記正義引此文作中事太

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洎于家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面誦百。太姬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姬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姬。思媚太姜太任。且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姬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史記周本紀。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

當皆受殷之侯國之教育。非受教於周者也。周之婦女。被后妃之化。亦能賦詩守禮。其時女子教育之盛。可知。

詩·汝·墳·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愁·如·調·飢·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鱗·尾·王·室·如·鸞·雖·則·如·煙·父·母·孔·迺·

小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詩。行。驚。厭。退。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墻。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小。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與。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列女傳。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憊於王事。乃作詩曰。魴魚賴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以不正。夫家輕禮達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二南之詩。多言婦人女子之事。然不知其爲女子自作。抑男子爲女子而作。此二詩。則毛詩魯詩劉向治魯詩皆以爲女子自作。故引以證其時婦女能文。

男女貴賤皆有才德。故其國俗丕變。虞芮質成。相形而有慚色。

詩。蘇。虞。芮。質。厥。成。文。王。驟。厥。生。毛。傳。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咸。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此周室代商最大之原因。故知雖君主時代亦非徒恃一二聖君賢相即能崛起而日昌也。雖然周之興固由民德之盛而文王周公繼世有才德亦其主因之一文王之德見於書者如

書康誥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寡庶庸祇威顯民

書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烝黎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見於詩者如

詩文王程程文王於緝熙敬止

詩大明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皆可見其人立身處事處處敬慎之狀周公之性質殆最似文王其戒成王康叔召公及殷之士民無在不含有戒慎恐懼之意合觀詩書諸文其原因蓋有三端

一則唐虞以來相傳之道德皆以敬慎爲主如皋陶謨稱慎厥身修兢兢業業商頌稱溫恭朝夕聖敬日躋之類皆從收斂抑制立論似吾國國民性自來以此爲尙與西人之崇尙自由發展者正相反對文王周公受累世之教育秉國民之同性故其言行若此

一則歷史事迹多可鑑戒陳古刺今時時危悚如召誥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之類

皆以前人之不德爲後人之鑑戒。故文王周公之敬慎，卽夏殷末造之君臣放恣縱肆之反感也。一則自古以來，寅畏天命，常以戒慎恐懼爲事。天引年之法，如商頌稱上帝是祇，帝命式於九圍，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之類，是商人之心理也。文王周公承受此說，益以天命不常爲懼，故昭事上帝，必矢之以小心。後世儒家道家墨家畏天，法天事天之說，皆本於此。周之書詩言天言上帝者，指不勝屈。其淵源甚遠，並非後世儒者假稱天命以恐嚇帝王。蓋自古相承之說，君相之賢者時時以此自勵自戒也。綜觀詩書之文，雖似含有宗教之意，而以天爲勉勵道德之用，非以天爲恐嚇愚民之用，亦與宗教有別。

文王周公之學，以易之卦爻爲最邃。

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卽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

周易正義：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

蓋伏羲畫卦之後，累世相傳，有占卜之書。至文王時，乃演其辭而名爲易。

繫辭：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此可見從前不名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是周之書名爲易以前，之連山歸藏不名易也。

易一名而含三義。

鄭玄易贊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

有聖人之道四。不專爲卜筮之用。

繫辭。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

故爲吾國哲學書之首。夫以哲學家主持國政。是實吾國之特色也。

謝元量中國哲學史。希臘柏拉圖著新共和國。謂當以哲學者宰制天下而出政教。蓋僅出於想望。非謂必可見諸實事也。獨吾國自

義農以來。以至堯舜。皆以一世之大哲。出任元首。故在中國歷史中。爲治化最隆之世。後世靡得而變焉。○按伏羲僅畫卦。象。無文

字。堯舜僅修道德。亦無著作。以哲學家宰制天下者。惟文王周公耳。

周公自稱多材多藝。

書金縢。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尙書大傳稱其制禮作樂。

尙書大傳。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

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爲政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

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維。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其於詩。有七月鷓鴣常棣時邁諸篇。

詩小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鴟鵂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鵂焉。

周語周文王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閭於牆外禦其侮。據此是常棣時邁二詩爲周公之作以時邁爲周文公之頌度周頌諸篇多出於周公特無實言之者耳。

他若春秋凡例。

杜預春秋左傳序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正義言發凡五十皆是周公舊法。

爾雅釋詁

劉歆西京雜記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揖進廣雅表昔在周公續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勳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陸德明釋文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

其著作之多前此所未有也。

三教改易至周而尙文見蓋文王周公皆尙文德故周之治以文爲主其禮樂制度具詳後篇茲先述其尙文之意周之伐商既大用武力。

史記周本紀武王至於商郊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逸周書克殷篇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

又伐諸國征四方。

逸周書世俘篇。呂他伐越戲方。侯來伐靡集于陳。百弇伐衛。陳本伐磨。百章伐宣方。新荒伐蜀。百章伐厲。武王遂征四方。凡惡國九十有九國。歲靡儲有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

周非不尚武也。比天下大定。始以觀文匿武爲大政方針。

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先王之於民也。懲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則利害之難。以文修之。佚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又倉葛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烈。匿文不昭。

其文教以禮樂爲最重。樂記述其命意。略可推見當時之政術。

樂記。濟河而西。鳥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鉞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饋。執爵而饋。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夫倒載干戈。鉞藏車甲。似乎弭兵止戈矣。然散軍郊射。冕而總干。仍以武事寓於文事之中。蓋明示人以右文而陰教人以習武。卽所謂觀文而匿武也。周公教成王立政。以詰爾戎兵爲言。

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而巡守告祭之頌。則稱戡干戈。櫜弓矢。

詩。時邁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小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其心蓋深知武備國防之不可廢。而開國之初。提倡尙武主義。則強藩列辟。日日稱戈。其禍將不可止。不得已而爲折衷之法。務以文化戢天下人之野心。其旨深矣。

中國文化史

第一編

第十九章 周之禮制

周之文化以禮爲淵海。集前古之大成。開後來之政教。其著於典籍者。雖經秦火。所存猶夥。漢藝文志具存其目。

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周官經六篇。

後世以十七篇之經爲儀禮。六篇之周官爲周禮。

荀悅漢紀。劉歆奏請周官六篇列之於經。爲周禮。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劉歆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

晉書荀崧傳。崧上疏。請置鄭儀禮博士一人。儀禮之名始見于此。

其古經五十六卷。自十七篇外。謂之逸禮。

孔穎達禮記正義。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案七字當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漢書

云三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

而周官復亡一篇。

經典釋文序錄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贖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

治周史者得周官五篇。禮經十七篇。及漢世大小戴所傳之逸經古記。可以推見有周禮制。討論其國家社會組織之法。與掇拾夏商典制。僅能髣髴於萬一者。迥乎不同矣。

雖然。此諸書者。自漢代流傳至於今日。固爲至可寶貴之史料。而其書爲何時何人之作。則異說殊多。或謂禮經周官皆周公所作。

賈公彥儀禮疏序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

又序周禮廢興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秘而不傳。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時衆儒並出。其排以爲非是。惟歆獨識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於斯。

或謂儀禮爲孔子所作。

皮錫瑞三禮通論周禮儀禮說者以爲並出周公。案以周禮爲周公作。固非。以儀禮爲周公作。亦未是也。禮十七篇。蓋孔子所定。檀弓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據此。則士喪出於孔子。其餘篇亦出於孔子可知。

或謂周官爲末世潰亂不驗之書。及六國陰謀之書。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潰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

獨覽春秋。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頌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

故近人以儀禮爲儒家所創。謂之爲種種怪現狀。種種極瑣細的儀文。而周禮之爲僞書。更不措意。按禮非制於孔子。章氏駁皮氏書具言之。

章炳麟孔子制禮駁議五十六篇。皆周公舊制。記言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者。謂舊禮崩壞。自此復著竹帛。故言書。不言作。喪服禮兼上下。又非士喪之篇。文不相涉。記檀弓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三年之喪。亦以久矣。夫言其久不行也。若自孔子始作者。當云三年之喪。創法自我。不可以責未聞者。何乃言久不行耶。記檀弓又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然則自斬衰三升。子至總麻十五升。抽其半。其爲精粗異度。繁碎亦甚矣。獨有制禮自上。民胥效之。故織任之家。素備其式。假自孔子制之者。縱令徧行魯國。自適士以至府史。胤族猶當萬數。倉卒制之。何由得布。若不自置邸店。親課女紅。布縷既不中程。則衰無以當物。唐爲文具。將安設施。此則自衛反魯。五年之中。專爲繞人賈販。猶懼不給。固無刪述六經之暇矣。又若制禮防於孔氏。冠昏朝聘以及祭享。其事猶多。哀公不以問孔子。獨問士喪。孔子又本不士喪禮。待哀公問然後發之。君則失偏。臣則失缺。其違於事情遠矣。即若是者。禮記曾子問篇。孔子自說從老聃受禮。甯知今之禮經。非老聃制之耶。墨子節葬非儒。以是專責儒者。此由喪禮廢缺。獨儒者猶依其法。故名實專歸之。古者刑書本無短喪之罰。故得人人自便。弗可禁止。非直晚周也。漢世電錯翟方進爲三公。遭喪猶不去官。若以周公時未有喪制。故晚周無三年服。漢世士禮既行。何以持服者寡乎。見晚周無持齊斬者。即云喪禮自孔氏制之。見漢世無持齊斬者。復可云喪禮自二戴制之邪。

其儀文、度數之中所寓之精義，則戴冠婚喪祭諸義發揮最爲透闢。其坊民淑世，非若希臘教、儉羅馬獸之野蠻也。今世縱不能行其法，不當文致爲儒家之過而詆毀之。觀韓愈之論，則知所折衷矣。

韓愈論儀禮，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

周禮之制度，多與他書不同。故攻擊者尤衆。然前人之攻擊之者，亦多認爲周制。

毛奇齡周禮問周禮一書，出自戰國，斷非周公所作。予豈不曉。然周制全亡，所賴以畧見大意，祇此周禮儀禮禮記三經。以其所見者雖不無參差，而其爲周制則尙居十七。此在有心古學，方謹衛不暇，而欲迷絕之，則餘羊盡亡矣。

皮錫瑞禮經通論，孔子謂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皆有損益。樂記云：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是一代之制度，不必盡襲前代。改制度，易服色，殊徽號，禮有明徵，非特後代之興，必變易前代也。卽一代之制度，亦歷久而必變。周享國最久，必無歷八百年而制度全無變易者。

三禮所載皆周禮也。禮經十七篇，爲孔子所定。其餘蓋出孔子之後。學者各記所聞，而亦必當時實有此制度，非徒憑空撰造。

以其非有來歷，斷不能冥思臆造，創爲此等宏綱細目之書也。周秦西漢著書者多矣。孔孟管墨商君荀卿以及董仲舒劉歆輩，皆有意於創立法制。今其書之存者，或第言立法之意，或粗舉治國之方，無一書能包舉天下萬事萬物，一一爲之區分條理，而又貫串聯絡，秩然不紊。如周官者，後世之六典會典等，以有周官爲之模範，故易於著手。然猶不能及其精微。學者試思爲周官者，當具何等經驗思想，學力而後。

能成此書乎。古今中外政治家哲學家著書立說大都徒託空言。不能見之於實行。然學者稱舉其說。猶許其代表一時代之文化。故周官之說。即令未嘗實行。僅屬於一個人之理想。然此一個人之理想。產生於此時代。已足令人驚詫。矧其官守法意。降至春秋戰國。猶多遺迹可尋乎。汪中作周官徵文。以逸周書穆王作職方爲證。

汪中述周官徵文。或曰。周官周公所定。而言穆王作職方何也。曰。賦詩之義。有造篇。有述古。夫作亦猶是也。召穆公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之詩。則述古亦謂之作。詳職方大司樂二條。知周官之文。各官皆分載其一。以爲官法。故每職之下。皆繫曰掌。而太宰建之以爲六典。則合爲一書。穆王作之。特申其告誡。俾舉其職爾。

則此書實成康昭穆以來王官世守之舊典。以之言西周之文化。固非託古改制之比也。

儀禮十七篇。所言者爲冠婚喪祭射鄉朝聘八目。周官則經緯萬端。茲擇其要者。以次列舉於後。

第一節 國土之區畫

國土之區畫分左之四種。

(一)九州 九州之區畫自古已然。而周之區畫兼研究其民物之專利。其調查統計。蓋較禹貢爲詳。

周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潁。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

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榮洛。其浸波澨。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濟。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嶓冢。其澤藪曰絳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糞土。其川河濟。其浸薶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摩池。其浸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禹貢專言貢物。猶專爲王侯立法。職方注重民利。則周代重民之證也。

(二) 畿服。畿之制。亦沿於古。惟商時猶僅五服。見於書曰至周而斥大之。爲九畿。亦曰九服。

周官大司馬以九畿之制。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甸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其地之廣袤。參考劉師培古代要服荒服建國考。見丁未年國粹學報章炳麟封建考。可得其概。

(三)封國。周之封國。爲說經家聚訟之要點。然其國境大者不過後世之一府。小者乃等於州縣。無足異也。

周官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大小相維。

(四)王畿之區畫。王畿方千里。四面各五百里。節次分之。其名甚多。

周官載師以廩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鄭注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賈疏自百里以至邦國。分爲五等。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疆。畿外邦國。

郊有六鄉。甸有六遂。其制詳後。

周官一書。雖不過官制官規之性質。然六官之開端。皆以治地爲言。

周官天官冢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皆同。賈疏六官皆有此敘者。欲見六官

所主雖異。以爲民極是同故也。

故觀周官可知其時所最重者。實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之事。右列之區畫。散見於諸官者。似徒爲此繁複之名數。而無益於政治。然觀其對於版圖測量土壤民物。一一經畫研究。則知周之治地。非徒注意於名數而已也。周之版圖大別有三。

(一)總圖 其圖蓋具全國之形勢。兼注明其民族物產者。雖其文未言圖中符號比例若何。然其有比例符號。殆無可疑。如

周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圖。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職。方氏。以天下之圖。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以叙其財。

其圖有廣輪之數。且有九穀六畜之數。則不但有比例。兼似附有物產統計表矣。周之官吏。據此等圖表。以經畫天下。其非空言可知。

(二)分圖 其圖殆如今之一縣一鄉之圖。可據以決獄訟。且可以定各地之形體。視總圖尤有實用。如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

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

縣鄙形體。據圖以造。則其規畫非徒理想。而必按照各地毗連之形勢。審慎出之。又可知矣。

(三)專圖。其圖各以一事一地爲之。不涉他地他事。如

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凡八掌金玉錫石之地。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圖而授之。

據此知周代官府地圖之多。地治之精密。實基於此。然徒觀地圖。無以知地之方位氣象。則測量尤繪圖之先之所重矣。周之諸官掌測量者如

周官司土。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

其法可與考工記參觀。

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縣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

朝夕測日。夜則測星。既辨方位。兼審土宜。其建邦國都鄙之慎重。若此。於地事似已盡心爲之矣。然司徒猶有土會土宜土均之法。正不止土圭一法也。

周官司土。徒以土會之法。鄭注會辨五地之物生。群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

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穀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菜物。其民智而辨。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羴物。其植物宜散物。其民豐肉而膚。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賦。以令地貢。以敘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分析土壤。剖辨物種。而民生國政。於是乎定。蓋人民猶建築物。土地則其基址。基址未能辨別。建築物無從著手。周之施政。注重地治。其條理精密。若此。此固前古所無。抑亦漢唐迄今所未能逮也。世人謂吾國研究地學。始於裴秀賈耽等人。然觀晉唐諸史之言。其於周官之制。殆不過萬分之一。故吾國文明。在周實已達最高之度。嗣又漸降而漸進。至今則古制漸滅殆盡。而後羣詫域外之文明。試即周代治地諸法思之。得謂其時無此事。實而一人撰造偽書。乃能穿穴諸官。使一一相應。若此耶。

第二節 官吏之職掌

國家社會未達無治主義之時代。行政官吏在所必設。設之則必有階級等差。此天下萬國所同也。吾國歷代官制。雖時有變遷。而其源大都出於周官。故周之設官分職。亦爲治史者所必措意。周之官吏分朝命及辟除二途。

周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冠。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大抵自一命爲正吏。至六命賜官。爲卿、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等。六命之上。則諸侯之等級。其辟除或給繇役者。曰府。曰史。曰胥。曰徒。

周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箴以治敎。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天官。注。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徒皆民給繇役者。胥有才知。爲什長。

官制之大綱分爲六屬

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養萬民。以懷遠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諸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主百物。其官數凡五六萬人。

杜佑通典。周內官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內六萬一千三十二人。

沈彤周官疏田考。六官凡五萬九千三百餘人。

其治之咸以典法

周官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正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經邦治。八曰官法。以正邦治。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典法施於太宰。而掌之者復有諸官。

周官太宰。正月之吉。乃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於官府。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小宰。正歲率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太史。掌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內史。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匡人。掌達法則。匡邦國。大行人。十有一歲修法則。

據此。則周官所載。特其大綱。而所謂典法者。必更有詳密之條文。正者。存於太宰。貳者。散在諸官。其有不信。則考諸太史。非一二人所能以意爲出入高下也。諸法之中。不可殫舉。第就官聯一法觀之。即可知其

立法之精密

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弛救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宋王與之周禮訂義王昭禹曰：古者軍將皆命卿，而師旅卒長之屬皆下大夫士掌其事。大司徒大軍旅以旅致萬民，治其徒旅之政令。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亦帥其衆庶。鄉師大軍旅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大司馬及戰巡陳臨事而賞罰。若此類皆軍旅之聯事。太宰掌九貢九賦，而大府司會司書之類亦掌之。所謂斂也。鄉大夫國中貴者之類皆舍征，而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亦掌之。所謂弛也。凡此類皆斂弛之聯事。非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六者之大事，餘皆小事也。若膳夫之官有庖人亭人內外饗之類，通職聯事。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皆小事也。

於組織之中，寓互助之意。既以泯其畛域，且使互相監視，不使一機關獨斷一事，而遂其營私舞弊之謀。此研究法治者所最宜留意者也。

周之官府最重會計

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買賣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以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月終，則以官府之敍受羣吏之要。賁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

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治不_レ時羣者以告而誅之。

司會羣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若職。歲凡上之賜予。以叙典。職幣授之。及會以式法贊逆會。

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三歲又有大計。

周官司書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

其出入皆有式法。四國之治無不周知。故官吏皆知尙廉而畏法。非若今之武人外吏橫攬財權。中央莫敢誰何。一任其貪黷恣肆。而惟恃借債以填其欲壑也。

第三節 鄉遂之自治

周官之精義莫達於鄉遂之制。鄉遂者直隸於天子而自治之制之區域也。王城爲中央政府。王城之外郊甸之地。卽自治之地方。外此則爲公邑家邑小都大都。又其外則諸侯之國。故周代政治爲諸侯之

模範者。惟鄉遂二區。以鄉遂例天下。則天下之大。咸可以鄉遂之法施之。孔子觀於鄉。知王道。以此也。
禮運孔子曰。我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鄉遂之組織。法同而名異。

周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

周官。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鄕。五鄕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

其官多由民舉。而受天子之命。其職等於王官。而爲地方自治之領袖。

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二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鄕長。每鄕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總計其數。六鄉萬五千比。則爲比長者萬五千人。六遂萬五千鄰。則爲鄰長者萬五千人。推而上之。閭胥里宰各三千人。族師鄙師各七百五十人。黨正鄙師各五百五十人。州長縣正各三十人。合鄉遂大夫十二人及鄉老三人。凡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五人。以方四百里之地。十五萬家之民。設三萬七千八百有奇之自治職。此民治之極軌也。

周代鄉遂之官。各有專職。然周官之文。有詳此略彼。而可互相證者。如

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

遂大夫不言受法施教之事。似鄉大夫掌教育。而遂大夫不掌教育者。實則遂鄉相等。鄉官之職所載者。遂官亦行之。遂官之職所載者。鄉官亦行之。特文有詳略。以避重複。故似職務不同。讀周禮者。當知其互文見義也。

鄉遂之官所掌之事。可分六項。

(一)曰校比。周有邦比之法。猶今所謂調查也。六鄉六遂人畜車輦旗鼓兵革以及田野稼器。無一不需調查。故有邦比之法。登載其多寡高下焉。

周官閭胥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

族師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鄧長以時校登其

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

黨正以歲時澂校比。鄙師以歲時數其衆處。察其廢惡。而誅賞。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以歲時入其書。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

舍者。

州長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替鄉大夫廢興。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與州長之職相同。

蓋常時之比。閭胥里宰掌之。四時之比。族師鄧長掌之。黨正涖之。鄉大夫遂大夫登其數於書。而入於司徒。至三年大比。則州長縣正掌之。而鄉遂大夫與其賢能焉。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遂大夫三歲大。則帥其吏而與配。

觀此。則知鄉遂之官。於其所治之地。無一事。一物。不調查。清析登錄。詳明。而凡百政治。均由此而興矣。
(二)曰法治。周代政治。以法爲本。自王公至庶民。無不囿於禮法之中。故時時教民讀法。全國之法。歲首懸於象魏。縱民觀覽十日。

周官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

而鄉遂諸官。則時時教民讀法。

周官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征。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若。春秋祭酺亦如之。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酺亦如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

大抵州長屬民讀法。黨正以下率民讀之。黨正屬民讀法。族師以下率民讀之。雖非各自爲政。要其一歲中讀法之時。殆不下十五六次。六遂之官。不言讀法。以鄉官例之。當亦與鄉無異。鄉遂之民。無人不熟讀。

法令自無干犯法紀之事。此豈空言法制而一般人民尙不知現行之法爲何物者所能比哉。

(三)曰教育。司徒爲教官。所掌自治地外卽以教育爲專職。其教育之目。凡十有二。

周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虺。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忘。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蓋無一事不含教育之性質。不專恃學校教育也。然以鄉官所有學校推之。其學校之數之多。亦非後世所及。鄉官所屬黨州皆有序。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

六鄉百五十黨。則百五十序。三十州則三十序。總計學校已百八十。合六遂而計之。則三百六十矣。其鄉之學。雖不見於周官。以儀禮行鄉飲酒之禮於庠證之。則州黨之外別有鄉庠也。鄉學之教曰鄉三物。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異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遂大夫復兼教稼。

遂大夫掌其遂之頒令以教稼穡。

則文化教育而兼職業教育矣。

(四)曰聯合。周代人民雖無社會之名而有聯合之法。觀族師比長諸職之文。知其人民之互相扶助。決非獨居子立。各不相謀者之比。

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伍爲聯。四閭爲族。八族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比長。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辜奇義。則相及。里宰。以歲時合耦於勸。以治稼穡。趨其耨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鄰長。掌糾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

受職待令。既須聯合。奇袤相及。則並行爲容狀。皆使一律而無所歧異。而人民徒知束身自愛者。亦必知勸戒他人。以共勉其羣德。此尤自治之精神所在。非如此不能去社會之害。而扶植善類也。

(五)曰作民。周代人民對於國家之義務。均須負擔。其期日掌於均人。

均官。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

其年齡定於鄉大夫。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而徵集之事。則鄉遂諸官任之。凡有徵集。名曰作民。

周官州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鄙師凡作民。則掌其戒令。鄧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師田行役。各歸部伍。蓋州黨鄧之長。最爲親民。平時服其教訓。有事聽其指揮。使之作而帥之。自無隱匿逃亡。詐欺違犯之弊。古代無養兵之款。無工程之費。一切皆取於民。人民各甘盡其義務。初無推諉怨叛者。以鄉遂之制。至精且密也。故不行地方自治之制。不能徵兵。不能加賦。不能舉行地方一切工程。可以周制斷之矣。周之人民。不但各有義務。復有對於國家之權利。其時雖無所謂議院。然國有大事。必諮詢之。

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繫謀。

是人民對於國事。胥有發言之權矣。州長職文。僅稱作民帥致。不及大詢之事。而鄉大夫之職有之。

鄉大夫有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而致於朝。

鄉民得備諮詢。遂民宜亦同之。鄉遂之民。家出一人。卽十五萬人。勢不可悉致於朝。其曰帥其鄉之衆。寧

殆先徵求其意見而致其欲發言者於朝政衆寡之數不定也。

(六)曰徵斂。周制鄉師掌六鄉之賦貢。遂師掌六遂之賦貢。皆王朝之官也。然閭里之官亦自掌徵斂之事如

里宰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是卽鄉官掌徵斂之證。里宰職等閭胥。里宰既徵斂財賦。閭胥當亦同此例也。鄉師鄭注。備言比閭族黨所共之器。

周官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鄭玄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爲之。祭器者。饗饔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爲之。喪祭者。夷斃素俎。揭豆。鞶帨之屬。族師主集爲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爲之。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爲之。吉器者。閭祭器。凶器者。族喪器。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爲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

據此知州閭族黨凡有公共之事。則爲師長者徵集其器。用於所轄之民家。以近事則比爲則所謂器用。卽後世之自治經費也。後世萬事非錢不行。故未事而先籌經費。周代雖行錢幣而鄉黨公事第徵器而不徵錢。故無所謂經費。學者能知此意。則知古代人民擔負自治經費。故亦甚重而爲之領袖者皆須任徵集措置之勞。後世惟地保圖董等爲縣官徵租而一切公益之事皆不之顧。浮慕西法者則謂西人能

自治而中國則否。解經者又不通此意。豈非厚誣古人哉。

六者之外。尚有祭祀喪祀昏冠飲酒諸事。鄉官詳言之。而遂官不言。以鄉比遂。殆亦同也。又如

鄉大夫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州長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黨正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族師歲終則會政致事。

而六遂復不詳言。惟遂大夫鄙師及之。

遂大夫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鄙師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蓋皆詳略互見也。人民之事。既多。鄉遂諸官所掌。自必繁瑣而易於淆雜。一歲既終。使之層遞稽核。以備考績。則其人自不敢曠職。而有所欺隱。今之提倡自治者。但知組織人民。監督官吏。而人民集合之團體。其侵污欺隱。亦無以異於官吏。而立法者。初不爲之防制。使如周之會政致事。事以清白昭示於衆。亦何至使人民藉口於自治之不如官治哉。

第四節 授田之制附兵制

周之田制。凡三種。一畫地爲井而無公田者。一畫地爲井而以其中百畝爲公田者。一不畫井而但制溝洫者。

(一)畫地爲井而無公田者。

周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鄣。四鄣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注：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玄謂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見有一見有再見，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

按兩鄭注均依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楚薳掩書土田之法，以釋周禮薳掩之法。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潏，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正義引賈逵說曰：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潏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沃衍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據此知古之井田，第施於沃衍之地，其餘分爲八等，各以井田爲標準，非謂遍地皆井田也。周官明云井牧，鄭氏明云通率二而當一，是其標準依井牧而定，而凡山林藪澤之類，初不盡區爲井也。又按周官此文僅云九夫爲井，未嘗言其中一百畝爲公田。

(二) 畫地爲井，而以其中公田爲公田者。

公田之制，周官未言。惟詩大雅大田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據以爲周有公田之證。又申言其制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考工記注鄭玄曰。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孫詒讓曰。鄭以孟子證邦國有公田。說未確。周之邦國亦稅夫。不制公田。與畿內同。公田雖爲助之正法。而據夏小正。則夏時或已有此制。蓋其由來甚久。九服之中。輒索不同。容有沿襲舊制而未能盡改者。先王以俗敦安。不必強更其區畛。故周詩有公田之文。此亦如左定四年傳所說康叔封衛。啓以商政之類。非周邦國必制公田也。

(三)不畫井而但制溝洫者

周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按此制與考工記不同。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畛。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

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曰。按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說。其後鄭康成註周禮。以爲周家之制。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是也。都鄙用助法。九夫爲井是也。自是兩法。朱子亦以爲遂人以十爲數。匠人以九爲數。決不可合。然嘗考之。所謂野九一者。乃授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蓋助有公田。故其數必拘于九。八居四旁之私。一居其中爲公。是爲九夫。多與少者不可行。若貢則無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之數。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貢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之貢法。初不必拘以十數。而後貢法可行也。蓋自遂達於溝。自溝達於洫。自洫達於澮。自澮達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

須以平地之田分畫作九夫。中爲公田。而八私環之。列如井字。整如棋局。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寡。而爲之疆界。行貢法之地。則無間高原下隴。截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所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爲之蓄洩。此二法之所以異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溝。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曰二尋。蓋以平原廣野之地。畫九夫之田。以爲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間所謂溝遂洫澤者。陰則不足以蓄水。而廣則又至於妨田。必有一定之尺寸。若遂人止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山谷載澤之間。隨地爲田。橫斜廣狹。皆可壅關。故溝洫川澮。亦不言尺寸。大意謂路之下。卽爲水溝。水溝之下。爲田。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溝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

論周制者。必先知周代之田。有此三種區別。而後知周制有因襲前代者。有因地制宜者。並非舉全國方萬里之地。限以一種法制。務令整齊畫一。不得稍有異同也。迂儒論古。第知有所謂井田。並不細心讀書。漫以爲周代。普天之下。皆爲井田。好爲新奇之說者。又據古書一二異點。傳以臆見。直謂古者初未嘗有井田。此皆一偏之論也。周官本文。不但田制有二種。卽授田亦有二法。

(一)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二)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孫詒讓曰。大司徒上中下三等田制。與遂人六遂田制略同。此所謂易。卽彼所謂萊。但彼上地猶有萊五十畝。非全不易者。與此小異耳。

按其制。則自一家受田百畝。至三百畝。凡四等。無論何國。土地極少。必限以八家。皆受百畝。則必天下之田皆爲上地而後可。否則必有三家而居一井者矣。

周之授田。計口而食。以人之多少。就地之上下。

周官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中地。家六人。可任也。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鄭注。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孫詒讓曰。三等授地。自是較略之制。其細別差率。隨宜損益。不能豫定。管子乘馬數篇云。上地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相壤定籍。而民不移。亦以三等相壤。呂氏春秋上農篇云。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據呂覽說。是十人與九人數雖有益。而田不逾上等。足明三等授田制。約而無不賅矣。

民年三十有室者。授一夫之地。二十以上三十以下有室者。爲餘夫。授二十五畝之地。皆至六十而歸田於官。

孫詒讓周禮正義疏。受田之年。經無明文。賈疏鄭內則註義。謂三十受田。陳奐云。古者二十受餘夫之田。三十受一夫之田。六十歸田於公。大凡三十取室生子。子年三十。父年必六十。是父歸田。子乃受田矣。按陳說足證鄭義。蓋夫家之名。起於一夫一婦。則受田者無論正夫餘夫。年二十三必已取室。而後謂之夫。男子年二十。或已授室。則受餘夫之田。至三十而丁。衆成家。別自爲戶。則爲正夫。受田百畝。若二十以上。或未授室。則從父兄而耕。不得爲餘夫。其已授室受田之餘夫。雖年過三十。或尙從父兄。不自爲戶。

則仍爲餘夫。古正夫餘夫受田之法。蓋約略如是。遂人疏引王鳴盛云。餘夫授田。上地田二十五畝。中地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

工商之家亦授田而殺於農夫。

漢書食貨志。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案此文未質言周制。惟周官載師有賈田。江永引漢志以證之。並謂在民間爲工者。亦予以田。如賈人之例。

其地稅則以遠近爲差而大致不過什一。

周官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俞樾曰。周稅漆林獨重。故經文用唯其二字。見此不在常科之內。若至國宅。自甸稍縣都通率之。適合十一之數。何也。園廩二十。近郊十。遠郊二十。稍縣都十。其數六十。園廩稅一。近郊稅一。遠郊稅三。甸稍縣都稅二。其七數。是爲六十而稅七。稍浮於十一。然去國宅一分無稅。則適是十而稅一矣。孫詒讓曰。周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歛法。是以年之上下爲賦法輕重之差也。而載師任地。則四郊甸稍縣都有十一至十三等之法。是又以地之遠近爲輕重之差矣。周之徵法。蓋當兼此二者。徹之云者。通乎地之遠近。年之上下。以爲歛取之法。

其民之游惰者則有罰。

周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孫詒讓曰。宅不毛。田不耕者。蓋彙惰民受田宅而

棄廢不治，及富貴家之廣占田宅以爲游燕者言之。凡惰民之不事事者，則令出征賦以示罰。

按周代畿內之地，依鄭玄之說，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上中下地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注：師則天子兆民分受此三百萬夫之地，自無不足之慮。六鄉六遂，僅十五萬夫，尤不難於均給。故卽周官論之，無論鄉遂都鄙田之井與不井者，皆爲王官之所有，而均布於其民。其法實無不通，惟土地有限，人口日增，不能永久不變。後之人不能因其意而消息之，或徒徇私意而鑿其制，或深慕前規而泥其迹，則皆後人之失，非當時立法者之過也。

周代授田之法，可參考莊存與周官記載師任地諸。

周代授田之法，一以均貧富，一以通兵制。所謂厲兵於農也。鄉遂十五萬家，家出一人，各以七萬五千家爲六軍。

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其田與追胥，則壯丁皆出。

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義。唯田與追胥竭作。賈疏：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者，謂起民役徒作之，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義者，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爲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爲義卒。田謂田獵，追謂逐寇，胥謂同捕盜賊，非唯正卒一人，義卒盡行。

以其田與追胥之人多故也。

蓋民居以五爲起數。夫田以十爲起數。軍旅亦以五爲起數。三者皆一貫。故無煩臨時編制也。鄉遂之外。丘甸皆井牧之地。其數不同。則別有編制。

周官小司徒鄭注。引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千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十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假定司馬法爲周之制。則丘甸十家出一人。視鄉遂之家出一人者。適殊。蓋一以遠近區其多寡也。

按周制。以師旅卒伍爲正。周官之外。證佐甚多。孔廣森曰。古者車戰。故賦輿之法。以乘爲主。而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不言其軍數。以詩考之。軍蓋五百乘。乘蓋二十五人。天子六軍。而采芑曰。其車三千。魯僖公時二軍。而闕宮曰。公車千乘。五百乘爲軍。是其明證。周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之言輻也。二十五人而車一輛。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然此唯六鄉制軍之數如是。其郊遂以外。井地制賦。所謂甸出長轂一乘者。與此不同。孫詒讓曰。司馬法丘甸出車徒之法。雖與鄉遂不同。而出車則亦以二十五人爲一乘。與鄉遂無異。六鄉之士卒出於鄉里。而兵車大車馬牛出於官。六遂之士卒出於遂邑。車馬牛亦出於官。所謂出兵而不出車也。若都鄙則

車徒馬牛及將重車者。並出于丘甸。所謂出車而兼出兵也。蓋都鄙軍籍雖不豫定。至有事征調及之。則亦必以都鄙之卒。配都鄙之車。其不能易伍兩之制可知矣。

漢書刑法志稱殷周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蓋就丘甸言之。未析言鄉遂之六軍與丘甸殊法。此亦猶今之學者誤認周之田制皆爲井田。不知其有井有不井也。然兵制之起於田制。則鄉遂丘甸之性質固相同之點。國養民而不養兵。民爲兵而不病國。此尤古制至要之義也。

第五節 市肆門關之政

周人生計。惟恃農田。賈人亦授買田。則分業尙未甚嚴。農商可兼治也。然周禮地官於市政亦設專官。賈賄之出入門關者。各有治禁。則其商業雖不若後世之繁盛。殆必盛於唐虞夏商。且其條教規制多爲後世所本。則言吾國之商政者。不可不首稽周官也。周之掌市肆門關者有

司市 質人 廛人 泉府 司門 司關 掌節

諸官。其市官所自辟除者有

胥師 賈師 司競 司稽 胥 肆長

諸職。而立市則掌於內宰。

周官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其市在王宮之北。

考工記匠人營國。面朝後市。

蓋古人諱言財利。故置之在宮朝之後。以其近於後宮。故使內宰掌之。而君后貴官且禁不得遊觀。

周官司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繆。世子過市。罰一幣。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場。罰一帷。鄭注。市者。人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游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爲說。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

皆所以示重農抑商也。

周制市分爲三。中曰大市。東曰朝市。西曰夕市。各占一夫之地。

周官司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考工記匠人市朝一夫。孫詒讓曰。三市爲地。南北百步。東西三百步。共一里。

市官所居曰思次。曰介次。

周官鄭注。思次。若今市亭。介次。市亭之屬。

交易之時。則懸旌於思次。市官涖而治之。

周官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

聽小治小亂。

其貨之陳列有法。

周官司市以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賈值有恒。

周官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利害有別。

周官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僞飾有禁。

司市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懲刑禁焉。察其詐僞飾行僞隱者而誅罰之。

成賈以度量。

司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價。質人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稱廣訓謂西長也皆當中度量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

結信以質劑。

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賈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鄭注：質劑者爲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

交易以泉布。

司市以商賈泉貨而行布。鄭注：布謂泉也。

其稅歛有紵布、總質布、罰布、廛布諸目。

周官廛人掌歛市之紵布、總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肆長歛其總布。江永曰：潮布者市之屋稅。總布者貨賄之正稅。廛布者市之地稅也。鄭注：質布者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

其握經濟之樞者有泉府。

周官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賈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孫詒讓曰：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鄭云：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者。賈疏云：萬泉出息五百。計當二十而取一。若然。近郊十一者。萬泉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泉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泉期出息二千。鄭直云。

關廛者。略舉以言之也。

其貨之出入門關者有節。

周官司市。凡通貨賄。以壅節出入之。掌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壅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鄭注。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壅節也。自外來者。則按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爲之壅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聯以檢猾商。

市肆門關。刑罰綦重。

司市。以刑罰禁竊而去盜。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司寇。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鬻鬻者。與其競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掉而戮之。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胥。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逮戮而罰之。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國因札。無門關之征。猶幾。

綜觀周代治商之政。足知其時王朝與各國商貨交通。四方珍異多萃於京師。而詐僞飾行漏稅犯禁者。亦往往而有。設官之多。爲法之嚴。皆由於此。故雖農商未必盡分。而商賈阜通。貨賄亦列於太宰九職。當時之商業。故未可遽目爲幼稚矣。又當時商賈之事。雖專掌於地官。而秋官復有關於商賈之法。

周官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鄭衆注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買者也。

同貨財之法經未詳言疑當別有專條蓋商法之權輿也。

周代關市之財賦用途有二一則供王之膳服。

周官太府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一則養死政之老孤。

周官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而泉府之共國用者尙不與焉司門所言專指死政者之老孤案遺人之職則泛稱老孤。

周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

古者養老必於學校門關之財既以養老度卽當時學校之經費惟其詳不可考耳。

周之泉布經亦不詳其制自泉府外司市與外府皆掌之。

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鄭注布泉也其藏曰泉行曰布。

按漢書食貨志則周有九府圖法。

漢書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圖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兩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實於金利於

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今世猶多有周之錢布。布卽錢之本名。非專指布匹也。詩稱氓之蚩蚩，抱布貿絲。足證當時市易之通用布矣。

第六節 王朝之教育

周代教育分鄉遂與王朝爲二途。猶今地方教育與國家教育之別也。王朝掌教育之官曰師氏、保氏、樂師。則掌小學教育者也。

周官師氏：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樂師：掌國學之政。

曰大司樂、大胥、小胥諸子，則掌大學教育者也。

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

師氏之教曰三德三行。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保氏之教曰六藝六儀。

保氏：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

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大司樂之教曰樂德樂語樂舞

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磬大夏大護大武。

樂師之教曰小舞

樂師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觀其所教。與鄉遂之教。三物相近。而加詳焉。蓋鄉遂多平民。國學皆貴族。其時之階級固有區別。而德行道藝科目。仍一貫也。

周官經無大學小學之明文。蓋古代別有學禮。詳載學校教育之法。周官僅言官制。故其文不具。清代說經家博考諸書。證明周之小學大學所在。及學者之區別。均可補經文之闕。大抵周之小學在王宮南大門之左。

孫詒讓周禮正義。師氏教國子於小學。在王宮南之左。而漢以來多以虎門爲小學所在。如蔡邕集。明堂月令論。謂周官有門閭之學。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閭。魏書劉芳傳。引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與月令論說同。詩大雅靈臺孔疏。引袁準正論云。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大戴禮記保傅篇。盧註云。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玉海學校引三禮義宗云。內則云。人君之子。十年出就外傅。謂就外室而受教也。外室在虎門之左。師氏之旁而築宮焉。廣韻二十三魂引周

禮云。公卿大夫之子。入王端門之左。教以六藝。謂之門子。蓋諸說並因師氏朝位居虎門左。與王制小學在公宮左方位隅同。遂謂小學卽在於彼。金鶚云。天子諸侯小學皆在宮南大門內之左。中門以內。路門之外。則有宗廟。不得爲學也。師氏掌小學之教。保氏副之。師氏又以攬詔王。故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以治朝在虎門外也。或據此文。遂謂天子小學在虎門之左。不知經文但言師氏居虎門之左。未嘗謂小學在虎門左也。案金說是也。王國小學自當如王制說。在王宮南之左。卽舉門內之左也。師保教小學。其宮雖不及大學之廣。然王太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咸在。其人數甚衆。則亦必不甚隘。路門之左。既有宗廟。必無更容小學之地。蔡盧諸說殆不可通。

大學有五在國之南郊

孫詒讓周禮正義。周大學之名。見此經者。唯成均。見於禮記者。則又有辟雍。上庠。東序。瞽宗。東序亦曰東膠。與成均爲五學。皆大學也。其制度及所在之地。諸家之說。紛異殊甚。今通校諸經涉學之制文。知周制國中爲小學。在王宮之左。南郊爲五學。是爲大學。至五學方位。北上庠。東東序。西瞽宗。古無異說。唯成均辟雍。衆說不同。鄭鑄云。周五學。中曰辟雍。環之以水。水南爲成均。水北爲上庠。水東爲東序。水西爲瞽宗。其義最確。

黃以周禮書通故。陸佃鄭鑄說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并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爲成均。其北爲上庠。其東爲東序。其西爲瞽宗。以周接辟雍之制。中曰大學。其外四學環之。大學四達於四學。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詰其制也。其外四學。兼用四代之制。東學曰東膠。取夏學。謂之東序。西學曰西雍。明頤謂其在取殷學之制。謂之瞽宗。其北學。則取

有虞上庠之制也。其南學，則周制謂之成均。無他名焉。

其學者則自天子

大戴記保傅篇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

太子

易傳太初篇：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夕入北學。

公卿大夫之子弟

周官師氏鄭注：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大司樂注：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諸子注：國子，爲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孫詒讓曰：周禮有國子，有門子，二者不同。國子者，即國之貴游子弟，此通乎適庶而言者也。小宗伯云：其正室謂之門子，則專指王族及公卿大夫之適子言之。此不兼庶子者也。古多世官，故入學者以適子爲尤重。實則官族支庶子弟，亦無不入學者。故此經通言國子弟。

鄉遂所興之賢能及侯國之貢士皆與焉

孫詒讓曰：周制大學所教有三：一爲國子，即王太子以下至元士之子，由小學而升者也。二爲鄉遂大夫所興賢者能者，司徒論其秀

者入大學是也。三爲侯國所貢士。此三者皆大司樂教之。經唯云合國子弟者。舉其貴者言之。文不具也。

國子等入學之年。周官無明文。而諸書所言亦不同。大抵自八歲至二十歲。初入小學。而後入大學。其年之遲早。則視資稟之敏魯而定。

孫詒讓曰。師氏之國子。爲年十三以上者。大司樂之國子。爲年二十以上者。長幼不同。國子入學之年。禮經無文。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鄭注云。成童。十五以上。大戴禮記。保傅篇。則謂年八歲而出就外舍。束髮而就大學。盧注云。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尙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案依盧說。則保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爲王太子之禮。內則書傳說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爲諸侯世子及卿大夫士嫡子之禮。其或遲三年十五入小學。或早二年十八入大學。爲世子以下晚成早成之別制。今考保傅上文。自據王太子言之。因當如盧說。然白虎通義辟雍篇。漢書食貨志說。並與彼同。而不云有貴賤之異。公羊僖十年何注則云。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十五受太傅。教之以大學。是諸侯子入學之年。又與王太子同。至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據御覽引書傳。自通王太子以下言之。王制孔疏引書傳略說又云。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則盧說皆非伏王之惜。賈子容經又謂古者年九歲入小學。視保傅內則復遲早各較一年。衆說乖異。未能明定。要王侯之子。始就傅即入小學。自宜較早。公卿以下

之子。必先教於家塾。而後入小學。自宜較遲。此則揆之理而可信者耳。

其教科則異地異時各有所重

小戴記文。王世子篇。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賁以周禮。書通故。天子祀先聖先師。出師受成。是謂承師問道之中學。又謂之大學。又謂之璧廡。此五學中之尊。學者不得居焉。天子養國老於學。是謂上親貴仁之東學。謂之東廡。又謂之東序。學干戈羽籥者居之。天子祀先賢於學。是謂上賢貴德之西學。謂之西廡。又謂之辯宗。學禮者居之。天子視學。太子入學以齒。是謂上齒貴信之南學。謂之成均。大司樂教樂德樂語樂舞者居之。天子上貴尊爵。其所入者北學。謂之上庠。典書詔書者居之。

其大學畢業年限約九年

小戴記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學。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按學記所言。雖未必即指周之大學。然內則謂二十而冠始學。禮大夏博學不教。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則古者男子二十至三十。實皆在大學時代。故約計其畢業爲九年。周

官大胥鄭注漢大樂律曰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二十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爲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是古之卿大夫子弟隸大樂正之學籍者大抵自年二十到三十其敏者九年畢業甫二十八歲魯者或遲一二年亦不過三十至年滿三十則不隸於學籍矣。

此則研究周官者所當參考者也。

第七節 城郭道路宮室之制

周制邦國都鄙皆有封疆。

周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掌固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其都邑則有城郭。

量人掌營國城郭。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設其飾器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

惟城郭之制未詳考工記略言城制。

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鄭注雉長三丈高一丈。

賈公彥司門疏知王城有十二門者。案匠人云營國九里旁三門。四面各三門。是有十二門。司關疏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亦十二關。

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鄭注五溝遂溝洫滄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

遂人鄭注徑容牛馬。眡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賈疏鄭知徑容牛馬之等義如此者。此從川上有路差之。凡道

皆有三塗。川上之路。則容三軌。道容二軌。塗容一軌。軌皆廣八尺。其眇差小。可容大車一軌。軌廣六尺。自然徑不容車軌。而容牛馬及人之步。

匠人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鄭注。軌凡八尺。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鄭注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閉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鄭注律絕不得陷絕野

唐氏掌達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鄭注達謂經行通之使不陷絕也。比猶校也。量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鄭注

齊地謂方國山川之廣
狹者謂支漢之遠近

路必有樹。

國語。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
此可與掌國司險野
氏諸屬文相證。

以時修除。

周官野廋氏。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邦之大師。則令掃道路。

禁令甚嚴。

司險。國之五溝五塗。皆有守禁。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野廋氏。若有賓客。則令守塗地之人聚
樓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宰。凡道禁。且以幾禁。

行作不時者不物者。司鄉氏。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食宿有所。

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廛。廛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

候館有積。

其路政詳備如此。此今之言築國道者所當知也。

宮室之制。經亦無明文。惟稱王有六宮六寢。

周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第法六寢者路一小寢五內宰以陰禮教六宮。鄭司農云六宮從五廟一

蓋冬官既亡其文不具也。以考工記觀之略可推見周代建築之法。

匠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三筵。室中度。凡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廟門容大扇七個。闔門容小扇三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一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舊屋參分。瓦屋四分。困窮倉城。道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寶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研究周代禮制者必先知周之宮室制度。然後知其行禮之方位。自來說經者考據甚多。吾輩欲知吾國宮室沿革亦不可不於此究心。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述西周宮室之制。擷羣書之要領。頗得周制之梗概。今附錄之於左。

(一)明堂。周初明堂沿殷故制。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房中方百里。中方六十尺。逸周書厥後復稍改殷制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考工記其中則分爲五室。以紀五帝以其宮周垣方三十步。在鎬京之近郊。大戴禮應政之地。列於五宮之一。逸周書而洛邑亦有明堂。爲東都朝諸侯之地。而方岳之下。亦有明堂。

(二)宗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太祖廟在北。昭穆相次而南。廟後有甕。甕有東西房。東西夾。東西堂。東西序。亦列於五宮之一。逸周書遷主所藏曰祔。在宗廟之外。

(三)朝堂。天子諸侯均有三朝。一曰燕朝。卽內朝也。在王寢門外。路門之內。一爲治朝。在應門之外。對內朝而言。則曰外朝。對外朝

而言。則亦曰內朝。一爲外朝。在庫門之外。爲象魏所懸之地。明禮及鄭注蓋周代之宮有五門。在外者爲皋門。稍內則爲雉門。又稍內則爲庫門。又進則爲應門。路門。燕朝者。在路門內寢之間者也。治朝者。在路門應門之間者也。外朝者。在雉門庫門之間者也。庫門亦曰正門。府庫在焉。諸侯之宮門。略與天子制同。

(四)宮寢。天子六寢。一爲路寢。其五爲小寢。後有六宮。王后治之。諸侯三寢。一爲路寢。亦曰大寢。其二爲燕寢。亦曰小寢。後有三宮。夫人治之。餘爲側室。卿大夫士均二寢。正寢居前。燕寢居後。其妻二寢。亦如之。正寢亦曰外寢。其旁則曰側室。禮記及鄭注此貴顯者之居也。

(五)民居。凡民居。必有內室五所。室方一丈。所謂環堵之室也。東西室爲庫藏之室。中三室爲夫婦所居之室。中一室有門向南。中三室前爲庭院。院之東西各一室。東室西向。西室東向。謂之側室。爲姜嫄所居之室。又前二步爲外室。則正寢也。亦平列五室。中三室爲男子所居之室。中爲大室。東爲東夾室。西爲西夾室。皆房也。東夾之東。爲藏祖考衣冠神主之室。西夾之西。爲五祀神主之室。中室之北爲柶。自柶而東。下階而北。卽內室前之庭院也。謂之曰背。中室之東爲牖。西爲戶。戶牖之間。內爲中霤。外爲堂。堂方二步。東西有櫺。堂下兩階。各高一級。階下有門。謂之中門。中門之外之門。謂之外門。自中門至外門。其上有屋。其東西各爲一室。東爲廚。甕之室。西爲子弟肄業之所。或爲賓館。卽塾之類也。凡室有穴。如圭形。以達氣。或謂之曰竇。或謂之曰竇。或謂之曰竇。其狹而修曲者爲棖。由大夫以上。則有閣。閣者。置板於寢。以度食物者也。由士以上。寢門之內均有碑。樹石爲之。所以蔽外內也。大夫士之屋。皆五梁爲之。中春爲棟。棟北一架謂之楣。棟北第二架謂之殿。棟南一架爲前楣。楣前一架接檐者亦謂之殿。廟有東西廂。寢無東

西廂室內必設一席。席上則設有几筵。而宮殿則有帷幕。此周代宮室制度之大略也。若夫平民之家。均有井。井分爲二。內外不共井。其室旁均有隙地。或以樹桑。或爲畜狗彘雞豚之所。參用爾雅及莊氏周官指掌焦氏儀禮講習錄

第八節 衣服飲食醫藥之制

周制庶人衣服相同。

周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鄭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賈疏士已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其材料皆自給。

閭師凡庶民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其王后及公卿大夫之禮服。則有專官掌之。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土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鄭注義云功裘卿大夫所服。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裘亦如之。大宗伯再命受服。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其冠服之材之自來。蓋有三種。一則諸侯所貢。

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二曰嬪貢。七曰服貢。鄭注嬪貢絲枲。服貢麻紵也。大行人甸服一歲壹見其貢嬪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鄭注枲。絲枲也。

也服物也
絲麻也

一則國中嬪婦所貢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一則徵敝所得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於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度之。以待時而頒之。

其治之者有典絲典枲諸職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與功之時。頒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凡祭祀。共黼黻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纁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綉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典枲。掌布總纁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簫。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揭而藏之。以待時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種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

冬官雖闕亦可考見其時婦功之大概矣

周之服制等差甚多。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此二語見司服賈疏其大綱見於周官司服弁師二職。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食冕。享先公。饔飩。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

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章弁服。既朝，則皮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大札大荒大戡，素服。公之服，自衰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縹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弁朱紱。諸侯之纁旂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旂皆就。玉璫玉弁。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弁。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章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

其散見於儀禮及戴記者，事目煩猥，不可殫述。清代經生研究周之服制，其書尤夥。劉師培約而述之，尙簡明易曉，並錄於左。

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西周衣服之制。周代著衣之法，則行禮之時，必開服而袒其袖。凡吉凶之禮，均左袒。親禮則右袒。衣之近體者爲褊衣。褊衣亦名中服。褊衣以上之衣，名曰上服。袒上服亦謂之褊。袒不袒上服，則謂之襲。襲又無論何服，均有緣飾，或謂之純。在冠則純其梁之兩方。曲禮疏在衣則純領及袂口。禮記疏在裳則純其幅及下。士喪禮注深衣則又純其邊。禮記注此西周服飾之大略也。惟古人之服飾分爲二類：一爲行禮之服，名曰公服。一爲私居所作之服，一名褻服。今試就公服分析之。冕以木爲之，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有延，覆於冕上。上玄下纁，以布爲之，有紐，所以貫筭。有衡，以玉爲之，束於冠之兩旁。有紱，從下屈而上，屬於兩旁。天子用朱紱，諸侯青。大夫繡組纁邊，有筭，以玉爲之，長尺二寸，有武，有紱，所以懸纁者。人君五色，臣三色。有纁，天子諸侯皆以玉。大裘之冕，無旒。

一命之大夫亦無旒。纁裳前二幅後四幅。辟積無數。服辟積無數。周制天子冕服六。大裘祀天。尚質。其衣無文。衾冕九章。衣五章。曰龍。曰山。曰華蟲。曰火。曰宗彝。裳四章。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衾冕七章。衣三章。曰華蟲。曰火。曰宗彝。裳四章。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衾冕五章。衣三章。曰宗彝。曰藻。曰粉米。裳二章。曰黼。曰黻。絺冕三章。衣一章。曰粉米。裳二章。曰黼。曰黻。玄冕一章。衣無文。裳刺黼。大裘而冕。爲祀昊天上帝之服。又爲祀五帝之服。衾冕爲享先王之服。又爲會同賓客之齊服。又爲受親之服。又爲大昏親迎之服。衾冕爲享先公之服。又爲饗食賓客之服。又爲大射之服。賓射亦如之。又爲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之服。衾冕爲祀四望山川之服。絺冕爲祭社稷五祀之服。玄冕爲祭羣小祀之服。又爲齊戒親迎之服。六冕服。冬裘皆用羔。冕服有裼襲之制。衾冕以下至玄冕。公侯卿大夫降服有差。皆謂之裋冕。曾子問大上公自衾冕九章而下。其服五。衾冕有降龍。無升龍。公之衾冕衣五章。裳四章。爲將親釋幣於廟之服。爲朝親之服。爲從王大祭服。又爲魯祭文王周公之服。又爲二王之後自祭之服。又爲二王後與魯祭天子服。公之衾冕衣三章。裳四章。爲從王享先公饗射之服。公之衾冕衣三章。裳二章。爲從王中祭祀之服。公之絺冕衣一章。裳二章。爲從王祭社稷五祀之服。公之玄冕衣無文。裳刺黼。爲從王羣小祀之服。又爲自祭宗廟之服。又爲親迎之服。侯伯自衾冕七章而下。其服四。侯伯之衾冕爲朝天子之服。又爲將親釋幣於廟之服。又爲從王衾冕以上之服。侯伯之衾冕絺冕從王服。玄冕亦從王服。又爲自祭宗廟之服。又爲親迎之服。子男自衾冕五章而下。其服三。子男衾冕爲朝天子之服。又爲將親釋幣於廟之服。又爲從王衾冕以上之服。子男絺冕從王服。子男玄冕從王服。又爲自祭宗廟之服。又爲親迎之服。王之三公服衾冕而下。其服四。若加一等得服衾冕。其衾冕爲助王祭之服。其衾冕爲從王射之服。其絺冕亦從王服。其玄冕爲親迎之服。又爲從王聽朔之服。又爲郊勞諸侯之服。王

之孤卿。衾冕其服。三若加一等。得服鷩冕。其鷩冕。皆從王服。其玄冕。爲親迎之服。又爲從王聽朔之服。王之大夫。緇冕其服。二。緇冕。爲從王助祭之服。玄冕。爲親迎之服。又爲從王聽朔之服。若加一等。則得服鷩冕。諸侯入爲王官。仍服其服。公之孤。緇冕其服。二。孤之緇冕。爲聘於王朝之服。又爲助祭之服。孤之玄冕。爲助君祭之服。又爲親迎之服。侯伯子男之卿。亦如之。公之卿大夫。服玄冕。爲聘於天子與助祭之服。又爲助祭於公之服。又爲親迎之服。侯伯大夫再命。亦如之。子男大夫一命。亦服玄冕而無旒。冕服有袞。袞制與韠同。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片。其色。天子朱韠。諸侯黃朱。大夫素。若大夫助祭於君。則用玄冕赤韠。士無韠。若助祭於君。服爵弁。則緹韠而緹韠也。韠色皆如其裳之色。其帶。有大帶。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又有革帶。所以懸佩與韠。有佩。有笏。天子以珠玉。抒上。終葵首。一曰琕。或謂之大圭。諸侯以象。前詘後直。大夫以魚須文竹。前詘後詘。凡笏。皆指於帶間。臣於君前將有指畫。或書以記事。則執之。有偪。有舄。冕服皆亦舄。自天子至卿大夫同。

劉氏所舉。惟冕服。以周制冕服最尊也。

孫詒讓周禮正義凡服尊卑之次。繫於冠冕服爲上。弁服次之。冠服爲下。

其弁服冠服之差別。詳於弁服釋例。

任大椿弁服釋例。爵弁。爲天子卿大夫及諸侯之孤。祭於己之服。又爲士助祭齋服。又爲士助祭之服。又爲釋祭服灌濯之服。又爲天子諸侯先祖爲士者之尸服。又爲壺廟遷廟祝宗人宰夫雍人及從者入廟之服。又爲士冠三加之服。又爲士親迎之服。又爲諸侯

始命之服。又爲士之命服。又爲諸侯之復服。又爲士之復服。又爲公之襲服。又爲大夫之襲服。又爲士之襲服。又爲公之縕服。又爲天子承天變及哭諸侯之服。爵弁重於皮弁。有爵章弁。有素爵弁。有布爵弁。一曰冕。或曰章弁爵弁無旒。與無旒之冕同。惟不俛爾。爵弁以三十升布爲之。赤色而微黑。上古以布。中古以絲。廣八寸。長尺六寸。或曰高八寸。長尺二寸。純衣。纁裳。緜綌。天子諸侯爵弁之冕無明文。大夫士纁屨。黑絢纁純。中衣用素羔裘。章弁爲聘禮歸賓饗餼之服。又爲下大夫聘禮歸介饗餼及介受禮之服。又爲聘禮夫人使下大夫歸禮之服。又爲天子諸侯大夫兵事之服。章弁重於皮弁。形制似皮弁。廣狹之度。當似後世武弁。天子諸侯孤卿大夫章弁。會皆有玉璫。璫數與玉采各以其等。朱裳。纁與爵弁同。天子諸侯冕無明文。大夫白屨。黑絢纁純。皮弁爲天子郊天燕祭報之服。又爲大學有司祭菜之服。又爲君巡狩之服。又爲君卜夫人世婦饗賓之服。又爲君蜡祭之服。又爲舞大夏之服。又爲士冠再加之服。又爲天子視朝之服。又爲天子常食之服。又爲諸侯視朝之服。又爲天子燕同姓之服。又爲天子賓射燕射及諸侯在竟賓射之服。又爲諸侯大射之服。又爲天子受朝宗之服。又爲親禮勞侯氏之服。又爲諸侯相朝之服。又爲聘禮賓主人之服。又爲賓及上介受饗餼之服。又爲歸饗餼賓拜賜之服。又爲卿還玉及賓受玉之服。又爲諸侯田獵之服。又爲天子除喪之祭服。又爲諸侯之復服。又爲公之襲服。又爲大夫之襲服。又爲士之襲服。又爲公之縕服。又爲上大夫卜宅與葬日占者之服。又爲國君弔異國臣之服。及爲諸侯卿大夫士常事不當事之弔服。又爲既夕乘車所載之服。又爲公族族葬降之服。皮弁重於朝服。弁以鹿皮淺毛爲之。衣用十五升布。素積。素韠。大夫以上素帶。士緇帶。與爵弁同。天子諸侯白屨。青絢纁純。大夫士白屨。緇絢纁純。純博寸。一曰素積。或曰素端。中衣用布。朝服玄端同。天子視朝。三公及諸侯在王朝。服皮弁。用狐白裘。錦衣。裼諸

三〇九

祥祭之服。又爲既祥受賄贈之服。又爲臘月吉祭之服。朝服重於玄端。曰玄衣。曰緇衣。曰玄端。曰鄉服。朝服。玄端冠皆玄冠。玄冠。一曰委貌。廣二寸。以縹爲之。衡縫內畢。緣邊居冠屬武。非燕居則冠與武別。冠武異材。冠纓異材。纓之有飾者曰綦。有纒。有髦。一曰冠弁。有素委貌。衣用十五升緇布。素裳。緇帶。素鞶。或緇鞶。天子諸侯白屨。青絢纁純。大夫士白屨。黑絢纁純。凡朝服。君臣皆羔裘。臣則豹袖。玄端。爲諸侯大夫士齊服。又爲士祭筮日筮戶視濯賓主人及子姓兄弟有司羣執事之服。又爲宿尸宿贊戶及賓主人之服。又爲大夫士之尸服。又爲士家祭視殺及正祭之服。又爲士祭祀佐食之服。又爲有司免牲之服。又爲士冠初加之服。又爲士冠賓主人之服。又爲士冠兄弟之服。又爲士冠擯者贊者之服。又爲冠者見君及卿大夫鄉先生之服。又爲士昏納采賓主人之服。又爲親迎從者及主人之服。又爲天子諸侯燕居之服。又爲大夫士私朝之服。又爲士夕於君之服。又爲世子事親之服。又爲子事父母之服。又爲公食大夫戒賓賓拜辱之服。又爲鄉飲酒息司正之服。又爲鄉射戒賓之服。又爲鄉射息司正之服。又爲大夫去國之服。又爲世子親齋養疾之服。又爲疾者及養疾者之服。又爲公襲二稱之服。又爲公之祫服。又爲士喪卜日族長及宗人之服。又爲士虞尸服。又爲祥祭及禭祭後服。又爲臘月吉祭後燕居之服。士玄端。大夫以上修袂。士妻宵衣之袂。皆正方。與士玄端同。大夫命婦修袂。亦與大夫同。玄端連衣裳。則曰緣衣。衣用十五升黑布。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士玄裳黃裳雜裳。天子諸侯朱韠。大夫素韠。士爵韠。或以繡韠。天子諸侯黑舄。赤紵纁純。大夫士黑履。青絢纁純。玄端狐青裘。或曰羔裘而深衣之制。則詳於深衣釋例。

任大槓深衣釋例深衣古養老及燕羣臣之服。又爲諸侯之夕服。又爲遊燕之服。又爲大夫士私朝夕服。及居家之服。又爲道路之服。

及爲庶人之吉服。又爲親始死之服。又爲奔喪未成服之服。又爲親殯之服。又爲殯後君弔及未殯之服。又爲既祥之服。又爲除喪受弔之服。又爲公子爲其母與妻之服。又爲親迎女在途聞父母死趨喪之服。又爲女在塗聞其父死奔喪之服。又爲女未至遭塋衰功之喪。男女易吉之服。又爲聘使聞私喪既反命之服。又爲庶人之弔服。又爲童子趨喪之服。深衣，用布十五升。衣與袂各二幅，皆二尺二寸。袼尺二寸。曲袷，屬於內外襟。兩襟交，則袷交而形自方。裳要縫七尺二寸，緹齊一丈四尺四寸。十裳二幅，前後各六幅。在旁者名曰袷。續衽鉤邊。衣裳皆有緣。裳之長及踝，帶當脅下。凡服，殊衣裳。法衣，不殊衣裳。深衣露著而素紕，長袂者曰長衣。有表而長袂者曰中衣。中衣在裘及裼衣之內。布緣者曰麻衣。通曰釋衣。

欲研究周人衣服之差別，不可不熟復乎此也。

周人之食，以穀爲主。而於人民食品，尤以平均周給爲要。

周官司稼，掌巡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於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之食，而嗣其急，而平其興。

民數與食物之數，均有統計。年有上下，食亦有多寡。其凶年，則有預防及救濟之法。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費。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

鄭注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蹇阨。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旅師掌聚野之鞠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質刑致民。平頒其典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飲之。而平居所用之牲穀。必責其出於自力。

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

飲酒必謹而幾之。

萍氏掌國之水禁。澆酒。謹酒。

其注意於民之飲食如此。其貴族之飲食。有六穀。

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鄭司農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

六牲

膳夫膳用六牲。○鄭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

六獸六禽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羆野豕兔。六禽。鴈鶩鸕雞鳩鶩。○鄭玄謂六獸有狼無熊。六禽爲羔豚鴈麋雞鴈。

六清

膳夫飲用六清。○藥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醴。

庶羞

膳夫羞用百二十品。○其數不可備舉。據內則有：雷、鵪、鵒、范、芝、栴、蔞、楸、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及牛、脷、鹿、脯、田、豕、脯、麋、脯、麇、肺、雉、兔等。

八珍

膳夫珍用八物。鄭注：珍謂淳、熬、母、炮、豚、炮、胖、珍、漬、熬、肝、膏也。

五齊、七醢、七菹、三醢等

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種，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醢實之。鄭注：五齊，昌本、脾析、脰拍、蒲也。七醢，醢羶、醢蜃、魚、兔、鴈、醢。七菹，韭、菁、茅、葵、芹、筍、筍、三醢，麋、鹿、麇、麕也。

其魚物互物腊物均有長官掌之

獸人掌以時獸爲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鱉、鼈，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蠶、蠶。凡獻者，掌其政令。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簪魚鼈龜蜃。凡狸物，春獻鼈蜃，秋獻鱉魚。掌凡邦之簪事。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肺腊、臠、肝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臠、肝。凡腊物。

其食以時

食醫凡食齊，春時羹齊，夏時醬齊，秋時飲齊，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其會以宜。

食。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雖其分別等差不能使平民皆受此等奉養。然取精用宏。養生有法。亦可見其時研究食物之進化矣。

周代之制食物之衆寡。以爵位之貴賤爲差。天子燕食。羞用百二十品。大夫燕食。有膾則無脯。有脯

則無膾。則內士大夫庶羞二十品。注內則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士不貳羹。大夫無秩。膳七

十而有閣。禮均見士以下恒食黍稷。大夫以上加稻粱。見時疏及禮故膏粱爲貴族子弟之稱。庶人自

卿大夫爲肉食者。此階級之弊也。

周之飲食精備如此。而禮制卽寓於其中。所謂夫禮之初。始諸飲食也。飲食之禮。詳於儀禮。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嘗約述之。

凡食禮。初食三飯。卒食九飯。設饌以豆爲本。凡正饌。先設黍稷。輔以俎豆。加饌以後。則用稻粱。庶羞初食加饌之稻粱。以正饌之俎豆佐食。卒食正饌之黍稷。以加饌之庶羞佐食。凡食禮。有豆無籩。飲酒之禮。有豆有籩。其用牲也。士冠禮。士昏禮。用豚。鄉飲。州鄉禮。燕禮。大射。均用狗。聘禮。用太牢。少牢。公食。大夫禮。用太牢。士喪。既夕。士虞。皆用特牲。凡牲皆用右腍。牲二十一體。謂之體解。牲七體。謂之豚解。殺者曰養。生者曰饌。烹牲及魚腊曰羹。羹。炊黍稷曰饌。饌。出脯醢謂之薦。此會食禮之大略也。食必於廟。燕必於寢。鄉飲必於庠。用凌氏釋例及焦氏禮聘習錄

蓋周之尙文。卽一飲一食之微。亦必寓其意焉。後人但斥其繁瑣無謂。而不悉心研究其思想制度之所

以發生則用心、蟲、弱之過也。欲知其意，宜先讀樂記之言。

樂記：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則知周人之於飲食，既求其美，備復防其恣肆，非徒詔人以口腹之欲，亦非徒限人以階級之制也。

周代飲食進化，故於醫藥之法，亦極注重。凡醫皆屬於太宰，而萬民皆得從而治之。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病疾。春時有癘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副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穀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病，灌而副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人獸之病，皆有專醫。祝藥副殺，備具諸法。進退差次，考核綦重。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疢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次爲下。

其重視生命如此。豈若今之縱中外醫士草菅人命，無考核者哉。

第九節 禮俗

周之政法。即謂之禮。前所舉之制度。皆禮也。此節所言之禮俗。則周代制度中之子目。而於周官中。專禮之名者。也。周官舉禮之目者有二官。一爲司徒所掌之禮。目有四。

祀禮 陽禮 陰禮 樂禮見第三節釋達之目治第
三項教育司徒之十二教

一爲宗伯所掌之禮。目有五。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而此五者又各有子目。

(一) 吉禮之別十有二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燎燎祀司中司命飄帥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醴醴祭山林川澤。以醯醢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輪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二) 凶禮之別五

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哉。以贈禮哀閔敗。以恤禮哀寇亂。

(三) 賓禮之別八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類曰覲。

(四) 車禮之別五

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僅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五) 嘉禮之別六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膾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此五目三十六項。卽賅於司徒所舉之四目中。而其儀、文、度、數之繁密殆不可勝舉。今其禮固不盡存。卽其存者言之。猶當別爲專書。始能詳述其制禮之義。本書不能盡述也。

近人謂儀禮爲全書。臚舉禮書篇目。合之戴記。其言頗有見。

邵懿辰禮經通論。漢初魯高堂生傳禮經十七篇。五傳至戴德戴聖。分爲大戴小戴之學。皆不言其有闕也。言僅存十七篇者。後人據漢藝文志及劉歆七略。多因逸禮三十九而言耳。夫高堂后蒼二戴慶普不以十七篇爲不全者。非專己而守殘也。彼有所取證。證之所附之記焉耳。觀晉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故有冠義以釋士冠。有昏義以釋昏禮。有問喪以釋士喪。有祭義祭統以釋特牲少牢有司徹。有飲酒義以釋鄉飲。有射義以釋鄉射大射。有燕義以釋燕食。有聘義以釋聘禮。有朝事以釋覲禮。有四制以釋喪服。而無一篇之義出於十七篇之外者。是皆喪祭朝聘鄉射八者。約十七篇言之也。更證之禮述。

禮運書兩舉八者以語子游。皆孔子之言也。特射鄉爲射御耳。一則曰達於喪祭射鄉。作今本冠昏朝聘。再則曰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鄉朝聘貨力辭讓飲食六者。禮之緯也。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禮之經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喪以仁父子。祭以嚴鬼神。鄉飲以合鄉里。燕射以成賓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覲以辨上下。天下之人盡於此矣。天下之事亦盡於此矣。而其證之尤爲明確即可指者。適合於大戴十七篇之次序。大戴士冠禮一。昏禮二。士相見三。士喪四。既夕五。士虞六。特牲饋食七。少牢饋食八。有司徹九。鄉飲十。鄉射十一。燕十二。大射十三。聘十四。公食大夫十五。覲十六。喪服十七。是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喪祭也。十一二十三射鄉也。十四十五十六朝聘也。而喪服之通乎上下者附焉。

茲就此八者而舉之以見周代禮俗之一斑。

(一)冠 男子二十而行冠禮。未冠之前必筮日筮賓及期行禮於阼。賓以緇布冠皮弁爵弁三加其首。復醮於客位。字之曰伯某甫。叔或仲既冠者玄冠玄端以見君並謁鄉大夫鄉先生。所以示其成人也。適子冠於阼。庶子冠於房。適子醮用醴。庶子則用酒。所以別適庶也。由士以上均行此禮。或曰天子十二而冠。

(二)昏 周之昏禮。先使媒氏通言。女氏許之。乃使人納采。繼以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諸禮。納采用雁。納徵用緇布。由卿以上則加玄纁儷皮及珪璋。屆期父醮子而命之迎。子承命以往。執雁而入。奠雁稽首。出門乘車。以俟婦於門外。與婦同車而歸。同牢而食。合巹而飲。次日婦見於舅姑。舅姑饗之。三

及子姓兄弟衆賓視濯視牲。祭之日，主人主婦及執事者視殺，視饔饔，及陳設鼎俎，而後迎尸。尸入坐，主人一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天子之禮，禘十二獻，祫九獻，時享七獻。諸侯之禮，則七獻。事尸畢，祝告利成，尸出。佐食徹俎而餞。祭之明日，復享賓。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凡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尸未食前之祭，謂之墮祭。又謂之接祭。凡正祭於室，儗尸則於堂。此祭之大略也。

(五)射。射禮有三：大射及賓射、燕射也。天子大射，射於射宮。賓射，射於王朝。燕射，射於路寢庭。諸侯卿亦有射之典。天子三侯，諸侯二侯，卿大夫一侯。士不大射。諸侯賓射亦二侯，卿以下一侯。大射之侯曰皮侯，以虎豹等皮飾側，而棲鵠於中。賓射亦用虎豹熊麋之皮飾側，而中畫五采以爲正。曰五采之侯。燕射，則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皆丹質。名曰獸侯。凡射，皆三次。初射，三耦射；再射，三耦與衆耦皆射；三射，則以樂節射，不勝者飲。

(六)鄉。鄉飲之禮，以鄉大夫爲主人。處士賢者爲賓介，賓至，拜迎於門外，入門，三揖，三遜，自西階升，司正北面受命安賓。升歌，間歌，合樂，主拜賓至，賓拜主洗。凡賓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獻酬既畢，降說屢升堂，乃羞。無算爵，無算樂，賓出奏陔。

(七)朝。周之朝儀有三：外朝之法，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

男位焉。羣吏在其後。而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治朝之位。司土正之。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士先卽位。不待王揖。大夫以上皆待王揖乃就位。燕朝之儀。大僕掌之。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王坐而聽政焉。諸侯朝覲皆受舍於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天子袞冕負斧依。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成拜。乃出。侯氏三享。奉束帛十馬。天子賜侯氏以車服。

(八)聘。聘有使。有介。皆禮。禮受命於朝。過邦則假道。入竟。肆儀。展幣。主君及夫人使使勞之。致館。設殮。明日迎賓。設几筵於廟。賓執圭致聘。出復入。奉束帛加璧享。庭實以皮。或以馬。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覲。主君禮賓。介衆介均私覲。賓卽館。主君使人勞之。歸饗餼焉。

此皆當時人事所至重者也。傳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周之祭禮迷信多神。自天地山川日星風雨戶竈門行貓虎厲鬼之類皆有專祀。其言多無當於民治。故不臚舉。軍禮已亡。宗伯所言五日都無所考。惟夏官司馬略言之。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陣之陳。辨鼓鐃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黃鼓。軍將執晉鼓。帥帥執提。旅帥執鼙。卒

長執鐃。兩司馬執鐃。公司馬執鐃。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苗田。中夏教。左。卒。吏。撰車徒。讀。辨號名之。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家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辨旂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旂。師都載旂。鄉遂載旂。百官載旂。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前期。卒。吏。戒衆庶。修戰。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旂物鼓鐃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擊旂。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以左右徇陳。曰。不可。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鐃。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鐃。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振鐃。羣吏擊旂。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鐃。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鐃。車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閱。車三鼓。徒三鼓。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獮田。以旂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旂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以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旣陳。乃設驅逆之車。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鐃。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擊。鼓皆驪。車徒皆譟。徒乃擊。鼓禽。鼙獸於郊。

欲考周代狩獵及戰陳之概況者。亦可略推其意焉。

周之禮俗。有沿用於後世者。有與後世迥異者。考究當時風俗。及吾國今日習俗之沿革。皆宜於禮求之。略舉數端。以見古今禮俗之異宜焉。

(一)飲食之俗。凡取飯於器中，皆以匕而承之，悉以手。其未食也，先盥其手。將食，則仰其手而奉之。既食，則覆其手，以棄餘粒。而揚飯，搏飯，放飯，流歠，盪骨，皆其所戒。若賓主會食，則主人以酒進賓，謂之獻。賓報主人以酒，謂之酢。主人飲酒勸賓，謂之酬。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凡獻酒，必薦食。君之酒曰膳，臣之酒曰散。酌而無酬，酢曰醢。執爵皆以左手。君臣男女不相襲爵。

(二)迎送揖讓授受之俗。凡迎賓，主人敵者於大門外，主人尊者於大門內。君與臣行禮，則不迎送。賓亦然。凡入門，賓入自左，主人入自右。皆主人先入，以臣禮見。則入門右，推手曰揖，引手曰厭。入門必三揖。升階皆三讓。賓主敵者，俱升俱降。不敵者，不俱升。升階均連步。凡授受之禮，同面者謂之並授。授受相向者謂之訝授。受敵者於楹間，不敵者不於楹間。卑者於尊者，皆奠而不授。尊者辭，乃授。凡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不許曰終辭。

(三)拜跪之俗。周之拜禮有九。頭至地者爲稽首頓首拜。頭叩地者爲頓首拜。頭至手者爲空首拜。戰栗變動之拜爲振拜。拜而後稽顙者爲吉拜。稽顙而後拜者爲凶拜。先屈一膝者爲奇拜。再拜者爲褒拜。且俯下手者爲肅拜。大抵門外之拜，皆東西面。堂上之拜，均北面。室中房中之拜，則以西面爲敬。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君辭則升成拜。拜必互答。凡爲人使者，不答拜。凡拜送之禮，送

者拜。去者不答拜。丈夫坐而拜，婦人興而拜。其重拜則扱地。

(四)坐立行走之俗。古皆席地而坐。坐必正席。客至於門，則主人請入爲席。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堂上行禮之法，立則不脫屨。坐則脫屨。尊卑在室，則尊者脫屨於戶內。餘則脫屨於戶外。尊卑在堂，亦尊者一人脫屨於堂上。餘皆脫屨於堂下。爵位相均，則主賓皆脫屨於堂下。凡立必正方。不中門，以物相授受者，必立而不坐。其趨行之法有二：一爲徐趨，君趨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其行皆足不離地。舉前曳踵。一爲疾趨，直身速行。屨頭屨起，而手足仍直正，不得邪低搖動。又依爾雅之說，則古之行步，視地而異名。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

(五)相見執摯之俗。凡與尊者相見，必有所執，以將其意。是謂之摯。天子用鬯。諸侯用圭。孤用皮帛。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庶人用鵲。工商用雞。野外軍中無摯，則以纓拾矢。凡賓執摯以見，主人必辭。故士見士，及士見大夫，主人皆辭摯。兩士相見，則以賓向時所執者還之於賓。賓亦辭讓而後受。士見大夫，則主人俟賓既出，還其摯於門外。臣見於君，則不還摯。若此國之臣以摯見他國之君，君亦使摯還其摯。婦人之摯，棗栗陂修。無摯，則不能成禮。

凡此皆當時之習慣風俗，不必卽謂之禮。而諸書載之甚詳，以爲周旋進退之節，無在不寓禮意焉。故中

國古代所謂禮者實無乎不包而未易以一語說明其定義也。

第十節 樂舞

義農以來雖已有樂而其詳不可考古書之言樂者殆莫詳於周禮漢人以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爲樂人之專書。

漢書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世遂以爲樂經蓋古樂既亡惟此猶可推見其概也言樂必本律呂世傳黃帝初命伶倫作律。

呂氏春秋古樂篇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制十二簡以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

書亦有六律五聲八音之文而未詳舉其目至周官始備言六律六同。

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及五聲八音

大師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辨聲和樂之法。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濁正聲絃下聲肆鼓聲敔陰聲敔達聲鼙微聲鼈同聲衍侈聲

符。金聲鬱。薄聲。厚聲。石。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言律呂度數者。固無有先於此書者矣。

國語。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
其人在景王時。已在春秋末世矣。

言樂必兼舞。古舞之目。亦備於周官。

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雩。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此可知知樂必兼舞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蕤。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祖。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鄭注。咸池。大威也。

雖大卷未知所本。而雲門。咸池。韶。夏。濩。武之名。皆可信爲累代相傳之樂舞。

樂緯。稽嘉。黃帝樂曰雲門。莊子。天下篇。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墨子。三辯篇。湯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謠。又修九招。呂氏春秋。古樂篇。黃帝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命之曰咸池。帝舜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命皋陶作爲夏箴九成。以昭其功。湯命伊尹作爲大謠。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武王伐殷克之。乃命周公爲作大武。

大舞之外。復有小舞。

樂師。教國子小舞。見前。

鞀舞

鞀師掌教鞀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

箛舞

箛師掌教國子舞羽箛。祭祀則鼓羽箛之舞。

燕樂之舞

施人掌教舞散樂。舞羽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蓋樂之爲用。全在聲容兼備。有聲而無容。不得謂之樂。周之樂舞。上備先代。旁及夷野。於歷史相傳之功。德各地人民之習尚。罔不修舉。此其樂之所以盛也。

後世言樂者。多注重於律呂。研究黍尺。聚訟紛如。而於舞法罕言之。制氏所紀之鏗鏘鼓舞。後亦不傳。漢書藝文志。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惟樂記略言其事。

樂記。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驅伐。盛威於中國也。孔穎達疏。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位而北出者。次及第二位。稍北出者作樂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觀兵也。再成而滅商者。謂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二至第三位。象武王滅商三成而南者。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面。

南反。象武王克商而南還。四成而南國是疆者。謂武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位南至本位。故言復綴以崇。崇。充也。而題伐者。謂當爲伐。謂擊刺。制作武樂之時。每一奏之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伐紂四伐也。

賈公彥釋周官言樂之六變八變九變亦以其法推之

周官大司樂凡樂圖鍾爲宮。黃鍾爲角。大族爲徵。姑洗爲羽。鼗鼓鼗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族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鼗鼓鼗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族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賈公彥疏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爲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爲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爲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爲八成。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爲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大護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爲曲別也。黃以周曰。大武立四表。防諸大司馬田獵之法。田獵立表自南始。故以至北之表爲後表。而田獵之行自北始。故鄭注以初鼓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又鼓及表。自第二前

至第三鼓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四鼓而退，及表，自前表至後表，準鄭此注，則武始北出，自北表前出至第二表，再成，自第二至第三表，所謂再始以著往也。三成而南，自第三前至南表，所謂周德自北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自南表回至第三表，所謂復亂以飭歸也。至六成，又自第二表回至北表，復綴以崇，所謂樂終而德尊也。至圍丘奏樂六變，用雲門，方丘奏樂八變，用咸池，宗廟奏樂九變，用九磬，其舞之行列，未必同於大武，賈疏仍以大武約之，固未必然。又因九變欲至北表以象歸，遂謂武舞北出自南起，更屬難信。

雖其說未必盡然，然欲考古舞者之地位及節奏，亦可於此略見一斑焉。

古樂陳列之法，見於周官，謂之樂縣。

周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

其法不見於他書，惟儀禮大射儀陳列樂器之法，可證軒縣之制，而宮縣之類，亦可以此推之。

儀禮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鐃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江藩曰：此阼階之西。

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鐃，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北，東鼓，江曰：此西階之一肆也。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江曰：此一縣僅設建鼓，舊在

建鼓之間，發倚於頌磬西，江曰：此二縣倚而不縣者也。江藩樂縣考曰：由此推之，宮縣四面皆縣，一肆鐘，一堵磬，一堵有鐘，有建鼓，有應鼗。

西縣之制，同於東縣，惟笙磬笙鐘，頌磬頌鐘，應鼗胡鼗，異其名耳。據此，則南面一肆，北面一肆，亦必有鐘磬，有鼓有鼗，而鐘磬之

名不可考。

儀禮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繫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注：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闕代也。謂一歌則一吹。

次大合樂

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鄭注：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賈疏：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者，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金磬。合奏此詩。故云衆聲俱作。

次興舞

孫詒讓曰：凡舞在合樂之後。燕禮記云：遂合鄉樂。若舞則句。注云：句，頗篇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是也。

其天子諸侯之樂又有金奏

黃以周曰：樂有六節。一曰金奏。二曰升歌。三曰下管。笙入。四曰間歌。五曰合樂。六曰無算樂。上得下就。下不得上取。孫詒讓曰：天子諸侯之樂，以升歌爲第一節。下管爲第二節。間歌爲第三節。合樂爲第四節。每節皆三終。大夫士之樂，唯無下管。而以笙入爲第一節。餘三節並同。天子諸侯又有金奏，以迎尸。送尸迎賓送賓，謂之先樂。

鍾師掌之而聽令於大司樂

周官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械夏、鼂夏。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戶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鄭注：王出入奏王夏。戶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

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陟。夏公出入奏。夏。

古所謂樂者。大致如是。今人不惟不知律呂並舞。器位。次。管絃終節。都不深考。第習後世之樂器。雜奏而漫舉之。便曰國樂。實至可怪之事也。海寧王氏有釋樂次篇。綜諸書而定其次。今附錄之。

王國維樂詩考略。凡樂以金奏始。以金奏終。金奏者。所以迎送賓。亦以饗天子諸侯及賓客。以爲行禮及步趨之節也。凡金奏之詩。以九夏。大夫士有送賓之樂。而無迎賓之樂。其送賓也。以陟夏。諸侯迎以肆夏。送以陟夏。天子迎以肆夏。送以肆夏。而天子諸侯出入。又自有樂。其樂。天子以王夏。諸侯以鵲夏。諸侯大射。惟入用樂。金奏既闋。獻酬習禮畢。則工升歌。升歌者。所以樂賓也。升歌之詩。以雅頌。大夫士用小雅。諸侯燕其臣及他國之臣。亦用小雅。兩君相見。則用大雅。或用頌。天子則用頌焉。升歌既畢。則笙入。笙之詩。南陔。白華。華黍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於是有間有合。間之詩。歌則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笙則由庚。崇邱。由儀也。合之詩。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也。自笙以下。諸詩。大夫士至諸侯共之。諸侯以上。禮之盛者。以管易笙。笙與歌異工。故有間歌。有合樂。管與歌同工。故升而歌。下而管。無間歌合樂。下管之詩。諸侯新宮。天子象也。凡升歌用雅者。管與笙皆用雅。升歌用頌者。管亦用頌。凡有管。則有舞之詩。諸侯勺。天子大武。大夏也。凡金奏之樂。用鐘鼓。天子諸侯全用之。大夫士鼓而已。歌用瑟及搏拊。笙與管皆如其名。舞則大武用干戚。大夏用羽籥。

第十一節 王朝與諸侯之關係

前所述之十節。周之政教大端粗具矣。要而論之。其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精意。雖兼王朝及侯國而言。

而其根本僅在天子都城及六鄉六遂之區域。雖推其功效。固足使諸侯仿行。合無數之鄉遂而成一大國。

賈費魯魯人三鄉三遂。即仿天子之制。爲三鄉三遂也。

然以周代萬里之幅員。而政治之精神。僅見千方四百里之鄉遂。外此之五等諸侯。皆非天子號令之所及。則周天子不過一模範之侯封。不足爲四海共主也。吾人今日所當知者。周之制度。小則比閭。族。黨。行。政。皆民選之官。大則侯。衛。要。荒。率土守王。朝之法。其相維相繫之妙。用均散見於周官。故熟觀周官。則知周之封建。雖分權於各國。而中央政府之政令。固亦無不達於諸國之虞。其組織各國而成一大國。儼如今人所謂有機體。絕非後世苟且補苴之制。所可比也。

周官所言王朝與諸侯之關繫。自封畿畫土外。其最要者六事。(一)曰命官。其官制定於太宰。

周官太宰。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而典命掌其命數。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

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內史策命之。

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侯國之卿未受命於天子者則謂之小卿其區別至嚴也。

儀禮大射儀小卿鄭注小卿命於其君者也。

(二)曰貢物其別有二一則每歲常貢令春入之。

周官小行人令春入貢賈疏此云貢即太宰九貢是歲之常貢也必使春入者其所貢之物並諸侯之國出稅於民民稅既得乃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美物必經冬至春乃可入王是以令春入之也。

其目有九。

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殯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

皆有定法。

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

一則因朝而貢各有年限。

大行人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殯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實爲擊賈疏此因朝而貢與太宰九貢及小行人春入貢者別彼是歲之常貢也。

其貢物皆入於太府。以共王朝對於邦國之用。

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貢。凡邦國之貢。以待帛用。

蓋王朝之財政。自以萬民之貢充府庫。初不利諸侯之貢而有所私也。(三)曰盟約。自諸侯至萬民皆有焉。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雘。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盟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

其大者則登於天府。

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蓋其時尙以神道設教。故人事之不可信者。恃盟約以堅之。然當時之王朝。與諸侯萬民訂約。或諸侯與諸侯。或諸侯與萬民。或此國之民與他國之民立約。其事之多。可由此推見矣。(四)曰朝聘。其法甚多。約之則有君臣二者之禮。

小行人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在親省聘問。臣之禮也。

而行人之官掌之。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慶覲。以除邦國之惡。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餼。以補諸侯之裁。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七歲徧象。脤。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辭。史。論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蓋君臣之禮各有政治之關繫。非徒以聯情好。飾儀文也。(五)曰刑罰。邦國之獄訟。既有邦典。

大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

其輕重又各以性質爲區別。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布憲爲之布告。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

而訝士專掌折獄焉。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論罪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至諸侯之大罪。則有九伐之法。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禁則伐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伐之。野荒民散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伐之。賊殺其親則

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烏獸行則滅之。

蓋天子六軍倍於大國之軍。數故不患其不服也。(六)曰哀恤。國有福事。既有慶賀之禮。其他不幸之事。則行人往而哀恤之。

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檣禮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掌客爲之殺禮。

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

蓋王朝與諸侯內外一體。無論常變。皆與有關繫也。

吾考周時王朝與諸侯國之組織。固皆以政法爲之樞。而文字之功與宣傳之力。尤有關於中外之維繫。考之周官。當時各國咸有方志。小史外史誦訓諸官掌之。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外史掌四方之志。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王朝之人。既熟悉其歷史。而各國特別之情況。行人又時時調查而爲事書。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虐猶犯令者。爲一書。其

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訓方氏又爲之誦道。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故王國之人能周知天下之故。而四方無隱情焉。王國統一四方之文字。既有行人諭之。外史又專掌其命令。並達書名。

外史掌書外令。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則王國之書之傳播於外。亦可見矣。

文字之宣傳。與口語之宣傳。相爲因也。周官有擯人及掌交等官。以口語宣傳爲專職。

擯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

而象胥之傳言語。且及於蠻夷閩貉戎狄之國。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禮與其辭。言傳之。

故內外皆無隔閡。不但諸侯對於王朝。靡所隱蔽。即諸侯對於諸侯。及諸侯之民對於他國之民。亦可以無扞格齟齬之意。其立法之意深矣。

第十二節 結論

綜觀右舉十一節。而周禮儀禮二書之時代功效性質。乃可推論。蓋使西周時代無此一種制度。純出於

戰國或漢代儒家之偽造則春秋內外傳所紀詩書所稱一切皆無來歷例如國語紀陳靈公時事

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不庾積塢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穡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廡縣無廡舍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闕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灋膳宰致饗庖人獻饌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澄事上卿暨之若王巡守則君親暨之

使非春秋以前周代固有若干典章列國皆奉行惟謹舉凡朝聘之儀官司之守道路之政田里之制皆有詳細條文則單襄公對於陳國之腐敗何必駭怪而偽造此等言論以譏刺之若謂列國各行其法可以因人事而進化則彼此朝聘爲何時所訂之公約不但春秋時之國家絕無此等人物卽詩書所載之諸侯如魯伯禽召穆公衛武公晉文侯秦非子等皆無此魄力也若謂周家立法隨時改進則夷厲以降王朝已衰更不能創立典章頒行各國矣周室盛時惟成康昭穆四代而左傳稱昭王南征而不反國語稱穆王征犬戎荒服者不至其時已遙於成康故謂穆王時紹述周公職方之文則可謂穆王作職方則不可也

曰然則官禮之文其效亦可睹矣成康在位五十餘年

通鑑外紀成王在位三十年。通周公攝政三十七年。康王在位二十六年。

而王道遂微缺。

史記周本紀昭王之時王道微缺。

周公制禮復何足稱。曰是當以孔子及朱子之言釋之。

中庸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此如共和政體行之美國而治行之墨西哥而亂。良法美意待人而行。不得以世亂之因全歸之於法制也。

朱子語類卷八十六大抵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

其行者已致刑措之效。其不盡行者。遂開後世之衰。是亦無所用其諱飾也。

周之禮教雖至衰亂之世亦非全不行。觀賓之初筵之詩可見。

詩小雅甫田之什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簋豆有楚。載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醴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酌。以祈爾爵。簠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無

僇僇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悒悒。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歌。亂我蓬豆。屢舞僇僇。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僇僇。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由。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蒙。三爵不亂。矧敢多又。

此詩小序以爲幽王時衛武公刺時之詩。卽謂小序不可信。不能確指其爲何時何人之作。以詩之次序論。在節南山谷風諸什之後。魚藻諸什之先。其爲西周衰亂之時之詩無疑也。觀其初筵。實卽燕射之禮。賓之威儀溫恭。頗守禮法。至於既醉之後。側弁屢舞。則爲衰世之風。然立監佐史。仍與燕禮鄉射禮之立司正相合。三爵獻酬。亦同於禮足知昭穆以降。並非舉先代所制之禮一概廢棄。惟行之不合於禮意。則詩人從而刺之。當時詩人嬾於禮教。又可因此而見矣。

近世西人多有研究周禮者。法人俾優 Edouard Constant Biot (1803—1850) 曾以法文譯之。(*The Teheon-li, trad. du chinois*) 巴黎出版。一八五一年。德人夏德 Friedrich Hirth 一生今古。所著支那古代史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多稱引其說。如曰。

周禮爲周代文化生活最重要的典據。亦爲後代之嚮導。對於爲政家之模範。永受世人之尊重。殆無可疑。其於國民之教養。實居重大之位置。世界之書籍中。罕見其匹儔。且其關於公共生活及社會生活。詳細說明。於陶冶後代之國民。具有非常之勢力。因襲之久。世人因此詳細之規定。殊不能任意而行。社會萬般之生。無論一言一行。無不依其儀式。俾優氏以爲此等詳細的規矩。其

主。要。之。一。的。惟。在。使。人。歸。去。公。私。之。生。活。上。放。縱。和。野。之。行。動。使。肉。體。與。道。德。共。具。有。一。定。不。變。之。性。格。更。於。其。上。築。成。一。不。變。易。狀。態。之。政。府。焉。俾。優。氏。此。言。不。可。謂。非。卓。識。支。那。王。朝。雖。屢。變。更。彼。等。支。那。人。自。周。禮。之。時。代。至。於。現。今。對。於。此。種。儀。式。因。襲。的。尊。敬。之。結。果。至。於。使。支。那。與。支。那。人。國。家。與。國。民。均。具。有。鞏。固。不。變。之。性。質。云。

雖其觀察吾國政教禮俗。未能得其真際。而謂周禮爲陶冶後代國民性之具。亦不可謂無見也。

中國文化史

第一編

第二十章 文字與學術

西周文字。可分爲二期。周初之古文。爲一期。宣王以後之籀文。爲一期。

說文。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據此。則宣王以前之文。爲古文。

周初之古文。與夏商之文字。亦不同。

說文。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段玉裁曰。自黃帝而帝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帝堯。帝舜。爲五帝。

夏禹。商湯。周文武。爲三王。其間文字之體。更改非一。不可枚舉。傳於世者。概謂之倉頡古文。不啻倉頡所作也。

惟其時文字未有定名。僅可謂之古文耳。今以世傳殷商龜甲文字。與周初鐘鼎相較。則商代文字。筆畫簡約。至周初而變爲繁飾。且其結體。亦與商代不同。固由周代尙文。亦審美之念漸趨繁密之證也。說文所載籀文。尤多重疊。文飾之風。殆與世並進。而岐陽石鼓行列整齊。近於小篆。其別異於周初之古文。或卽在是歟。

世多謂古文簡而籀文繁。遂疑古文之重疊者爲籀文。如王蒙友說文釋例謂牙之古文。某之古文。

皆籀文。實未悟進化之理。凡一事一物之興。必皆有其漸。而後有人取而整齊之。使周初古文無重疊者。而太史籀一旦創爲筆畫繁多之字。何能使人通用乎。

文字有進步。教授文字亦隨而進步。周初教六書。

說文。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化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殆僅教以方名。

內則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至史籀而有史篇。附以說解。以教學僮。

漢書藝文志。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僮書也。段玉裁曰。許稱史籀者。三。說文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籀。說文下云。史篇讀與佒同。姚

爲後世小學書之權輿。西漢時其書尙完好。東漢建武中猶存九篇。足知周秦漢人之教學者。率本此書矣。

周代文字。存於今者。有金有石。諸家著錄金文。定爲周器者。無慮數百種。若師日鼎。

阮元定爲成王卽政之元年。周公遷於文武。

之所作。無專鼎。王昶錄詩歸集。定爲文王時器。阮元定爲周宣王時器。周寶卣。王昶自文王時器。毛公鼎。吳大澂定爲成王時器。孟鼎。吳大澂定爲成王時器。等皆西周器也。石文有壇山刻石。文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縣。相傳爲周穆王時書。然其真僞未定也。

惟岐陽石鼓。今在北京國子監大成門。自唐以來。認爲周代石刻。

韋應物詩。周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刻苔蘚。漚漚委蛇相料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清代諸儒。考訂石鼓者。雖多異說。然其爲吾國最古之石刻。則固無可疑也。

周之書籍。統曰方策。

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

策以竹爲之。一曰畢。

爾雅釋器。簡謂之畢。郭注。今簡札也。學記。呻其佔畢。鄭注。吟誦其所視簡之文。

一曰牒。

說文。簡牒也。

一曰篇。

書金縢。啓篇見書。說文。篇。書僮竹管也。

大抵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本作冊。象其編簡之形。

釋名：簡，閒也。編之篇篇有閒也。是諸簡連編者，亦名爲簡。蓋對文則簡與策別，散文則簡與策通也。

方亦曰牘，以木爲之。

金鶴周代書冊制度考：方一曰牘，說文云：牘，書版也。論衡量知篇云：截竹爲筒，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斷木爲契，折之爲版，力加剗削，乃成奏牒。此簡策用竹、方版用木之證也。

方廣於策而較短。策長二尺四寸，一策祇書一行，其字數自二十至三十不等，字大不逾寸。

金鶴周代書冊制度考：簡策長短之度，說者不一。蔡邕獨斷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孔冲遠春秋疏云：鄭玄注論語序以鈞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與六經異也。士聘禮賈疏：鄭作論語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賈孔之言，長短大異。竊謂孔疏是也。孔冲遠謂簡容一行字。鄭注尚書云：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是一簡容字有多少，然要自二十字以上，大約以三十字爲歸。周之一尺二寸，當今九寸六分，恐不容三十字。周之六寸，當今四寸八分。孝經之策，毋乃太短乎？且彼謂論語策三分居一，又謙焉。若六經策一尺二寸，論語三分居一，當爲四寸。四寸當今三寸二分，其短尤甚矣。論語一簡容八字，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錯簡可證。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策書，一簡八字，又一證也。若三寸二分，豈能容八字乎？今觀賈疏論語策實是八寸，以二分居一推之，六經策當二尺四寸。孝經當一尺二寸，與孔疏合。二疏同引鄭君論語序，不應有異。然則賈疏尺二寸三字，必是二尺四寸之訛，可知矣。論語

策八寸。容八字。六經策二尺四寸者。容二十餘字至三十字。其制自合。大約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體不宜小。又一簡止容一行。則字體更不宜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書策。每行亦不拘字數。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矣。此由字體有繁簡。繁者宜疏。簡者宜密。總欲其點畫之明析而已。方版之字。長短未聞。然其所書。自百字以下。或爲五行。每行二十字。或爲四行。每行二十餘字。則其長亦當有二尺餘。其廣大約五六寸。若二三行者。其廣不過三四寸。有長方形。故謂之方。非必正方也。

其書字以筆墨。有不當。則以刀削去。更書他字。金說其法至漢魏猶沿用之。吾人雖不能見西周之方策。然以近世發見之流沙墜簡推之。猶可得其髣髴也。

周之教育。皆官掌之。其教人者曰師曰儒。

周官太宰以九府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孫詒讓曰此經之師儒。於文王官人七屬當四曰學則任師。七曰先則任賢。所包甚廣。劉台拱曰。師卽禮經所謂先生。鄭注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是也。儒卽禮經所謂君子。鄭注云。有大德行不仕者是也。俞樾云。師者。其人有賢德者也。儒者。其人有伎術者也。說文。人部。儒。柔也。術士之稱。是古謂術士爲儒。凡有一術可稱。皆名之曰儒。故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別。此經所謂儒者。止是術士。以道得名者。道亦術也。說此經者。習於後世之言。視儒與道皆甚尊。於是始失其解矣。案劉向說得之而未盡也。此經之師儒。卽大司徒本俗六之聯師儒。皆通乎上下之辭。師則泛指四民之有德行材藝足以教人者而言。上者國學。鄉遂州黨諸小學。以達里巷家塾之師。固爲

師而益儒。下者如嬖婦有女師。巫醫農工亦皆有師。蓋齊民曲藝咸有傳授。則亦各有師弟之分。以賢得民。祇謂師賢於弟子耳。奚必德行純備之賢乎。儒則泛指誦說詩書通該術藝者而言。若荀子儒效篇所稱俗儒雅儒大儒。道有大小。而皆足以得民。亦不必皆有產賢之道也。

而稽其學術。大抵出於官守。故清人盛稱周代學術本於王官。

章學誠校讎通義後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藝。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掌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爲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

諸學之中尤以史學爲淵藪。周之史官。既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女史諸職。其地方復有州史、閭史。禮記內則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

其各官所屬之史。專掌官書者。殆不下千餘人。

五官之史可數者。天官一百四十四人。地官一百九十二人。春官二百六十四人。夏官二百一十五人。秋官一百七十一人。冬官不可知。又如商肆之史。無數可稽。合之殆不在千人以下也。

其書自三皇五帝之書。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至閭里生齒之冊。無不備。故劉知幾謂史官備於周室。

史通外篇周官禮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

亦可。謂歷代之書。莫備於周史。史官所讀之書既多。故其學亦邃。周之史官最著者。首推史佚。

注中墨子序。周太史尹佚實爲文王所訪。晉書克商營洛。祝筮遷鼎。有勞於王室。周書克殷成王聽朝。與周召太公同爲四輔。賈誼新書數有論說。淮南子主術訓身沒而言立。東遷以後。魯季文子。春秋傳惠伯。文十晉荀偃。襄十四年叔向。昭九年秦子桑。僖十五年后子昭九。及左邱明。宣二年並見引重。遺書二篇。劉向校書。列諸墨六家之首。說苑政理篇亦載其文。

其後世掌周史。

頌鼎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欽生冊命頌。善夫克。登王命尹氏友史欽冊善夫克。均見集古錄

梁玉繩古今人表考。史佚亦曰尹逸。晉語稱文王訪於辛尹。尹蓋其氏。通志氏族略三云。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因以爲氏。子孫世爲周卿士。食采於尹。考左昭二十三年。王子朝入於尹。單劉伐尹。疏謂尹子食采於尹。世卿爲士。然則尹佚乃少昊之裔。而周尹氏乃史佚之後也。

尹吉甫尤著稱於宣王之朝。

詩六月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父。正義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

史佚之外有左史戎夫。作史記以警穆王。

逸周書記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寢遘事驚予。乃取遘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聞。

有伯陽父以史記決周之衰亡。

史記周本紀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

又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將亡矣。

有史伯碩父史僕史賓史白史燕史頌史懋史它史懿史吳史駒史友等。均著名於彝鼎。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有史伯碩父鼎史僕壺史賓斚史自彝史燕盤。憲齋集古錄有史頌敦史懋壺史它簋史懿敦又師至父。

鼎王呼內史駒冊命師至父師虎敦王呼內史吳曰冊命虎無專鼎王呼史友冊命無專。

他官之傳於今者未有若史官之衆也。

有史而後有法。故法學出於史官。周官太史掌邦法。內史掌八枋。卽法律之學所從出也。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

以昭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發。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

呂侯命穆王度作刑以詰四方。而先敘蚩尤苗民顓頊帝堯三后之歷史。足知法學之根據於歷史。

書呂利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史頌聽法於蘇。尤其明徵也。

憲齊集古錄。史頌。敦佳三年五月丁子。王在宗周。命史頌聽蘇法。友里君百生。帥裨整於成周。休右成事。蘇賓章馬四匹。吉金用作蘇彝。

彝。吳大澂曰。此史頌奉命往蘇聽頌。蘇人賂以章馬四匹。吉金。頌因以作此彝敦也。

有史而後有文。故文學亦出於史官。周之典冊皆史所爲。

如逸作祝冊之類。

而尹吉甫以史學世家。爲周室中葉之大詩家。其詩有孔碩肆好。穆如清風之美。

詩。崧高。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烝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他詩人雖有自署其名者。未嘗若吉甫之自許也。

如節南山詩。家父作誦。以究王誼。卷伯詩。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史籀作大篆。以教學僮。實爲文字學之祖。然則周史實兼今之散文韻文及小學諸家之長矣。近世人論周代史官之學術者。以龔自珍之文爲最詳。

襲自珍。古史鉤沈。論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是故儒者言六經。經之名。周之東有之。夫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動之史也。風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者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替史諭之賓客之所爲也。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樂。故曰。五經者。周史之大宗也。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稱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稱尹佚辛甲。尹佚辛甲。官皆史。膳實爲柱下史。若道家。若農家。若雜家。若陰陽家。若兵。若術數。若方技。其言皆稱神農黃帝。神農黃帝之書。又周史所職藏。所謂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劉向云。道家及術數家。出於史。不云餘家出於史。此知五緯二十八宿異度。而不知其皆繫於天也。知江河異味。而不知皆麗於地也。故曰。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周之東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傷周之史亡也。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墮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周之東。其史官大罪四。小罪四。其大功三。小功三。帝魁以前。書莫備焉。郊之君知之。楚之左史知之。周史不能存之。故傳者不雅馴。而雅馴者不傳。謂之大罪一。正考父得商之名頌十二於周。百年之間。亡其七。太師亡其聲紘焉。太史又亡其簡編焉。謂之大罪二。周之雅頌。義逸而荒。人逸而名亡。警所獻。燕享所歌。大氏所章。作者之指初不在。史不能宣而明。謂之大罪三。有黃帝歷有顓頊歷。有夏歷。有商歷。有周歷。有魯歷。有列國歷。七者。周天子不能同。歷敵不改。是以失禮。是失官之大者。謂之大罪四。古之王者。存三統。今連山歸藏亡矣。三易弗具。孔子卒得乾坤於宋。亦弗得於周史之小罪一。列國小學不明。聲音混茫。各操其方。微孔子

之難言。古均其亡乎。史之小罪二。史竊作大家。非爲廢倉頡也。周史不肯存古文。文少而字乃多矣。象形指事。十存三四。形聲相率。千萬並起。古今困之。史之小罪三。列國展禽觀射父之徒。能言先王命祀。而周史儂乃附長弘爲神怪之言。燕昭秦皇淫祀漸興。儂弘階之。妖孽是徵。史之小罪四。帝魁以降。百篇權輿。孔子削之。十倍是儲。雖頗闕不具。資糧有餘。史之大功一。孔子與左邱明乘以如周。獲百二十國寶書。夫而後春秋作也。史之大功二。冠婚之殺。喪祭之等。大夫士之曲儂。咸以爲數。夫舍數而言義。吾未之信也。故十七篇之完。亦危而完者也。史之大功三。周之時有推步之方。有占諶之學。其步疏。其占密。天官有書。先臣是傳。唐都甘公。爰及談遷。是蹟是宣。史之小功一。史秩下大夫。商高大夫。官必史也。自高以來。時人守之。九章九數。幸而完。史之小功二。吾雖彼覓世繁者。能莫能守。有史譜牒。有世本。竹帛咸舊。是故仲尼之徒。亦著帝繫。姓後千餘歲。江介之郡。夸族始甚。史之小功三。夫功罪之際。存亡之會也。絕續之交也。天生孔子。不後不先。周史存亡絕續。俾樞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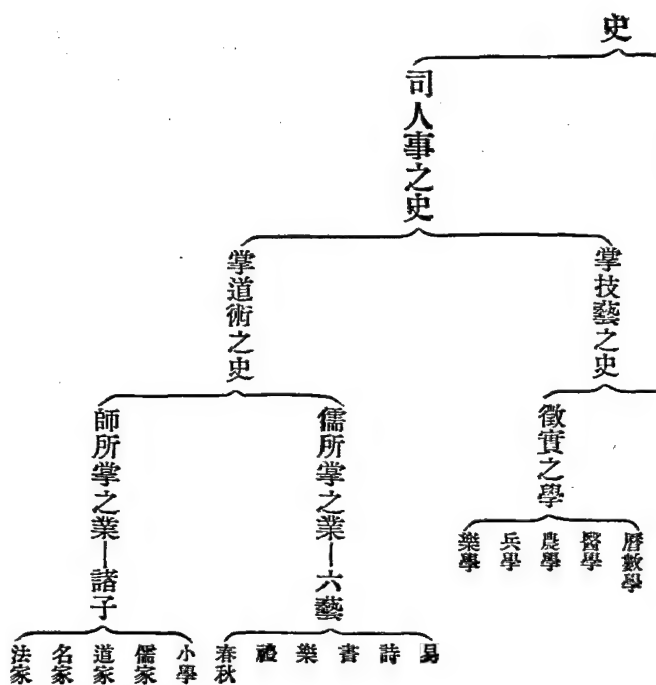
劉師培又衍之曰。六藝掌於史官。九流出於史官。術數方伎諸學。亦出於史官。且列爲表以明之。

司天事之史

司祝之史——墨家
司歷之史——陰陽家
術數家

憑虛之學

五行學
天文學
著龜雜占學
形法學



其言雖有附會穿鑿。或過於蔓衍者。然亦可見學術之進化。必由綜合而區分。以其綜合之中。具有萌芽。

然後區分而各成一派別。非必謂後世學術無一不爲古代所包含。然孳乳浸多其淵源亦必有自。苟不溯其濫觴則其後之突然而來者正不知其以何因緣矣。

第二十一章 共和與民權

海通以來譯人以法美諸國民主立憲之制與中國歷代君主之制不同。求其名而不得。因以共和二字譯之。蓋以周厲王宣王之間國家無天子者凡十四年。其時號曰共和。故以國家之無君主者比附於共和。實則周之共和與近世民主立憲之制迥殊。學者不察望文生義。以此例彼。貽誤匪淺。然世人既襲用其名。亦不可不知其名之所由來也。

周之共和凡有二說。一則謂周召二公共和行政。

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國語韋昭注曰彘之亂公卿相與而修政事號曰共和凡十四年而宣王立。

一則謂諸侯奉共伯和行天子事。號曰共和。

史記正義魯連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質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於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而共伯復歸國於衛也。

索隱汲冢紀年云共伯干王位。共音恭。共國伯爵。言共伯攝王政。故云干王位也。

按共伯事又見呂氏春秋開春論。

呂覽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爲稽矣。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

及莊子讓王篇。

莊子讓王篇：共伯得乎共首。釋文引司馬彪注云：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爲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共伯不聽，卽于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道遙得豷共山之首。共丘山在今河內共縣西。

羅泌及梁玉繩多主其說。

羅泌路史發揮：共和，說者曰：周室無君，周公召公共和王政，故號曰共和。自史遷至溫公，無異議也。予不敢以爲然。厲王之時，周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予聞厲王之後，有共伯和者，修行而好賢，以德利民，諸侯賢之，入爲王官。十有四年，天旱，廬火歸還於宗，道遙共山之首。宣王乃立，是以王子朝告於諸侯，猶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於彘。諸侯釋位以聞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是宣王之前，諸侯有釋位間於天子之事者矣。然則所謂共和者，吾以爲政自共伯爾。若曰：周召共和，吾弗信也。向秀郭象援古之說，以爲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立之不喜，廢之不怒，斯則得其情矣。

梁玉繩史記志疑案，以共和爲周召行政之號。史公之單說也，而韋注國語，孔疏左傳，及史通，咸宗之後，儒並依斯解，其實不然。昭二十六年傳云：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於彘。諸侯釋位，以聞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則知厲宣之間，諸侯有代行行政者矣。周召

本王朝卿士。僉果攝天子之事。不可言釋位。別立名稱。若後世之年號。古亦無此。故顏師古以史公之說爲無據也。考竹書紀年。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開春篇。及索隱引世紀。正義引魯連子。並以共和爲共伯和其國。伯符和其名。人表厲王後有共伯和其地。近衛。卽洹河內郡之共縣。周時亦謂之共頭。呂氏春秋誠廉篇。武王使召公盟微子於共頭之下。是已。古史從竹書。路史有共和。并可互相證明。蓋厲王流彘。諸侯皆往宗共伯。若霸主然。其時宣王尚幼。匿不敢出。周召居守京師。輔導太子。及後王沒而民厭亂。太子年亦加長。共伯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之。參核情實。必是如此。凡有言共伯至周攝政者。有言共伯于位篡立者。有言共伯卽衛侯。蓋屬不經之談。爾。

予謂史記三代世表。自黃帝訖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訖孔子。明共和以前之事。多不可考。而自共和元年以後。諸侯譜牒。咸有可稽。詎有誤以共伯和之名。爲大臣共和行政之號。紀年之始。卽成大錯者。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十四年。宣王卽位。共和罷。

故共和之解。當以韋昭所謂公卿相與和而行政之說爲的。然公卿相與和而行政。仍是貴族執政。與今之所謂民主者。固截然有別也。

周時雖無民主。而有民權。人民之鈐制。帝王隱然具有一種偉大之勢力。蓋周代相傳之訓。以爲天降下民。而後爲之作君作師。

孟子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

故爲君者。恆以畏天保民爲主。周召諸公於此義尤拳拳焉。

書康誥。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敕敕。威威。顯民。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召誥。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曰讐民者。明民與王相匹敵者。曰友民者。明民與上爲朋友也。禮之若匹敵。親之若朋友。是實君主對於人民最要之義。故周之立國。雖重禮而上文等威之辨。嚴若天澤。而百工士庶咸可盡言於王朝。觀召公諫厲王之語。似庶人傳語於王。故有明文規定者。

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賢史教誨。者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雖以厲王之虐。甫及三年。民已羣起而推翻之。周民之有勢力。可知矣。湯武革命。伊尹放太甲。均有主名。

之人而流厲王者。不聞有誰何爲之魁帥。雖其中經過之事實。史書不詳。然以此推之。必爲全體人民之意。非出於一二人之主使。尤灼然矣。

君主與人民對待。而公卿大夫。則介乎二者之間。周之盛時。公卿大夫。固恆以勤恤民隱。詔其君主。卽至衰世。亦時時代表民意。作爲詩歌。以刺其上。是厲行階級制度之時。雖作貴族平民之區別。而貴族之賢者。率知爲民請命。初非一律阿附君主。奴隸其民也。據毛詩小序。大雅刺厲王詩凡五篇。

毛詩小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板凡伯刺厲王也。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鄭箋且以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爲刺厲王詩。是民莫敢謗者。公卿大夫固昌言刺之也。其後宣王爲中興之君。而詩之變雅。則美刺間作。幽王使天下大壞。而詩之刺之者。殆四十篇。作詩者無所忌諱。采詩者著之簡編。自君子大夫。至於寺人下國。其怨悱愁苦之言。均能流傳於世。是尤可見周家之忠厚矣。使其時實行專制。摧折輿論。則當時譏刺厲幽之詩。必將如後世之禁燬誅鋤。不使傳於口耳。又使其時公卿大夫。皆無志節。則雖暴如幽厲。亦何嘗不可矯爲歌功頌德之文。以淆亂人之視聽。故吾輩讀史者。當知西周之末世。雖曰暴君代作。譏佞迭興。人民之窮困顛連。已達極點。而學士大夫直言無諱。指陳民瘼。大聲疾呼。猶爲先世教澤綿延未已之徵。其言論之自由。或尙過於後世民主之時代也。

周之重民。累世相傳。明哲之士。咸喻斯義。如師曠告晉悼公之言。卽召公告厲王之意也。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

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

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

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其他議論類此者甚夥。不可勝舉。總之吾國先哲立國要義。以民爲主。其立等威辨上下。亦以爲民而非爲帝王一人。或少數武人貴族。縱欲肆虐而設。故雖未有民主立憲之制度。而實有民治之精神。惟其制禮既密。施教亦久。故遇暴虐之君。如厲王者。人民雖知羣起逐之。而仍必委政權於國之大臣。素負民望者。初無削除貴族。悉以平民執政之意。此則古今思想之殊。抑亦平民與貴族不甚懸絕。故不甚痛惡之之證也。

第二十二章 周代之變遷

周自平王至赧王之時。爲東周。東周之時。復分爲二。自平王之四十九年至敬王之四十一年。是爲春秋之時。自元王至赧王。是爲戰國之時。春秋者。史書之名。而非時代之名。以相沿既久。姑循用之。西周之政教。至春秋時。有相沿而未變者。有蛻化而迥殊者。史家著論。多以爲西周降至春秋。實爲世衰道微之徵。

漢書貨殖傳序。周室衰。禮法廢。諸侯刻鵠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欲不制。僭差無極。游俠傳序。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

然就一王定制而論。誠有陵夷衰微之象。就中國之全體而論。未始非民智進步之時。世無一成不變之局。讀史者。第當識其變遷。以明人民進化之階段。不必先立一成見也。

春秋之風氣。淵源於西周。雖經多年之變亂。而其蹤迹猶未盡泯者。無過於尚禮一事。觀春秋左氏傳所載當時士大夫。視國之興衰以禮。

左傳閔公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又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又昭公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驤。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

此乎。而在而屑屑焉習。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決軍之勝敗以禮。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齊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其於是乎大蒐以示

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一戰而霸。

又僖公二十八年。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又僖公三十三年。王孫滿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

又宣公十二年。隨武子曰。會聞用師。觀釁而勳。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

定人之吉凶之禮。

左傳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

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又僖公二十三年。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

又文公十五年。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

免矣。

又成公十三年。卻貽來聘。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

又襄公二十一年。會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又襄公二十六年。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聘問則預求其禮。

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

會朝則宿戒其禮。

左傳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於鄭。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

卿士大夫以此相教授。

左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其不能者。則以爲病而講學焉。

左傳昭公八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

此等風氣。至戰國時則絕無所見。故知春秋諸人。實以近於西周淵源。有自故所持之見解。所發之議論。均以禮爲最要之事也。管子者。儒家所斥爲霸佐。不足語於王道者也。然其言之見於左傳者。則曰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其所著之經言。亦以禮爲四維之首。

管子牧民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枉。

使此諸書。出於後人所僞造。左傳及管子並多有疑其僞者。何以後世之人。對於春秋一時代。獨造出此等言論。而於其

他時代。不一律造爲此類言行乎。故春秋者。直接於禮教最盛之時代。之後之二時代也。又由禮教最盛而漸趨於衰落之一時代也。觀諸人之不知禮。不習禮。及誤以儀爲禮。即可見其時之習此者。已居少數。惟其流風餘韻。猶浸淫漸漬於人心。故衡量人物。往往以此爲斷耳。

周制之變也。首在列國之封域。周初千八百國。至春秋之初。僅存百二十四國。其數不逮十一。則厲宣以降。諸侯之互相吞併。蓋已久矣。春秋之時。國之大者十。魯兼九國之地。向極須句鄆郕齊兼十國之地。郕杞

晉兼二十二國之地。韓欽董魏絳荀黃郕原夷齊邢楚兼四十二國之地。權郕鄆穀鄆羅盧申呂莒莒宋兼六國之地。宿偃郕曹鄭兼三國之地。許衛兼二國之地。鄆秦有周地。

東界至河。吳滅五國。巢徐鍾吾北境及淮。越又從而而有之。弱肉強食。其禍酷矣。而諸小國併爲大國。其國家之組織。社會之狀況。人羣之思想。胥因之而變。易其胚胎於一國之文化。亦有漸推漸廣之勢。雜居之

異族爲之同化。僻遠之新國。由是輻輳。此皆互爲因果者也。春秋諸國并吞小弱。大抵以其國地爲縣。

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鄠。

左傳宣公十一年。楚子伐陳。因縣陳。十二年。楚圍鄭。鄭伯逆楚子曰。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孤之願也。昭公十一年。叔向曰。楚王奉

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遂縣之。

其縣之區域。大於周官所謂縣者。殆不止倍蓰。采周制。郡鄙之。地二千三百零四家。縣。縣境懸遠。則特使大夫守之。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晉使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

其職重於內地之大夫。故亦稱爲守。

左傳晉侯問原守於寺人鞅。鞅曰。昔趙衰以壺殯從。徑餒而不食。故使處原。是原大夫亦稱原守也。

其後或稱爲命大夫。

左傳哀公四年。楚師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杜註。命大夫。別縣監尹。正義曰。陰地者。河南山北。東西橫

長。其間非一邑。特命大夫使總監陰地。

而楚之屬地。則特置縣尹或縣公以治之。

左傳莊公十八年。楚子克權。使圖緡尹之。以叛國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圖殺尹之。
襄公二十六年。穿封戌。方城外之緡尹也。
又。宣公十一年。楚子曰。諸侯縣公。皆廢其人。

因滅國而特置縣。因置縣而特命官。封建之制。遂漸變爲郡縣之制。此政治變遷之至大者也。

顧炎武曰。知縣。漢書地理志言秦兼并四海。以爲周制微弱。終爲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爲郡縣。置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子遺。後之文人。祖述其說。以爲廢封建。立郡縣。皆始皇之所爲也。以余觀之。殆不然。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公十五年。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成公六年。韓獻子曰。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三十年。絳縣人成年長矣。昭公三年。韓宣子曰。晉之別縣。不惟州。五年。蒞啟疆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又曰。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二十八年。晉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哀公十七年。子穀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與管仲。狐與轅。其縣十七。說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戰國策。智過言於智伯曰。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史記吳世家。王餘祭三年。子慶封朱方之縣。則當春秋之世。滅人之國者。固已爲縣矣。按昭注。二十九年傳。蔡聲言。劉某。漢書地理志。則夏后氏已有縣之名。周禮小司徒。四甸爲縣。楚人五都爲縣。縣土注。縣王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本亦作襄。國語晉子制齊三都。爲襄。襄有師。十襄。襄爲屬。屬有大夫。史記吳王發九郡兵伐齊。范蠡對楚王曰。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甘茂謂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秦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何奴傳言趙武靈王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父言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則當七國之世。而固已有郡矣。

原注。襄公二十二年傳。趙盾有四縣。古時縣大。而郡小。說文。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

爲百縣。縣有四郡。至秦初置三十六郡。以廢其舊。今按傳稱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至周武王僅千八百國。春秋時見於史記。吳王及秦申君之事。則郡之統縣。固不始於秦也。傳稱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至周武王僅千八百國。春秋時見於經。傳者百四十餘國。又并爲十二諸侯。又并而爲七國。此固其勢之所必至也。

姚鼐郡縣考。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晉秦楚乃不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尙無郡名。吾意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卽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繫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氏知氏之縣。其縣已與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

因列國之競爭而田賦兵制亦相因而變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杜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稅畝。又威公元年。作丘甲。杜注。周禮四邑爲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出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

左傳昭公四年。鄭子產作丘賦。杜注。丘常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

又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君子之行也。欲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則貪冒無厭。則雖以

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注。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面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用田賦。

齊桓之霸尤重在變更軍制

國語管子對桓公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

晉文禦狄則作五軍。成公賞功則作六軍。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成公三年。晉作六軍。賞筆之功也。

其後吳晉爭長。至以甲車四千乘自豪。

左傳昭公十三年。叔向曰。寡軍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

案杜註四千乘三十萬人。其數雖不確。卽以二十五人一乘計之。亦十萬人矣。

亦周制之變更之大者也。兵事既重。則兵爲專業。而工商之業以分。

國語管子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二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衛。韋昭注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農野處而不墾。不在郡邑之數。則下所云五鄙是也。

四民之名以立

國語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囁。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士之子恒爲士。工羣萃而州處。工之子恒爲工。商羣萃而州處。商之子恒爲商。農羣萃而州處。農之子恒爲農。

按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考工記稱國有六職。雖亦分農工商。而未嘗別立士之一職。逸周書程典曰。士大夫不雜於工商。商不厚。工不巧。農不力。不可成治。士之子不知義。不可以長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給官。族不鄉別。不可以入惠。雖以士大夫別於農工商。亦未名爲四民。四民之別。蓋在春秋之時。穀梁宣元年傳。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雖所稱古者。與管子所謂昔聖王云者。皆若不始於春秋之時。然士皆授田。則與農無別。別立士之名。必爲授田之制已廢。故愚意春秋之時。授田之制漸廢。始有士農工商之分。否則無此區別也。

軍旅之事。苟非危急。專業者率可不與。

左傳宣公十二年。士會論楚曰。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按此是楚兵已皆常隸營伍。國雖舉兵。不取之於農商工賈也。

業分而專。故多能者。

管子。山權數篇。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石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菹菜百果使蕃裕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日歲豐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不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民無所與。

又。輕重甲篇。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

而國家且竭力保護之。

左傳。昭公十六年。子產謂韓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藂蘆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故能相保。以至於今。

按鄭有保商之法。故其商人如弦高者。能却敵而衛國。蓋前此之所未有。

蓋國力澎湃。則各種職業皆因而發達。不獨兵事一端。爲立國所重也。

國家之興亡。影響於社會至鉅。愚者推求其故而不得。則歸之於運數。而星相卜筮之術昌。觀左氏傳所載。多前知之言。如懿氏卜妻敬仲。知其將育於姜。莊公二十二年畢萬筮仕於晉。決其子孫必復其始。元公虢公之奔兆之童謠。僖公五年曹社之亡。始以妖夢。襄公七年以及季友手文。閔公二年穀也豐下。文公元年之類。一人一家之休

答均若有前定者。蓋其時之人。考索興衰之理。不盡關於人事。故廣求之於術數。從而附會之也。然社會心理。雖多迷信。而賢哲之士。轉因之而知盡力於人事。如季梁

左傳桓公六年。季梁嘗隨侯曰。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史歸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史歸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叔興

左傳僖公十六年。隕石於宋五。六鵠退飛。過宋都。周內史叔興聘於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者。吉凶由人。

臧文仲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辜。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

子產諸人

左傳昭公十七年。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璣璣玉環。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五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十九年。鄭大水。龍圖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祭焉。子產弗許。曰。我圖。龍不我覯也。龍圖。我何覯焉。禱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皆以人事爲重。不以神怪之說爲然。蓋同時有深於迷信者。亦有破除迷信者。不得專執一端。以論春秋之風氣也。晉楚之興。皆尙勤勞。

左傳宣公十一年。卻成子求成於萊狄。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又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訓之以若敖紛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魯敬姜自勤紡績訓其子以勤勞

國語。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歡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歡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僕子偏官。而未之聞耶。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饗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

事歸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郊祀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齊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國職。晝講其庶。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勸。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紱。聽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而朝夕修我。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

以一人之勞逸。即決一國之興亡。非當時各國社會之變遷。有以敗之。不能體驗人事之因果。深澈若斯也。

春秋之時。蠻夷戎狄。雜處內地。各爲風氣。與周之侯國人民迥然不同。

左傳襄公十四年。戎子駒支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多爲諸大國所滅。東夷之萊今山東黃縣。滅於齊。根牟今山東沂水縣。滅於魯。南蠻之盧戎今湖南

滅於楚。西戎之蠻氏今河南伊陽縣。滅於楚。驪戎今陝西新豐縣。滅於秦。北狄之鄭咄今山東萊陽縣。潞氏今山西潞安縣。甲氏今山西

留吁今山西留縣。鐸辰同上。以及東山臯落氏今山西曲沃縣等。咸滅於晉。其種人之酋長既亡。主權無屬。必同化於

吾族。即存者亦多爲大國所用。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以澠衛王室卒得其用楚莊欲覘覘王室而先伐陸渾苟吳欲滅陸渾而先有事三塗居然爲王室之屏藩矣。

此則春秋時文明漸推漸廣之徵也。孔子修春秋以國家文教之差爲諸夏與夷狄之別。觀公羊傳釋荆吳之稱卽見其義。

公羊莊十年秋九月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二十三年荆人來聘。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又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鉞邾婁人會吳於鐘離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

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又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言吳以夷狄能憂中國故春秋許之也。

蓋當時所謂蠻夷戎狄初非異種特其禮教政術異於華夏故廣別其種類以示貶斥至於交通既久文化演進則亦不復別之此雖公羊一家之言然以之推測各地人民之進化亦未必出於穿鑿也。

隱桓之世齊鄭最強鄭居中原齊則東方之大國也莊僖之世齊桓稱霸而晉楚秦三國相繼而興其勢漸趨於西南矣成哀而後吳越復興天下大勢偏重南服故春秋之時實爲文化自北而南之時楚之先出自顓頊固亦神明之胄然自初封於丹陽今湖北傳至熊渠已五葉六君而熊渠猶自居於蠻夷。

史記楚本紀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

其文化之不逮北方諸國可知。至春秋而其國始大。

史記楚本紀文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設官分職，雖多殊於周制。如令尹、莫敖之類而名法往往於諸夏相同。如井牧、甸土之類其人之深於學術者，如申叔之於教育。

國語：莊王使士亹傅太子蒧，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登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左史倚相之於史學。

左傳：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

北方士大夫殆莫之過也。吳出太伯，固亦華裔，然至春秋，其民猶不知乘車及戰陳之術。

左傳：成公七年，楚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與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待楚人啟之，始與諸夏交通。其初之晦塞，蓋可想見。然自成公至襄公時，僅四十年，而季札聘於魯，請觀

周樂於國風雅頌之精義。言之無或爽者。其進步之速。又可駭焉。以吳例越。其文化當直接得之於吳。而間接得之於楚。范蠡文種皆楚人也。

史記正義。范蠡楚宛三戶人。文種。荆平王時爲宛令。

得此二人。而教士三萬。君子六千。

世均見越

勃然而興。而稱蠡之文章。至今炳然寰宇。其地運之將開歟。抑

文明之由人而轉徙者。適逢其會也。所疑者。楚之文化。東下而入吳越。而其國固有之江南。轉無所得。

顧棟高曰。春秋之世。楚之經營中國。先北向而後東圖。其所吞滅諸國。未嘗越洞庭湖以南一步。蓋其時湖南與閩廣均爲荒遠之地。

惟羣蠻百濮居之。無係於中國之利害。故楚亦有所不爭也。

湖湘靈氣。遂不能發洩於春秋之時。是則地勢之當衝要。與否。實文化之關鍵矣。

第二十三章 學術之分裂

西周之學。官師合一。至春秋而天子失官。

左傳昭公十七年。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學校不修。

毛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民不說學及其大人。

左傳昭公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而不學。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故官師之學分裂而爲私家之學其蹤迹見於莊子天下篇

莊子天下篇。論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賡。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五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鄭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雖其所謂古者與後世者。未嘗確指其時代。然觀其下文。以古之道術與關尹老聃墨翟禽滑釐相對而

言。

如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等語。

可見莊子之所謂古。必在春秋以前。而所謂後者。即指老聃墨翟等人。古時有聖王。則學在百官。至春秋時。內聖外王之道。不明。則道術分爲百家。此非莊子崇拜古人太過。亦非假託古事以欺世人。其時之情事實是如此。由源及流。各有來歷。不得不約略敘述也。惟歷史事跡。視人之心理爲衡。歎爲道術分裂。則有退化之觀。詔爲百家競興。則有進化之象。故事實不異。而論斷可以迥殊。正不必以春秋時始有專家之術。遂謂從前毫無學術可言。一若學有來歷。便失其價值者。此則治史者所當知也。

莊子汎稱百家。而未指稱某氏之學爲某家。漢司馬談論六家要指。遂有法家名家道家之名。

史記太史公自序。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惑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倖。乃論六家之要指。六家。兼舉陰陽儒墨名法道。而名

墨者。

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則分爲九流十家。而各溯其所出。

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

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

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此皆張國所錄。劉氏父子之文。

並謂其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之時。

漢書藝文志：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蓬出並作，各引一端。

觀其所載諸家之書，上起遂古，下訖漢初，率以戰國時之書爲多。然古書多出依託。

如農家神農二十篇注曰：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道家黃帝君臣十篇注曰：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雜家

黃帝五十八篇注曰：六國時賢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注曰：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小說家黃帝說四十篇注曰：迂誕依託。

卽西周之書，亦多後人附會者。

如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曰：呂望爲周師，尙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

大抵自春秋而私家之學始興，至戰國而大盛耳。

學術之分裂，非一時之事。始則由天子畿內分而之各國，繼則由各國之學轉而爲私家。史書亦多紀其事者。如

史記太史公自序：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

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司馬氏。

晉氏奔。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

此學者由天子畿內分而之各國之證也。

史記儒林傳孔子闕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及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徒，皆受業於子夏之倫。

此各國之學，轉而入私家之證也。當春秋之初，諸侯之國，已各自爲教。

管子大匡篇：衛國之教，危傳以利。魯邑之教，好通而調。於禮、楚國之教，巧文以利。

其風氣之不同，殆由所傳之學說不同之故。

如魯乘周禮，晉守唐叔所受法度之類。左傳昭公三十年：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而大以序守之。

既而一國之中，又各自爲風氣，有守其先代之學而不廢者。

國語晉語：悼公使張老爲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智，能治大官，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

有數典而忘其祖者。

左傳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厥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有董史。

杜注：辛有周人也。其

爲太史。晉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官學日微，而私家之師，弟則不分國界。如孔子弟子衆，有各國之人。故國學變爲師弟之家學焉。

官學衰而私家之學興，其所藏之書亦多散布於人間。如孔子修春秋，得百二十國寶書。

公羊解詁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墨子嘗見百國春秋

史通六家篇。隋書李德林傳。並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

墨子明鬼篇。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

其書疑皆官書之散在民間者。夫各國史記春秋。藏之史官。苟皆非徒師講授。載筆傳寫。不能得其書。則求之至難。無論一人不能遍歷百國。即十四人亦不能環學於諸國。故吾意春秋時之書。有藏之於官。非親至其國。求其人。不能讀者。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

莊子天運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微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

有散佚於外。好古之士。可以展轉求乞者。至於官書變爲私書。則無書者固不知學。而有書者轉得博學。詳說軼於姝姝。暖於一先生之言者。此聖哲之所以勃興於春秋之末也。

墨子貴義篇。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播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天子。其修至於今。霍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按此文。則知春秋之季。民不說學。見載書者。卽以爲怪。而官師之書。既不全有。學者非自載書。無從

得書亦可推見。

說文序稱七國之時。文字異形。言語異聲。按其端實自春秋時開之。如齊太宰歸父盤見金錄齊侯甗楚公鐘夜雨雷鐘楚曾侯鐘均見古著王子申鑿蓋均見古著之類。其文多不類籀文。或取勢奇偉。或結體整齊。而清剛瘦勁。漸開小篆之風。與周魯之文字渾樸圓和者殊科。

阮元楚公鐘跋。此鐘與夜雨雷鐘篆文相類。奇古雄深。與他國迥別。且俱在未稱王之時代。相去當不遠也。夜雨雷鐘跋。此鐘文字雄奇。不類齊魯。可視荆南霸氣。王子申鑿蓋跋。此篆文工秀。結體較長。同於楚曾侯鐘。曾侯鐘楚惠王器。子西歷相昭王惠王者。可直斷爲子西器也。

此文文字異形之證也。揚雄方言多載齊秦楚晉宋衛魯鄭諸國不同之語。大抵沿自春秋之時。

如方言三南楚凡貧人衣被醜敝謂之須捷。或謂之襤褸。或謂之襤褸。左傳曰。筆路襤褸。以啓山林。殆謂此也。

三傳所載亦多異言。

左傳莊公二十年。楚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宣公四年。楚人謂乳穀。謂虎於寃。

穀梁傳襄公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於善稻。吳謂善伊。謂稻。穀從中國名從主人。

公羊傳隱公五年。公易爲而遠觀魚。登來之也。何注。登。言得來也。桓公六年。易爲謂之賁來。慢之也。易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通。無。難。而。

之化。齊人語也。

蓋自行人之官不修。書名聲。音漸不齊。學術之分亦由於此。孔子講學。書必大篆。語必雅言。

說文序。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

段玉裁曰。此古文大篆言之。

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孔安國注。雅言正言也。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

蓋爲各國學者所守不同。欲教之於一堂。不能不出以典雅。猶今之教者。必用通行之語言文字。不能用土語及別字也。莊子謂鄭魯之士。能明詩書禮樂。史記稱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史記魯世家太公。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蓋他國之學者。傳授歧異。不如洙泗間讀音之正。故後世儒家傳授最廣。是則儒家獨盛之一因也。

周之教育。掌於樂官。周衰。王官失業。卽周之學校教育。不修之證。

漢書禮樂志。周衰。五官失業。雅頌相錯。

然魯國猶有其官。至哀公時。樂官復分散。

論語太師棼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繆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棼磬襄入於海。○此文有二說。孔安

國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是棼等皆魯官。漢書古今人表。列棼等於殷末周初。顏師古注曰。自師棼以下八人。皆紂時人。

奔走分散而去。則以棼等爲殷官。劉寶楠論語正義。從顏說。梁玉繩人表考。則從孔說。

學校教育之衰。殆又甚於春秋之初。故春秋時魯有泮宮。鄭有鄉校。其風雖不及西周之盛。猶有官學之

遺意。春秋以後，則官學泯絕矣。史記謂摯等之分散，在仲尼沒後。

史記禮書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潛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

世或謂八人嘗以雅樂受業孔子。

梁玉繩人表考引吳仁傑云：八人蓋以雅樂受業於孔子。

不知樂官、摯官、學與私學有別。論語志樂官之分散，正以明當時諸侯不重禮樂，亦不重教育。約計其時當在春秋之末，不必定指爲孔子弟子，且意其適齊楚入河海，在孔子沒後也。

第二十四章 老子與管子

自周代官守不修，學術分裂。於是有九流十家之學。十家之中，以道家爲最早，而儒家次之。以今所存道家之書論之，老子管子皆先於孔子。老子之書實爲春秋時代一大思想家，故依其時代論次其學。按漢書藝文志道家先列管子，次及老子。

漢書藝文志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始伊尹、太公辛甲、鬻熊諸書，依託不足據。次管子八十六篇，次老子。鄭氏經傳四篇，老子傳。

氏經說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

似老子當後於管子。然老子之年歲不可考。

史記老子列傳：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史記之外，莫詳其多，茲從王純。

而管子之書不純爲道家言。則道家固當首老子也。

老子之學本以自隱無名爲務。

老子列傳。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

故其事跡亦不彰。史但稱其爲周守藏室之史。

老子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及爲關尹著書之事。

老子列傳。居周久之。見周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

以莊子證之。關尹殆與老子學派相同。

莊子天下篇。關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荅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其彊老子以著書。第以同道相證明。非藉著書立說。創一學派或宗教。以要名於世。此講老子之學者。所當先知之義也。

老子生於陳。而仕於周。並非楚人。世之論者。以史記有楚苦縣人一語。遂以老子爲楚人。因其文學思想。爲春秋時南方學者之首領。並謂與孔子之在北方者對峙。

其說倡於日本人。而梁啟超盛稱之。

實則苦縣故屬陳。老子生時尚未屬楚。史記索隱正義言之甚明。

史記索隱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正義按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據此是史記之稱楚者。以苦縣在漢時屬楚。並非謂老子時屬楚也。按陳嘗再滅於楚。陳哀公三十五年。爲楚所滅。魯昭公八年後五年。惠公復與。魯昭公十三年閔公二十一年卒滅於楚。魯昭公三年後。即謂此楚字指春秋之楚亦通。但老子與孔子同時。且其年歲甚高。其生時必爲陳而非楚也。

藉令其地屬楚。亦在淮水流域。距中夏諸國甚邇。未可以南北判之也。

老子既自晦其迹。故講老子之學者。言人人殊。儒家則重其習於禮。

小戴記曾子問篇記孔子問禮於老聃者凡三節。

法家則稱其生於術。

韓非子解老篇所謂有國之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

方士則目爲神仙。

列仙傳神仙傳等書稱老子之神異甚多。

釋氏則謂同佛教。

後漢書襄楷傳。桓帝時。楷上書曰。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

唐釋慧琳正論晉世雜錄云。道士王浮每與沙門帛遠論。王屢屈焉。遂改換西域傳爲化胡經。言喜與聶化胡作佛。佛起於此。化胡經在元代已焚毀。清季發見敦煌石室內有化胡經殘本。

甚至傳會爲耶穌教。

嚴復評老子。前有德國哲學家。謂耶和華之號。卽起於老子之夷希微。說見黑格兒哲學歷史。

傳會爲民主政治。

亦見嚴復評語。

傳會爲革命家。

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

見知見仁。各以其意爲說。然卽此亦可見老子之學無所不包。此莊子所以謂之爲博大真人也。

莊子天下篇。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老子之學。自有來歷。莊子稱其出於古之道術。

莊子天下篇。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藝文志稱其出於史官。

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此二義老子固自言之。

老子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惟其所謂古始者。非常久遠。不限於有文字以來之歷史。亦不限於羲農黃帝以來之有道德術者。故常抉摘天地造化之根原。而不爲後世制度文物所囿。此老子之學所以推倒一切也。然東方人種。積習耕稼。偏於仁柔。往往以弱制強。而操最後之勝算。老子習見其事實。故反復申明此理。而後世之人。因亦不能出其範圍。實則老子之思想。由吾國人種性及事實所發生。非其學能造成。後來之種性及事實也。

老子之書專說對待之理。

如美惡。善不善。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虛實。強弱。後先。曲直。盛衰。新多。少。重輕。大細。有餘不足之類。其原蓋出於易。惟易在孔子未繫辭之前。僅示陰陽消息奇偶對待之象。尙未明示二儀之先

之太極。老子從對待之象推究其發生。此對待之故得恍惚之一元而反復言之。如曰。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繳。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又曰。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

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蓋世人不知此物。惟可以恍惚詔之。老子則知之甚精甚真甚信。故能從此原理。剖析衆甫之狀。是則吾國形而上之哲學。實自老子開之。亦可曰一元哲學。實自老子開之。不知老子之形而上學。徒就形而下之社會人生。推究老子之學。無當也。

老子既知此原理。見此真境。病世人之競爭於外。而不反求於內也。於是教人無爲。其教人以無爲。非謂絕無所爲也。掃除一切人類後起之知識。情欲。然後可從本根。用功。故曰。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其下卽承之曰。

無爲而無不爲。

蓋世人日沈溺於後起之知識。情欲。不能見此甚精甚真甚信之本原。雖自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實則如同夢囈。胥天下而從事於此。止有賊國病民而已。故曰。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老子所謂愚民。與後世所謂愚民之術不同。蓋如秦皇之焚書坑儒。以愚民。祇爲固其子孫帝王之業起。

見。非欲使天下之人咸捐其小智私欲。而同見此甚精甚真甚信之本原。老子之所謂愚民。則欲民愚於人世之小智私欲。而智於此真精之道。反本還原。以至大順。故以後世愚民之術歸咎於老子者。固非但知老子主張破壞一切。不知老子欲人人從根本上用功者。亦絕不知老子之學也。

吾國之哲學。與西洋哲學不同者。在不言而躬行。徒執老子之言。以講老子之學。無一是處。吾所言者。亦不能知老子之究竟也。惟今世學者喜言哲學。喜言老子哲學。且喜以老子之哲學與西洋哲學家比較。故亦不得不略述其管見。總之老子非徒破壞。非徒消極。彼自有其真知灼見。故覺舉世之人迷罔日久。而稍稍出其緒餘。爲此五千言。而其所不言者。正不可限量也。

史記管仲傳。不詳其學術所自。惟稱其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諸篇。曰詳哉其言之。按仲爲穎上人。颍川人未知所本。春秋之初。其地屬鄭。仲之所學。殆猶有周代官師之傳。觀其書於陰陽五行。行有五。天時五有。地理。有地員地數。兵法。有兵法篇。財政。有輕重海王等篇。無所不賅。似未可以一家目之。然其學有與老子同原者。如

曰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山萬篇

是卽老子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之法也。封禪國准揆度諸篇。時時述古代帝王逸事。雖其書不盡管子自著。或出於後之治管子之學者所增益。然封禪篇之文史記亦引之。

史記封禪書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是管子固熟於史事。漢志列管子於道家。謂道家出於史官。其以此歟。

管子之學。異於道家者。在言政法。其佐齊桓創霸。既改革周制。而其論治。必以法爲主。如曰

法者民之父母也。

法法

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

法法

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

法法

君臣

上下貴賤皆從法。此之謂大治。

法法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故身佚而天下治。

法法

其言實戰國時法家之祖。視老子之以德仁義禮爲無足齒數者。相去甚遠。此則事之至可疑者也。愚意老子之學。亦自有其作用。如曰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凡兩言使。則其使之之術。固有在矣。管子雖偏於法治主義。而其言亦多近於道家者。如曰

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法言

是管子晚年以寡欲省事爲主。實道家之學也。心術白心諸篇。尤多微眇之論。大抵功名之士。不先有得於道。必以私智私欲。而敗管子之改革。國政卓然能有所成。未始不由於其湛深於道術。商鞅韓非之敗。正以其徒知法治。而不知畏事畏言耳。

古無黃老之名。戰國時治道家之學者。始以黃帝與老子相傳會。

漢書藝文志黃帝君臣十篇注曰：起六國時。雜黃帝五十八篇。注曰：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賢者所作。

莊子亟稱黃帝。又極崇拜老聃。然亦未嘗以黃帝老子並舉。黃老並舉。始在漢初。

史記書世系。歷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儒林傳。竇太后好黃老之術。

其後凡一切不事事。及以陰柔處世。概託爲黃老之學。使知管子與老子學術相同。則一方面無爲一方而有爲。正合於無爲而無不爲之說。而怠惰苟安者。將無所容其喙矣。

第二十五章 孔子

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即使自今以後。吾國國民同化於世界各國之新文化。然過去時代之與孔子之關繫。要爲歷史上不可磨滅之事實。故雖老子與孔子同生於春秋之時。同爲中國之大哲。而其影響於全國國民。則老猶遠遜於孔。其他諸子。更不可以並論。觀夏德(F. Hirth)支那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一九〇八年英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所引德人加擺倫資(G. von der Gabelentz)之言。加氏所著書名見下。茲所引之一段見支那古代史第二四二頁。則知孔子之地位矣。

加擺倫資孔子與其學說(Confucius and Seine Lehre)吾人欲測定史的人物之偉大之程度。其適當之法。即觀其人物所及於人民者。感化之大小。存續之長短。及強弱之程度。三者之如何是也。以此方法測定孔子。彼實不可不謂爲人類中最大人物之一。

人蓋經過二千年以上之歲月。至於今日。使全人類三分之一。於道德的社會的及政治的生活之點。全然存續於孔子之精神感化之下也。加氏之書。係德國 Telpitz 之 P. A. Blockhaus 書店出版。茲所引之一說。見原書第四頁。第五頁。又 China Review 第二十七卷第六十三頁。有英文譯本。可參照。

孔子之生年月日說者不一

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穀梁傳。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世本。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

孔廣收先聖生卒年月日考。謹案先聖之生。年從史記。月從穀梁。日從公羊。穀梁。年從史記者。凡世本所違春秋。大夫世系。悉與左

傳合。龍門撰史記。於先聖生年。根據世本為說。誠以其可信也。月從穀梁者。以穀梁與世本同故。日從公羊。穀梁者。以經義駢枝據

周歷三統歷及古四分歷推得也。

成誓。經義駢枝。世傳孔子生於魯哀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為今之八月二十七日。然以古歷步之。實八月二十八日。

要其生卒灼然可見

春秋哀公十六年。續經。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成誓。經義駢枝。孔子卒日。集古今諸歷步之。十六年四月己卯朔十一日己丑。

孔廣敏先聖生卒年月日考。先聖卒於魯哀公十六年。由是歲上溯之襄公二十二年。實七十三歲。他書謂爲年七十四者。蓋從襄公二十一年起算失之。

非若老子釋迦之生死無從稽考也。識緯諸書多言孔子生有異徵。

論語撰考。識叔梁紇與敬在麟於尼山。感黑龍精以生仲尼。

死有遺識。

易緯通卦驗。孔子表洛書。摘亡辟。曰亡秦者胡也。丘以推秦。白精也。

春秋家又謂孔子受命制作。

公羊哀十四年注。獲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趙作法。孔聖沒。周姬亡。慧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

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

自號素王。

鄭玄六藝論。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

賈逵春秋序。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

皆視孔子爲神奇不經之人。迄今日而稱述其說者不衰。欲比孔子於耶穌摩哈麥德。以孔教爲標幟。是皆不知孔子者也。孔子不假宗教以惑世。而卓然立人之極。故爲生民以來所未有。

孟子述有君之言曰。聖人之於民。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學者欲知孔子當自人事求之。不可神奇其說也。

孔子之學有得之於家庭者。

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僇。再命而褒。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釐於是。以嗣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有得之於社會者。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蓋其時雖曰世衰道微。然必家庭社會猶有前代禮教學說流傳。其國土之風氣有特殊於他國者。

如魯周

其游踪所至多得賢士大夫之益。如子貢謂孔子居是邦事其類。然後可以鼓舞奮發而出一命世之大哲。不可徒謂春秋之時社會紛亂。政法黑暗。民生痛苦。邪說橫行。始因此等反應產生聖哲之思想也。然家庭之遺傳。社會之影響。雖亦有關於孔子。而孔子之所以成爲孔子者。仍在其自身之好學。故其自言曰。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忠信之資。初不足以過人。惟好學爲所自信。自十五至七十。無一息不學。知行之功。與年俱進。是則非平生師友所可幾矣。前乎孔子者。雖有傳說始終典學之語。然未嘗有言之親切詳備如孔子者。則雖謂吾民知學。自孔子始。可也。

孔子自言其學之程序。且述其學之功效。然祇自明其身心所造之境地。未嘗及於身外。由此可知孔子爲學之目的。在先成己。而後成物。其成己之法。在充滿其心性之本能。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境。而一切牖世覺民之方。乃從此中自然發見於外。既非徒受外界之反感。憤激悲憫。欲學一種方法。或主義。以救世。亦非徒慕古人欲蹈襲其陳迹。冀自樹於功名。至於垂老無成。乃託教學著書。以期留名後世。及與當世講學者爭持門戶。獨立一派。別也。論語及大學中庸所言。十九皆明此義。不知孔子所學爲何事。第

以褊狹驚外之心。測孔子寧能窺見其涯涘哉。

孔子所學首重者曰成己曰成人曰克己曰修身曰盡己。其語殆不可以僂舉。惟其以此爲重。故不暇及於外而怨天尤人之意。自無自而生。

論語不怨天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中庸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其遇雖窮。其心自樂。人世名利。視之淡然。

論語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自孔子立此標準。於是人生正義之價值。乃超越於經濟勢力之上。服其教者。力爭人格。則不爲經濟勢力所屈。此孔子之學。之最有功於人類者也。人之生活。固不能不依乎經濟。然社會組織不善。則經濟勢力。往往足以錮蔽人之心理。使之屈伏而喪失其人格。其强悍者。蓄積怨尤。則公爲暴行。而生破壞改革之舉。今世之弊。皆坐此耳。孔子以爲人生最大之義務。在努力增進其人格。而不在外來之富貴利祿。即使境遇極窮。人莫我知。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坦蕩蕩之樂。無所歆羨。自亦無所怨尤。而堅強不屈之精神。乃足歷萬古而不可磨滅。儒教真義。惟此而已。

雖然孔子之學。亦非徒爲自了漢。不計身外之事也。成己必成物。立己必立人。

中庸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論語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故修身之後。即推之於家。國。天下。其於道。國。爲政。理。財。治。賦。之。法。無一不講求。而漸致用於世。論語所記孔門師弟問答之語。時時以爲政爲言。即羣衆之經濟。亦必使之富足。

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此則本末兼賅。有體有用。非若二氏之專言虛寂遺棄一切也。孔子生於周。故其政見多主用周法。然用之亦有分別。觀論語之言自見。

論語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陸桴亭謂孔子從周。後儒宜講當代之制。

思辨錄孔子動稱周家法度。雖周公制作之善。亦從周故也。予每怪後儒學子。亦動稱周家法度。而於昭代之制。則廢而不講。亦不善。

學孔子者矣。

其實孔子之所主張。亦不盡周法。卽世俗所通行而協於人情者。亦無不可從也。

孔子之學。固不以著述重。然其著述之功。關繫絕鉅。史稱其時禮樂廢。詩書缺。傳自孔氏始可得述。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杞

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輒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繼之純如。敝如。釋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摭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蓋其時如老子者。不以書籍所傳言語爲重。

史記老子傳。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世復多不說學者。使任其放佚。則衰微。衰微。古代之文化。復何從考見乎。詩書禮樂皆述。易春秋則述而兼作。

漢書儒林傳。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讀者十翼之文。孔子所作述也。

史記儒林傳。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

世謂孔子述而不作者。蓋未讀十翼及春秋也。

孟子即稱孔子作春秋。公羊明載未修春秋之原文。莊公七年。易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惟杜預稱

春秋多用舊史。然亦謂有刊正處。杜預春秋左氏傳序。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異同。而志其典禮。上以

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到。辭有詳略。不必改也。

孔子傳易修史而合之詩書禮樂。號爲六藝。亦名爲經。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其爲教亦各有得失。孔子嘗詳言之。

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孔子於易。由陰陽奇偶之對待。闡明太極之一元。

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謂神無方。易無體。而道在陰陽之相對。

繫辭。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

其於形而上之原理。與老子所見正等。易之神妙。正賴孔子發明。

論語稱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易繫辭屢言神。如陰陽不測之謂神。蓍之德圓而神。神以知來。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鼓之舞之以盡神之類。

而世乃謂孔子繫易專重人倫日用之事。

某氏論易曰。近人謂伏羲畫卦。乃純包天地萬物萬事萬象有形無形諸凡共同之大原理而言。即純屬哲理的著作。以今之新名詞言之。即曰純正哲學。文王加彖象各辭。始由圖畫而附文字說明。然已由抽象的哲理而喻以具體的事物。故可謂文王解易。即由純正哲學引入於倫理學範圍。以今之新名詞言之。即曰倫理哲學。孔子作文言繫辭。則更將易象移以解釋人生種種善惡行為之報應。專在策人爲君子。勿爲小人。故孔子解易。實專以倫理的眼光看易象。并非以宇宙人生萬象森羅之哲理眼光看易象。若以今之新名詞言之。易經中孔子所明。第可曰倫理學。或曰倫理的解釋。孔子聖人。決不解易象之哲理。第孔子一生志嚮。專以對人宣明倫理一門。作入世法。至孔子之真實本領。哲理一門之出世法。始終未欲與世人道之。此正是孔子之高大處。故至今儒家所知之孔子。第知孔子本領之半而已。

奚足以知孔子之用心哉。孔子所言神明之德。必須洗心齋戒。退藏於密。而後可見。非騰口說。騁文辭。所能指示也。至於孔子講易以明人倫日用之道者。則有二義焉。曰中。曰時。

如釋乾之九二。曰龍德而正中。九三九四。皆曰重剛而不中。坤六五。曰君子黃中通理。同人。曰中正而應。大有。曰大中而上下應之。之類。皆以明中也。釋蒙。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蹇。曰蹇之時用大矣哉。益。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之類。皆以明時也。

中以方位。言時以後。先言必合此二者。而義乃全。且其幾至微。稍過不及。即非所謂中。人心之執著膠滯。皆爲未喻此義也。自堯舜以來。以中爲立國之道。孔子祖述其說。而又加以時義。故孟子謂孔子爲聖之

時者也。其實中之一字已足賅括一切。加以時字。則所以衡其中否者益密耳。此語至平常而又至難原其初。須得喜怒哀樂未發前之氣象。

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推其極。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故孔子於中道繫之曰庸。而極言其不可能。

論語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天下國家均可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賢智則過。愚不肖則不及。強爲貌似。則又成爲鄉原。三者皆病。乃取其微偏者而救正焉。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世人徒執後世鄉原之儒者。以病孔子。不知孔子固於此反覆明辯。不容僞儒之矯飾也。

論德之本曰中。論道之用曰恕。周書始言恕。

逸周書程典篇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

而未詳言其法。至孔子始推演之以爲終身可行之道。

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對於子臣弟友上下左右。一以恕待之。

中庸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大學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蓋人類之相處。最難。各得其平。處處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平心靜氣於人。毫無怨望。而人之對我。亦必出於和平。充其功效。豈惟一人可行於世。使舉世行之。則舉世之戰爭。奮鬪。猜疑。欺詐。種種不德。皆可蠲除。而全體之人類。咸相安而遂其生矣。曾子之告其門人。謂忠恕即一貫。

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蓋孔子所知所行。無不本於此。故以而已矣三字決之。明忠恕之外。無他道也。爲人謀而不忠。亦由待人。不恕。故曾子論一貫。猶兼言忠恕。孔子論終身可行之道。惟舉一恕字。以恕可以該忠也。忠恕之事。屬行。不屬知。子貢問行。而孔子答以施行與施皆指事。爲非指一人獨居講學也。從來學者解釋恕字。未有以爲屬於知識者。近人好爲異論。乃以恕爲推知。

章炳麟訂孔下。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聞一以知十。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夫彼是之辨。正處正色正味之位。其候度誠未可登也。守恕者。善比類。誠令比類可以徧知者。是繫舉可以審方圓。物情之紛。非若方圓可以量度也。故用舉者。困而移比類者。疑。周以察物。舉其微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故疏通知遠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觀焉。忠也。方不障。恕也。上者淑焉。不動。成而遂通。天下之故。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中之方人用法。察邇言也。下者至於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合契比律。審曲面勢。莫不依是。三朝記哀公欲學小辨。孔子對以力忠信。云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思畢心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夫聞一知十。舉一反三。屬於知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屬於行爲。二者各有分際。不可混爲一談。大戴記小辨篇。雖言忠有九知。然其上文明言行爲。

小辨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悉之。丘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強遜。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忠。知忠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所謂明忠信之備者。知也。而又能行之者。行也。朝而行忠信。發之於朝。行之於國者。皆行也。徒明忠信而

不行。得謂之忠信乎。知中知恕。知外知德。知政知官。知事知患。知備九者。皆須實行。故曰動而無備。患而弗知。安與知忠信。試思備患。恃知乎。抑恃行乎。章氏偏重知識。匪惟誤解論語。抑亦誤解戴記斷章。取意貽誤。後人匪淺鮮也。

孔子論治之書。以春秋爲主。而春秋之學。爲最難講。當時門弟子已不能贊一辭。

史記孔子世家。至於爲春秋。筆則削。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孟子則推其懼亂賊之功。

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莊子則稱其爲先王之志。

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墨人議而不辯。

班固則謂其書隱而不宣。弟子退而異言。

漢書藝文志。仲尼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

可書見。口授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

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

自漢以來。二傳傳而鄒夾不傳。

漢書藝文志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鄭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於是說春秋者。各依傳以爲說。訖無定論。

范甯春秋穀梁傳序。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則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姜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害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闢也。以姜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亂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而漢興以來。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

大抵孔子當時屬辭比事。自有其詳細解釋。今所存之經文。特其辭之大綱。而其詳細解釋者。不可得見。三傳所傳。各有其微言大義。亦有各安其意。以成口說者。不能盡以爲得孔子之意。亦不能盡以爲非孔子之意也。

春秋之義。在正名。分寓褒貶。其影響所及。有非他書可比者。觀皮錫瑞之論可見。

皮錫瑞春秋通論。或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何以春秋之後。亂臣賊子不絕於世。然則孔子作春秋之功。安在。孟子之言。殆不足信乎。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後世無亂臣賊子。而能使亂臣賊子不能全無所懼。自春秋大義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義。

在其胸中。皆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雖極凶悖之徒。亦有魂夢不安之隱。雖極飾辭巧說。以爲塗人耳目之計。而耳目仍不能。遂邪說雖橫。不足以蔽春秋大義。亂賊既懼當時義士聲罪致討。又懼後世史官據事直書。如王莽者。多方掩飾。窮極詐僞。以蓋其篡弑者也。如曹丕司馬炎者。妄託禪讓。褒封先代。篡而未敢弑者也。如蕭衍者。已行篡弑。旋知愧悔。深悔爲人所誤者也。如朱溫者。公行篡弑。猶畏人言。歸罪於人以自解者也。他如王敦桓溫。謀篡多年。而至死不敢。曹操司馬懿。及身不篡。而留待子孫。凡此等固由人有天良。未盡泯滅。亦由春秋之義。深入人心。故或遲之久而後發。或遲之又久而卒不敢發。即或冒然一逞。犯天下之不韙。終不能坦懷而自安。如蕭衍見吳均作史。書其助蕭道成篡逆。遂怒而擯吳均。燕王棣使方孝孺草詔。孝孺大書燕賊篡位。遂怒而族滅孝孺。其怒也。卽其懼也。蓋雖不懼國法。而不能不懼公論也。

蓋春秋之義。亦至難言。後世所執者。僅得其半。而尤嚴於亂臣。若以左傳凡例論。則君臣相對。春秋未嘗不責無道之君。

左傳宣公四年。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之罪也。○杜預釋例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若高亢自肆。羣下絕望。情義圯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有。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稱臣之罪。稱君者。唯書君名。而稱國人以弑。衆之所共絕也。

孔子對齊景公以君臣並言。

論語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又以忠禮並舉

論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初非專責人臣也。又凡春秋褒貶之志止以當時之事爲斷。而言外尙有微指。如公羊家張三世之說。則借事明義。正以寓其理想。亦非專限於事實也。

公羊傳隱公元年解詁曰。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蘊晦。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

何氏之說雖止一家之言。然與禮運之言大同者頗合。

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禮運正論歷史事實。故由大同降而小康。春秋懸想文明世界。故由升平而至太平。順逆雖殊。其爲孔子所懷抱之宗旨一也。若專限於事實。則祿去公室。政逮大夫。陪臣執國命。每況愈下。尙何升平太平可言哉。

孔子理想之廣大。隨在可見。論語及易之言教育。皆其不分族類。不分疆域之證也。

論語子曰。有教無類。

易臨卦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而中庸之言化育。則尤進於是。

中庸。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教育之功。至於盡物性。參天地。則不獨爲一時一世之人羣謀矣。極鉅之效。由極簡之法而生。所謂宇宙內事。皆性分內事也。吾國古代聖人之思想。常思以人力造天地。其功既見於此數千年之大國。而其義猶未罄。萬一後人準此而行。則所謂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無不可以實現。正不必以國家人類爲界。而區區於知識技能以爲教育之大事者。抑又不足深論矣。

古代學校各有祀典。

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鄭玄曰。先聖周公。若孔子。

鄭氏舉孔子爲例。蓋就漢以後而言。漢以前未祀孔子也。歷代帝王之祀孔子者。自漢高祖始。

史記孔子世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漢書高帝紀。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而學校祀孔子自明帝始。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養三老五更於辟雍。郡縣行鄉飲酒禮。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

然孔子與周公並祀。非特祀也。唐宋以降。漸次尊崇。禮等帝王。制亦數易。

文獻通考唐制。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其釋奠之禮。初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貞觀二年。停祭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開元二十年。追謚文宣王。改西坐像爲南面。詔曰。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

續通考宋太宗追謚孔子曰先聖文宣王。真宗時改謚至聖。元武宗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易塑像爲木主。

蓋自漢以來。雖已舉國崇奉孔子之教。而立廟奉祀。近於宗教性質者。乃由人心漸演。漸深。踵事增華之故。初非孔子欲創立一教。亦非僅一二帝王或學者假孔子之教以愚民也。孔子後裔代有封號。

漢曰褒成君。魏曰宗聖侯。晉宋曰奉聖侯。後魏曰崇聖大夫。唐初曰褒聖侯。開元中。改文宣公。均見文獻通考。

至宋始封孔子後爲衍聖公。

續通考宋仁宗至和二年。封孔子之後爲衍聖公。

迄今猶存其名。此亦無足深異。然自西周至今。奕葉相傳。七十餘世。譜牒統系。灼然無疑。則世所僅見也。自明以後。府縣學皆祀孔子。外國如琉球日本。亦立文廟。行釋奠禮。高麗自宋時即祀文宣王。此雖不足爲孔子重。而其爲東方文化之祖。則舉世所共信也。太史公立孔子世家而稱至聖。有以哉。

史記孔子世家。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第二十六章 孔門弟子

春秋大哲。孔老並稱。老子曰。人之所教。我亦教之。而其教育之法。則以不言之教爲主。故其弟子不多。今可考者。惟文子。

漢書藝文志。文子九篇。注。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

蜎子

漢書藝文志。蜎子十三篇。注。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關尹子

漢書藝文志。關尹子九篇。注。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數人。蓋老子固非教育家也。孔子自少即教授於魯。

史記孔子世家。孟釐子諷懿子曰。今孔丘年少學說。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自周反魯。弟子益進。其後弟子彌衆。

孔子世家。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委贄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

呂氏春秋遇合篇。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贄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私家教授徒衆之盛。自古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

孔子自言有教無類。故三千弟子中。流品亦不齊。互鄉童子。梁父大盜。

呂氏春秋尊師篇。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

陽貨佛肸之類。

墨子非儒篇。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愷亂乎衛。陽貨亂乎魯。佛肸以中牟叛。○據此。則墨子以爲陽貨佛肸皆孔子弟

子。孔叢子詰墨篇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

傳者甚多。此正見孔子之大。初無損於孔子也。然三千之數亦不可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僅載七十七人。清代朱彝尊梁玉繩等廣採諸書亦祇得一百九人。

梁玉繩 史記 志 疑 孔子 弟子 之 數 有 作 七 十 人 者 孟 子 云 七 十 人 呂 氏 春 秋 遇 合 篇 達 徒 七 十 人 淮 南 子 泰 族 及 要 略 訓 俱 言 七 十 人 漢 書 藝 文 志 序 楚 元 王 傳 所 稱 七 十 子 喪 而 大 義 乖 是 已 有 作 七 十 二 人 者 孔 子 世 家 文 翁 禮 殿 圖 後 漢 書 蔡 邕 傳 鴻 都 畫 像 水 經 注 八 漢 魯 峻 家 壁 象 魏 書 李 平 傳 學 堂 圖 皆 七 十 二 人 顏 氏 家 訓 誠 兵 符 所 稱 仲 尼 門 徒 升 堂 者 七 十 二 是 已 有 作 七 十 七 人 者 此 傳 及 漢 地 理 志 是 已 孔 子 家 語 七 十 二 弟子 解 實 七 十 七 人 今 本 脫 顏 何 止 七 十 六 其 數 無 定 難 以 臆 斷 漢 書 藝 文 志 有 孔 子 徒 人 法 二 卷 集 解 載 鄭 康 成 孔 子 弟子 目 錄 隋 唐 志 云 一 卷 此 二 書 久 亡 漢 書 人 表 既 疏 略 不 備 而 鴻 都 像 李 平 圖 俱 失 傳 魯 峻 石 壁 僅 觀 隸 續 殘 碑 文 翁 圖 在 顯 晦 之 間 不 盡 可 憑 世 儒 據 以 考 弟子 者 惟 史 記 家 語 而 古 文 家 語 已 不 得 見 今 家 語 并 非 王 肅 舊 本 則 史 記 又 較 家 語 爲 確 史 公 從 孔 安 國 受 學 親 見 安 國 撰 集 之 古 文 家 語 故 曰 弟子 籍 出 孔 氏 古 文 者 近 是 雖 然 弟子 之 數 豈 止 七 十 七 人 而 已 若 以 陳 亢 琴 牢 牧 皮 林 放 仲 孫 何 忌 仲 孫 說 孟 武 伯 錡 子 服 何 孺 悲 左 邱 明 公 問 之 喪 序 點 資 牟 賈 顏 濁 鄒 顏 漆 梁 盆 成 适 鞠 語 季 襄 惠 叔 闕 富 季 孔 璠 闕 燕 互 鄉 二 童 子 廙 瑀 左 子 廙 垂 子 縞 垂 子 魚 公 子 虛 子 言 顏 子 思 巫 子 荀 子 三 十 二 人 增 入 七 十 七 弟子 通 計 一 百 九 人 朱 彝 尊 考 梁 氏 蓋 據 之 而 又 加 詳 耳 子

而此一百人中有僅傳姓名莫知其實事者。書闕有間。固無從懸測也。第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觀之。亦可得孔子學派所及之地。七十七人之中。魯人凡三十八。

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冉求、仲由、宰予、曾參、澹台滅明、宓不齊、原憲、南宮括、曾蒧、顏無繇、商瞿、漆雕開、公伯僚、有若、公西赤、巫馬施、顏幸、冉懿、冉季、漆雕哆、公夏首、顏祖、申黨、顏之僕、縣成、左人鄧、秦非、顏賡、樂欬、叔仲會、顏何、鄧襄、孔忠、公西蒧、衛國六人。

端木賜、高柴、奚容蒧、卜商、句井疆、廉絜。

齊國六人。

公治長、公哲、哀、樊須。鄭玄云齊人。梁竦后處步叔梁。

楚國三人。

公孫龍。鄭玄云楚人。任不齊、秦商。鄭玄云楚人。

秦國二人。

秦祖、壤、廟赤。

陳國二人。

顓孫師、公良孺。

晉國二人。

公堅定、鄆單。

宋國一人。

司馬耕

吳國一人。

言僂

其餘不著籍者。尙不知其屬於何國。觀其教化所被。南及江淮。西及山陝。在當時各國分立。而孔子之教不分畛域。如此。此豈其他諸子所可擬哉。蓋下與孔子等。然所傳甚少。可見其學之未能廣被也。

孔子之先已有儒名。孔子之時多有妄命儒者。孔子嘗爲魯哀公力辯之。

小戴記儒行。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歟。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達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儒有不隱穉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愚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

且教其弟子分辨儒之性質。

論語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

是孔子於儒之一字有承認者。有不承認者。而其時人之毀儒者。更爲有意尋隙。未足爲儒之真相也。史記孔子世家。晏嬰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褻褻遠矣。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食。不可以爲國。

孔子之後。學派繁衍。論者統名爲儒。而又加以區別。如

荀子非十二子篇。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儼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儉儒憚事。無廉耻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

韓非子顯學篇。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大抵隨意舉示。不可卽據以爲孔子之學。只分爲此數派。韓非雖曰儒分爲八。似確只此八派。若合荀卿之言計之。當曰儒分爲十。子夏子游皆與子張異趣。且爲荀卿所擯。其別有宗派可知矣。又荀子非十二子以子思孟軻爲一派。

荀子非十二子篇。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瞽儒。嚙嚙然不知其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子之罪也。

韓非則以子思孟氏爲兩派。又未知韓非所指之孟氏。卽荀卿所指之孟軻否。孔子弟子有孟懿子。則孟氏未必卽孟子。故論孔門弟子之學。而據韓非之言。無當於事理也。

孔子之教諸弟子。內以期其成德。外以期其從政。故論顏回之好學。惟以不遷怒不貳過爲言。

論語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觀此。可知孔子所謂學。最重在修身克己。不是專門讀書講學。顏子雖稱夫子博我以文。而孔子並不以博文許之。論語載此文。易繫辭又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蓋弟子之中。雖多聰明才辯之士。而卽知卽行。篤志克己者。無過於顏子。故孔子屢稱之。不知此義。則雖讀破萬卷。說盡天下道理。無非爲人之學。於自身了無益處。非孔子之所謂學也。

而於雍賜由求諸人。皆許其能臨民從政。

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蓋皆以當時實得其學之益爲主。不徒期其傳述六藝以教後世也。然德行一科。既多潛修之士。其他之從政者。亦多未能大用於世。故孔門弟子之有功於吾國者。惟講學授經之人。六藝之昌微諸弟子。未能歷數千年而不絕也。

仲尼弟子列傳述經師之傳。惟商瞿最詳。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商瞿魯人。字子木。小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秦火未焚。統緒灼然。而施孟梁丘之書皆不傳。僅虞氏之說略可窺其端緒耳。

漢書藝文志。秦燔書而易爲卜筮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

皮錫瑞易經通論。史記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

董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是皆言漢初傳經諸人。而申公轅固韓嬰伏生高堂生等。皆不言其所授。蓋史

公已不能明。惟於易之授受獨詳。蓋史公父談。受易於楊何。故能詳易家授受之人。乃至於今。不特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之易傳

數篇無一字存。卽施孟梁丘。漢立博士。授生徒以千萬計。今其書亦無有存者。豈非事理之可怪。而經學之大可惜者乎。後惟虞翻

注易。自謂五世傳孟氏易。其注見李鼎祚集解稍詳。近儒張惠言爲之發明。此則孟氏之學。支與流裔。猶有存者。而漢儒易學。幸得

存什一於千百也。

史記稱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初未言其傳經。而子夏之傳獨廣於易。則有傳。

漢志無子夏易傳。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有周易卜商傳二卷。今其書亦不傳。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中引之。

據趙悅堂曰。子夏所作。

於詩則有序。

詩經正義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

毛公之學。相傳出於子夏。

漢書藝文志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陸德明經義釋文。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陸璣曰。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二說未知孰是。

書之傳授不詳。而五觀之義。見於尙書大傳。

尙書大傳。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也。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觀。書之大義畢矣。

是伏生之學。亦由于夏所傳也。禮有喪服傳。亦子夏作。

賈公彥儀禮疏。作傳之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子夏所爲。其傳內更云傳者是子夏。引他舊傳。以證己義。

春秋雖莫贊一辭。而公穀二傳。皆有端緒可考。

徐彥公羊傳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應劭風俗通。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

蓋今世所傳五經。皆出於子夏矣。子夏之於吾國文化之關繫。亦大矣哉。

後漢書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章句漢代本書家爲訓作然皆大義多難以釋。

子夏之外曾子所傳亦廣其最著者爲孝經。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疏引孝經說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序疏引鈞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孝經與春秋同爲孔子所定也。惟孝經首章有仲尼居曾子侍之語宋儒疑非孔子所著詳見困學紀聞。

曾子十八篇漢志列儒家今其書不傳大戴禮記有立事本孝立孝大孝事父母制言上中下曾子疾病天圓十篇蓋卽十八篇中之十篇也。

皮錫瑞經學歷史十篇之義著極純正天圓篇尤足見大賢之學無不通云案天圓篇單居離間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天如設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掇也據曾子說圖方謂其道非謂其形方圓同積圓者不能掇方之四角今地爲天所掇則地在中天體渾圓地體亦渾圓與地球之說合。

小戴記曾子問篇及檀弓篇多記曾子問禮議禮之說曾子之深於禮殆過於子夏而論語及學庸皆出於曾子之門人。

柳宗元論語辯上篇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

史記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

鄭玄目錄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假作之

闕里述聞假字子思從曾子與學。嘗慮當世無可傳道之人乃以其聞於曾子者著大學一書復以其體驗有得者著中庸一書以垂教後世。

孔子之學微此三書殆無以見其集前聖之大成也。

孔子之學兼賅文武而不以勇力聞。

列子說符篇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

淮南子主術訓孔子之通智過於蓑宏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卽其弟子亦多有勇於戰陳者。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求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戰

於郊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躍之如之衆從之冉有用矛干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史記孔子世家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

吾國兵家多稱孫吳而吳起實曾子弟子

史記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

故孔子弟子之學不盡限於儒家徒以儒家目孔子弟子亦未能盡其學也。

儒有柔之訓。

鄭玄曰：錄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

而孔子頗尙剛。

論語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儒行：儒有可親而不可親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褻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瀦。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中庸且盛言君子之強。

中庸：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又言化愚柔爲明強之法。

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聞。聞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蓋孔門雖尙中庸。以世人多偏於柔。懦故恆思以剛強濟之。非若老子專偏於柔弱也。後世儒者未得孔門真傳。徒以鄉愿爲儒。而儒遂有優柔濡滯之訓。此自是漢人見解。非春秋戰國時之儒者也。近人習於非儒之言。詆毀儒家。無所不至。甚至有以曾子之戰戰兢兢爲萎縮氣象者。不知人之強毅正由自反而。

縮。得。來。無。內。省。愼。獨。之。功。而。矯。爲。強。毅。是。則。客。氣。用。事。未。足。以。入。道。也。卽。論。語。所。記。曾。子。之。言。觀。之。臨。大。節。而。不。可。奪。任。重。而。道。遠。是。何。等。氣。象。惡。可。詆。爲。萎。縮。

論語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毗。蜉。撼。樹。是。則。至。可。笑。者。耳。



中國文化史

第一編

第二十七章 周末之變遷

春秋之後。是爲戰國。太史公作六國表。始於元王元年。迄秦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實則春秋左傳終於元王八年。當自貞王元年始入戰國。貞王介。史記作定王。從黃式三周季編略。而秦始皇二十七年以後。卽秦統一之時。亦未可附於戰國。要戰國之始末。自周貞王迄秦滅齊。凡二百四十八年。其曰戰國者。亦以國策記其時事。劉向定其名爲戰國策。故緣書而名其時也。此期史事。頗多闕軼。顧亭林嘗論之。

日知錄。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爲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

以資推者也。

按太史公作六國表，祇本秦記，未見周室史記。

史記六國表序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情，諷情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

其文之闕軼，當以此爲最大關繫。又當孟子子時，諸侯已去周籍。

孟子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則秦雖不燒諸侯史記，而周家典章制度之變遷，亦未必可考。晉之亡也，其太史抱圖法歸周。

呂氏春秋先識篇：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

周之衰也，太史儋西見秦伯。

史記周本紀：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

史官轉徙圖籍，隨之湮淪，則諸侯雖不去之，亦未必完全無缺也。僅就秦史所記及其他殘缺不完之書，推論當時狀況，已難得其實際。而論者又多從退化方面著眼，如劉向戰國策序有曰：

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秦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

夫燔離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絕矣。

益使人覺此期之史事無足道。然就其變遷之大。概言之。有退化者。有進化者。亦不可執一而概其餘也。古代疆域之廣袤。頗難質言。以春秋戰國兩期較之。則戰國時拓地之廣。過於春秋遠甚。江西湖南之地。大半爲楚越所闢。

史記越世家。廬長沙楚之粟也。竟陵澤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鄢矣。正義楚之四邑。廬長沙。竟陵澤也。廬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則四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鄢都矣。戰國時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饒並是東南境。屬楚也。袁吉度撫徽宣並越西境。屬越也。

越則南及閩中。

史記越世家。楚威王伐越。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楚則西及巴蜀滇黔。

史記西南夷列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三千里。以兵威定屬楚。秦伐楚蜀。其地益廣。

史記秦本紀。惠文君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也。正義。二說。說也。臣伏於蜀。

蜀相殺蜀侯併丹楚二國降秦在蜀西南統府管昭襄王二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

西攻義渠遂置隴西北地諸郡

漢書匈奴傳魏有西河上郡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三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

燕趙二國開拓北邊所置之郡亦不下於秦

漢書匈奴傳趙武靈王變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遼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

三垂之關皆由國大力強所致非封建諸侯盡併而爲此四五國者未能揮斥裔夷若此之廣也

春秋以來井田之制漸墜

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產爲政使田有封漁鄭人誦之曰取我田疇爲伍之漁此知子產未爲政時鄰之田畝殆已久無封漁子產欲復舊制而鄰人怨之他國度亦如是

戰國之初猶有存者故李悝作盡地力之教猶以提封萬頃爲言

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

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按禮之計地。既以提封爲言。又以一夫百畝十一之稅計。集皆周法。尙存之證。惟以生計艱難。故舊法不得不變耳。

然自文侯至孟子時。不過數十年。

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武侯十六年。惠王三十六年。

而各國已皆呈經界不正之象。則其變遷之速。可想矣。

孟子。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商鞅與孟子同時。獨戶開阡陌之名。

史記商君列傳。爲田開阡陌封疆。

通典。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朱子開阡陌辨。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不免有煩擾欺隱之憂。而阡陌之地。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井買賣。

實。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竊。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與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爲兩稅者同。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嘗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秦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

度他國亦必仿行。而史文不具耳。

明董說七國考引水。利拾遺云。李悝以溝洫爲域。自謂過於周公。未知其說所本。若依此說。則魏之廢溝洫。必廢阡陌。其時尚早於商鞅矣。

田制既變。人民之生計。遂至貧富相懸甚遠。

漢書食貨志及秦孝公用商君。墾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

又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佰。貧者亡立錙之地。又顧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衣。而食犬彘之食。

國有之地。變爲民有其害。在生計不均。其利則在以競爭而促進人之智力。經濟之發展。當以此期爲最。

大之關鍵矣。

春秋之時。惟管子有黃金一斤直食若干之語。他書未有言金粟交易之價值者。蓋人皆有田。不須購粟。故亦無市價可言。至計然爲越王勾踐謀國。始以穀價高下相較。

史記貨殖傳計然曰。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_論。治國之道也。_{當時粟一石不過數十錢。李悝論粟價亦曰。粟三十可互穀。}

粟石僅值二三十錢。較之今日。似爲極廉。然以家有餘粟之人。至於日日購米而食。亦可謂之鉅變矣。史稱秦并天下。始用二等之幣。

漢書食貨志。秦并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銀爲名。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

實則戰國之時。已專用黃金。或以鑑計。

孟子於齊王餽兼金一百。宋餽七十鎰。薛餽五十鎰。

戰國策蘇秦爲趙相。白璧萬雙。黃金萬鎰。

或以斤計。

戰國策姚賈出使四國。資車百乘。金千斤。孟嘗君子馮諼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梁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或不言斤鎰。而但稱金若干。

戰國策溫國之利。歲八十金。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十金。此疑以斤計

史記貨殖傳。朱公善治生。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虞夏商周雖有金幣。未聞用金如是之多。戰國之時。號爲亂世。而各國用金動輒千百斤鎰者。又經濟之大變也。吾意春秋百數十國。至戰國時。僅餘數十國。各國之府藏儲蓄。悉數流行。此金多之一因也。農夫變而爲商賈。治生之術。日精。貨幣與實物交易之量。驟增二因也。僻遠之地。以次開闢。鑛產必多。發見三因也。

史稱周顯王六年。天雨金於秦之櫟陽。四月至八月。秦自以爲得金瑞。作畦時於櫟陽。祀白帝。世無雨金之事。此必鑛產之溢出於外者。爲風雨鼓盪而飛於空。故以爲雨金耳。又稱蜀王與秦伯遇。秦以金一笥遺之。又作石牛五。朝寫金其後。曰牛便金。蜀使人請石牛。秦許之。乃遣五丁開道迎石牛。所謂金牛道也。此事雖近於小說。然亦可見其時秦國金多矣。

世道離衰。物力進步。雖謂戰國爲黃金時代。非溢詞也。

春秋之時。列國交兵。其數之多。不過數萬。至多亦不過十萬耳。此見至戰國而競以衆勝。靡國不然。蘇張之徒。盛稱其數。

史記蘇秦傳。說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說趙趙侯曰。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

騎萬匹。粟支數年。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騎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說齊宣王曰。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苗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苗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說楚威王曰。楚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戰國策 文同

史記張儀傳。儀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按此數可與蘇秦所說之數相參。一言其多。一言其少。度必不下三十五萬。又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說韓王曰。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所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微亭障。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

其言雖夸。然實數必去所言不遠。觀史表載秦斬首之數。尤可互證。

史記六國表。秦惠文王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斬首八萬。武王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昭王七年。擊楚。斬首五萬。十四年。白起擊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二十七年。擊趙。斬首二萬。三十三年。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斬首十三萬。沈其卒二萬人於河。四十七年。白起破趙長平。殺卒四十五萬。

斬殺之多如是。所將之兵之多可知。卽曰秦倚首功。或多虛報。然以十爲一計之。其多者亦有數萬。如白起擊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以二萬四千計之。亦春秋時二軍之數矣。秦併六國。用兵尤多。攻楚一役。至六十萬。

史記王翦傳：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翦曰：「大史記王翦傳：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翦曰：「大

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

若合兩方計之，則秦楚之戰，其兵不下百餘萬矣。吾人讀史，不可徒譏其殘暴，當知其平時養兵之費，教兵之法，馭兵之方，以及戰時指揮調度之才，若何而後可以勝之。非惟大將著名者如起、翦、頗、牧之類，非春秋時卿士將兵者所可及，即其偏裨將校，度亦必有過人之能而後可與於戰事。觀韓信論漢高將兵之才，不過十萬，則戰國時人才之多，爲何如乎？

春秋之時，多世卿執政，其由布衣崛起，驟至卿相者，不數數見也。至戰國而風氣一變，簞人下士抵掌游說，往往取貴族世臣之權而代之，而階級之制，遂以漸泯。蓋當戰國之初，篡位奪國者皆強宗世族，其人雖甘冒不韙，恒懼他人之師其故智。

孟子齊宣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平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此即可以見當時國君之心。」

故思以好賢禮士之名，羅致疏賤之士，畀以國政，而陰削宗族大臣之權，以爲其子孫地，此一因也。

戰國之初，魏文侯最好士，其事田子方段干木，用李克吳起，西門豹，樂羊子，皆以抑其宗族也。史稱公子季成謂魏侯曰：「君與子方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魏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

議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子方仁人也，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子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季成爲文侯弟，且爲魏相，而文侯抑之如此，可以窺其隱矣。

疏賤之士，既握政柄，必與貴戚世臣不相容。恃其言聽計從，則力排異己，以爲快。雖有因之失敗，如吳起、商君之類者。

史記：吳起傳，魏侯時，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吳起。吳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又商鞅傳：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龜池。

又范雎傳：范雎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種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於是廢太后，逐種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拜雎爲相君。雎後用蔡譯之言，以商君等爲無益，未爲貴族所害。

而游士相踵，爭取高位貴族，不能一一傾之而列國之風氣以之大變。此二因也。國家積弱，宗族大臣不能自振，則人主急於求士，士亦爭往歸之。此三因也。

史記秦本紀孝公時。河山以東強國六。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又樂毅傳。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僻遠。力不能報。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

數千年之貴族政治。以此三因。逐漸轉而入於平民之手。豈非至奇之事乎。戰國之初。惟人君好士。如魏文侯。齊宣王之類。皆其著者也。

史記田敬仲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千人。

其後則大臣貴族。亦以養士爲高。士無賢不肖。磨聚而求食。遂成一時之風氣。

史記孟嘗君列傳。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又平原君傳。平原君喜賓客。蓋至者數千人。

又魏公子傳。信陵君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又春申君傳。春申君爲楚相。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

又呂不韋傳呂不韋家僮萬人以信陵春申平原孟嘗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蓋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蘇軾論此事至謂六國之所以久存秦之所以速亡蓋出於此

見東坡志林

雖未必盡然亦不可謂非一因

也戰國之君權勢之隆過於周之天子即其公卿大臣亦不下於周之諸侯徒以養士之風陰弭貴賤之階級而王公貴人之權威轉有不敵匹夫之名譽者

說苑賢篇魏擊遇田無擇于途下車趨謁無擇坐乘如故擊意不說因問曰不識富貴者驕人乎抑貧賤者驕人乎無擇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士貧賤行不合言不用則躡屣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賤乎富貴者奈何能同之哉擊乃再拜而後退

戰國策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臺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臺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

觀戰國時人之議論可想見其時士氣之盛故戰國雖爲極殘暴極混亂之時然亦可謂極平等極自由之時有挾策以干時者有隱居而遁跡者王公貴人不屈己以求士士不之附即屈己以求之亦有終不可得而屈者而貴賤之位乃相反此亦他國史策所罕見者也

戰國之時不獨重士且甚重民蓋當時有國者雖日事戰爭殘民以逞而國家常備之兵非有百萬或數十萬必不足以一戰兵出於民民多則兵多故恒以地狹民寡爲慮而於來民及養民之術不憚勤求而

民。遂。爲。有。國。者。之。所。重。矣。

商子箕地篇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略開

地勝其民者。事來。徠民篇秦之所與隣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略中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過秦

民之不足以資其土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

秦既重民。三晉亦知重之。觀趙威后之言。尤爲深識立國之本。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

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耶。

正不獨孟子有民貴君輕。呂覽有順民心而立功名之說也。

孟子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呂氏春秋順民篇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古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有也。

國家知對外之本於民力。又由民力之盛衰。推及於政法之良否。則政法因以革新。而吏治亦必整肅。此皆相緣而爲因果者也。春秋之時。惟管仲知改革政法。其餘列國之卿大夫。大都因循舊制。圖補敝救偏之計。或因私利而更舊制。如魯之用田賦作邱甲之類。止可以爲民病。不能有利於國與民也。戰國時國家之形式。既與春秋時迥殊。故其立國之精神。亦不得不變。而凡有識之士。多致意於改革。新舊爭執。相

因以生。如商鞅申不害趙武靈王楚懷王皆力圖改革。而秦趙二國新舊之鬪最烈。

周季韓昭韓申不害既相。以韓地壤民險。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皆亂。不知所用於是更定其法。韓侯問曰。行法何其難乎。不害對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國能而授官。今君設法而徇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韓侯曰。吾自今知行法矣。

史記商君傳。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放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合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轅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又趙世家。趙武靈王曰。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羣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愚者闇成事。智者睹未形。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公子成曰。臣聞中

國者蓋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川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拂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之圖之也。王往公子成家。因自諱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卿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公子成聽命。於是始出胡服命。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遂胡服招騎射。

又屈原傳。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按原爲憲令。當亦因舊法未便。欽改定楚國法制。情未成耳。

此等爭執。至韓非時猶然。

韓非子五蠹篇。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驥馬。此不知之患也。

大抵墨守故制者。不知社會變遷進化之理。其說常紕繆。識時知變者。又專務苟且儉薄。雖適於時。而其爲

騎射之法實不始於趙武靈王。顧氏曰知錄嘗言之。

日知錄春秋之世戎翟之雜居於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撫而卻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狄於大鹵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以開其道其不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爲騎。騎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騎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諫胡服而不諫騎射。意騎射之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矣。○惠棟曰案韓非子秦穆公送重耳驍騎二千則單騎不始於六國。

案蘇秦以周顯王三十五年說燕三十六年說趙。趙肅侯之十七年也。距武靈王胡服凡二十六年。而其言已歷稱某國騎幾千匹。某國騎幾萬匹。是騎射之法在武靈王未胡服之先已盛行矣。惟其由車戰驟變而盛行騎兵之制則未能質言其事也。

顧氏亦云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而未考蘇秦先於趙武靈王。吳起仕魏臥不設席行不騎乘事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見通鑑卷一亦先於蘇秦。

第二十八章 諸子之學

子者男子之通稱。非書名也。

白虎通子者丈夫之通稱也。

以人之稱稱其書。始始於申不害。

史記申不害傳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形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按史記載諸子之書或稱其篇或稱其書或稱其著書如管晏傳論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

九府

此稱其書
之篇名及晏子春秋

此稱其
書名詳載其言之也。

五千餘言而去莊子傳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此皆稱
其著書之類未嘗言其書號曰某子惟申

子傳稱其號曰申子似申子著書之時即號曰申子。

至漢劉向校諸子劉歆作諸子略於是百家之學專以子名。

漢書藝文志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此即以諸子為諸書之
稱實則當日諸子之書向子歆卒父業有諸子略。

至隋經籍志遂有子部之目。

隋書經籍志漢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伎之略今合而敘之為十四種謂之子部。

其名雖不當今亦無以易之也。

七略所列諸子始於神農黃帝其書既多出於僞託亦不稱子稱子之書最古者以鬻子為首次則管子

晏子老子諸書。

漢書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名應為周厲王封為楚祖以鬻子說十九篇後世
下問焉周封為楚祖

按小說家尚有務成子十一篇似先於鬻子然志已稱其非古語故以鬻子為稱子之書之首。

當皆後人追題。非當時即稱爲某子也。自春秋以降。其書益多。且多稱某子。至秦漢而漸衰。則謂諸子之書以戰國爲最盛。可也。其詳見後

諸子之學。各有家法。主奴是非。言人人殊。以今所傳諸書考之。自戰國及西漢學者評論諸子之說甚夥。如

孟子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則專論楊子墨子者也。

莊子天下篇。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才士也夫。宋鉞尹文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辯。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闢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莊周以謔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可。不以矯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外駁。其言也不中。桓閼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

則遍論墨翟、禽滑釐、宋鈎、尹文、慎到、田駢、彭蒙、闕尹、老聃、惠施、桓團、公孫龍諸子，而兼述周之所獨得者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是它嘉魏牟也。忍情性，秦鎔利跖，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是陳仲史綰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侵差等，曾不以容辨異，縣君臣，是黑翟宋鈎也。尙法而無法，不循

從王念各說改

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反剗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是慎到田駢也。不

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子思唱之，孟軻和之，解蔽篇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則雜論它書，魏牟、陳仲、史綰、墨翟、宋鈎、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軻、申不害、莊周諸家者也。

史綰春秋時人荀子

斥其言之成理，然亦墨來，當是戰國時有爲史綰之學之說者耳。

韓非子顯學篇，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

則論孔墨二家兼及其徒之傳其學者也。

呂氏春秋不二篇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駘貴齊。田駘駘即陽生貴已。駘生即孫臏貴勢。王廖貴先。

兒良貴後。有文志兵家
兒良一篇

則論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列子、田駘、楊朱、孫臏、王廖、兒良諸子，而各以一字揭其主義者也。

淮南子要略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復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

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齊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

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故晏子之諫生焉。六國諸侯力征爭權故縱橫修短

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新故相反前後相繼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

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故商鞅之法生焉。

則論孔子、墨子、管子、晏子、申子、商子及縱橫長短之學之發源也。綜而觀之諸家所論自孔老管晏史鯨

關尹鄧析之外皆戰國時之學者按其學派則子思孟軻儒家也列子楊朱莊周道家也墨翟禽滑釐墨

家也慎到申不害商鞅法家也尹文惠施公孫龍名家也孫臏兒良兵家也其學派不明而可以其並舉

之人推測者如莊子以宋鉞尹文並舉荀子以墨翟宋鉞並舉則宋鉞之學兼有墨家名家之性質矣。莊

子以田駘彭蒙與慎到並舉荀子亦以田駘與慎到並舉則田駘彭蒙爲法家矣。史記稱慎到田駘皆學黃
老道德之術居亦出道家。

燕	楚	秦	齊	趙	魏	韓	宋	鄭	衛	魯
世子二十一篇 (世子歸人其時曰 亡故屬於楚)	期子十三篇 長盧子九篇 鵠冠子一篇	羊子四篇	半子十八篇 公孫固一篇 魯仲連子十四篇	孫卿子三十三篇 虞氏春秋十五篇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		徐子四十二篇			曾子十八篇 子思子二十三篇 漆雕子十二篇 孟子十一篇 宓子十六篇
			黔婁子四篇 田子二十五篇 提子二篇		公子牟四篇 閔丘子十三篇	黃帝泰素二十篇 杜文公五篇	莊子五十二篇	列子八篇 鄭長者一篇		
	南公三十一篇		鄒子四十九篇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周伯十一篇					馮促十三篇		
				慎子九篇 處子四十二篇	李子三十二篇	韓子五十五篇		申子六篇	商君二十九篇	
		成公生五篇 黃公四篇	尹文子一篇 田侯子二篇	公孫龍子十四篇 毛公九篇		惠子一篇				
										墨子七十篇
龐媛二篇		零陵令信一篇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			張子十篇 尉繚子二十九篇					闕子一篇 尸子二十篇

右皆確有國籍可考。其僅知爲六國時人之書。不能定爲何國何人者。如

【儒家】 景子三篇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王孫子一篇 李氏春秋二篇

【道家】 黃帝君臣十篇 雜黃帝五十八篇 力牧二十二篇 孫子十六篇 王秋子一篇 宮孫子二篇

【陰陽家】 公孫生終始十四篇 公孫發二十二篇沈氏韓家 乘丘子五篇 容成子十四篇 將鉅子五篇

【墨家】 我子一篇 隨巢子一篇 胡非子三篇梁玉繩說爲齊陳人

【農家】 神農二十篇 野老十七篇

綜計諸家之書。凡七十九家。千二百四十三篇。而屈原宋玉之詞賦。孫臏吳起之兵法。尙不與焉。它書仲

子等不知有無著述者尙不在內

何戰國時人之著作。若是之盛歟。以作者言。則儒家爲多。以篇章言。則陰陽家爲多。以國籍言。則齊人爲多。而衛有商君。韓有韓非子。作者雖少。已足爲其國光。幸權諸邦。惟燕最遜。龐煖之書。合之兵家所載。僅得五篇。今亦不傳。

藝文志兵權謀十二家中。有龐煖三篇。

燕爲晚進之國。其文化劣於中土。卽此可見矣。

莊子謂諸子之學。出於古之道術。藝文志稱諸家皆出於官守。前見其言至當。而不可易。其個人師授之源流。亦略可考。見墨子師史角之後。

呂氏春秋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高誘注其後史角之後也。

又有得於儒家。見前引注禽滑釐受業於子夏。

史記儒林傳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

按史稱子夏之倫未必卽爲子夏。孫詒讓墨子間詁謂其與田子方段干木吳起受業於子夏。故仍之。若以吳起爲例。則當爲曾子弟子。非子夏弟子也。

後又學於墨子

呂氏春秋當染篇禽滑釐學於墨子。

而爲墨家大師。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史記孟子傳軻鄰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

其門人有孟仲子。兼學於李克。授詩於根牟子。遞傳至荀卿。見前孔子弟子篇史但稱荀卿游學於齊。

史記荀卿傳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據胡元儀鄭驥別傳。見五十五當作十五。

而不言其所師何人。實則荀卿之學遠承子夏。近承孟子。其非十二子篇之詆孟子子夏。及論性惡與孟子相反。猶之墨翟禽滑釐同出於儒家。而其後自立學派。反極詆孔子也。

荀卿之師。自根牟子之外。又有虞卿。穀梁俶。駢臂子弓諸人。劉向別錄左傳正義引正。左丘明授曾申。曾申

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鐸椒。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卿作鈔撮九卷授孫卿。卿授張蒼。是荀卿受左傳於虞卿也。楊士勳穀梁疏。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魯人。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授孫卿。卿傳魯人申公。是荀卿受穀梁傳於穀梁子也。荀卿書累稱仲尼子弓。自唐韓愈以爲子弓卽仲尼弟子列傳之駢臂子弓。

蘇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

史記蘇秦傳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史記張儀傳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

鬼谷先生不知爲何人。據應劭說爲六國時縱橫家。

裴駰史記集解駰按風俗通義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

世多以從橫之術爲儀秦所倡。觀史記吳起傳及秦之言則秦之先已有馳說縱橫者。

史記吳起傳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吳起死於楚悼王二十一年。卽周安王二十年。在蘇秦說六國合縱之先。約四十八年。

史記蘇秦傳說趙肅侯曰夫衡人者皆欲合諸侯之地以予秦又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此可見蘇秦未動六國合縱之時已有衡人日夜游說。

鬼谷先生之爲縱橫家當非懸測之言也。商君師尸佼。

漢書藝文志尸子二十篇注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佼逃入蜀。王應麟曰史記楚有尸子注引劉向別錄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

齊晉人也。名倭。秦相衛鞅客也。執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倭規也。商君被刑。倭恐誅。乃逃入蜀。造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

○王先謙曰。注魯乃晉之譌。按史記作楚有尸子。藝文志稱爲魯人。其言可通。春秋以降。舊地漸入於楚。後又入於楚。故志稱爲楚人。而史稱爲魯人。若以魯爲晉之譌。則晉楚相去遠矣。

韓非師荀卿

史記韓非傳。非與李斯俱事荀卿。自以爲不如非。

而二人者皆不說學

商子農戰篇。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爲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雖有詩書。鄉一東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去強篇。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

韓非子五蠹篇。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此邦之蠹也。顯學篇。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

故亦無弟子傳其學。楊朱師老聃。

列子黃帝篇。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還於郊。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涪湫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子

列子師壺丘子。

老商氏。

其弟子甚多。

然列子多寓言。亦未必可盡信。

列子黃帝篇。楊朱南之沛。遇老子。注。楊朱不與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

要而論之。戰國時傳授學術者。猶以齊魯爲多。子思孟子尸佼之類。皆魯人也。蘇秦張儀荀卿俱至齊遊學。而荀卿在齊最爲老師。

史記荀卿傳。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

列子稱齊魯多機。明其時齊魯人材獨多矣。

列子仲尼篇。伯豐子之從者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

諸子之學之影響及於當時者。其初以墨學爲最盛。南被楚越。

墨子魯問篇。楚惠王將攻宋。墨子自魯至鄆止之。子墨子游公尙過于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

子至于越而救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

西及秦國。

呂氏春秋去宥篇。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

故其時有東方之墨者。西方之墨者。南方之墨者。

莊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皆獲己商鄆陵子之思。

世稱爲顯學。且曰其言盈天下。而其後遂日微。今之論者。謂由於儒家法家反對其說。及墨家詭辯太微妙之故。吾以爲別有三因焉。一則刻苦太過。不近人情。

莊子天下篇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也。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勝無腴。歷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

一則互相猜忌。爭爲巨子。

莊子天下篇南方之墨者。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譽。以矯僞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呂氏春秋去宥篇唐姑果惡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

一則驚外徇名。易爲世奪。

呂氏春秋上德篇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壞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釐敗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除弱諫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此等見解。極卑陋可笑。驚外徇名之見也。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

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諸。遺骸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

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二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遂反死之。

此皆其驟盛於一時而卒不能不同化於他派之故。不可專病異己者之排擊也。墨學衰而法家縱橫家大盛。商君之威嚴殆有過於今之督軍。

史記商君傳。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驍。腦者爲驍乘。持矛而操閼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

蘇秦之智術亦幾爲當時天下之泰斗。

史記蘇秦傳。蘇秦死。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親。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善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

三晉之士人人攘臂言縱橫矣。

史記張儀傳。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橫張儀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

同時與法家縱橫家頡頏者則有陰陽家。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騶衍賈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禮祥制度。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窮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

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檄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五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迄漢代。其學猶盛。而儒道二家。初未嘗得權憑勢。而有所爲。與世柄鑿。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史記孟子列傳。道既通。游事齊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

又莊子傳。周皆爲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則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講學著書。皆無與於當時之風氣。而其及於後世之影響。乃轉過於諸家。是知公理自在人心。不可徒以一時之盛衰計也。

諸子之學大都相因而生。有因前人之學而研之益深者。有因他人之說而攻之甚力者。如楊朱列禦寇之學。皆出於老聃。而其言天人性命之故。則進於老子。墨翟學說既與楊列相反。

墨子攻擊儒家最甚。攻楊子者頗少。惟兼愛下篇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此秦非天下之情也。人之於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云云。正是指斥楊家之言。

又專攻孔子。而以先聖之學別立一宗。孟子承孔子之學。言性言政。皆進於孔子。而力闢楊墨二家之說。然其痛恨當世窮兵黷武之風。則與墨子同。宋鉞尹文救民之關。禁攻寢兵。似與墨同矣。而其以心爲主與墨異。

莊子天下篇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蘊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是宋鉞尹文之主張。專以人心之不樂戰鬪爲主。不似墨之歸本於天志也。

以利爲言與孟子異

孟子宋牼將之楚。孟子過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諸無聞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莊子之學。又進於楊朱列禦寇。亦稱述孔墨。而以齊物論爲歸。然與慎到等之齊萬物者又不同。

慎到等齊萬物以爲首。笑天下之尙賢。非天下之大聖。莊子斥爲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蓋莊子之齊物。自有所謂內聖外王之道在。慎到等惟持萬物平等之觀。而於原始之道未有所見也。

荀子宗孔而非墨。而其言性惡。與孟子相反。其治名學。又進於孔孟。而於墨同原焉。故諸子之學。固皆角立不相下。然綜合而觀之。適可爲學術演進之證。其所因於他人者。有正有反。正者固已究極其歸宿。反者乃益搜集其賸餘。而其爲進步。乃正相等也。

諸子之書。家別人異。欲究其全。當別爲專書。近人喜言諸子之學。尤喜掇拾其破碎不完者。以傳會西人之說。

清季學者。震於西人製造之學。則盛稱墨子之格術。如劉嶽雲墨子格術解曰。日光具紅黃綠紫橙黃靛藍七色。試以三稜透光鏡卽見。若物盡受全日之光。則爲白色。若減其入質之光綫。則爲黑色。

照相之巧。全在用其白黑二色。以爲陰陽向背之別。而數千年前之墨子。已發其理。指墨經遠近臨正變觀能黑自言

近人習於西人邏輯之學。則又標舉墨子及惠施公孫龍等之名學。如梁啟超墨學微曰。墨子所謂名。卽論理學所謂名辭。墨子所謂辭。卽論理學所謂命題。墨子所謂說。卽論理學所謂前提等。

而於牖民覺世之大義。或反棄置不講。如孟子之辯義利。

孟子時功利主義極盛。如商君曰：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以社會進化歷史變遷之理觀之，固亦可成一說。然專以強利爲目的，其流極必至於不顧人道。羣德易言之，則曰苟可以強國，不顧公理，苟可以利民，不問人格。商子新令，曰：六歲曰義，曰非兵，曰義戰。有十二者，上無使義戰，必我至，則十仁義諸端，一概抹殺，是即極端功利論所必至也。今世強國侵略主義，卽此耳。孟子生其時，力持正義。

如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也。又曰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皆極端與功利論相反。當時雖不見從，而後世服習其說，凡士大夫之所主張，皆以重義輕利爲立國根本。

墨子及孟子之非攻戰

孟子墨子皆抱非兵主義。惟墨子尙欲以器械制善戰者，孟子則一律斥之。此其異也。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其言痛切極矣。後世人君雖多有以武功立國者，而凡儒者之言論史家之紀載文人之歌詠，恆斥其非，而專以尙德恤民爲美。此亦可證之近事而知吾民德之高尚有自來矣。近年有倡尙武之精神，此亦持之有故。然洋史家盛稱亞力山大凱撒拿破崙諸人，而吾國人於秦始皇漢武帝符堅唐金亮之類，皆不近世西人之誤。在以滿蓋中西人思想大相逕庭之處也。堯之立國尙武功，抑尙道德，諸史者可自下斷語。國家與個人不同，日逞其弱肉強食之謀，而墨子則早見及之。其非攻篇曰：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

一死罪矣。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今至大爲攻國不義。則不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又曰。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可爲知義與不知義之辨乎。蓋墨子以國家與個人無別。悉當以義爲斷。其理至明。而當時謂攻國爲義者。殆亦必有如近世國家學者之說。歧國家道德與人民道德爲二也。吾國兵禍之烈。極於戰國。而其時之學者。即大倡反對之論。此亦可見吾民覺悟之早。與其愛好和平之性之獨優矣。之否。國

言兵禍者不獨道家及墨二家然也。即兵家之大儒。亦以此義爲前提。如孫子曰。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善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又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皆深以窮兵黷武爲戒者也。

子思孟子之論性

子思作中庸。首揭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卽示人以性善也。性如不善。則率之不得爲道矣。孟子暢言性善之旨。其原實出於子思。然當舉世大亂之時。不因人類之殘賊凶惡而懷憎惡厭棄之意。且極力推明人皆可以爲堯舜。尤有功於教育。蓋人心之觀念。每因環境而變。見環境之多善人。則以人性爲善。見環境之多惡人。則以人性爲不善。惟究極性道之原。者能不爲環境所囿。不就人心之現狀及結果而論。而就第一念指示人羣。使人憬然有以自勉而絕去其自暴自棄之萌。其爲功於人類。何如哉。荀子言性惡。已爲當世惡人所囿。不能免於憤激。而欲以禮義教化矯之。如曰人之

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蓋荀子之時。爭奪殘賊淫亂之人。殆又甚於孟子之時。荀子疾其所爲。因謂其性固如此。而不知是說已大悖於教育原理。使人之性本不具有辭讓合理之德。雖有師法。何能動之。郝蘭皋等解偽字作爲字。以爲荀子辯護。不知爲字亦是強勉矯飾。非出於自然也。

列子荀子之論學

列子書中教人爲學之法最多。如壺丘子示季咸以未始出吾宗。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又學於老商九年。然後心凝形釋。既自以其爲學。詔人又如湯問篇所述師文學琴。薛譚學謳。紀昌學射。造父學御等。皆示人以專心壹志學道之功。非徒教人以虛無誕妄之說也。荀子言性雖異於孟子。以其注重於人爲故。力言積學之益。如曰真積力久則入。論學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論教能積微者速成。論國自勸學篇以下。反復譬喻一本此旨。積則一好。一好則通類。故曰并一而不。論教所以成積也。論教凡治氣養心之術。莫神一好。論身又曰。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論學

又曰：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類統而應之，無所擬恁。篇教爲學之法，殆莫有外此者也。

列子莊子之言宇宙原理

列莊之學，皆推極於無始以前。如天瑞篇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此言從德仁山說一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蓋原始之道不生不化非一非多降而至於生化則人之所見陰陽四時有推遷變化之迹矣然從往復疑獨推之仍自不可終不可窮世人徒以物質求之終無是處也齊物論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其言原始既極之於未始有夫有無之時然初非示人以無有無無也故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又曰其有真君存焉。論齊物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大宗蓋確見天地之根本在有無胥泯之時而仍有情有信，惟陷溺於世俗知識者不可見耳。列莊皆從此用功得力，故俯視一切而自信其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不知其道者則目之爲消極，爲社會學術進步之阻力，不知人人皆消極於世俗之

榮辱得喪而積極於精神之稠適。上遂即述天下驚其於宗可謂稠適而上遂矣。即即完實不可已之謂。上遂即上與造物者游之謂。則人類之進步何可限量。惟役於世俗之榮辱得喪自命進步實則毫無進步可言。乃真莊列之所悲耳。自魏晉以來崇拜莊列之說者似亦事宗其消極主義然真能得其道者和光同塵泯然於言說迹象世亦無從知之。姑就淺近立論則列莊之說即無大功效亦足使人開拓心胸消除執滯佛學未入中國之先吾國有此等先覺洵異事也。

皆大有功於人類棄周鼎而寶康瓠未足爲善言學也。

諸子之學既各有功於世而其文之精美又進於春秋之世而各成爲後世文章之宗是亦戰國之特色也。綜觀諸子之文約分爲五。一曰紀事。二曰箋釋。如墨子之經說韓非子之說難三曰論辯。四曰寓言。五曰韻文。戰國以前之文雖已有此五體而發揮光大至是始盛其尤盛者則後之三體也。孟墨論辯最工設喻已近寓言而杜撰事實莊列爲多。晏嬰與管仲同時。

列子楊朱篇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

莊子盜跖篇孔子與柳下季爲友

以意爲之羌無故實。甚至古代本無此人隨意造一名字。如鴻蒙雲將副墨雜諠之類。尤前此之所無也。

後世賦家。假設主客。小說家幻託人事。皆原於此。此則莊列以前文多紀實。莊列以後文字直分紀實與寓言爲兩宗矣。老子管子已有韻文。而未別名一體。荀子成相篇既爲長短句之祖。賦雲賦蠶。又就詩之六藝。抽取其一而名篇。宋玉之徒。踵興於楚。賦乃代詩而興。是亦文章進化之關鍵也。漢書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三篇。已著錄於儒家。而詩賦類又列孫卿子十篇。明賦之始於孫卿也。觀其序意與屈原並重。漢書藝文志。大儒孫卿。與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諷。咸有惻隱古詩之義。

北荀南屈。相望於列強黷武之時。而文章光燄。騰焯千古。故知個人之力。不必爲當世權勢所屈矣。

第二十九章 秦之統一

春秋戰國之時。已漸由封建而變爲郡縣。周赧王二十七年十月。秦昭王稱西帝。十二月。齊湣王稱東帝。雖皆復稱王。天下已非周有矣。當是時。東西二周。地小力微。不足當一諸侯。

史記。趙成侯七年。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

按趙成侯八年。當周顯王八年。事在赧王之前。周本紀。赧王時。東西周分治。蓋補紀之也。東西周之別。有二平王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洛陽也。顯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蓋河南在灋水之西。卽周初所謂王城。洛陽在灋水之東。卽周初所謂成周。赧王初居成周。後居王城。而東周則有東周君。故史稱爲東西二周。

至秦昭襄王五十一年，而周赧王卒。莊襄王元年，而東周君卒。二周之地盡入於秦。天下不復思周也。越二十年，秦先滅韓，以次滅魏，滅趙，滅楚，滅燕，滅齊。周之強侯盡矣。而中原有衛君角。江南有越君。西南夷有滇王。爲封建之制之僅存者。

日知錄：古封建之國，其未盡滅於秦始皇者，衛世家言二世元年，衛君角爲庶人。是始皇時衛未嘗亡也。漢書地理志：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

廢爲庶人。凡四十餘年。最後越世家言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秦始皇本紀言二十五年，王翦遂

定荊江南地，降越君。漢興，有東海王搖、閩越王無諸之屬，是越未嘗亡也。西南夷傳又言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然則謂秦

滅五等而立郡縣，亦舉其大勢然耳。

秦楚之際，六國之裔復起。卒歸夷滅。漢又大封宗室。至景武之世，諸侯王始削弱焉。故封建之變，爲郡縣。自春秋至漢，凡更五百四十年。自秦武公初，至吳楚始蛻化而臻固，定是可知。論帝王之家譜，可據一氏一代而言。論政俗之變遷，萬不可囿於朝代。周秦漢之相嬗，特元首之氏號不同耳。其全國各種社會消長盛衰之迹，固無截然之界域也。

雖然，周與秦之界域，亦有截然可指之一時。秦王政二十六年，王綰、馮劫、李斯等上尊號議，謂爲自古以來未嘗有。

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

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

蓋嬴政稱皇帝之年。實前此二千數百年之結局。亦爲後此二千數百年之起點。不可謂非歷史一大關鍵。惟秦雖有經營統一之功。而未能盡行其規畫一統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漢行之。秦人啟其端。漢人竟其緒。亦有秦啟之而漢未竟之者。故吾論史。以秦與漢相屬而不分焉。

秦與六國並立時。其內政已完善。見稱於孫卿。

荀子強國篇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孫卿子曰。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敬。忠信而不稽。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惴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文成昭有勝非幸也數也荀子儒者而推重秦之致四王知秦之興非偶然

至吞并六國。規模益大。長駕遠馭。非有適應時勢之法。不足以爲治也。尉繚、李斯之徒。諸嘗學帝王之術者。

史記李斯傳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爲秦立法。未嘗不善。二世之亡。罪在趙高非法之罪也。世徒以秦祚短。遂病其法。實則始皇時代之法制。實具偉大之精神。以一政府而轄制方數千里之中國。是固國家形式之進化。抑亦其時思想之進化也。

秦之政策最大者。即以諸侯之地分爲三十六郡之法。

秦郡之數異說甚多。據裴駰說。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雁門、九原、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爲三十六郡。此外又有閩中、南海、桂林、象郡。不在三十六郡之數。

蓋分地過小。則稽核太繁。過大。則控制不易。秦所置郡。雖多。因各國舊制。

史記始皇本紀。政代立爲秦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

三川郡。五年。攻魏。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二十五年。定荊江南地。降越

君。置會稽郡。

然分據險要。形勢釐然。非深諳地理之學者。不能規畫。史屢稱秦圖書。

史記蕭相國世家。蕭何入咸陽。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漢書地理志代郡班氏注。秦地圖書班氏。

是秦時丞相御史規畫地域。必按地圖而定。非漫漫然爲因爲革也。西漢之初。當國者皆無學識。猥欲參用周秦之制。卒歸於偏用秦法。又以秦郡太大。稍復開置。而分郡太多。難於檢察。又併爲十三部。

漢書地理志：秦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

又至武帝，獲節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郡。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

蓋增郡既多，不得不求以簡馭繁之法，以此較之，則知秦制之精。後漢雖有增損，大致同於前漢，是亦仍秦之法也。

統一國家，不獨規畫區域之不易也。設官分職，亦有至大之關係。秦之官制絕簡，而綱舉目張，漢亦因之。特名目時有變遷耳。考秦之制，內官之要職凡三：丞相、和、天子助理萬機。太尉掌武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其屬丞、督、外官。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外官之要職凡三：郡守、掌治郡。尉、掌佐守典職甲卒。監、掌監郡。蓋內、外官制同一系統。丞相與守、掌民事。太尉與尉、掌軍事。軍民分治，厥誼至精。而御史與監，則糾察此治民治軍之官者也。

漢守治郡，亦兼治軍。其職權大於尉。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百官表雖言守治郡，尉典武職，而實守兼掌之。韓延壽爲潁川太守，傳中述其都試講武甚備。翟義爲東郡太守，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起事。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後書耿弇傳：弇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注引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弇事雖當

王莽時其實沿漢舊制。故注引漢官儀以明之。又後書百官志五李賢注引漢官儀云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烽火追虜。或言八月或九月或歲終大約總在秋冬。淮南王安傳安欲發兵反先令人作旁近郡太守都尉印。可見守尉互掌兵權也。

後世官制變化繁賾而其原理不能出於治民治軍監察官吏三者之外。此亦可見秦之定制非漫然而設矣。

分天下爲郡縣則內外之隔閼殊甚。且地域遼闊。非如列國時方千里之地之易理也。於是有歲計之法。考戰國時各國外吏已以期年上計。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西門豹爲鄴令清懲潔剋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田璽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

蓋沿周歲會之法而推及於地方長官也。秦以十月爲正每歲九月卽定來歲之預算。

呂氏春秋九月紀是月也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實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而郡縣上計亦斷以九月其詳可以漢志參之。

續漢書百官志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訟決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嚴最嚴蓋遣吏上計○注引盧植禮注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爲正故錄此是漢代上計之法秦猶秦制也

秦以各郡歲歲上計故丞相御史府中所藏之書備具天下阨塞戶口多少漢初猶沿其法計相之職最重。

漢書張敖傳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高祖令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

其後計相併於丞相而人主猶時責爲相者考覈名實

漢書萬石君傳武帝責石慶曰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朕失望焉

漢書宣帝紀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文具而已務爲欺諛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

蓋非計簿得實不足以統計天下之盈虛得失也

秦漢政體雖爲君主專制而其地方行政猶有周代人民自治之遺意觀其縣鄉官吏之制可見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皆有丞尉是爲長吏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有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賦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又高帝紀三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

復勿繇成。

顧亭林論鄉亭之職。謂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

日知錄。漢書百官表云。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秉并之始。而管仲鬻敖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鄆長里宰鄉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柳宗元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興亡之塗。罔不由此。

夫三者出於選舉。而其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是固無異於今之縣市鄉自治職員矣。而漢之三老。對於天子王侯。可直接言事。

史記高祖本紀二年。漢王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進說漢王。以義帝死故。

漢書高帝紀三老董公進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

又武五子傳。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荀悅漢紀上書云。書奏。天子感悟。

其膏夫亭長。兼可自制科條。役使游惰。其善者。至於上掩郡縣長吏之名。

後漢書爰延傳。爲鄉閭夫。仁化大行。但聞閭夫。不知郡縣。仇覽傳。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鷄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黜陟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

可知秦漢之時。人民言論甚自由。而地方之事。多由人民自主。民治且盛於官治也。嗚呼。秦以專制爲世詬病。而此時人民轉有自治之權。今雖號爲民國。而地方自治之說。乃若爲政府所駭聞。其古之民德特隆歟。抑今之執政者。學識出王綰李斯下也。

秦時道路之政最重。開通道路。無有障塞。著於月令。

呂氏春秋三月紀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導達滯澁。開通道路。無有障塞。

決通川防。夷去險阻。見於刻石。

史記秦始皇本紀。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邊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獲。

而其尤有功於統一者。莫如開通四方之大道。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七年。治馳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今河套地。抵雲陽。今陝西淳化縣北。塹山堙谷。直通之。

據賈山至言及蒙恬傳。則二十七年所治之道。爲東西之道。三十五年之道。爲南北之道。

賈山至言。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史記蒙恬傳始皇欲遊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崩。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據此。是秦之直道。至漢世猶可通行。信蒙恬時已成。就其曰未就者。殆雖通而未加修飾耳。燕齊吳楚。皆爲三十丈之廣道。沿途植松樹。其規模之大爲何如乎。方輿紀要謂秦馳道舊迹闊五丈餘。蓋經千數百年。其道已堙耳。

顧祖禹方輿紀要湖廣永州府零陵縣有馳道。闊五丈餘。類大河道。史記秦始皇命天下修馳道。以備游幸。此其舊迹也。據此可知秦之馳道。

漢因秦制亦有馳道

史記滑稽列傳褚先生記西門豹事。曰。到漢之立。而長史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此據是漢時郭那有馳道也。

道側植樹著於官守

續漢書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

而秦時道路所不通者。復隨時興作。如張卬。唐蒙。司馬相如。鄭弘等。皆以開通道路著於史策。

史記河渠書。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天子以爲然。拜張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

又平準書。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

後漢書鄭弘傳。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治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嶺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爲常路。險遠之地。以次交通。其策無異於今之修鐵路。開國道。而勞費過之。然一舉而闢數百里千餘里。此可知古人任事之力矣。

第三十章 秦之文化

秦之文化。自周宣王時始開。

詩車鄰。小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鄭氏詩譜。周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

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

文公時始有史以紀事。

史記秦本紀。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十二年卒。生文公。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地至岐。

足見秦民開化之遲。蓋雖居周岐豐之地。而其文教實別爲一系統。與周之故俗不相銜接。

如史記稱襄公用騶駒黃牛。牴羊各三。祠上帝西時。文公初爲鄜時。用三牢。十九年得陳寶。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之類。皆非周之禮也。

其後之強。率以用客卿之故。見李斯書秦固無傑出之人也。商鞅韓非皆務愚民。

商子聖令篇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

韓非子五蠹篇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衆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不用文士惟呂不韋稍好士尙文藝

史記呂不韋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然其書固類書之體不足爲一家言也

秦旣一統始尙文教使天下文字皆同於秦文

史記始皇本紀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琅邪刻石器械一量同書文字

而其時作者亦輩出蒼頡爰歷博學諸篇皆秦文也

說文序七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

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漢書藝文志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雖小篆之字不多似不敷用

段玉裁說文注李之七章趙之六章胡毋之七章各爲一篇漢志最目合爲蒼頡一篇者因漢時國里書師合爲三篇斷六十字以爲

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籀故也。六十字爲一章者。凡五十五。然則自秦至司馬相如以前。小篆祇有三千三百字耳。然當時書有八體。不僅用小篆一種。

說文序。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篆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而隸書尤約易。便於書寫。

說文序。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左書即秦隸書。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

其功不獨爲秦統一之用。且爲數千年來中國全境及四裔小國所通用。其體勢結構。可獨立爲美術之一品。是亦至可紀念者也。

篆隸興而古文廢。猶不足爲秦重也。所奇者金石文辭光耀海內。文字之美。與其流傳之久。皆爲史記所僅見。是豈不尙文教者所能乎。始皇紀載刻石凡六。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與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乃上泰山。禪梁父。刻所立石。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辭曰云云。其東觀曰云云。三十二年。之碣石。刻碣石門。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

至今琅邪臺銘文。猶存十三行。泰山亦存十字。

葉昌熾語。秦始皇帝東巡。刻石凡六。始於鄒嶧。次泰山。次琅琊。次之罘。由碣石而會稽。遂有沙邱之變。今惟琅琊臺一刻尙存。諸城海神祠內。通行拓本皆十行。惟段松谷所拓精本。前後得十三行。翁阮孫三家著錄者。皆是也。泰山二十九字。先在嶽頂玉女池上。後移置碧霞元君廟。乾隆五年。毀於火。今殘石僅存十字耳。之罘碣石會稽三刻久亡。嶧山唐時焚於野火。當時卽有摹本。杜詩所謂梨木傳刻肥失真者也。

而他石拓本鈎摹影印者。世尙有之。二千一百餘年之古刻。證據極確。非檀山石刻及石鼓之出於推測者可比。世人雖極斥秦。於此獨寶存之。知其文字之美。爲千載所共推矣。三代金文最多。至秦始皇刻石。亦可見秦之各事。皆不蹈襲前人。大書深刻。悉李斯王綰等之意匠也。然秦以刻石著。亦非不善鏤金。其權量刻文。尤極精美。

陶齊吉金錄載秦銅權十八。權量四。方量一。

學小篆者。近且由秦石而進言秦金。是秦之文學美術。不惟不遜於三代。甚且過之矣。顧亭林論秦刻石。謂其坊民正俗之意。未始異於三王。

日知錄。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畴。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挈誠。夫爲寄殺之無罪。男秉義誠。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威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考之國語。自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

妻。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豚。生女子。一壺酒。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子皆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勾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爲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卽以爲亡國之法。亦未之深考乎。

觀其刻辭。固可見秦之注重民俗。而辭中所言多男女並舉。尤爲秦俗。男女平等之證。夫淫他室殺者無罪。是秦人初不專責女子。以節義也。責女子。以節義。而視男子之淫泆。若無睹。是鄙秦者。乃真未喻秦代法制之意也。古俗不禁女子改嫁。亦無旌表守節之事。考守節樹坊之始。蓋本於始皇之獎巴寡婦清。

史記貨殖列傳。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然其築臺而客之。以清能用財經營事業。爲女子之傑出者。似不徒專以其爲貞婦也。

秦之爲世口實者。曰焚書坑儒。此文化史上最大之罪惡也。然劉海峰焚書。爲秦平反。最得事理之實。劉大槐焚書。六經之亡。非秦亡之也。漢亡之也。何則。李斯恐天下學者道古以非今。於是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之語。其法至於偶語詩書者。誅市。而吏見知不舉。則與之同罪。噫。亦烈矣。然其所以若此者。將以愚民。而固不欲以之自愚也。故曰非博士官所職。詣守

尉繚燒之。然則博士之所藏其在未嘗燒也。追項羽入關。殺秦降王子嬰。收其寶貨婦女。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而後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乃始蕩爲灰燼。昔唐何至咸陽。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於秦博士所藏之書。獨不聞其收而寶之。設使蕭何能與其律令圖書。並收而藏之。則項羽不能燒。項羽不燒。則聖人之全經猶在也。

且據漢志。秦於諸經。亦未盡燬。

漢書藝文志。秦燬書。而易爲卜筮之事。傳者不絕。詩三百五篇。遺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秦之博士甚多。

漢書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

其遺獻皆能優游論著。

章炳麟秦獻考。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誠於太史公書者。叔孫通伏生最著。僕射周青臣用而諛顯。淳于越相與抵牾。釐成而秦燬書。其他說苑有鮑白令之斥始皇行樂紂之道。乃欲爲禪讓。比於五帝。至公篇其骨鯁次淳于。漢藝文志儒家有羊子四篇。凡書百章。名家四篇。則黃公。黃公名疵。復作秦歌詩。二子皆秦博士也。京房稱趙高用事。有正先用非刺高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最在古傳紀。略得八人。七十員者九一耳。青臣標櫛。不足齒。其七人。或直言無撓辭。不卽能制作。造爲琦辭。遺令聞於來葉。其窮而在蒿艾。與外吏無朝籍。爛然有文采。論纂者。三川有成公生。與黃公同時。當李斯子由爲三川守。而成公生游談不仕。著書三篇。在名家。徒橫家有零陵令信一篇。難丞相李斯。然秦雖鉗語燒詩書。然自內外萬紳之士。與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無所懼。是豈無說哉。

按集韻引吳氏譜。桂貞爲秦博士。始皇坑儒。改姓香。朱濂桂氏家乘序。亦述其事。是秦博士尙有一桂貞。

及孔鮒爲陳涉博士。亦秦時人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

第執焚書坑儒一語。遽以爲秦之對於古代文化。摧滅無餘。是實不善讀史耳。

秦法。民之欲學者。以吏爲師。

史記始皇本紀。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

吏主行政。師主教育。二者似不可兼。且專以法令爲學。學之途尤隘矣。而章實齋盛稱其法。謂爲三代舊典。

章學誠文史通義。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畢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爲師。始復古制。而人乃扭於所習。轉以秦人爲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爲師耳。

蓋以吏爲師。猶能通知當世之務。視專讀古書而不知時事者。其爲教猶近古。而較善耳。周代教民。最重讀法。漢之學僮。亦籀尉律。

說文序尉律學備十七以上始試讀獲書九千字乃得爲吏。○段玉裁曰諷謂能背誦尉律之文。獲書謂能取尉律之義。推演發揮即構寫至九千字之云。

是周漢皆使人民學法令以吏爲師也。秦法雖亡其遺文猶存於漢律。

漢書刑法志蕭何撰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言法律者溯其淵源不能外乎秦律。雖謂秦吏所授止於法令其關係亦至鉅矣。

吾國刑法見於書堯典呂刑及周官司寇職文者均刑律之淵源。春秋時復有刑書然不名律。言律實始於秦。接唐律疏魏文侯師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

法。六具法。注。盜法今賊盜律。賊法今作盜律。囚法今斷獄律。捕法今捕亡律。雜法今雜律。具法今名例律是也。商鞅傳授改法爲律。注。改法爲律。因律攝律。謂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也。

漢相蕭何更加悝所造戶興廡三篇。謂九章之律。注。戶者戶籍律。興者廡庫律。廡者廡庫律。興者廡庫律。魏因漢律爲一十八篇。改漢具

律爲刑名第一。晉命賈充等增損漢魏律爲二十篇。於魏刑各律中分爲法例律。宋齊梁及後魏因

而不改。爰至北齊併刑名法例爲名例。後周復爲刑名。隋因北齊更爲名例。唐因於隋相承不改。此

吾國舊律傳授之源流。自宋迄清亦多沿唐律。至清季始改定新刑律。因吾國之習慣探歐洲之法

意。然亦未能盡變舊法也。

政府立法恃國民之推行。民力不充。雖有良政府亦無如之何。民能自立。政府雖強暴壓制亦不能阻其

進取也。吾觀秦史，頗見秦民進取之迹，如

漢書高帝紀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滅，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

史記貨殖傳：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釐行詣遷處。衆遷靡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之賔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工於市易，乃求遠遷。政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

由此推之，秦時南越、滇、蜀皆賴中夏之民爲之開化，尉佗之文理，卓氏之籌策，特其著者耳。吾國人民之優秀，實冠絕於四裔，雖爲政府強迫遷徙，亦能自立於邊徼，故秦代謫戍移民之法，雖在當時爲暴虐而播華風於榛狫之地，使野蠻之族皆同化於中縣，其成就正非當時政府意料所及也。

第三十一章 漢代內外之開闢

秦室統一，纔十二年，而陳項起，擾亂七年，而天下爲劉氏一家所有。自高祖至平帝，凡二百零七年，光武至獻帝，凡百六十五年，中隔新莽更始，凡十九年。撫略言之，西漢之世，實吾國行郡縣制以後，統一最久之時。故外人皆稱吾國人爲漢人，而吾人自誇其政俗之美，亦津津曰兩漢。實則漢之政治，多沿秦法，間參以儒家之言。

漢書元帝紀元帝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管待宴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初無特別之建設其風俗則各地不同亦未可以概論惟其時之人有功於吾國最大者實在外拓國家之範圍內開僻壤之文化使吾民所處炎黃以來之境域日擴充而日平實焉是不可以無述也

漢承戰國及秦之後用民之力最重民亦習於力役不以爲苦也其時人人習兵爲正卒

漢書高帝紀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帝時改爲二十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

民就田里

給役當地兼須戍邊不成邊而納賦者謂之過更

漢書昭帝紀注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論者謂漢之力役三十倍於古古者役民不過三日實尙不止三十倍也此外又有七科謫戍之法

漢書武帝紀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注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夫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時時徙民於邊。

漢書武帝紀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元狩五年。徙天下豪猾吏民於邊。

而人民莫之怨畔。故吾謂漢代人民最能盡國民之義務。漢之國威澎湃。因亦迴絕古今。不可第歸美於一二帝王將相也。

漢時田租十五稅一。文景以後。皆三十稅一。且有時全除其租。可謂輕矣。然其時人民有算賦。自十五至五十。出錢人百二十。又有口賦。自七歲至十四。出錢人二十。又有貲算。人貲萬錢。取算百二十七。貧民亦以衣履釜鬻爲貲而算之。其往來徭戍者。道中衣裝悉自備。漢民負擔之重。盡前此所未有也。

戰國時。燕趙秦楚皆務拓地。至秦統一。尤銳意爲之。而多未竟。至漢承其業。益猛進焉。今爲分述於左。

(一) 東方之開拓。朝鮮自周初立國。已被商周之文化。然中間交通不盛。燕秦築塞至涇水。燕齊趙人往者益多。於是燕人衛滿逐箕準而自王。吾國民之力及於朝鮮者。視周代蓋已大進。至漢武帝元封三年。朝鮮相參殺其王右渠來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漢之疆域遂奄有今日朝鮮、京畿、江原二道以北之地。昭帝時罷臨屯、真番二郡。又置樂浪、東部都尉。至東漢光武建武六年。始省都尉官。棄軍單大嶺以東之地。然樂浪、玄菟猶內屬也。史記貨殖傳稱燕民東綰穢貉。朝鮮

眞番之利。是漢之拓東境。大有益於商業也。後漢書東夷傳稱自武帝滅朝鮮。倭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是漢之聲教。且由朝鮮而及於日本也。

(二)北方之開拓。古代北方諸族。曰匈奴。曰烏桓。曰鮮卑。秦漢時匈奴最強。烏桓鮮卑皆爲所屏。惟

吾國人能抗匈奴。始則以長城爲界。繼且出塞築朔方郡。漢武帝元朔二年。城朔方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三年。城朔方北地。又收河西地。

置酒泉武威張掖燉煌四郡。漢之北境。軼於秦二千餘里。而匈奴或降或徙。烏桓亦爲漢用焉。書後漢書烏桓傳。武帝遣驛將軍去病擊匈奴。因徙烏桓于東漢時。匈奴分爲南北。南匈奴附漢。入宅河南。北

匈奴爲漢所破。漠北以空。而烏桓鮮卑漸以彊盛。論者多謂異族侵入中土。爲漢族漸衰之端。然異族之人。實沐漢之文化。如匈奴古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至東漢時。單于比使人奉地圖求內附。是匈奴亦如華夏。有文字圖籍矣。

(三)西方之開拓。秦之西界。不過臨洮。漢武置四郡。始通西域。而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知漢人之通西域久矣。漢之設官西域。自宣帝時始。天山南北。葱嶺東西。諸國悉屬漢之都護。治烏壘城。

今庫實今新疆省之中心也。自西漢神雀三年。至東漢永初元年。漢威遠播。凡百六十載。中開絕不

其後猶設西域長史。屯柳中。今新疆省克沁回轄葱嶺以東之地。雖各國自有君長。實與漢地

無異。近年燉煌新出竹簡。有小學術數方技及屯戍文牘。意漢之文教。必遠及於葱嶺內外。小學諸

書。卽其時學校課本。今所發見者。雖在燉煌。其行於燉煌以西。固可必也。

(四)西南及南方之開拓。秦漢之間。西南各地。氏羌蠻夷閩粵諸族。與漢族錯處。或闢爲郡縣。而其俗未化。或仍其國族。而時煩征伐。經營累世。始漸同於中夏。其事複雜。與西北二方不同。宜以今地區分而研究之。

(甲)兩廣及安南之地。秦關陽楊粵。僅置三郡。趙佗自立。役屬駱越。其地始及於安南。佗傳國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滅之。分置六郡。其珠崖儋耳二郡。至元帝初元三年。復罷之。後漢書曰。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爲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爲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此漢人開化越南之功也。建武十八年。馬援平徵側之亂。隨山刊道千餘里。立銅柱爲漢之極界。馬援銅柱在今安南之新州港也。南越界直抵越南之南折港也。後漢書稱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

灌漑。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今其民號曰馬留人。以此也。

(乙)四川雲貴之地。秦漢之時。巴蜀雖已置郡。而其地猶有巴氏蠻。板楯蠻等。今通江宣漢兩縣地。不盡以漢法治之也。其西南。又有夜郎。滇。徼。邛。笮。昆明諸國。皆曰西南夷。漢武帝使唐蒙通道夜郎。置

犍爲牂柯二郡。又以邛都爲越嶲郡。梓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滇爲益州郡。天漢四年并沈黎雲於蜀郡地節

三年又并汶山於蜀郡。

後漢明帝時。又以哀牢夷地置永昌郡。於是漢郡至今雲南保山縣瀾滄江之南。而

徼外之揮人亦歸化。與大秦時通商焉。三國志注。大秦既從海北陸道。又循海而行。與交趾七郡外夷市。益州者。即犍甸伊拉瓦底江也。漢書稱景帝末。文翁爲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

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數歲成就還歸。以爲右職。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

以爲學官弟子。蜀人由是大化。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後漢書稱章帝時。王追爲益州太守。始興

起學校。漸遷其俗。桓帝時。牂柯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

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此四川雲南貴州以次開化之證也。

(丙)湖北湖南之地。秦昭王始置黔中郡。漢改爲武陵。其地蠻族。仍各自爲部落。至後漢時。猶有

澧中蠻。零陽蠻。充中蠻諸名。是今之澧縣及慈利永定等地。皆當時蠻夷之窟穴也。順帝時。武陵

太守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然其後蠻人猶時反叛。屯結深山。蓋其開化反遲於川滇

之地矣。建武中。南郡蠻反。徙之置江夏。號曰沔中蠻。和帝時。又徙巫縣蠻於江夏。於是江夏蠻數

反。與廬江賊相接。是東漢時湖北黃州德安一帶之地。實多蠻族。後且蔓延至於安徽也。魏書種

類。其來自久。郡縣並有。於數州東連秦。西通上洛。北接汝。往有爲。是漢晉以後蠻且雜處。河洛也。後漢書度尙傳。抗徐守宣城。長移深林遠數椎

類。其來自久。郡縣並有。於數州東連秦。西通上洛。北接汝。往有爲。是漢晉以後蠻且雜處。河洛也。

髣鳥語之人置於縣下。蓋其時安徽各地亦多未開化之民矣。

三國時丹陽郡多山越時勞在代王
鳴盛十時七史商榷詳考山越之事跡
目山越者自周秦以來南蠻種百越伏處深山故名山越丹陽山越頑抗不服地
在吳新鄉都陽縣接處今徽寧二府與江西贛州界萬山環繞正山民負固不

(丁) 浙江福建之地

漢初封無諸爲閩粵王都冶。又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其後東甌悉衆徙中

國處江淮之間而閩粵分立東粵未幾又徙其民於江淮故西漢會稽郡雖廣而自今臨海黃巖

以南殆虛無人居東漢時設章安永寧章安今臨海永寧今永嘉侯官等縣海濱之地始漸開拓矣。

由此觀之漢之南部雖立郡縣其文化遠遜於江淮以北經數百年始漸同於中土先民勞苦經營遂造成今日中華民國大半之地而南北風氣之睽隔亦由於開化之時有遲速之不同讀史者所最宜究心者也。又其時陝甘之地亦未盡開化武帝以白馬氏地置武都郡即今武都寧羌等縣也宣帝時先零羌擾河湟趙充國以屯田之策制之至王莽時置西海郡則關地至今之青海矣東漢之世氏羌諸族時服時叛或徙其人或置屯田皆勞漢族之力以鎮撫之故今日甘肅各地回族自爲風氣其來有自。

後漢書臺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月氏分散來降與漢人錯居其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按大

月氏爲土耳其族湟中月氏與羌人混合實今日甘肅回人之祖

而異族雜處仍無礙於吾國郡縣之制亦可以見漢族勢力之偉矣。

雖然漢代治地之法亦有區別漢書百官志曰有蠻夷曰道西漢之道凡三十二至東漢時有改爲縣者。

有仍爲道者。比而觀之。亦可以見其進化之迹焉。

西漢縣道表

【地名】	【所屬】	【沿革】	【今地】	【地名】	【所屬】	【沿革】	【今地】
霍道	左馮翊	東漢無	中部縣西北	狄道	隴西	東漢同	今縣
除道	北地	東漢無	未詳	略陽道	北地	東漢無	今水慶陽
義渠道	北地	東漢無	寧縣西北	雕陰道	上郡	東漢縣	鄜縣北
戎邑道	天水	東漢無	清水西北	略陽道	天水	東漢無	秦安東北
鞏道	天水	東漢同	隴西東南	綿諸道	天水	東漢無	秦縣東
氐道	隴西	東漢無	秦縣東南	予道	隴西	東漢無	狄道西南
羌道	隴西	東漢同	岷縣東南	月氏道	安定	東漢無	鎮原東北
嚴道	蜀郡	東漢同	榮經	緡氏道	蜀郡	東漢同	松潘
汶江道	蜀郡	東漢同	茂縣	旬氏道	廣漢	東漢同	文縣東北
剛氏道	廣漢	東漢同	平武	陰平道	廣漢	東漢同	文縣
武都道	武都	東漢同	成縣東	故道	武都	東漢同	鳳縣西北

平樂道	武都	東漢無	成縣西南	嘉陵道	武都	東漢無	禮縣
修成道	武都	東漢無	成縣南	下辨道	武都	東漢縣	武都
獼道	獼爲	東漢同	宜賓	雲關道	越嶲	東漢同	瀘山西北
夷道	南郡	東漢縣	宜都	營道	零陵	東漢縣	寧遠西南
泅道	零陵	東漢縣	道縣	連道	長沙	東漢縣	湘鄉

第三十二章 兩漢之學術及文藝

周秦之學術思想。至兩漢而結局。凡漢人之所從事。大抵爲古人作功臣。不能特別有所創造。然因古代文明之遞嬗。亦能於保存之中。演爲新製。而國基大定。疆域遼廓。又足以生國民宏大優美之思想。未可概以因襲鄙之也。又凡漢人之著作。與其所研究者。不盡傳於後。觀漢書藝文志及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其書之亡逸者夥矣。以今所存。遽下定論。殊爲未安。姑就著於世者。比而論之。其學術文藝。猶有千門萬戶之觀。是可知漢人於吾國之文明。既善繼往。兼能開來。非如後之言漢學者。第以經義訓詁爲一朝之學也。

世多謂漢武帝絀諸子。崇儒學。爲束縛思想之主因。然古先聖哲思想之流傳。實武帝之功。以功爲罪。正與事實相反。觀藝文志。即可知其說之不然。

漢書藝文志。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

蓋漢初猶存挾書之律。惠帝雖除之。

漢書惠帝紀四年。除挾書律。

其民間之收藏隱祕。猶未盡敢公布。至孝武而後。諸子傳說與六藝之文。始並充於祕府。惡得以董仲舒衛綰之言。遽謂武帝罷黜百家乎。

發之。

漢書董仲舒傳。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又武帝紀。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奏罷可。

武帝以後。學者猶兼治諸子百家之學。

漢書藝文志。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編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使武帝時禁人攻習異端。則向歆父子何必校定諸書乎。

漢以經書立學官。亦沿古者官學之法。如王制所謂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非漢人之創制也。至平帝時。廣徵學者。

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獨一封。詔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復不限於經生。足知西漢末年人之爲學。廣出諸途。不第專以經學教授也。漢初已有博士。

漢書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後漢書翟酺傳。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

武帝時。初置五經博士。至東漢時。凡十四家。

沈約宋書百官志。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至東京凡十四人。

漢書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中興轉爲祭酒。博士十四人。皆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其任用出於保舉。

後漢書朱浮傳。注引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其舉

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歷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其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貴顯。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然後策試。蓋重其選也。

後漢書朱浮傳。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

學官弟子。初置五十人。後以次增至數千人。

漢書儒林傳。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

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昭帝時。增博士弟子員滿

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更爲設員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

員。三國志王朗傳注。稱西京學官博士七千餘人。蓋指西漢末年博士弟子也。

後漢國學尤盛。順帝以降。太學至三萬餘生。

後漢書儒林傳。建武五年。修起太學。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

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順帝更修黉宇。凡所構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自是遊學書盛。至三萬餘

生。

按東漢太學。有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是蓋從古未有之大學校也。以三萬餘學生。居千八百

室。殆六室而居百人。就後漢書考之。其時太學生所居之室。蓋甚寬大。如仇覽傳稱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廩守之何固。覽不與言。融以告郭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謂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是學生所居之室。日中可接賓客。夜可留賓止宿。必大於今日學校宿舍矣。又其時講舍與宿舍異處。如朱祐傳。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是其學生宿舍與講舍不連之證。宿舍中有客至。而學生升講舍聽講。不與賓相勞苦。殆講授有定時。不敢缺席之故歟。

學生之勢力。至於左右朝政。則興學之效也。

後漢書黨錮傳。太學諸生三萬餘人。更相褒重。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武帝以前。郡國未有學校。而閭里自有書師。見漢書藝文志自文翁在蜀立學堂。

漢書循吏傳。文翁。臨江舒人也。景帝末。爲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

親自飭屬。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觀此可知漢時各地學者。須自出資。蜀中學生。由官選派。故

水經注文翁爲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城南。永初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二石室。

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王莽柄國，特尚學術，郡國鄉聚皆有學校。

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庠序置孝經師一人。

東漢開國君臣大都其時學校所養成也。

後漢書光武本紀：王莽天鳳中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鄧禹傳：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耿純傳：父艾爲

王莽濟平尹，純學於長安，因除爲納言士。景丹傳：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卓茂傳：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

東觀漢記：光武受尚書於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鹽，令從者獻以給諸公費。

班固東都賦曰：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以後漢書諸傳證之，北至武威。

後漢書任延傳：延爲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習業。

南至桂陽。

後漢書衛胤傳：爲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儀。

僻壤蠻貊並有學校。

後漢書李忠傳：爲丹陽太守，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爲起學校，習禮容。

王冠、金石萃編：漢陽長澤乾校官碑，遠人聆聲景附，樂受一廬。既來安之，復役三年，權泮宮之教，反失俗之禮，構修學官，宗懿招徠。

信其語爲不誣矣。西漢大師弟子之多，不過千餘人。

漢書儒林傳：申公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

東漢諸儒家居教授者，指不勝屈。其弟子之多，亦過於西漢之經師。

後漢書牟長傳：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宋登傳：教授數千人。杜撫傳：弟子千餘人。丁恭傳：諸生自遠方至者

著錄數千人。樓望傳：諸生著錄九千餘人。謝該傳：門徒數百千人。蔡玄傳：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

師各有錄，載其門徒。

後漢書李膺傳：膺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議。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門徒多者，不能徧教，則使高業弟子以次相傳。

後漢書馬融傳：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鄭玄傳：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人。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

私家傳授之盛古所未有也。

漢人講學必從師者。以家無書籍傳寫不易。非專家之師授以章句無由得師而成學也。

漢書儒林傳。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定章古

文儒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故錯。齊人臨多與。穎川吳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

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

後漢書荀悅傳。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

後漢時雖已有賣書於肆者。疑亦祇京師有之。而僻壤遐陬。仍苦無書。

後漢書王充傳。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

以此之故。從師受業者。往往不遠千里。或傭作執苦。以助讀書之資。其時書籍尙多用簡帛。

沈欽韓漢書補注。劉向上晏子列子奏。並云以殺青書可繕寫。然則其錄奏者。並先殺青書簡也。御覽六百六引風俗通云。劉向別錄。

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先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曰殺。殺亦治也。向。

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

後漢書吳祐傳。父侯。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侯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

後漢時始有蔡侯紙。

後漢書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緣帛者謂之爲紙緣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屑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是實吾國文化之一大利器也。

韓愈毛穎傳以毛筆筆家始於蔡倫。明見史傳也。

顧傳寫雖便而經籍未有定

本亦難免於譌誤於是有石經之刻。

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

日磽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

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注引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

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

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磽議郎蔡邕名。

其議倡於蔡邕而成於李巡等。

金石萃編邕傳稱同奏者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磽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而公羊傳後別有諫

議大夫趙岐議郎劉宏郎中張文蘇陵傳植論語後別有博士左立郎中孫表疑當時同與此事者尙多而史略不載也考盧植傳

植由庶江太守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磽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傳記是楊彪盧植亦皆同校五經又

呂強傳稱汝陽李巡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蔡邕等正定其文則刻經之議雖創於邕而其得蒙詔許實由李巡之功

自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凡九年。始畢其工之艱鉅。亦自古所未有也。迄今閱千七百餘年。而是經之殘字。猶存於世。是豈宋元板本所可及耶。

金石萃編漢石經殘字。共十二段。翁方綱彙舉其文。刻於南昌官舍。石經殘字存者止此。而讀其遺文。猶可以見鴻都之舊。

兩漢同重經學。而學術風氣不同。西漢多治今文。罕治古文。東漢則今古文並立。前漢今文說專尚微言大義。後漢治古文多詳章句訓故。此兩漢經學之別也。

皮錫瑞經學歷史。今文者。今所謂緯書。古文者。今所謂經書。緯書漢世通行。故當時謂之今文。經書漢已不通行。故當時謂之古文。許慎謂孔子寫定六經。皆用古文。然則孔氏與伏生所藏書。亦必是古文。漢初發藏。以授生徒。必改爲通行之今文。乃使學者誦習。故漢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當古文未興之前。未嘗別立今文之名。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乃就尚書之今古文字而言。而魯齊韓詩。公羊春秋。史記不云今文家也。至劉歆始增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學官。必創說解。後漢衛宏賈逵馬融又遞爲增補。以行於世。遂與今文分道揚鑣。

近人以孟荀墨韓吳子司馬法諸書。多與今文家說合。並引爲今學。

廖平今古學考。今學書目表。治今學者。孟荀墨韓。此王制穀梁春秋公羊春秋儀禮記戴記今學各篇。王制千乘四

義皆義。鄭玄公問禮射義。義聘義聘。禮祭統主官哀公問禮射三本義。厚四制。孟子荀子墨子司馬法韓非子吳子易緯尚書大傳春秋繁露

韓詩外傳 公羊何氏解詁皆今本

又古學書目表治古學者。載許謙此表。不得鄭今學。

周禮 左氏春秋 儀禮經 戴記古學各篇 逸周書 國語 說文古今存本

則今古文之範圍兼當包括諸子矣。西漢之人多專一經。東漢則多兼通。所著解說動輒數十萬言。

後漢書周防傳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伏恭傳爲齊詩章句二十萬言。景鸞傳著述凡五十餘萬言。

是亦學術進步之證。鄭玄兼治今古文家法。徧注羣經。凡百餘萬言。黃巾賊皆知其名。不犯其境。東漢人之知重學者亦一最美之風氣也。

後漢書鄭玄傳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文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

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漢人之學不專治經也。周秦諸子之學漢時實能綜括而章明之。七略所載諸子凡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據漢書藝文志

至魏晉以降始次第淪佚。故有功於諸子者莫漢若也。以兩漢書諸傳考之。有專治

一家之學者。有以一家之學教授後生者。其風氣蓋與經學家無殊。如蓋公善治黃老。曹參請之言治。參見

司馬談習道論於黃子。司馬遷傳注。景帝時人。儒林傳。黃子之黃生。楊王孫學黃老之術。本傳耿况學老子於安丘先生。耿弇傳淳

于恭善說老子。本傳范升習老子教授後生。本傳矯慎少學黃老。本傳是皆道家之學。不獨竇太后好黃老。楚王

英喜黃老也。此純爲秦以前之道家。若燕秦西漢之方士。則出於陰陽家。與道家不同。後漢張陵及子。龜錯學申商

刑名於軹張恢生所。本傳陽球好申韓之學。本傳是申商韓非之學實綿延於兩漢。而漢世以法律名者尤夥。

雖不盡傳諸子之說。要當屬於法家。

西漢以法學著者。如路溫舒學律令。杜延年明法律。鄭昌鄭弘皆通法律。于定國少學法於父。鄭崇父賓明法律。丙吉治律令。及文翁遣小吏詣京師學律令。皆見於漢書諸傳。東漢郭躬父弘。習小杜律。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侯霸從鍾寧君受律。鍾皓善刑律。以律教授。皆見於後漢書。

主父偃學長短縱橫術。著書二十八篇。與蒯通、徐樂、嚴安、聊蒼等所著之書。皆著於藝文志。是皆漢之縱橫家也。田蚡學盤盂書。爲雜家。而淮南王、東方朔之書。亦著於志。其農家之董安國、尹都尉、汜勝之等。皆漢人也。小說家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百家百三十九卷。張衡西京賦至謂小說本自虞初。虞初河使時以方士待中。號黃車則其盛可想。通計漢之學術。遜於戰國者。惟名家及墨家。然漢人所見名家墨家之書。猶夥。非若今之抱殘守缺。徒摭拾一二語。以斷定某家性質之比也。

漢之經師。多通陰陽之學。如董仲舒以春秋災異推陰陽。所以錯行。高相專說陰陽災異。京房長於災變。翼奉好律歷陰陽之占。皆西漢之經學大師也。其後則由陰陽家而變爲讖緯。據後漢書樊英傳。則讖緯之學。與京氏易同出於一原。

後漢書方術傳樊英少受業三種。習京氏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注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

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衣靈曜、刑德收、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異、記歷樞、含神籙也。禮緯合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助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華、佐助期、握誠圖、潛譚巴、說題辭。

後漢學者大抵皆攻此學

後漢李通傳通好星歷讖記。蘇竟傳善圖律。能通百家之言。翟酺傳尤善圖讖。劉瑜傳善圖讖。魏朗傳學春秋圖緯。薛漢傳善說災異讖緯。廖扶傳尤明天文讖緯。韓說傳尤善圖緯之學。

或以漢書不載緯書疑之然自史傳外當代碑版稱述尤甚

朱彝尊說緯緯讖之書相傳始於西漢哀平之際。而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深明典奧識鉅圖緯。能精徵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則是緯讖遠本於譙氏京氏也。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爲內學。通五經者爲外學。其見於范史者無論。謝承後漢書稱姚淩尤明圖緯秘奧。又稱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載稽之碑碣。於有道先生郭泰。則云考覽六經。探綜圖緯。於太傅胡廣。則云探孔子之房奧。於琅邪王傳蔡朗。則云包洞典籍。刊摘沈秘。於中郎周勰。則云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於大鴻臚李休。則云既綜七籍。又精羣緯。於國三老袁良。則云親執經緯。歷括在手。於太尉楊震。則云明河洛緯度。窮神知變。於山陽太守祝睦。則云七典並立。又云該洞七典。探頤窮神。於成陽令唐扶。則云綜緯河洛。咀嚙七經。於酸棗令劉熊。則云效五經之緯圖。兼覈其妙。七業勃然而興。於高陽令楊著。則云窮七道之奧。於郃陽令曹全。則云甄極芝科。靡文不綜。於長安蔡邕。則云少耽七典。於從事武梁。則云兼通河洛。於冀

州從事張表，則云該覽羣緯，靡不究窮。於廣漢屬國都尉丁飭，則云兼究秘緯。於廣漢屬國侯李翊，則云通經緯。蓋當時之論，咸以內學爲重。

俞氏謂緯在太史，不在秘書，說頗有理。

俞正梁癸巳類稿緯書論，漢書藝文志不載者，以緯在太史，不在秘書也。後漢緯始入秘府。隋經籍志有緯八十一種。唐六典秘書郎甲部九曰圖緯，以紀六經讖候。注云河圖等十三部九十二卷。知東漢至唐皆在秘書。更魏隋焚，但書民間傳本。廷臣議禮，師儒說經，猶檢緯，則漢志不載緯，無可疑也。

欲知漢代學者之家法，不可不知緯學也。

漢人之學，兼通天人，故定儒者之名義，以通天地人爲標準。

楊子法言通天地人爲儒。

漢志所載天文歷譜五行諸書，其學皆本於太古，而其書多出於漢。

漢書藝文志，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漢之史官，又有世傳天文之書，不在藝文志引諸書之內。太史公著天官書，史家之專門學也。

史記索隱，天文志皆甘氏星經文。而志文兼載石氏、甘氏名。德。

後漢書天文志，唐虞之時，羲仲和叔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漢弘，宋之子章，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申夫，齊國甘。

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佐時政。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爲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漢興。景武之際。司馬談之子遷。以世襲氏之後。爲太史令。遷著史記。作天官書。

元成之時。劉向專說災異。撰洪範五行傳。其說多穿鑿附會。東漢諸儒。精於天文星算者尤衆。

楊厚受天文推步之術於父統。襄楷善天文陰陽之術。荀爽善天文歷算之學。任文孫曉天官風星祕要。廖扶尤明天文

推步。均見後漢書本傳。

而張衡之制作。尤爲漢代一大事。

後漢書張衡傳。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爲太史令。妙盡環衡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罔論。言甚詳明。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令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蟬蜺。張口承之。其牙機巧。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蟬蜺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同時崔寔稱之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

蓋漢人之學。皆重實驗。積往古之學說。因當時之風氣。遂有發明製造之專家。惡得以其器之不傳。遂謂漢學無足稱哉。

吾國醫藥之學。其源甚遠。而本草素問等書。皆至漢始顯。

本草之名。見於漢書平帝紀。又樓護傳有誦醫經本草數十萬言之語。

玉海六十三引張仲景傷寒卒病論云。撰用素問。

漢志詳載醫經經方等書。

漢書藝文志。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太史公作扁鵲倉公傳。臚舉其方術。知漢人極重醫學矣。秦不焚醫藥之書。故古書至漢俱在。

史記扁鵲倉公傳。意受陽慶禁方。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

俞附解剖之術。至漢末猶有能之者。

史記扁鵲倉公傳。上古之時。醫有俞附。治病不以湯液醪醴。鑲石拊引。案杭毒熨。一擦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輪。乃割皮解肌。談脈結筋。捫髀脈。揲荒爪幕。滑洗腸胃。漱漑五臟。練精易形。

後漢書華佗傳。佗精於方藥。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剝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蓋古人精於全體之學。剖殺剖割。初非異事。與今世西人之治病相同。王莽以獄囚解剖。亦此意也。

漢書王莽傳。捕得翟義黨王孫慶。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剝割之。量度五臟。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世稱難經出於黃帝。歷傳至華佗。以及黃公曹元。

王勃黃帝八十一難經序。歧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

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宋崇文總目：蘇軾爲秦越人壽。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元。而漢史謂佗臨死燒其書。

後漢書華佗傳：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强索火燒之。

豈所燒者止破腹斷腸之法。而難經則先已傳於人歟。後世醫家獨祖張機於一切病。惟特診脈處方之術。是漢代實古今醫法變遷之樞。張機之名不見於史。疑漢時其名並不甚著。然依其法以治病。詎今獨有甚驗者。知漢人之於醫術實積古代千萬年之經驗。而有專門之師授初未可以厚非也。

四庫書目：金匱要略、漢張機撰。機字仲景。南陽人。嘗舉孝廉。建安中官至長沙太守。此書上卷論傷寒。中論雜病。下載其方。併療婦人。自宋以來醫家奉爲典型。與素問難經並重。得其一知半解。皆可以起死回生。則亦岐黃之正傳。和局之嫡嗣矣。

漢時小學兼重書算

漢書律歷志：數者一百二十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蓋仍周代保氏教六書九數之法。故漢人多通算學。鄭玄通九章算術。著於史傳。

後漢書鄭玄傳：通九章算術。注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旁要七。盈不足八。鈞股九。

而藝文志不載九章。其小學十家四十五篇。但載講授文字之書。蓋九章算術職在太史。非祕書所掌。故

向歆校書不存其目。後世不知漢代官學之系統。僅據漢志曰：文字爲小學。此學術名義所當改正者也。漢代文字。隨時增益。其初教小學之書。僅三千餘字。後以次增至九千餘字。

說文序：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段玉裁注：倉頡以下十四篇。謂自倉頡至於訓纂。共十有四篇。篇之都數也。五千三百四十字。字之都數也。藝文志曰：漢時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者。謂漢初倉頡篇祇有三千三百字也。志又曰：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元帝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凡將則頗有出矣。此謂三家所作。惟凡將之字。有出倉頡篇外者也。志又曰：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者。謂雄所作訓纂凡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合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也。自楊雄作訓纂以後。班固作十三章。和帝永元中。郎中賈魴又作滂喜篇。懷素書斷云：倉頡訓纂八十九章。合賈廣班三十四章。凡百二十章。文字備矣。按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又增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凡七千三百八十字。許書凡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蓋五千三百四十字之外。他采者四千十三字。

司馬相如揚雄班固賈魴許慎等所增之字。或出採輯。或出創造。未可斷定。然四百年間。人民通用之。字增至六千五百有奇。文化之進步。可想矣。漢人小學文字之書。蓋有二體。一取便於記誦。凡將訓纂之類是也。一取詳於解說。許慎說文解字是也。後世童蒙讀本。以三字四字或七字爲句。皆源於漢。而研究許

書者。獨標漢學之名。且自詡爲專門。亦未得漢人教學之全也。

段玉裁曰。自倉頡至蒼珣。章皆六十字。凡十五句。句皆四言。許引幼子承詔。郭注爾雅引考妣延年是也。凡將七言。如蜀都賦注引黃。西鐵美宜制。藝文類聚引鍾離字室筑坎侯是也。急就今尙存。前多三言。後多七言。

秦人刻石頌始皇功德。漢代不師其制。武帝立石泰山。無文字也。近世所得石刻。以魯孝王五鳳石刻。爲西漢石刻之始。

語石歐陽公集古錄石刻無西漢文字。公於宋文帝神道碑跋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家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趙明誠僅收建元二年鄭三益闕一種。可知其鈔矣。然劉聰奇堅皆以建元紀未必爲漢石也。魯孝王五鳳石刻。金明昌二年得於太子釣魚池側。今尙存曲阜孔廟。此外趙二十二年羣臣上壽刻石。出永年。河平三年應孝禹刻石。出肥城。元鳳中廣陵王中題字。出甘泉。皆歐趙所未見也。至居攝墳壇二刻。及萊子侯刻石。已在新室簞漢後矣。

而南越王胡墓木刻。則在漢武帝時。

東方雜誌十四。第一號載譚繼上未省長保存漢初木刻字。書台山商人黃鑾石。於廣州城東里許。東山廟前。購得官產龜岡地一段。建築樓房。掘土丈餘。發見一南越貴人遺冢。冢室鋪地各木端。搜索得漢初隸書木刻字。其可辨者。尙有甫五甫六甫七甫九甫十甫十二甫十五甫十八甫二十等字。甫爲鋪之古字。其字畫方整。間有參差。不作俯仰姿勢。純爲西漢隸法。其五七九字。尙沿

篆體。甫字亦有沿篆體作山頭者。異於東漢諸碑。冢中所得古錢。據工人言。合以錢譜。秦大半兩。約數十枚。漢呂后八銖之半兩。百餘。漢文帝四銖之小半兩。千餘。而漢武帝之五銖。不過數十。此外更無別式之錢。以此推想其營葬時代。必秦半兩錢未停廢。而漢五銖錢已流布。其爲漢武未滅南越時。越之貴人遺冢。已無遺義。鑄意此冢當爲南越文王胡冢。

則西漢之特色。當以刻木爲首矣。東漢石刻極夥。門生故吏。爲其府主伐石頌德者。徧於郡邑。

語。石東漢以後。門生故吏爲其府主伐石頌德。徧於郡邑。然以歐趙諸家校鄧道元水經注所引。僅十存四五而已。以蘭泉淵如諸家校歐趙著錄。及洪文惠隸釋隸續。十僅存二三而已。古刻淪胥。良可慨歎。然荒崖峭壁。游屐摩挲。梵剎幽宮。耕犁發掘。往往爲前賢所未見。

其書有篆有隸。三公山開摩崖石刻等皆篆書而隸體爲多。或縱橫宕逸。或謹嚴流麗。後之碑版。靡得而逾焉。惟其作文及書碑者。多不著名。而出錢立碑之人。往往附著碑陰。記其職掌及出錢多少。可以見其時風氣。尙公而重義矣。

漢之文章。初承戰國之習。有縱橫之餘風。文景以後。提倡經術。其文多爾雅深厚。

漢書儒林傳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而史學大家司馬遷生於武帝之世。萃尙書春秋國語世本諸書之體。創爲史記。立本紀世家表書列傳之目。遂爲文學歷史兩家之祖。治文學者師其義法。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此義法二字本指春秋書法後世治古文者慎以爲文章組織之目故有義法之名。

修史策者襲其體裁

劉知幾史通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是漢之史官所續至梁武帝撰成通史王暕業著科錄李延壽南北史諸作皆史記之流也。

是亦漢代之特色也。其後褚少孫楊雄劉歆等多踵爲之。而班彪及子固相繼爲漢書遂爲斷代史之祖。史通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惟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尙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吾國立國數千年而朝野上下之典章制度風俗文物胥有可考實賴歷朝史書之記載其事崇君主則時代爲之不可以今日之眼光病當時之作者也。

漢人所著子書多沿周秦以來之學說不能出其範圍如淮南子雜出衆手既不足成一家之書論衡專事詆諆僅足以供游談之助。

漢書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

後漢書王充傳注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爲談助。

其頌述老墨。問刺孔孟。塗雖不同。沿襲一也。惟漢人之詩文辭賦。則多創爲新體。枚乘蘇武爲五言詩。武帝及諸臣爲七言詩。而樂府之三言四言詩體。亦於三百篇之外。別成一格。降及後漢。詩人益多。而孔雀東南飛一篇。爲焦仲卿妻作者。凡千七百四十五字。實爲敘事詩之絕唱。雖不知作者之名。然可以見漢之詩人。實多開創。無所謂定格成法也。詩之外。創製之體。如答客難。封禪書。七發之類。亦多新格。而賦體之多。尤爲漢人所獨擅。大之宮室都邑。小之一名一物。鋪陳刻畫。窮形盡相。而其瑰偉宏麗之致。實與漢之國勢相應。蓋人類之思想。不用於此。必注於彼。以兩周之經籍。子家衡兩漢誠覺漢人之思想。迴不及古。而就其所獨至者觀之。則前人僅構其萌芽。至漢而始發榮滋長者。亦未易數。故論史者。貴觀其通而不可限於一曲之見也。

第三十三章 建築工藝之進步

春秋戰國以降。建築之進步。以城爲最。周代城郭有定制。見第十七章第九節興築亦有定時。

左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
莊二十九年。

春秋紀魯城築。凡二十有三。率以示城築之時否。

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
文公十三年。城諸及鄆。書時也。

然卽此。亦可見當時各國都邑。初非皆有城郭。縣世歷年。陸續營建。而後重要之地。始各有城耳。吳

閭築城已違周制

吳越春秋閭闔曰。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閭闔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象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西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閭門者。以象天門。通閭闔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今蘇州城猶有閭門。蛇門之名。據傳最古者。

戰國時築城則僅爲兵事計。不問城築之時矣。

史記六國表。書秦城南鄭。魏城少梁。有年而無時。蓋僅以其爲兵事而城。不計其時否。與春秋所書異趣。

當時用兵注重攻城。有一舉而得城數十者。

史記六國表。楚頃襄王元年。秦取我十六城。秦昭王十八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秦莊襄王二年。蒙恬擊趙榆次。

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

墨家學者所傳備城門諸法。凡敵之以臨衝鉤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傳轆轤軒車相攻者。胥有以制之。則攻城守城。蓋爲兵家專科之學矣。

戰國時內地戰事。無關於民族之存亡。其築城與攻守之法。皆不足稱述。惟當時各國備禦邊患。競築長城。則爲史策一大事。說文曰。城所以盛民也。是城之爲制。必周匝而無所缺。然至戰國時之城。則有二式。一則都邑之城。仍爲周匝之式。一則邊境之城。變爲廣長之式。或缺其一。面或空其三。面不必周匝如環。

蓋其城純爲對外而設綿亙千百里勞費已鉅其不設防之地可不必城也列國築長城之事詳於顧氏日知錄

日知錄春秋之世田有封漁故隨地可以設關而阡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至於戰國并田始廢而車變爲騎於是寇鈔易而防守難不得已而有長城之築史記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續漢志濟北國盧_{今縣}有長城至東海泰山記泰山西有長城緣河經泰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_{今華州}濱洛以北有上郡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竹書紀年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此魏之長城也續漢志河南郡卷_{在鄭州廣武縣西北七里}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韓之長城也水經注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犂縣東至泚水達泚陽南北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此楚之長城也若趙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又言肅侯十七年築長城則趙與中山亦有長城矣以此言之中國多有長城不但北邊也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關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之長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陰此魏之長城也匈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此趙之長城也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東臨河徙請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澗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

世徒稱始皇築長城。不知此事之始末。故詳錄之。大抵七國分立時。燕趙魏秦各築長城。不相連續。秦既統一。因前人之功而加廣焉。其中之不相屬者。則爲合之故。能起臨洮至遼東。袤延數千里。侈言之。則曰萬里長城。實則此數千里之城。決非數年之功所可就也。蒙恬城河上爲塞。始於始皇。然卽曰諸國分築。經營百數十年之久。築城時凡一百四十三年。而吾民能爲國家任此重役。成此宏功。亦世界所僅見矣。

自秦成長城。而漢族與北方諸族。遂以長城爲絕大之界域。漢書孝文帝遺匈奴書曰。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於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制之。烏珠留單于上平帝書曰。孝宣皇帝哀憐。爲作約束。自長城以內。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

自漢以降。時加修繕。

日知錄。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魏明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太武帝太平眞君七年五月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城上塞園。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北齊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長城。自黃檀嶺北至社平。成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恆州。九百餘里。先是自河西總秦。成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成。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凡四百餘里。而斛律羨傳云。羨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立戍邏五十餘所。周宣帝

大象元年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立亭障。西自雁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築武築長城。東距黃河。西至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大業三年七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踰榆林。東至紫河。四年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者。又後史所載。繼築長城之事也。

周代宮室之制。前爲中堂。後爲房室。與今人居宅迥異。余歷考諸書。不知何時以堂後之房室。移於堂之兩旁。爲三間五間之式。惟儒行有環堵之室之語。

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簾門圭竇。蓬戶甕牖。注。環堵。面一堵也。

疑春秋戰國時。貧民之居。四面皆有土牆。非如定制。虛其前爲堂也。環堵之室。有室而無堂。不可以別內外。故於其中隔爲三間。以中室爲堂。而名兩旁爲內。至漢時。平民之居多爲一堂二內之制。

漢書。孟康傳。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

王氏鳴盛仍以古制釋之。疑未當也。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此論徙民。似指庶民居多。而容或有大夫士。蓋前爲堂。後爲室。而室之東旁爲一房。此大夫至庶人皆同者。張晏

混言二房非也。

古代帝王以卑宮室爲儉。以峻宇雕牆爲戒。至春秋諸侯爭爲僭侈。楚有章華之臺。

國語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矣夫。

賈誼新書。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誘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

吳爲姑蘇之臺。

吳越春秋。闔廬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鉏山。晝游蘇臺。射於闔閭。馳於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崇高壯麗。非復昔之拘於制度。陳陳相因之式矣。戰國之時。諸侯宮室益盛。齊威王有瑤臺。見說苑梁惠王有范臺。見戰國策楚襄王有蘭臺及陽雲之臺。均見宋玉賦燕昭王有黃金臺。

水經注。易水旁有金臺。臺上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加盛。北有小金臺。臺北有蘭馬臺。並悉高數丈。棟宇之盛。柱礎尙存。雕牆敗館。尙傳。鐫刻之石。

而齊宣王爲大室三百戶。

呂氏春秋。驕恣爲齊宣王爲大室。大室百畝。臺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

足見其時之宮室。咸以高大相尙矣。七國旣一。諸侯宮室之制。悉萃於秦。秦之宮殿。遂極從古未有之大觀。

史記秦始皇本紀。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殿屋復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

以充入之。

又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以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者。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徙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柳。乃寫蜀荆地。村。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

雖爲項羽所燒。而慈石之門。至唐猶在。

元和郡縣志。秦慈石門。在咸陽縣東南十五里。東南有閣道。即阿房宮之北門也。累慈石爲之。著鐵甲入者。慈石吸之。不得過。光胡以爲神。

其建築之根於學理。經久不毀。亦可推見矣。漢代宮室之壯麗。亦不下於秦。始自蕭何。

漢書高帝本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藏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

盛於武帝。其規制猶可考見。

三輔黃圖。未央宮周回二十八里。前殿東西四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西京雜記。未央宮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街道周回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闕凡九十五。

水經注：建章宮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其東鳳閣高七丈五尺，中有神明臺，井幹樓，咸高五十餘丈。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漸臺，高三十丈。南有璧門三層，高三十餘丈，中殿十二間，階陛咸以玉爲之，鑄銅鳳五丈，飾以黃金，樓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玉門。其長樂宮咸陽宮之間，有渭橋，廣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梁。其後董卓入關，焚渭橋，武帝修之，廣三丈六尺，蓋不復西漢之工程矣。漢之官吏皆有賜室，其大者謂之大第室。

漢書：高帝紀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也。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

而外戚權臣如王氏、梁氏者，其宮室亦仿像帝王之居。

漢書：元后傳，五侯羣弟爭爲奢侈，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王根大治室，第中起土山，立南市，殿上赤墀，青戶瑱。

後漢書：梁冀傳，冀乃大起第舍，叩壽亦對街爲宅，殊極土不，互相誇競。室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瑱，闔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

新莽之篡，建立宗廟，尤極奇偉。

三輔黃圖：王莽時博徵天下工匠，起九廟，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欄，飾金銀雕文，窮極百工之巧。是雖帝王僭竊之侈心，未足爲國民之範，然閎工鉅製，一一皆出於民力，非其時物力充盛，工巧精進，亦

不能遂其侈心也。

古代建築多爲盜賊無賴所焚毀。秦毀於項羽。

史記項羽本紀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

西漢毀於長安兵衆及赤眉。

漢書王莽傳。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城中少年趨譙並和燒作室門。各敬法關。莽避火宜

室前殿。火輒隨之。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府藏完具。獨未央宮燒。明年赤眉樊崇等入關。攻更始。遂燒長安宮室市里。長安爲

虛。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

東漢毀於董卓。

後漢書獻帝紀。董卓焚洛陽宮廟及人家。董卓傳。注。獻帝起居注。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際。拾摭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

並無足觀。

以愍帝王貴族之奢蕩固當。然所毀之物力幾何。累代建築皆天下之名材異產。非一時所能聚。又經無限之工作而後造成。非帝王貴族一人所能爲也。論者謂歐人多作石室。吾國率土木構造。土木易毀。而石室難焚。故古代宮室存毀之多寡。以此而判。然吾國古代亦有石室。觀水經注猶多載之。

水經注渭水篇。儒溪旁有一石室。蓋太公所居也。巨洋水篇。壽光縣有孔子石室。中有孔子像。弟子問經。全祖望曰。按于款。是

中石室。河水，龍門，峽谷有三石室。因阿結廬，連局接闥，似是棲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授西河，疑卽此也。又子夏陵北有子

夏石室，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

漢有石室藏書

史記太史公自序，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

蓋亦預防兵火，而爲保存文籍垂之久遠計也。

古代宮室多爲圖畫，觀楚辭可見。

楚辭天問序：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傍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儻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問之。

戰國諸子恒紀畫家之事，雖屬寓言，亦足證其時畫事之盛。

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立，珥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僂僂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韓非子客爲周君畫笑者，三年而成，觀之與髹漆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笑者曰：樂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光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漢時宮室亦多有畫人物故事。善惡畢備。以昭鑑戒。

王逸魯靈光殿賦。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海神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經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雖野。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嬖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

或專畫二三人。

漢書廣川王去傳。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

又金日磾傳。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適去。

或雜畫多人。

漢書蘇武傳。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酒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

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傳。馬傳論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甚或畫猥褻之狀。

漢書廣川王海陽坐畫屋爲男女褻交。持置酒請諸姊妹飲。令仰視畫。廢徙房陵。

足知漢時之壁畫多爲人事。非若後世之寫仿山水也。由壁畫又進而有石刻畫像。水經注多記之。

水經注濟水篇荊州刺史李剛墓有石闕祠堂石室三間。椽架高丈餘。四壁隱起雕刻。爲君臣官屬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作制工麗。

又漢司隸校尉魯峻家前有石祠石廟。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人形象。皆刻石記之。文字分明。

今世所傳則有武梁祠石刻畫像。

在今嘉祥縣之梁雲山。

及孝堂山石室畫像。

在今城縣。

古代車馬衣服之制。胥可賴

以考見。又有李翁龜池五瑞圖。在今成縣。刻黃龍白鹿嘉禾木連理甘露及承露人之象。則鑄於山崖。而非在石室者。近年山東時有漢畫石刻新發見者。

語石齊魯村落間。漢畫時出土。

士人不知寶貴。恒爲東西洋嗜古者購去。大抵漢畫多簡拙。較印度希臘之石刻遠不及其工細。然彼士雕刻多重神教。吾國漢畫則重人事。雖美術有所不遒。而理想則迥不同矣。春秋戰國以來。工學之演進。至可驚詫。各國之事擅一技者。至於夫人能之。

考工記。粵無錫。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錫也。非無錫也。夫人而能爲錫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

而記載工學之專書。如考工記者。卽成於其時。

周禮正義引士冠禮疏考工記。六國時所錄。又引。云。考工記。東周後齊人所作也。其言秦無廬。鄒之刀。厲王封其子友。始有鄭東。

遷後。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故知爲東周時書。其言橘逾淮而北爲枳。鵲不踰濟。貉不踰汶。則死。皆齊魯間水。而終古。威遂。棣菱之類。鄭注皆以爲齊人語。故知齊人所作也。

蓋古者工皆世官。以業爲氏。

考工記賈疏曰。某氏者其義有二。一者官有世功。則以官爲氏。若韋氏。裘氏。冶氏之類是也。二者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壺氏。栗氏之類是也。

積其經驗。專其責成。又因地利天時人事之所重。而各地之特產以著。

考工記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魯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箭。吳魯之金。錫者。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者。天時也。

始則工必在官者。繼則人能爲工焉。

考工記所載之工。僅三十種。

考工記攻木之工。輪與弓。廐。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鼗。栗。段。桃。攻皮之工。函。匭。鞞。韋。裘。設色之工。畫。績。鍾。簫。箏。箛。摩之工。玉。柳。雕。失。磨。搏。埴之工。陶。旗。

似未足以盡其時之工巧。觀諸子所言公輸墨翟之事。

墨子魯同。爲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韻。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公輸爲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子墨子解帶爲

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
韓非子外儲說墨子爲木爲。二年而成。盡一日而敗。

則戰國時之機械工藝異常發達。必不僅此日用之器具已也。然墨子雖精製器。仍以適用於人爲貴。

墨子魯問篇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鵠也。不如匠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功。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呂覽月令履以淫巧爲戒。

呂氏春秋三月紀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十月紀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並按度量。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之上。勸勸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故秦時雖猶有能爲機械者。而學者弗道其法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初卽位。穿治鄠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

觀考工記所述古代工藝之術。可得四義。一曰。分工之多。有一工而分數器者。

如梓人爲飲器。梓人爲侯。梓人爲筭。軍人爲未。軍人爲車之類。蓋雖同名一工。而爲飲器之梓人。與爲侯之梓人。實分工也。

有一器而分數工者。

如輪人爲輪、輪人爲蓋、輿人爲車、輶人爲輶、車人爲車之類。一車之事，數工任之也。

分工逾多，則製器逾精。可以推知。一曰定名之密。古人精於起物，往往一器而細別爲多名。

如易氏爲鐘，兩樂謂之鈺。鈺，問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軋。鐘帶謂之篆。篆，問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攢謂之隱。

非若後世工人制物，隨意立名。而學者多不能別也。一曰度數之精。其制一器，所定度數，皆有相連之關係。

如穀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隱。參分其隱，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隱之半爲之較崇之類。

綜三十官之文，言度數者居十之六七。故古器猶可考其製造之法。而秦漢以後之器物，雖有載於史傳者，反不能推明其度數。是亦可見古人之細心矣。一曰雕刻之美。雕刻各物，必窮極形似。

如梓人爲筓，籥凡擇柄援噬之類，心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麟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麟之而。則於吻必接爾而怒。且其匪色必似鳴矣之類。

觀其狀況，刻畫之得失，可知其不得率爾從事矣。又古人治器有六法。

爾雅釋器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磋。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

竹木易朽。其所刻者不傳。骨象之器亦罕見。玉器據吳氏古玉圖考所載玉敦琪角之類觀之。其刻文之精細。已爲難能可貴。而鏤金之法。尤爲後世所不及。

劉師培曰。古人之鏤金其法有二。一爲陽文。鑄器既成。書之以漆。凡漆書所未加者。悉施鏤削之工。使所書之字。隆起於其間。其形爲凸。卽詩所謂追琢其章也。一爲陰文。鑄器既成。亦書之以漆。復於所書之文。鑿之使深。與近世刻石之法略同。其形爲凹。荀子所謂鏤而不合。金石可鏤也。

觀今日所傳鐘鼎。其器之四周。咸鑿以雲雷盤屈之文。皆鑄成之後。始加以刻鏤者。視後世鐫字於範。鎔金鏤之。其難易迥殊矣。

金玉之器。惟漢與周相上下。阮氏元積古齋鐘鼎款識載漢之鼎。鑪壺洗盤盤弩機戈劍符斗鈎鈴八十餘器。多記制作年月。及作器者之姓名。吳氏大古玉圖考載漢玉鈐玉鐙玉印剛卯之類。亦數十器。所鐫文字。皆極精美。而新莽之時。制作尤精。觀積古齋所載新莽銅權款識及窰齋吉金錄所載新莽殘量之文。其鐫刻之精細。殆突過西漢矣。

王莽篡漢無足取。而其人極有思想。故各地人民。亦多新奇可喜之事。史稱莽訪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

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可見其時之人。多有奇想。飛者既能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其中必有機巧。惜未能引申研究。如今日之製飛機耳。

蓋漢代崇尚工藝。少府有考工室。各地有工官。

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懷縣。南陽郡宛縣。濟南郡東平陵縣。泰山郡奉高縣。廣漢郡雒縣。均有工官。他若陳留郡襄邑縣。齊郡臨淄縣。有服官。南郡有發弩官。皆官工之類。而鐵官之布在各地者尤多。

史稱孝宣之世。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足知漢人之重工藝。恒以之觀政俗之盛衰。故雖非孝宣時所製者。傳至今日。猶覺其制作具有古法。且見進步焉。

中國文化史

第二編

第一章 中國文化中義及印度文化東來之故

自太古至秦漢。爲吾國人創造文化及繼續發達之時期。自漢以降。則爲吾國文化中衰之時期。雖政治教育。仍多沿古代之法。而繼續演進。且社會事物。亦時有創造發明。足以證人民之進化者。然自全體觀之。則政教大綱。不能出古代之範圍。種族衰弱。時呈擾亂分割之狀。雖吾民亦能以固有之文化。使異族同化於吾。要其發榮滋長之精神。較之太古及三代秦漢。相去遠矣。於此時期。有一大事足紀者。卽印度之文化輸入於吾國。而使吾國社會思想。以及文藝美術建築等。皆生種種之變化。且吾民吸收之。能使印度文化變爲中國文化。傳播發揚。且盛於其發源之地。是亦不可謂非吾民族之精神也。

治此期之歷史。所當致疑者二事。吾國文化何以中衰乎。印度文化何故東來乎。欲解此二疑問。當就種種方面推究其原因。茲舉其大者數端以明之。

(一)則壞於盜賊無賴也。秦以前。創業開國者多聖哲。秦以後。起事革命者多盜賊。盜賊無賴之徒。成則爲帝王。固不識治國御世之道。敗則肆焚掠。尤不解保護文化之誼。故自漢以來。增進文化之力。恆不

及、摧毀、鑿削之力之強。觀隋牛弘論書之五厄。即可推知其故。

隋書牛弘傳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尙觀古人之象。周外史官掌三皇五帝之書。

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祚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周德既

衰。秦皇馭寓。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此則書之一厄也。此事須與第一

焚書辨參看。實則秦書之焚。仍是項羽等監賊所爲也。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隳帛。皆收

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燼燼。此則書之三厄也。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闕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

也。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書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

送荊州。江表圖書。盡萃於繹。周師入鄆。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

以官書例私家。以文籍例他事。則武人暴客。烈火兵實。文化之大。讎敵民之憔悴。呻吟於瘡痍水火者。

非從容休養。不能增益其文教。從容休養數百年。或百數十年。卽加以一大劫。

又牛弘曰。仲尼以後。迄於當今。年雖千載。數遭五厄。自項羽焚成陽。至周師入魏。實七百一十年。自西歷前二〇六至後五五四年。此七百年中。大劫五。小劫不可勝計。

此其所以不但不能進步。而且日見退化之故也。

(二)則壞於科舉利祿也。科舉之制。爲此時期之產物。發源於漢。而大備於唐。而其爲弊亦卽累積而

不可返。史策所載。當時之人。論列其弊者夥矣。

後漢書左雄傳。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增敦朴有道。實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

厚之屬。榮路既廣。歛望難裁。自是稱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魏書以辟。多用九品中正。舉人然亦當舉行州郡孝秀之制。試以施問。樂比約實。論之曰。假使州

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者。乃難。蟲小道。非關運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

舊唐書薛登論舉人。疏。今之舉人。有乖事實。或明詔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之澤。磨頂至足。冀提攜之恩。

故俗號舉人爲覓舉。夫覓者自求之稱。非人知我之謂也。故選曹授職。誼嘉於禮闈。州郡貢士。爭訟於陸園。謗議紛紜。寔成風俗。

又趙匡舉選議。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智因習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其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

麗。以此爲賢。溺於所習。悉昧本原。欲以啟導性靈。獎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

流七略。書籍無窮。主司微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鈔略。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舉人師之。學其弊

二也。疏以釋經。蓋空臆耳。明經讀書。勤勞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人決事

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

雖科舉考試。可以泯貴族平民之階級。然以利祿誘人。獎競召僞。大損人格。實與古代教育之義相反。夫

人民止知尚利祿。而不尚道義。非獨科舉爲害也。卽行學校之制。亦足爲害。班固論漢代學校。已斥其祿

利勸人。

漢書儒林傳。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

大師養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宋代嘗有意於學校。然亦無非以利祿誘之。

文獻通考宋熙豐復立三舍之法。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誘之以利祿之途。爲士者內恥於習業之未精。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

是學校科舉名二而實一也。論者徒謂漢以後學校科舉一本儒術。故以國家社會之不進步。歸咎儒家。實則教育之根本既歧。無論崇尚何種學術。皆不能免於腐敗也。

○(三)則宗教信仰之缺乏也。吾國國民脫離初民之迷信最早。唐虞三代之聖哲。專以人事言天道。即殷人尙鬼。有似於宗教性質。然其祭祀仍專重人鬼。無宗教家荒誕之說也。後之立國者。於政治教育。不能盡鑒人望。又無宗教以資其維繫。則人心之饑渴。乃甚於原有宗教之國家。戰國以來。神仙方士之說。因之以盛。

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未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僞、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皆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

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而其效不可睹。

史記封禪書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之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東漢圖讖占候之學與神仙方技之說相混。

後漢書方術列傳所載有學星占圖讖者。如唐檀公沙彌董扶之類有治神仙方技者。如費長房劉向之類

而張角張陵張魯之徒出。

後漢書皇甫嵩傳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三國志張魯傳魯祖父陵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魯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率長吏皆以祭酒爲治夷民便樂之

其流爲孫恩盧循等。

晉書孫恩傳。世奉五斗米道。叔父秦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秦傳其術。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秦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會稽內史謝輅發其謀。遣子誅之。恩逃於海。衆聞秦死。感之。皆謂輅殺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會稽吳郡等八郡。一時俱起。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

劉裕大破恩於扈濱。恩遁進海中。窮蹙赴海自沈。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十。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晉書劉裕傳

要其爲術。足以惑下。愚而不足以啟上。智而佛教。當此時流入中國。正合於中國人心渴仰宗教之潮流。其始雖僅以神異動顛愚。

晉書藝術傳。佛圖澄。沙通玄術。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鳩摩羅什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姚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使女十人。遍令受之。然後不住僧舍。別立廡舍。諸生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

(四)則東西交通之適合也。吾國東南皆濱海。以航海術之未精。往往求海上新地而不得。

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

移至賣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史記言求三神山者。臨之風輒引去。卽緣航海術不精之故。

北方沙漠苦寒。人亦多不願往。惟西方大陸綿亙無際。城郭之國。與漢俗同。

漢書西域傳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

雖有身熱頭痛，繩行沙渡之險。

漢書西域傳皮山以南國或貧小乞匄無所得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麤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壓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嵒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阡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

然其行也有數道。

漢書西域傳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按此惟指新羅一方而言據史記西南夷傳蜀布邛竹杖從身毒國來則川藏間西行之

漢書地理志有賡時矣。

故自漢以降交通不絕而佛教自西而東以大月氏屬賓爲轉輸之中心。

後漢書西域傳大月氏初爲匈奴所滅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五翎侯後貴霜翎侯即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得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

取高附地又滅漢達爾賓悉有其國即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閼賓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丁謙地理志考證曰印

度史西歷紀元之初犍粗即大月氏在印度北境立一大國四鄰咸服其最出名之王名鉛尼希加即迦之異譯以卡希米爾爲

都屬國甚多南至亞格拉及地特西印北至耶根德當即可根據高附云云即指貴霜王父子

東洋史要日本系原漢明帝永平三年迦膩色迦王君大月氏雅嚮佛法會五百僧侶於屬賓爲四次集會其先已有佛教徒多

來集於大月氏維時北印度爲佛教之中心自西北兩印度經中亞囊括葱嶺以東于闐疏勒諸國故天山南路未幾佛法遂昌會

中國漢明帝出銳意關關與西域之關係滋密佛法於中國境凝獲東漸之機

西僧之來中土者多月氏屬賓之人而吾民之往彼者始則僅詣其傳播之區繼則直詣其發源之地

有往還皆遵陸者有陸往而海還者其道孔多故所得於西方者爲他三方所莫及焉

第二章 佛教入中國之初期

印度無歷史佛書亦不以紀年爲要故佛之時世言人人殊

魏書釋老志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釋迦即天竺迦維衛

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初釋迦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既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經說之備矣。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釋迦年三十成佛。導化羣生。四十九載。乃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洹。涅槃。譯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

釋贊事釋氏。稽古略稽夫如來之生也。當此周昭王九年甲寅之四月八日。其出家也。當昭王之二十七年壬申之二月八日。其成道也。當昭王三十三年之戊寅。其滅度也。當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之二月十五日。此引正宗記語

東洋史要。佛教祖師名釋迦悉達多。一作喬答摩悉達。或號爲釋迦牟尼。中印度迦維衛國克今印度波爾附近王子也。生於周靈王之十五年。約與孔子老聃同時。釋迦見人類不能離生老病死四者之苦。遂出家入山。求解脫法。新闢一宗教。力反婆羅門所爲。唱說平等主義。扶差別種姓之藩籬。謂一切衆生。不問其所自出。但能杜絕邪慾。脫離世網。即皆可於未來受無量福。以周敬王四十二年。入般洹。

吾國固有之佛字。惟以髣髴爲義。非以稱釋迦也。

說文佛。仿佛也。从人佛聲。

後世附會之說。謂孔子時已知西方有佛。

列子仲尼篇。商太宰見孔子。問三王五帝聖者歟。孔子皆答以不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

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游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

其言固不足爲據。卽謂西漢獲休屠王祭天金人。爲佛道流通之漸。

魏書釋老志。漢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皋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

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晉國祭神鬼。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

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

亦不足爲佛教入中國之證。

日本羽溪了諦休屠王金人考。史林第三卷第四號霍去病獲金人時。當元狩二年。（西紀前一二一年）印度尙未有佛像之製作。印度史

上有名之阿育王時代。（西紀前二七二至三二三年）所建佛陀伽耶之摩訶菩提寺。始有雕刻。至西紀前一二世紀製作之石垣

石門。均無佛像。前者惟有佛座。後者只表佛足之形。緣其時學者。以爲佛之形像。神聖不可發潰也。其後至健陀羅美術。始有佛像

之製作。實當西紀後一二世紀頃。故知西紀前一世紀。無所謂金身佛像也。

佛教之入中國。蓋在西漢之末。東漢之初。

魏書釋老志。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

世或謂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始得佛經。說亦未確。

釋氏稽古略。佛教流通東土之始。永平七年。帝夢金人。長八丈。頂有日光。飛至殿庭。旦問羣臣。太學問人傳教奏曰。周昭王時。西域有佛

出世。其形長一丈六尺。而黃金色。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博士王遵。推周書異記佐之。帝遂遣中郎蔡愔。博士秦景等十八人使西域。求佛法。蔡愔等至天竺。隣境月氏國。遇攝摩騰。竺法蘭二人。奉佛經像來震旦。遂同東還。永平十年至京魏書釋老志。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傳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情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

蓋蔡愔等永平十年始還

宋程輝佛敎西來玄化應運略錄。永平七年正月十五日。明帝夢金人。遣王遵等十八人西訪佛法。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回洛陽。

而楚王英在永平八年已祠浮屠

後漢書楚王英傳。永平八年。英奉黃縑白紵贖罪。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足知佛法之來決非始於愔等惟譯經造寺始此時耳

魏書釋老志。情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藏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闢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寺。

釋慧皎高僧傳。攝摩騰。本中天竺人。解大小乘經。曾涉流沙。至平維也。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藏於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竺法蘭亦中天竺人。既達維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情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

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始也。

攝竺東來，既受優遇，故月氏安息之高僧接踵而至。

高僧傳：安清，字世高，安息國太子也。諷持經，備盡其妙。遊方弘化，徧歷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倍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

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要經，改梵爲漢。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釋道安經錄：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中二十餘年，歸出凡三十餘部經。支婁迦

識亦直云支識。月支人漢靈帝時，遊於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三經。竺佛朔、天竺沙門亦

漢靈時，齋道行經來適雒陽，即轉梵爲漢。棄文存質，深得經意。安玄，安息國人，亦以漢靈之末，遊實雒陽，以功號曰騎都尉。常以

法事爲己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康僧會，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

出家，篤志好學，明解三藏。支謙，字恭明，月氏人，來遊漢境。桓靈之世，有支識。即支婁迦識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謙，又

受業於亮，博覽經籍，通六國語，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

翻譯佛典，凡數百部。

釋智昇開元釋教錄：漢自永平年至建安末，繙譯經律二百九十三部，計三百九十五卷。

然漢魏之際，其教猶未盛行。雖桓帝祠浮圖，歷見史傳。

後漢書：桓帝紀：論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

又襄楷傳。楷諫桓帝疏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者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釋氏稽古略。桓帝永興二年。帝鑄黃金浮圖老子像。覆以百寶蓋。宮中身奉祠之。世人以金銀作佛像。自此而始也。

其視佛教。殆與道家言相等。未能區別其異同。當時惟聽西域人出家禁漢人效之。

高僧傳。石虎時著作郎王虔。稱漢明感夢。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是漢時視佛教。正如清代之視耶教。禁止內地人民之信奉。其後流傳漸廣。始不以種族而分宗教耳。

第三章 諸族並興及其同化

自漢獻帝建安元年至隋文帝開皇九年。凡三百八十二年。爲中國擾亂分裂之時。視兩漢之統一歷年相若也。以帝王篡竊之氏號別之。則其中有魏蜀吳三國之六十年。漢獻建安元年。曹操篡漢於許。已爲曹氏之時代。惟自魏文受禪至晉武帝滅吳計之。

十凡六西晉統一之二十二年。晉惠帝太安二年。李特已建元。東晉偏安之百有三年。華夷雜糅之僭竊與晉對峙之百三

十二年。自太安三年至北魏。北涼凡百三十二年。而南北朝截然畫分。南朝之宋五十八年。齊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陳三十

二年。北朝之魏統一九十四年。自世祖太武永熙二年。其後爲西魏二十二年。東魏十五年。又爲北齊二十八

年。北周二十四年。而南北始歸於一。治史者以此時期爲最繁難實則政治主權者轉移與分裂雖爲若

干界限而民族地方之發展不必拘拘於此界限。欲考其時民族之強弱變化正當彙而觀其通耳。

此時期。中謂爲異族蹂躪中夏之時期。可謂爲異族同化於中夏之時期。亦可蓋華夏之文化冠絕東方。且夙具吸收異族灌輸文化之力。如春秋戰國時所謂蠻夷戎狄之地。後皆化於華。夏武力雖或不逮。而文教足使心折。是固吾國歷史特著之現象也。惟漢以前政治主權完全在夏族。而他族則以被治者而同化。漢以後政治主權不全在夏族。而他族則以征服夏族者而同化。蓋夏族自太古至漢。經歷若干年。已呈老大之象。而他族以驍雄勁悍之種性。漸被吾之文教。轉有新興之勢。新陳代謝。相磨相鏖。而成兩晉南北朝之局。其變化遷嬗之跡。固可按史策而推知也。

兩晉南北朝勃興之種族有五。世謂之五胡。其實氐羌之類。不得謂之胡也。史稱諸族之由來。多出於古代之聖哲。

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

晉書載記慕容廆字弈洛瑒。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廆氏之苗裔。

又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會。

魏書序紀。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

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爲業。淳朴爲俗。簡易爲化。不爲文字。刻木紀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

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爲田祖。爰歷三代以及秦漢。漢得褒統山戎匈奴之居。累代殘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

其爲附會無足深論。兩漢之世。諸族頗多雜亂。

後漢書鮮卑傳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种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據此是漢以後之鮮卑。爲匈奴與鮮卑混合之種族矣。

晉書載記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爲酋豪。據此是晉時所謂氏。亦非純粹氏人。中間頗有漢族。

其後遷徙內地。益與漢族雜居。

晉書匈奴傳前漢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給繒絮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狼多。懼必爲寇。宜先爲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康。故氐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寒泥黑難等一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

後漢書西羌傳建武九年班彪上言。今涼州郡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十一年夏。先零種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

晉書載記李特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秦并天下。謂之賁人。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賁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刻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遷於略陽北土。復號之爲巴西。特父墓爲東羌獵所。特少仕州郡。見異常時。

雖異族多仍故俗。猶以部落爲別。

晉書匈奴傳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鞮種委莎種秃童種。物茂種羌渠種質類種金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

且語言形貌亦與華夏不同。

晉書載記石閼誅胡羯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據此。是胡羯多高鼻多鬚。與漢人形貌不同。

隋書經籍志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據此。是鮮卑等族之語。入居中國後仍沿用之。

然嚮慕華風。交通婚媾。冒姓養子。譜牒不明者甚多。

晉書載記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

又冉閼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獲胎時。

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閔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

魏書序紀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之史謂詰汾遇天女生力微實傳會其初無證莫可稽考耳

故謂諸族皆出於夏族者固非謂其純粹爲異族而排斥之亦不盡然也

兩漢之世華戎雜居所以徠遠示恩彰其歸化之盛也至魏武時反倚羌胡實邊助國其勢漸成反客爲主故至晉而益不可制觀郭欽江統諸人之論可見

通鑑卷八十一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橫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靈武秋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勇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帝不聽

又卷八十三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撫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十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初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冀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尙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捍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當今之世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

諸羌。著先零罕升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民。出還隔右。著陰平武都之界。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朝廷不能用。

近人論史者。專歸咎於漢人之失策。蓋僅知其遠因。而不見其近因也。

夏曾佑中國歷史西北諸游牧族。本與中國雜居。至戰國之末。諸侯力政。諸戎乃爲中國所滅。餘類奔逃。逸出塞外。其後族類稍繁。又復出爲中國患。兩漢之世。竭天下之力。歷百戰之苦。僅乃克之。而後烏桓鮮卑匈奴氐羌西域之衆。悉稽首漢廷。稱臣僕。漢之勢可謂盛矣。然漢人之所以處置之者。其法甚異。往往於異族請降之後。卽遷之內地。宣帝時。納呼韓邪。居之亭障。委以候望。趙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光武時。亦以南庭數萬衆。徙入西河。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而煎當之亂。馬援遷之三輔。在漢人之意。以爲遷地之後。卽不復爲患。不知其後之患。轉甚於未滅時。董卓之亂。汾晉蕭然。已顯大亂之象。故其時深識之士。類能知之。

異族之禍。以永嘉末年爲最甚。石勒劉曜等所殺晉人不下數十萬人。其被驅掠轉徙者。尙不可勝計。

通鑑卷八十七。永嘉五年夏四月。石勒率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寧平城。大敗晉兵。縱輕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等。皆引兵會之。六月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挺於平陽。

其後冉閔之殺胡羯數亦相等。

晉書載：石鑒僭位，以石閔爲大將軍，龍驤孫伏都等，結羯士三千，欲誅閔等。閔攻斬伏都，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臨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爲己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時晉穆帝永和五年，鑑三十九年。

四十年間，胡漢相殺，若循環然，事亦慘矣。而石虎寄生等，殺人尤極殘酷，無復人理。自晉以降之史策，殆血史耳。然自文化一方觀之，則諸族之布在中夏，亦多同化於中國之文教，就其大者言之，約有數端。

(一) 則諸族酋豪多躬染中國之文學也。

晉書載：劉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嘗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陸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劉和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傳，鄭氏易。劉宣師事樂安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曰：宣若遇漢武，當臨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劉聰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工草隸，善屬文，著述優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劉曜讀

實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尤好兵書。略皆聞誦。常輕侮吳郡。而自比樂毅蕭曹。石勒雅好文。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石弘幼受經於杜預。誦律於續咸。石虎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慕容皝尚經學。善天文。慕容儼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苻堅八歲。請師就家學。祖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耶。欣而許之。堅性至孝。博學多才藝。苻丕不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姚襄少有高名。好學博通。雅善談論。姚興與舍人梁善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姚泓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李洸少好學。李庠才兼文武。慕容寶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秃髮傉檀與尙書郎韋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歎曰。命世大才。不必華宗夏士也。慕容德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沮渠蒙遜博涉羣史。頗曉天文。

魏書明元帝好覽史傳。撰新集三十篇。採經史。該洽古傳。景穆帝好讀經史。皆通大義。孝文事

(二) 則諸酋立國亦多仿中國之教學也

晉書載記。劉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石勒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史。署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復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稱趙王後。立經學祭酒。律學祭酒。史學祭酒等官。親臨大小學。考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咸和六年。造明堂辟雍靈臺於襄國城西。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石虎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

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又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慕容皝立東庠於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學徒甚盛。至千餘人。慕容儼立小學於顯賢里。以教胄子。苻堅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六卿以下子孫並遣受業。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勣爲國子祭酒。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於掖庭。選閹人及女祿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姚萇令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敘。姚興時天水張龜、東平淳于岐、馮翊邵高等皆著儒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龜等於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敕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修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馮跋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簡二千石以下子弟年十三以上教之。秃髮利鹿孤以田玄冲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

(三)則諸國政事亦多倣中國之法意也。

晉書載記石勒僞稱趙王。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官署。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常以天子禮樂。登其羣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又下書。禁國人不得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爲金銀大駱。黃屋左纓。天子車旗。禮樂備矣。慕容廆移居大棘城。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庖刑政修明。虛僞引統。路有頌聲。苻堅僭稱大秦天王。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探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

知所以造成此時之豪傑之原因。徒美其人之姿稟耳。

諸族之興。亦非僅同化於中夏也。其輸入印度文化。亦有力量焉。漢季佛教東來。初未普及。三國時孫權孫皓。皆致疑於佛教。崇信未深。

高僧傳。康僧會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建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卽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臨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誓期三七。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權大嗟服。卽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卽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並欲毀壞。

釋氏稽古略。皓有疾。請會說法悔罪。會爲開示玄要。及授五戒。少頃疾愈。由是奉會爲師。崇飾寺塔。

至石勒石虎苻堅姚興等。始敬禮佛圖澄鳩摩羅什。

晉書藝術傳。佛圖澄。傳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大將軍郭黑。稱澄習術非常。勸召澄試以術。術信之。勒死李龍僧位。傾心事澄。有重於勒。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與。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

又鳩摩羅什傳。龜茲王迎之。廣說諸經。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乃遣饒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卽

魔驛送之。光破龜茲。獲羅什。還至涼州。堅已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羅什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遺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萇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

而譯學始興。演說亦盛。

晉書鳩摩羅什傳。與使羅什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諳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與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

又姚興傳。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於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與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讀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釋。

州郡化之事佛者。遂十室而九。

晉書姚興傳。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屠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釋道安之傳佛敎於南方。亦與澄什相表裏。

魏書釋老志。沙門常山衛道安。覃思構精。神悟妙蹟。曾至薊。候浮圖澄。澄見而異之。澄卒後。中國紛亂。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道弟子。各趣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道安後入苻堅。堅宗以師禮。時西域有胡沙門鳩

摩羅什思通法門。道安思與講譯。每勸堅致羅什。什亦承安令問。謂之東方聖人。

蓋異族之信。宗教視夏人爲易。故晉世諸族迭興。一方爲吾國儒教所濡染。一方又爲印度思想之媒介。不獨混合各方之種族。並且混合各方之文化。焉是亦吾國自有歷史以來一特別之現象也。

第四章 南北之對峙

吾國疆域遼闊。國民胸襟廣大。本無畛域之見。雖中庸有南方之強。北方之強之語。然其所謂南北。並無明確之界限。自封建變爲郡縣。四海之內。統於一政府。南方未開化之地。日益開闢。陝洛之人。視楚越之風氣。固有差異。

史記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蠶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智藏儉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漢書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地理志。江南卑濕。丈夫多天。其失巧而少信。

然未曾排斥南人也。東漢以降。分爲三國。吳之與魏。遂有南北對抗之勢。

通鑑卷六十九。黃初三年。文帝自許昌南征。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帝恐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

又卷七十。黃初六年。帝如廣陵。敗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渡

濟海。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吳國人才多產南土山越之地迭經開闢

吳志諸葛恪傳：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出之可得士十四萬。衆議以丹陽與吳郡會稽新都鄣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後漢書劉龍傳：非會稽太守山民愚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顧爲官吏所擾，龍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龍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十六老，龍厚賜之，自若邪山谷間出人賣百錢以送龍。龍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生木，皆仗兵野逸，征伐爲難，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恪移書屬城長吏，令各保界，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不與交鋒，候其穀熟，縱兵芟刈，山民饑窮，漸出降首，人數皆如本規。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山越事見恪傳。又見吳主孫權傳建安五年、嘉禾三年。又見太史慈、孫貴、吳主權、徐夫人、周瑜、黃蓋、韓當、朱治、張溫、賀齊等傳中。或言鎮撫，或言討平，或言山越懷附云云。陳書三卷世祖本紀授會稽太守，山越深險，皆不賓附。新唐書百八十二卷，裴休傳：貞元時，浙東劇賊栗鏗，誘山越爲亂，蓋山越歷六朝至唐，爲害未息。

南及交廣物產饒衍，故立國江東，不滅於中土也。

晉室平吳，暫復統一，吳人入洛，頗爲北人所輕。

晉書周處傳：陳準曰：周處吳人有怨無援。

又陸機傳：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誕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耶？

通鑑卷八十五王彰諫成王顯曰。陸機吳人。殿下用之太過。北土舊將皆疾之。

惠愍之際。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相率南徙。號曰渡江。元帝定都建康。而南方爲漢族正統之國者。二百七十餘年。中州人士。僑寄不歸。

晉書地理志。元帝渡江。建都揚州。是時司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皆淪沒。江南所得。但有揚荆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惟得譙城而已。中原亂離。遺黎南渡。並僑置牧司。在廣陵丹徒南城。非舊土也。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蘇峻祖約爲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又於尋陽僑置松滋郡。遂隸揚州。咸康四年。僑置魏郡。廣川高陽堂邑等諸郡。并所統縣。并寄居京邑。改陵陽爲廣陵。孝武寧康二年。又分永嘉郡之永嘉縣。置樂成縣。是時上黨百姓南渡。僑立上黨郡爲四縣。寄居蕪湖。永嘉之亂。臨淮淮陵並淪沒。石氏。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又琅邪國人隨帝過江者。遂置懷德縣及琅邪郡以統之。是時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帥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割吳郡之海虞北境。立鄒胸利城。視其厚丘西。臨襄贛七縣。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丘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初。或居江南。或居江北。或以兗州領州。鄒鑒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兗州刺史。加領徐州刺史。鎮廣陵。蘇峻平後。自廣陵還鎮京口。又於渡故九江郡界。置鍾離郡。屬南徐州。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穆帝時。移南東海七縣。出居京口。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爲北徐州。淮南但爲徐州。

始猶以貴族陵蔑南士。

晉書周玘傳玘宗族強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於是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爲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顗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謀泄玘憂憤發背而卒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僭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僭故云耳勰字彥和常藏父言時中士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豪傑樂亂者翕然附之元帝以周氏非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法撫之如舊或以流人志圖振復。

晉書祖逖傳逖字士雅范陽道人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逖多權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達泗口元年逆用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

又王導傳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彝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遂謂顗曰得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

泊久而相安北人遂爲南人而留仕異族及羌胡諸種乃爲北人學問文章禮尚風俗從此有南北之殊矣。

晉時北方紛亂，未有定名。至宋魏分立，畫淮而治。於是南人呼北人爲索虜，北人呼南人爲島夷。

晉書石虎傳吾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時索人呼之鮮卑之時已有蓋

宋書索虜傳索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

曰跋氏非李陵之徒而李陵稱其芳奴答曰未辨矣胡服書李陵傳稱之律幣持推牛結鮮卑之俗辨矣二種裁然不同又

魏書僧晉司馬叡傳叡僭卽大位都於丹陽因孫權之舊所卽禹貢揚州之地去洛二千七百里其地多山水陽鳥攸居厥土爲塗泥

厥田惟下。所謂島夷卉服者也。

通鑑卷六十九司馬光曰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

爲島夷。注。夷者。以東。南。西。北。四。方。之。人。皆。謂。之。夷。也。

雖或通使往來。猶時致其嘲弄。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魏楊元懷嘲梁使陳慶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矮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茲孫爲厥老飲作藥啣喉鱗羹陸翻僂黃手把豆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急遠去還爾丹腸

北方之無恥者。至專以教子弟學鮮卑語爲能事。

顏氏家訓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僂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顧汝輩爲之

其文化之相懸可知。北史儒林文苑傳略述當時南北學派之別。

北史儒林傳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蘊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又文苑傳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顏氏家訓紀南北禮俗之異點尤多。

顏氏家訓後妻篇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虻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稱鬪閨之恥。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愛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鮮盡登公門。謗辱彰道路。子雖母爲妻。弟雖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

又治家篇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姑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送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南閭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饑寒。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頓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

又風操篇。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錢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事。踐路言離。歎笑分首。凡家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以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二三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士人云。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耳。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葬功以下。則唯呼痛深。

又書證篇。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爲僞書。不貴省讀。

又音辭篇。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訛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靡士。數言可辨。隔垣面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

又雜藝篇。晉宋以來。多詭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何。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詭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北朝喪亂之餘。新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爲世之常射。以爲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者。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賤兵射。非直爲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讎集。常虞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爲之。

以政權之不一。致文化亦分。吟域彌年。歷祀相去益遠。互事訾訾。各從習慣。致今後之人。雖在統一之時。亦受其影響。好分爲南北兩派之言。是則異族陵轢中夏之害也。

第五章 清談與講學

東漢之季。由樸學而趨游談。士之善談論者。輒獲盛名。

後漢書郭太傳。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

又謝甌傳。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

又符融傳。游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袂。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

或爲美語。相爲題品。

後漢書黨錮傳。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

又儒林傳。召馴博通書傳。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此在東漢初許慎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或以覈論高下人物。

後漢書許劭傳。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此一時之風氣也。漢魏之際。天下大亂。乘時趨勢者。不以道義爲重。

魏志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

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棄矣。

又裴松之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曰。昔伊摯傳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曠達之士。目擊衰亂。甘不隱避。則託爲放逸。

魏志阮瑀子籍才藻曠逸。而個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爲模範。時有樞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莊老。魏氏春秋籍以世多故。蘇仕而已。閒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爲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而何晏王弼等遂開清談之風。

晉書王衍傳。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

顧炎武曰。知錄。魏明帝殂。少帝卽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洛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卽此諸賢爲之倡也。自此以後。就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鯉曰。不意永嘉之末。復同正始之言。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

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玄保有二子。太祖名賜曰咸。曰榮。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遜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其爲後人全摹如此。

晉室之興。世亂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風。

晉書。向秀傳。好老莊之學。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名士達官。翕然傾嚮。不治世務。祖尚浮虛。

晉書。王衍傳。衍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又。樂廣傳。廣性冲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遂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如水鏡。見之粲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

故論者謂五胡之亂。由於清談焉。

日知錄。講明六藝。鄭王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何爲開晉之始。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見。非林下諸賢之咎。則

雜言說

按魏晉人之性質。當分數種。有志世事。橫受誣污。以其清高。目爲浮華。一也。

何晏鄧粲等事。爽志在五經之宗室。司馬懿以詭譎殺爽等。而世論多集矢於何王。非確論也。

故作曠達。以免誅戮。不守禮法。近於佯狂。二也。

晉書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亦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籍曰。禮豈爲我設耶。籍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蟲之處。蟬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動不敢出繡褶。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蟲處於蟬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羣蟲之處於蟬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

風氣既成。自矜領袖。一倡百和。以言取名。三也。正始之風。未必卽肇永嘉之禍。求其因果。宜更推勘其曲折。變遷。不可以一概論也。

世說新語卷一德行類。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劉孝標注引王隱晉書。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害者名之謂通。次者名之謂達。○據此是阮籍以佯狂爲謹慎。而晉代諸人則以狂蕩爲率真。其跡同。其心實大異也。

清談者崇尚老莊。則以任天率真爲貴。推之政治。遂有鮑生無君之論。

抱朴子外篇第四十八詰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之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爲辭哉。夫強者凌弱。則弱者服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強弱而校怨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無名爲貴。羣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桂剝漆。非木之願。拔鷗裂絜。非鳥所欲。促鬱含讎。非馬之性。荷軛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生之根。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真。神天放之脚。蓋非萬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蒸。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然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勢利不萌。亂禍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胸。機心不生。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阱。降及杪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黻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雘於焚櫟。傾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贖其費。濯濯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宗日遠。背朴彌增。造刻利之器。長侵削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鋒恐不利。盾恐不厚。若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榮紉之徒。得嬖人。辜諫者。脯諸侯。趙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爲匹夫。性雖凶者。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得縱意也。君臣既立。衆愚日滋。而欲攘臂平枉。

格之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懷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閉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開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抱朴子成於東晉成帝咸和五年。西三三〇年。鮑生之文。成於其前。）

反之者則又崇尚實務勤於人事

晉書卞壺傳。卞壺曰。卿恒無間奏。常如含瓦石。亦不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謝鯨王澄等之行。爲以爲通達。壺因怒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

郭榮晉陽秋。陶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聞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樛樛博奕之具。投之曰。樛樛。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蓋時當大亂。人心不寧。或憤慨而流於虛無。或憂懼而趨於篤實。皆時會所造。各因其性而出之。而理想之高。事功之成。亦分途並進。不相掄也。

清談有尙簡括者

晉書阮瞻傳。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而餘。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有尙博辯者。

世說新語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衆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

時人至以此爲南北之判。

世說新語稽奉孚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屬中窺日。

然自東晉以降南方之人實兼有南北各地之性質不能以此斷之趙翼論六朝清談之習謂梁時講經亦染談義之習。

趙翼廿二史劄記當時父兄師友之所講求專推究老莊以爲口舌之助五經中惟崇易理其他盡闕束也至梁武帝始崇尚經學儒術由之稍振然談義之習已成所謂經學者亦皆以爲談辯之資。

此則清談與講學頗有連帶之關係雖講經義與談老莊殊科其爲言語之進化則事屬一貫研究三國六朝之風氣者不可不於此注意焉。

漢代有講經之法。

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詔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解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魏沿其制人主亦嘗幸太學講經

魏志高貴鄉公傳帝幸太學講易畢復命講尚書講禮記其詞甚長不錄

梁武之講孝經沿其例也

陳書岑之敬傳梁武帝令之敬升講座敕中書舍人朱異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服然後漢之時師徒教授有解說詳富者

後漢書楊政傳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經經楊子行

有倚席不講者

後漢書儒林傳序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注倚席言不施講席也

魏晉人之談易亦復不尙多言

晉書別傳鄧颺問輅君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晏含笑而讀之可謂要言不煩也

晉書阮修傳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

南渡以後私庭講習論難猶病其多

世說新語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

其後聚徒講說者乃盛見於史策講說之法亦多標著於史

南史伏曼容傳宋明帝好周易帝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

古者講學皆席於地伏之置生徒常數十百人

又嚴植之傳兼五經博士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此可見其時講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

又崔靈恩傳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

又盧廣傳爲國子博士偏講五經時北人有望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

沈峻傳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章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峻特精此書時開講肆羣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

業徐勉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又張譏傳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陳天嘉中爲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

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弘正屈於譏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不得有助弘直曰

僕助君師何爲不可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懷然此可見當時講經者亦多問難

北史劉獻之傳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請左氏襄慶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講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此可見當時講經須畢全部方爲究竟

竟。

又張吾貴傳。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當當持本。此可見講經時。學生皆持本。生徒怪之。三句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復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

又劉蘭傳。張吾貴以聽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惟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甚爲精悉。溫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

館。植爲學主。此可見地方講學者有學主。生徒甚盛。海內稱焉。

又徐道明傳。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執疏。然後敷講。學徒至今。寔以成俗。據此似道明之前凡講書者不持疏解。至是始變耳。

又權會傳。性甚儒懷。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由是爲諸儒所推。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夜承問。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

又樊深傳。深經學通贖。每解書。多引諸家義而說之。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又熊安生傳。尹公正使齊。問所疑。安生皆爲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

且南北風氣相同。均以敷陳義旨。演述周析。爲尙。是亦學術之一大進步也。

清談所標。皆爲玄理。晉宋之際。遂有玄學之目。至立學校。以相教授。

宋 袁何尙之傳。上以尙之爲丹楊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

文獻通考。宋文帝雅好藝文。使丹楊尹廬江何尙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

儒學爲四學。

談論者爲玄言。著述者爲玄部。

南史張譔傳。譔好玄言。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明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拔。至真觀道士姚綬。皆傳其業。譔所撰周易義三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游玄桂林二十四卷。欲精其學。亦至不易。

南齊書王僧虔傳。僧虔戒子書曰。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後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仿佛。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通十數家注。自小至老。手不釋卷。尙未敢輕信。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焉。

梁世盛加提倡。玄風遂爾廣播。

顏氏家訓勉學篇。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尙。其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洎於梁世。茲風復開。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宏正奉贊大猷。化行郡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

稽其理論。多與釋氏相通。故自晉以來。釋子盛治老莊。

世說新語支遁與許詢謝安共集王濛家。謝願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乃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座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鼓通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

高僧傳釋慧遠博綜六經尤善莊老。

清談者亦往往與釋子周旋。

世說新語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荀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耶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之僧意云誰運運人耶荀子不得答而去。

佛教之與吾國學說融合由是也。梁陳講學或在宮殿或在佛寺。

南史張勳傳後主在東宮令于溫文殿講莊老宣帝幸宮臨聽後主胥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議豎義或以佛與儒道諸書並講。

陳書馬樞傳樞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足知清談講學者皆與佛教溝通當時盛流咸受緇衣薰染矣。

第六章 選舉與世族

東漢之季世重清議而薄朝政貴賤榮辱朝野相反故至魏晉有九品官人之法。

魏志陳羣傳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

文獻通考延康元年爲魏文帝爲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爲黃初元年尙書陳羣以爲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

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各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爲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其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以吏部審定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

朝廷用人。率依中正品第。

文獻通考。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臺選舉。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祖父官名。

廿二史劄記。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設小中正。州設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後付尚書選用。

中正定品。三年一更。

晉書石虎傳。魏立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

多設訪問。助之調查。並爲品狀。

晉書孫楚傳。王濟爲太原大中正。訪問者論邑人品狀。至孫楚。則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又劉卞傳。卞初入太學。試經。當爲四品。臺吏訪問。楚曰。助之。欲令寫黃紙一鹿車。卞不肯。訪問怒。言於中正。乃退爲尚書令吏。

小中正有失。大中正當舉發之。不得徇隱。

晉書卞壺傳。淮南小中正王式。父沒。其繼母終喪。歸於前夫之子。後遂合葬於前夫。壺劾之。以爲犯禮害義。并劾司徒及揚州大中正。

淮南大中正合容徇隱。詔以式付鄉邑清議。廢終身。

雖中正所黜陟。政府亦得變更之。

晉書卞壺傳。燕國中正劉沈舉卞壺爲二品。司徒不過。准印也。沈上書。謂原隱居求志。行成名立。張華等又特奏之。乃爲上品。

又張軌傳。張華素重張軌。安定中正蔽其善。當是御下品。華爲延譽。得居一品。

然被糾彈付清議者。多致廢棄。

日知錄。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污淫盜。一皆蕩

激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齊陳郡謝靈運並云洗除先注。當有記注之耳。

南北朝時。其風猶然。

文獻通考。梁初無中正制。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放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後魏州郡皆有中

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正始元年。乃罷諸郡中正。

又南朝至於梁陳。北朝至於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

其制之得失。論者不一。舉其得則曰重清議。

日知錄清議一篇言之甚詳。

斥其失。則曰徇私情。

文獻通考于時雖風教衰失而無異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善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沈廢。郡洗篤孝。以假葬還常。降品一等。其爲懲勸如此。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己。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貴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爲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衰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宜用均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僞由己。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爲坐廢。使是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讎。結於大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貴魚咸。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久。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蓬蔽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狀。必采聲於台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實功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

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今之九品。所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然其中猶有一義焉。則所謂紳士政治是也。魏晉以降。易君如舉棋。帝王朝代之號如傳舍。然使人民一仰朝廷君主之所爲。其爲變易紊亂。蓋不可勝言矣。當時士大夫於無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紳士操朝廷用人之權。於是朝代雖更。而社會之勢力仍固定而不爲搖動。豈惟可以激揚清濁。抑亦所以抵抗君權也。

趙翼陔餘叢考論六朝忠臣無殉節者一篇。謂自漢魏易姓以來。勝國之臣。即爲興朝佐命。久已習爲固然。其視國家禪代。一若無與於己。且轉藉爲遷官受賞之資云云。實則其時國家大權在紳士。不在君主。故紳士視國家禪代。無與於己也。廿二史劄記論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謂魏正始晉永熙以來。皆大臣當國。晉元帝忌王氏之盛。欲政自己出。用刁協劉隗等爲私人。即召王敦之禍。自後非幼君即孱主。悉聽命於柄臣。八九十年已成故事。其至宋齊梁陳諸君。無論賢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權於大臣。而其時高門大族門戶已成。令僕三司可安流平進。不屑竭智盡心。以邀恩寵。且風流相尚。罕以物務關懷。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於是不得不用寒人云云。亦可見自晉以來。紳士權力甚大。雖人君威福自己。而紳士自居高位。不屑爲人主私人也。

九品中正之弊。專論門第。則高位顯職。皆爲世族子弟所得。雖無世襲之制。實有階級之分。

南史謝弘微傳。晉世名家。身有國風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

梁書張續傳。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

初學記。秘書郎與著作郎。江左以來。多爲貴游起家之選。故當時諺曰。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

至於位宦高卑。皆依家牒爲斷。

南史王僧孺傳。入直西省。知撰謄事。先是尙書令沈約。以爲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於宋。所書並皆詳實。

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實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

此科。人姦互起。按宋書索隱傳。元嘉二十七年。軍旅大起。兵力不足。尙書左僕射何尚之。多薦發南兖州三五民丁。安

悉將暫行。候即所謂七條徵發之法。僞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貨。以

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謄籍。因詔僧

孺改定百家譜。

又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略。

無遺闕。藏在秘閣。副在左戶。及弼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

客。不犯一人之諱。湛爲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

州郡屬吏。亦須辟引著姓。

梁書楊公則傳爲湖州刺史。保已廉慎。爲吏民所悅。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以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

南朝如此。北地亦然。

趙翼餘考。當時風尚。右豪宗而賤寒賤。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請各郡立學。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者爲學生。先儘高門。次及中等。魏孝文帝以貢舉猥濫。乃詔州郡慎所舉。亦曰門盡州郡之高。才極鄉閭之選。

甚至帝王雖寵其人。而不能躋之於士大夫之列。

除餘考。習俗所趨。積重難返。雖帝王欲變易之而不能。宋文帝寵中書舍人宏與宗。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爾。若往詣球。可稱官就席。及至。宏將坐。球舉扇曰。卿不得爾。宏還奏。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他日帝以語球。欲令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常也。臣不敢奉詔。按宋書王球傳。時中書舍人徐愛有寵於上。嘗命球及段景仁與之相知。球野。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是球所拒者。爲徐愛非宏也。紀僧真自寒官歷至尉軍府參軍主簿。宋孝武帝嘗目送之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其寵之如此。及僧真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數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數。登榻坐定。數命左右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其爲社會中一種特殊勢力。殆尤過於古代之世族。春秋時代。世族專權。如魯三桓。七穆之類。雖亦具有特殊勢力。然發生於封建世祿之時代。無足異也。自秦以降。社會階級已逐漸除。無所謂平民貴族之別。而漢魏以來。復造成此種階級之制。斯可異耳。降至唐代。其風猶存。柳芳著論。至以此爲魏晉隋唐治亂興衰之

新唐書柳沖傳。初太宗命諸儒議氏族志。甄彥範姓。其後門胃與替不常。沖請修改其書。帝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義、崔湜、徐堅、劉憲、吳兢及沖。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開元初。詔沖與薛南金復加刊竄。乃定。後柳芳著論甚詳。今刪其要。著之左方。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胃。卑寒士。權歸右姓。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胃。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尙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僞。故官有世胃。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皆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陸源竇皆之。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閱閱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族。尙書領議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暉。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沖氏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於尙官。官之弊。至於尙姓。姓之弊。至於尙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影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山東之人質。故尙婚嫁。江左之人文。故尙人物。關中之人雄。故尙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尙貴戚。管子曰。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強。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

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著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漢。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

其力崇貴族。正與今日各國盛獎平民者相反。至唐末五代。種族混亂。不崇門閥。其風始衰替焉。

第七章 三國以降文物之進步

三國以降。學術風俗。均以衰替。

三國志。董昭傳。稱見當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遊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

魚豢魏略。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飽食相從而退。嗟夫。學業沉隕。乃至於此。

干寶晉紀。論曰。朝秦純樸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黷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蕩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身擇官。官者爲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超。不拘資次。悠悠風靡。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謙賢之舉。其婦女裝櫛織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父兄不

之罪也。天下莫知非也。又況責之問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是大壞。然治經之人。亦廣續不絕。

皮錫瑞經學歷史。世傳十三經注。孝經爲唐明皇御注外。漢人與魏晉人各居其半。鄭君箋毛詩。注周禮儀禮二記。何休注公羊傳。趙岐注孟子。凡六經。皆漢人注。孔安國尚書傳。王肅僞作。王弼易注。何晏論語集解。凡三經。皆魏人注。杜預左傳集解。范寧穀梁集解。郭璞爾雅注。凡三經。皆晉人注。當漢學已往。唐學未來。絕續之交。諸儒倡爲義疏之學。有功於後世甚大。南如崔靈恩三禮義宗。左氏經傳義。沈文阿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疏。皇侃論語禮記義。成袞禮記義。張譏周易尚書毛詩孝經論語義。顧越喪服毛詩孝經論語義。王元規春秋孝經義記。北如劉瓛之三禮大義。徐遵明春秋義章。李鉉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沈重周禮儀禮二記毛詩喪服經義。熊安生周禮禮記義疏。孝經義。皆見南北史儒林傳。今自皇熙二家。見采於禮記疏外。其餘書皆亡逸。然淵源有自。唐人五經之疏。未必無本於諸家者。論先河後海之義。亦豈可忘筆耨藍縷之功乎。

研究諸子者。亦時有之。

魏志杜恕疏。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

蜀志先主遺詔曰。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

晉書魯勝傳。其著述爲世所稱。遺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作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苟

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仍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一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

論者甚至謂江左有愈於漢。

章炳麟五朝學。魏晉者。俗本之漢。陵陀從迹。以至非彪。靡濟江而東。民有甘節。清劭中倫。無難時中原。盛薄之德。乃度越漢時也。嘗試論之。漢之純德。在下吏諸生間。雖魏晉不獨失也。魏晉之修德。下在郡市。上卽王侯貴人。雖漢不獨亡也。粵晉之東。下訖陳。蓋五朝三百年。往惡日逝。而純美不忒。此爲江左有愈於漢。

蓋歷史現象。變化繁賾。有退化者。有進化者。有蟬嬗不絕者。有中斷或突興者。固不可以一概論也。天算之學。後盛於前。三國以降。算書特多。今世所傳算經十書。九章算術。魏劉徽所注也。

劉徽九章算術注序。微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爲之作注。海島算經。微所著也。

隋書經籍志。九章重差圖一卷。劉徽撰。戴震海島算經跋。微之書本名重差。初無海島之目。隋志九章十卷下云。劉徽撰。蓋以九章

九卷。合此爲十也。而隋志唐志皆有九章重差圖一卷。蓋圖本單出。故別著於錄。唐選舉志稱算學生九章海島共限習三年。試九章三條。海島一條。則改題海島。自唐初已然矣。

孫子算經亦漢以後人所輯。

四庫全書總目孫子算經三卷。朱彝尊曝書亭集有孫子算經跋。以爲出於孫武。今考書內設問。有云長安洛陽相去九百里。又云佛書二十九章。章六十三字。則後漢明帝以後人。孫武春秋末人。安有是語乎。

晉有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

戴震夏侯陽算經跋。隋經籍志有夏侯陽算經二卷。不言陽爲何代人。宋史禮志載算學記典有云。封魏劉徽淄川男。晉姜岌成紀男。張邱建信成男。夏侯陽平陸男。後周甄鸞無極男。又張邱建算經序云。夏侯陽之方倉。則陽爲晉人。

四庫全書總目張邱建算經三卷。原本不題撰人時代。唐志載張邱建算經一卷。甄鸞注。則當在甄鸞之前。書首邱建自序。引及夏侯陽孫子之術。則當在夏侯陽之後也。

北周甄鸞撰五經算術。又注孫子算經及五曹算經。

四庫全書提要五經算術二卷。北周甄鸞撰。鸞精於步算。仕北周。爲司隸校尉漢中郡守。晉釋周髀等算經。不聞其有是書。而隋書經籍志有五經算術一卷。五經算術錄遺一卷。皆不著撰人姓名。唐藝文志則有李淳風注五經算術二卷。亦不言其書爲誰人所撰。今考是書舉尚書孝經詩易論語三禮春秋之待算方明者列之。而推算之術。悉加甄鸞案三字於上。則是書當即鸞所撰。

則自周髀及唐王孝通所撰之緝古算經外皆此時期之人所著也。周髀注本所奇者南北朝對峙各出算學大家北有甄鸞南有祖冲之先後相望。祖冲之約五十年而祖氏所發明尤爲卓絕。

南齊書祖冲之傳有機思又特善算注九章造經述數十篇

茅以昇中國周率略史（科學雜誌第三卷第四期第一一至四一八頁）周三徑一之率。荒古已有其說。後漢有張衡率。魏有劉徽。吳有王蕃。各求新率。微率之精約已無間言。至祖冲之圓率則精麗罕儔。千古獨絕。隋書律歷志曰。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史開密率法。以圓徑一餞爲一丈。圓周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虧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虧一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三。此第五世紀世界最精之圓率也。其時印度僅有三一四一六。歐人亦纔至三一四一五五二之率。視此自有愧色。祖率睥睨天下。九原有知亦自豪矣。

孰謂南朝尙空談而無研究實學者乎。

算術與製造有密切之關係。漢魏時人多治算術。故新奇之製作亦相因而起。諸葛亮之作連弩木牛流馬。世已奇其術。

蜀志諸葛亮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孫盛魏氏春秋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

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鞅轡。牛仰轡轡。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尺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而馬鈞之巧過之。

魏志杜夔傳注。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傳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躍。六十綜者。六十躍。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躍。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居京都城內。有坡可爲圃。患無水以灌之。先生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先生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歌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絃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圖難。變巧百端。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於樓邊懸濕牛皮。中之則墮。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懸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

車輪懸轆轤數十乘之數百步矣。

祖冲之之巧又過之。

南齊書祖冲之傳。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圖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鈞以來未有也。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

此雖間世一出。未足爲普徧之徵。然即史策所傳觀之。亦可見吾國人創造之能。無論何時皆有所表見也。

三國以來。學者之務實用。不獨精於算數。剏製奇器已也。其於規、天、法、地、之事。亦時時推陳出新。以期致用。如王蕃、陸績等之製渾天儀象。

晉書天文志。順帝時。張衡製渾天儀象。其後陸績亦造渾象。至吳時。中常侍應江王蕃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歷。依其法而制渾。古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雜。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一丈九寸五分分之三也。

隋書天文志。梁華林重雲殿前所置銅儀。其制則有雙環規相並。間相去三寸許。正豎當子午。其子午之間。應南北極之衡。各合而爲孔。以象南北極。植建於前後以屬焉。又有單橫規。高下正當渾之半。皆周匝分爲度數。署以維辰之位。以象地。又有單斜。斜帶南北。

之中與春秋二分之日道相應。亦周匝分爲度數。而署以維辰。並相連著屬樞。植而不動。其裏又有雙規相並。如外雙規。內徑八尺。周二丈四尺。而屬雙軸。軸兩頭出規外各二寸許。合兩爲一。內有孔圓徑二寸許。南頭入地下。注於外雙規南樞孔中。以象南極。北頭出地上。入於外雙規北樞孔中。以象北極。其運動得東西轉。以象天行。其雙軸之間。則置衡長八尺。通中有孔。圓徑一寸。當衡之半。兩邊有關。各注著雙軸。衡既隨天象東西轉運。又自於雙軸間。得南北低仰。所以準驗辰歷。分考次度。其於揆測。唯所欲爲之者也。檢其篇題。是僞劉曜光初六年史官丞南陽孔挺所造。則古之渾儀之法者也。

又宋文帝以元嘉十三年。詔太史更造渾儀。太史令錢樂之依案舊說。采效儀象。鑄銅爲之。五分爲一度。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不動。立黃赤二道之規。定南北二極之規。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極星。置日月五星於黃道上。爲之杠軸。以象天運。昏明中星。與天相符。梁末置於文德殿前。吳時。又有葛衡。明達天官。能爲機巧。改作渾天。使地居乎天中。以機動之。天動而地上。以上應晷度。則樂之之所放迹也。到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二分爲一度。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安二十八宿。中外官宿備足。以白青黃等三色珠爲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居黃道。亦象天運。而地在其中。宋元嘉中所造儀象器。開皇九年平陳後。並入長安。大業初。移於東都觀象殿。

裴秀謝莊等之製地圖

晉裴秀傳。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於是甄稽舊文。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其序曰。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

宋書謝莊傳作左氏經傳方丈圖。隨國立篇。製木爲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內爲一。

皆注重實際。非徒尙空談也。雖有製或不精密。且其物亦都不傳。無由考其法度。然亦可見其時有一部分之人。崇尚虛玄。猶有一部分之人。殫精實學矣。

隋書經籍志載天文圖書凡九十七部六百七十五卷。其太宗皆三國六朝時人所製。中有婆羅門天文經二十一卷。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婆羅門天文一卷。摩登伽經說星圖一卷。蓋六朝時不但繼續秦漢以來天文家之言。兼採及印度測驗天文之書也。地理類載漢以後地圖。有洛陽圖一卷。湖州圖記一卷。江圖三卷。周地圖記一百九卷。冀州圖經一卷。齊州圖經一卷。幽州圖經一卷。而摯虞陸澄等地理書。實爲研究地理之鉅製。隋代因之有區宇圖志。及諸州圖經等書焉。

[illegible]

魏晉之世。有一最大之憾事。卽古樂亡於此時也。秦漢之際。古樂雖已失傳。然制氏猶能記其鏗鏘鼓舞。雅樂四曲。至魏猶存。永嘉之亂。始殄滅無餘焉。

隋書音樂志：董卓之亂，正聲咸滅。漢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荊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變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元嘉之寇，盡淪胡羯。

晉書樂志：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變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襲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

魏得晉樂，不知採用。後平河西，雜以秦聲。

隋書音樂志：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寶於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竇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苻堅之末，呂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

降至周隋，禮崩樂壞，所用雅樂，皆胡聲也。

隋書音樂志：開皇二年，齊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禮崩樂壞，其來自久。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請尋梁國故事，考尋古典，高祖不從，俄而柱國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詔求知音之士，集尚書參定音樂。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恆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瑟調，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舞調，華言長聲，即商呂聲也。三曰沙調，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

徵聲也。六曰般。贖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鍵。華言解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蓋樂之不傳。由律之不明。晉荀勗等校魏鐘律。已多不諧。

晉書律志。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大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都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時人稱其精密。惟陳留阮咸。議其聲高。

梁武帝自製四通。與古法迥異。

隋書音樂志。武帝自制定禮樂。立爲四器。名之爲通。皆施三弦。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

蓋當時所謂知音者。僅知當時之音。不能深解古樂之本原矣。

古樂亡而音韻之學興。語言文字之用。因以益精。是亦三國以降。異於兩漢以前之一特點也。漢以前人不知反切。魏世反切始大行。

顏氏家訓。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熙製釋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證音字。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翻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錄出。

陸德明經。典釋文。古人音書。止爲譬况之說。孫炎始爲翻語。魏朝以降。漸繁。

既乃分別五聲。

隋潘徽韻纂序三著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作。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爲疑混。末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別清濁。緣分宮羽。

封演封氏。聞見記。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

又分平上去入四聲。

南史。庾肩吾傳。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陸厥傳。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彦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蠶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周顒傳。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沈約傳。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未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

而音韻之學興矣。漢魏之際。文章已趨於排偶。至晉宋而益盛。至齊梁而駢文之式大成。五言詩亦開後來律詩之端。是皆與聲韻之學進步相關者也。世謂吾國之有字母傳自西域。

鄭樵通志七音略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

其法始於大般涅槃經。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大般涅槃經。文字品。字音十四字。哀阿壹伊塢理釐露謁汚暗奧菴惡。比聲廿五字。迦𑖑伽𑖑𑖑𑖑。舌根聲。遮車。

閉唇若舌齒聲。吒醜茶訖孖上聲。多他陀呾那舌頭聲。婆頗婆婆摩。唇吻聲。地邏羅縛奢沙婆呵。此八字超聲。此見於一切經音義者也。與今華嚴經四十二母殊不合。元應音義首載華嚴經。終於五十八卷。初無字母之說。今所傳八十一卷者。乃實文難陀所譯。玄應未及見也。然涅槃所載比聲二十五字。與今所傳見深華疑之譜。小異而大同。前所引字音十四字。卽影喻來諸母。然則唐人所撰三十六字母。實采涅槃之文。參以中華音韻而去取之。謂出於華嚴則妄矣。

大藏目錄。大般涅槃經四十卷。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宋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

則音韻之學。亦受佛教東來之影響也。

古無所謂文集。自東漢以降。始有之。於是有別集總集之目。

隋書經籍志。別集蓋漢東京之所創也。自盛均以降。屬文之士衆矣。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變。故別聚焉。名之爲集。辭人景暉。並自記載。以成書部。年代遷徙。亦頗遺散。其高唱絕俗者。略皆具存。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繁處。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摭孔翠。芟薊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之流別。是後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爲罕與。而取則焉。

蓋古之學者。以學爲文。未嘗以文爲學。漢魏而下。經子之學衰。而文章之術盛。作者如林。不可殫述。專就文學論。實以斯時爲進化之極軌。色澤聲調。均由樸拙而日趨於工麗。無間南北。翕然同聲。

北史稱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

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蓋就文章氣骨細晰言之。南北固有區別。而一時風氣亦未嘗大相懸絕。庾信南人。仕於北朝。駢儷之文。實集大成。亦可見南北好尚之同矣。

於是有評論文章之書。

梁書鍾嶸傳。嶸書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

又劉勰傳。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沈約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

有選錄文章之書。

梁書昭明太子統傳。撰古今典誥文。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世且傳爲選學焉。

舊唐書曹志傳。志所撰文選音義。甚爲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之於志。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漢代隸草始興。

張懷瓘書斷。章艸。漢黃門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漢俗簡愔。遂以行之。

後漸變隸爲楷。

羅振玉流沙墜簡釋文。永和以降之竹簡。楷七隸三。魏景元四年簡。則全爲楷書。

而鍾繇王羲之等遂以書名。觀晉書稱羲之善隸書。知晉唐時人猶呼楷字爲隸矣。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子凝之亦工草隸。獻之工草隸。皆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

晉時石刻之字。筆畫多方整。及宋初猶然。

如任城太守孫夫人碑。齊太公呂望表。及寧州刺史爨龍顏碑。皆漢隸體也。爨碑間有楷法。

而閣帖所載晉人隸帖。則多圓美。碑帖之歧。自此始矣。齊梁碑版。傳者不多。北魏周齊。石刻極夥。其字畫往往工妙。

歐陽修集古錄：南朝士氣卑弱。書法以清媚爲佳。北朝碑誌之文。辭多淺陋。又多言浮屠。其字畫則往往工妙。

近世學書者。多宗北碑。論書法之進化。自秦漢來。當推北朝矣。北朝書家。善於史者。有張景仁、冀儁、趙文深等。

北史張景仁傳：幼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及立文林館。總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自倉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又冀儁傳：善隸書。特工模寫。

又趙文深傳：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唯文深冀儁而已。

而不稱鄭道昭能書。

魏書及北史均有鄭道昭傳。僅稱其綜覽羣言。好爲詩賦。凡數十篇。

以今日碑刻言之。則北人之書。無過於道昭者。

葉昌熾語。石鄭道昭雲峯山上下碑及論經詩諸刻。上承分篆。其筆力之健。可以刺犀兕。搏龍蛇。而游刃於虛。全以神運。不獨北朝書家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舉世號名。稱石軍爲書聖。其實石軍書碑無可見。余謂道昭書中之聖也。

千秋論定。不在史傳之贊否。可知史傳之不足憑。而人之自立。但有一才一藝。獨造其極。絕不患其湮沒無聞也。

中國文化史

第二編

第八章 元魏之制度

南北分治之時。後魏之境域。實廣於南朝。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後魏起自北荒。道武珪克并州。下常山。拔中山。盡取慕容燕河北地。明元嗣時。漸有河南州。太武燕西克統萬。東平遼西。又西克姑臧。南臨瓜步。獻文之世。長淮以北。悉爲魏有。孝文都洛。復取南陽。宣武俗時。又得壽春。復取淮西。續收漢川。至於劍閣。於是魏地北逾大碛。西至流沙。東接高麗。南臨江漢。

由破裂而漸趨統一。而其國之制度。亦遂煥然可觀。魏之制度。最善者。首推均田。自秦以降。田皆民有。無復限制。議者多病之。

漢書食貨志。董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豈不能用。

王莽欲復古制。民皆不便。事竟不行。

漢書食貨志。王莽篡位。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過八而田滿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

至死制度不定。吏緣爲姦。天下囂囂然。陷刑者衆。後三蕩。莽知民愁。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勿拘以法。

晉武平吳之後。計丁課田。粗有限制。然亦未有授受之法。

晉書食貨志。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賁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爲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於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田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九品一戶。

南渡以後。軍國所須。臨時徵賦。乃無恒法定令。

隋書食貨志。自東晉寓居江左。歷宋齊梁陳。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無貢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爲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

而拓跋氏興於北荒。深入中原。值大亂之後。民廢農業。轉能計口授田。

魏書食貨志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敝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徙何種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

蓋亂世田土無主地多入官復由民有之制漸變爲國有之制至孝文帝太和中遂普行均田之法。

魏書食貨志太和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授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果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桑奴婢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蒔餘果及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癯殘無授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癯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蒔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還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還者縣遂空荒不限異州他郡惟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桑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

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論者謂其法異於王莽。故能久行而無弊。

文獻通考。或謂井田之廢已久。驟行均田。奢有餘以予不足。必致煩擾。以興怨謗。不知後魏何以能行。然觀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諸桑田不在授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戶世業。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種者。皆荒閒無主之田。必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則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又令有盈者無受不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是令其從便賣買。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強奪之以爲公田。而授無田之人。與王莽所行異矣。此所以稍久而無弊歟。

然推其原始。實由無主之田。爭訟不決。豪強兼並。乃爲均給。

魏書。李安世傳。時民因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曰。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制。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與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

豪右靡餘地之益。則無私之澤。乃均播於兆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覲覲。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

又立三長。確定戶籍。校比戶籍。遂得其實。

實治通鑑。齊永明四年。和即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戶。內秘書令李冲上言。宜準古法。五家

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強謹者爲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賦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窮。

不能自存者。三長內送養食之。書奏。詔百官通議。太尉不曰。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乃遣使者。於事爲宜。

冲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調課之月。令知賦稅之均。

既識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羣臣多言。一旦改法。恐成擾亂。文明太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準。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

何爲不可。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彊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

神之言。是三長之立。在安世上疏之後。然李冲明云。三長既立。始還舊城。似三長立後。始行均田。魏書李安世上傳。未甘其上疏年月。而金貨志明云。九年。下詔均田。十年。李冲上言立三長。是安世之疏。非太和九年所上。

且喪亂多年。戶口稀少。計口均給。不虞不足。

兩漢盛時。民戶皆千數百萬。口五千餘萬。漢書地理志。元始二年。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二。口千六百七十九萬九千六百五十六。然東漢戶口。猶非實數。後漢書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覆。田。帝以天下樂田多。割

四十八萬九千六百五十六。口五千五百五十六。然東漢戶口。猶非實數。後漢書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覆。田。帝以天下樂田多。割

史太字多爲詐巧。東漢魏晉。計其最盛之時。或尙不止於此。三國以降。戶口銳減。後魏雖較晉爲多。然亦不追漢之盛。茲爲列表以明之。

魏	六六三四三三戶	四四三三八八一口	蜀	二八〇〇〇〇戶	一〇八二〇〇〇口
吳	五三〇〇〇〇戶	二二六七〇〇〇口	西晉	二四五九八〇〇戶	一六一六三八六三口
前燕	二四五八八九戶	九九九八七九三五口	宋	九〇六八七〇戶	四六八五五〇一口
後魏	五〇〇〇〇〇〇戶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口	北齊	三〇三三五二八戶	二〇〇〇〇六八八六口
北周	三五九〇〇〇〇戶	九〇〇九六〇四口	陳	五〇〇〇〇〇〇戶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口

魏之戶口無確數。魏書地形志謂正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之太康倍而餘矣。文獻通考據此推算。謂其盛時戶至五百餘萬。故亦準此數假定其人口爲三千餘萬。然以一戶五口計之。尙未必有此數也。

積此三因。遂能於周秦以後。實行均產之策。以弭生計之不平。沿及北周北齊。亦均仿之。

隋書食貨志。北齊河清三年。定令人居十家爲比鄰。五十家爲閭里。百家爲族黨。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爲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爲中。六十六以上爲老。十五以下爲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還。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

止四斗。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牀。闊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

又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九以上。宅四畝。五口以下。宅二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穡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皆以時徵焉。若蠶札凶。則不徵其賦。

而隋唐之制。亦淵源於魏周焉。

魏自道武帝時。已頗知學。

宋書索隱傳。什翼犍子。開字涉珪。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立學官。置尙書。開頗有學問。曉天文。明元以降。多娶漢族女爲后妃。

魏書皇后傳。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宮。有寵。生世祖及太宗。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生顯祖。

獻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生高祖。

故至孝文。醉心華夏之禮教。深厭其國俗。禁同姓爲婚。

魏書高祖紀。太和七年。詔曰。淳風行於上古。禮化用乎近葉。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絕同姓之娶。斯皆教隨時設。治因事改。

者也。皇運初基。中原未混。撥亂經綸。日不暇給。古風遺梗。未遑釐改。後遂因循。迄茲莫變。朕屬百年之期。當復仁之政。思易質舊。式昭維新。自今悉禁絕之。有犯以不道論。

罷一切淫祀

魏書禮志太和四年。詔曰。國家自先朝以來。獲祀諸神。凡有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羣祀。務從簡約。神聰明正。直不待煩祀也。

建明堂太廟

魏書禮志。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爲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歲遣使詣石室告祭。太和四年。經始明堂。改營太廟。

定車服禮樂

魏書高祖紀。太和十年四月。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帝初以法服御。羣祀於西郊。十一年正月。詔定雅樂。非雅者除之。十三年正月。車駕有事於園丘。於是初備大駕。

祀孔子

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三年七月。立孔子廟於京師。十六年二月。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諡孔廟。十九年四月。幸魯城。親祠孔子廟。

立史官

魏書高祖紀。太和十四年二月初。定起居注制。十五年正月初。置左右史官。

耕籍田。

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七年二月始籍田於鄴南。

制律令。

魏書高祖紀太和元年九月詔羣臣定律令於太華殿十五年八月議律令十六年四月班新律令十七年六月詔作職員令十二卷施行。

一切師法中土古制而猶以爲未足由平城遷都洛陽。

魏書任城王澄傳高祖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歸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惟須決之聖懷此蓋亦何能爲也。

通鑑卷百三十九帝謂陸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深用愜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顧舉與不舉耳朕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爲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恆北復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黷耳禁其國人胡服胡語。

魏書高祖紀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

通鑑卷百三十九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

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

又咸陽王禧傳高祖曰自古以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言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否禧對曰實如聖旨宜應改易高祖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常者言之卽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冲免冠陳謝。

又改其姓氏與漢族通婚姻

魏書高祖紀太和二十年正月詔改姓爲元氏。

通鑑卷百四十魏主下詔以爲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爲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於是始改拓跋氏爲長孫氏達奚氏爲奚氏乙旆氏爲叔孫氏丘穆陵氏爲穆氏步六孤氏爲陸氏賀賴氏爲賀氏獨孤氏爲劉氏賀樓氏爲樓氏勿忸于氏爲于氏尉遲氏爲尉氏其餘所改不可勝紀。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爾西李冲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嬖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爲夫人詔黃門郎司徒左長史宋弁定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詔以代人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無異寒賤故官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仍居猥任其穆陸賀劉樓于稽尉八姓自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外應班清流者尋續別敕其舊爲部落大人而皇始以來三世官在給事以上及品登王公者爲

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以來，三世官在尚書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亦爲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者，爲族。若本非大人，而官顯者，亦爲族。凡此姓族，皆應審覈，勿容僞冒。魏晉制：王國舍人皆應娶入族及清修之門。咸陽王禧娶隸戶爲妃，帝深責之。因下詔爲六弟聘室。前者所納，可爲妾媵。咸陽王禧聘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聘代郡穆明樂女。廣陵王羽聘榮陽鄭平城女。潁川王雍聘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勣聘隴西李冲女。北海王詳聘榮陽鄭懿女。懿義之子也。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風。政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爲首。

於是胡漢混淆，不復可辨。惡異族者，恒痛斥之。

王夫之謂：通鑑論拓跋宏之僞也。儒者之恥也。自馮后死，宏始親政。以後五年之間，作明堂，正祀典，定祧廟，祀園丘，迎春東郊，定次五樹，朝日養老，修舜禹周孔之祀，耕籍田，行三載考績之典，禁胡服胡語，親祠闕里，求遺書，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定族姓，宴國老，臨老慈輩。臣終三年之喪，諸儒爭蠶稱之以爲榮。凡此者，典謨之所不道，孔孟之所不言，立學終喪之外，皆漢儒依託附會，遷末舍本，雜糅緯巫覡之言，塗飾耳目，是爲拓跋宏所行之王道而已。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豈不辱名教而羞當世之士哉！故曰儒者之恥也。

然腥羶之族，國勢已彊，保其故俗，未始不可爲國。而孝文當強盛之時，汲汲然自同於華夏，卽所行者，未盡爲周孔之道，而出於漢之說，經家附會之詞，亦可見文化之權威，足以折蠻野而使之同化矣。

第九章 佛教之盛興

漢魏以降。佛教盛興。西域僧徒之來華者。後先相望。茲依高僧傳略表於左。

維祇難	天竺人	吳黃武三年	來至武昌
竺律炎	同	同	同
曇柯迦羅	中天竺人	魏嘉平中	來至雒陽
康僧鎧	康居人	魏嘉平末	來至雒陽
曇帝	安息人	魏正元中	來遊雒陽
無羅叉	西域人	魏晉間	居河南
竺曇摩羅刹	月支人	晉武帝時	自燉煌至長安
帛尸梨蜜多羅	西域人	晉永嘉中	始到中國值亂過江
僧伽跋澄	罽賓人	苻堅建元十七年	來入關中
佛圖羅刹	不知	亦當苻世	久遊中土
曇摩難提	兜佐勒人	苻氏建元中	至長安
僧伽提婆	罽賓人	同	同 <small>晉太元中來遊江至廬山 安元元年來遊京師</small>
僧伽羅叉	罽賓人	晉隆安中	在晉京師

曇摩耶舍	屬賓人	晉隆安中	初達廣州至義熙中來長安
曇摩掘多	天竺人	晉義熙中	來關中
鳩摩羅什	天竺人	姚興弘始三年	至長安
弗若多羅	屬賓人	秦弘始中	入關
曇摩流支	西域人	弘始七年	達關中
卑摩羅叉	屬賓人	弘始八年	達關中後至壽春復適江陵
佛陀耶舍	屬賓人	姚興時	至長安
佛駄跋陀羅	迦維羅衛人	姚興時	至青州往長安復至廬山及江陵
曇無讖	中天竺人	北涼玄始中	至河西
佛駄什	屬賓人	宋景平元年	居揚州
浮陀跋摩	西域人	宋元嘉中	達西涼
求那跋摩	屬賓人	宋元嘉中	至廣州達建業
僧伽跋摩	天竺人	宋元嘉十年	自流沙至京邑
曇摩蜜多	屬賓人	宋元嘉中	自流沙到檣煌展轉至蜀至荊州

薑良耶舍

西域人

宋元嘉初

越冒沙河至於京邑

求那跋陀羅

中天竺人

元嘉十二年

自廣州至京都

僧伽達多

天竺人

元嘉中

來宋境

僧伽羅多毼

天竺人

元嘉中

來宋境

阿那摩低

康居人

孝建中

來京師

求那毗地

中天竺人

齊建元初

來京師

僧伽婆羅

扶南人

梁初

來京師

菩提流支

北天竺人

魏永平初

來游東夏處永寧寺

拘那羅陀

西天竺人

梁大同中

自南海屆京邑

月婆首那

中天竺人

元象中

遊化東魏後又南渡

求那跋陀

于闐僧

大清二年

在梁國

須菩提

扶南人

陳初

在揚州

那連提黎耶舍

北天竺人

北齊天保中

居于京鄴

闍那崛多

北天竺人

西魏後元中

由鄴州至長安

樓那跋陀羅

波頭摩國人

北周初年

在長安

達摩流支

摩勒國人

天和中

同上

闍那耶舍

摩伽陀國人

天和中

在長安

其他弘法之士。殆尙不止於此。隋書經籍志稱姚萇時。鳩摩羅什至長安。大譯經論。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羅什才德最優。是僅姚秦一時。胡僧已數十輩。高僧傳所載。特其著者耳。稽其蹤迹。大抵自西域入關中。至洛陽鄴中者居多。其南來者。或抵青州。或屆南海。隨緣所至。亦無定方焉。

當此之時。中土僧俗。亦多銳意西行求法。其詳見前卷。梁任公近著「胡僧入國」篇。商務印書館出版。自朱士行

釋慧皎高僧傳。朱士行。維陽人。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魏之時。竺佛朗譯出道行經。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

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

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卷。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繞。送經梵本。還歸洛陽。遂終於闐。弗如檀。惟前表所舉者。多。

大傳。此則轉是中國西行僧徒之弟子耳。

至宋雲。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城北開義里。有煢煢人宋雲宅。雲與惠生向西域取經。得一百七十部。皆大乘妙典。

魏書。惠生傳。熙平中。明帝遣王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往西域求訪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與僧行。正光中還。

寶暹等。殆不下六七十人。

釋道宣撰。高僧傳。齊僧寶暹。選僧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結同行。探經西域。往返七載。將事東歸。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

其最著者。爲江陵辛寺釋法顯。

高僧傳。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三歲便爲沙彌。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慈。慧覺等。發自長安。西度流沙。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後至中天竺。于摩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經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同旅十餘。或留或亡。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舍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船。循海而還。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擲。任風隨流。忽至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跋毼陀于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垂有百餘萬言。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

而月支之僧。如竹曇摩羅刹者。先由吾國而西。既乃還歸中夏。則兼兩方之事而一之焉。

高僧傳。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犂犂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爲師。是時晉武之世。寺廟闕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盡在茲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詰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齋梵經。還歸中夏。自犂犂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爲晉文。所獲寶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惟以弘通爲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

弘法之事。莫重於翻譯。漢開其端。而後累朝列國踵其事。譯業之盛。殆無過於此時。茲據開元釋教錄表之如左。

魏	沙門五人	所出經戒羯磨	一二部	一八卷
吳	緇素五人	所出經并失譯	一八九部	四一七卷
西晉	緇素十二人	所出經戒集等	三三三部	五九〇卷
東晉	緇素十六人	所譯經律論	一六八部	四六八卷
符秦	沙門六人	所譯經律論	一五部	一九七卷
後秦	沙門五人	所譯經律論	九四部	六二四卷
西秦	沙門一人	所譯經律論	五六部	一一〇卷
前涼	外國優婆塞一人	所譯經律論	四部	六卷
北涼	緇素九人	所譯經律論	八二部	三一一卷
宋	緇素廿二人	所譯經律論	四六五部	七一七卷
齊	沙門七人	所譯經律論	一二部	三三卷
梁	緇素八人	所譯經律論	四六部	二〇一卷

元魏

繙素十二人

所譯經律論

八三部

二七四卷

北齊

繙素二人

所譯經律論

八部

五二卷

共計

一十一人

其實不止此數

所譯經律論

一五六七部

四〇一八卷

翻譯之法。多據梵本。間憑口誦。

近人謂初期譯業。率無原本。但憑譯人背誦。按高僧傳。漢靈之時。天竺沙門竺佛朔。齋道行經來適雒陽。即轉梵爲漢。又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康孟詳與竺大力譯爲漢文。又支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是漢魏時。譯經明有梵本之證。至朱士行等求經。則梵本輸入更多。

譯人之兼釋華梵者。衆共推之。

高僧傳。竺佛念。涼州人。諳習衆經。藏治外典。其音雅訓詁。尤所明達。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釋。苻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正請出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爲音。質疑斷義。音字方明。自苻姚二代。爲譯人之宗。故關中僧衆。咸共嘉焉。

至法顯法勇等。直詣西域。專學梵書梵語。

法顯學書見前。

高僧傳。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徒。曇朗之徒二十五人。遠適西方。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寶雲。涼州人。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遂歷于闐天竺諸國。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詰訓。悉皆備解。晚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梵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

則直接讀書。勝於僅憑展轉之謄譯矣。

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

隋書經籍志。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

高僧傳。曇柯迦羅。以魏嘉平中。來至雒陽。於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稟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此可見嘉平以前。已以剪落爲僧之別。迦羅既至。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

於是四民之外。別有出家之民。至道安時。復定以釋命氏。

高僧傳。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復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爲永式。

姚興命僧碧爲僧主。爰有僧正等秩。

高僧傳。姚興下書曰。大法東遷。於今爲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宣授遠規。以濟羣結。僧碧學處早年。德芳暮齒。可爲國內僧主。僧遵禪慧。爰修。卽爲悅衆。法欽蘇斌共掌僧錄。給車與吏力。諮養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選等並有厚給。僧正之興。碧之始也。

魏道武帝以法果爲道人統。綰攝僧徒。

魏書釋老志：皇始中有沙門法果，號行精至。太祖聞其名，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爲道人統，綰攝僧徒。

後改爲沙門統。

魏書釋老志：高宗時，京師沙門師賢爲道人統。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

又立監福曹，以斷僧務。

魏書釋老志：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爲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

其寺宇則有維那都維那等職。

王昶金石萃編：孫秋生等造像記。魏書釋老志：若爲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蒼州鎮維那文移。在臺者，齊郡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達者加罪。又翻譯名義，南山之聲論，翻爲次第，謂知僧事之次第。寄歸傳云：華梵兼舉也。維是綱維，華言也。那是梵語，刪去羯磨陀三字也。僧史略云：梵語羯磨陀，那譯爲知事，亦云悅衆，謂知其事，悅其衆也。音義指歸云：僧如網，假有德之人爲綱，繩也。隋智琳潤州刺史李海游命琳爲斷事綱維。爾後寺立三綱：上座、維那、典座也。此碑稱維那，因附詳於此。

則宗教而兼有政治之性質矣。

僧尼衣住均與俗殊。初服赤衣，後改雜色。

魏書釋老志：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

袈裟梵服。雖犯嘲譏。不顧也。

高僧傳。或嘲支孝龍晉初人曰。大晉龍興。天下爲全。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羅。龍曰。剪髮毀容。改服纓形。彼謂我辱。我

寒彼榮。

東漢之季。已有浮圖。至於晉世。洛中益盛。

後漢書。陶謙傳。竺融聚衆數百。往依于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連楊。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圖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

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

魏書。釋老志。自洛中搆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迹甚妙。爲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

謂之浮圖。或云佛圖。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矣。

吾國建築之式。遂增入印度制度。南北相望。競事營構。唐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以金陵一地而論。

已有四百八十寺之多。他可知矣。近人輯南朝佛寺志。博考諸書。約有二百三十有一寺。吳一。晉三十七。宋六十一。齊二十六。梁

九十六。未能語其全也。其立寺之類別。有由僧尼營建者。

如長干寺。本吳時尼居。宋熙寧寺。爲天竺僧伽羅多所造之類。

有由帝王創造者。

如晉簡文帝造波提寺。梁武帝立同泰寺等。

有由個人捨宅而成者。

如莊嚴寺爲謝尚捨宅所造。平陸寺爲宋平陸令桑捨宅建刹。因以官名名之之類。

有由僧徒啓乞而立者。

如瓦官寺本陶瓦處。沙門慧力啟乞爲寺之類。

有專居一僧者。

如佛畝什至京諸檀越立巖寶寺。求那跋陀羅譯經。特立天竺寺。摩訶至都建外國寺以居之之類。

有爲人求福者。

如蕭惠開爲父思話造禪闕寺。宋孝武帝爲殷貴妃立新安寺之類。

有人民爲帝王而立者。

如宋泰始中。京師民爲孝武帝立天保寺之類。

有達官以寺爲家者。

如法輪寺爲何點家寺。點常居其中之類。

一時風尚。波起雲興。而魏之寺塔尤盛於南。

魏書釋老志。自興光至太和。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人。延昌中天。

下州郡僧尼等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神龜中寺至三萬有餘。

洛陽伽藍記載永寧寺之壯麗。可見其時建築之宏大焉。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遙已見之。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圍皆垂金鐺。浮圖有九級。角皆懸金鐺。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鐺。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金漆。扉上有五行金鈴。合有五千四百枚。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瑱綺疏。難得而言。波斯國胡人言。此寺精麗。遍園浮所無也。

佛教之興。首由翻譯。次卽講學。當時高僧。既聚徒衆。旦夕講貫。

高僧傳。康法朗。在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竺法義。受業弟子常有百餘。釋道安。住受郡寺。徒衆數百。竺僧朗。立精舍於金輿谷。開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朋孜孜訓誘。勞不告倦。釋法遇。止江寧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支遁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

復時開講席。兼教僧俗。

高僧傳。竺法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風教。友。竺法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庶咸萃。及諸冥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負義至者千數。釋慧持。講法華毗曇。四方雲聚。千里遙集。

問難質疑。不憚往復。

高僧傳支遁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爲法師。許詢爲都講。遁通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每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通旨。迴令目說。得兩三反便亂。于法開。每與支道林爭。卽色空。懸江何默。申明開難。高平郗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開有弟子法威。得支遁出山陰。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道林講比汝至。當至某品中。示語攻難數十番。云此山舊難通。威既至郡。正直還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遁遂屈。道安事佛圖澄爲師。澄講安每覆述衆未之懷。咸言須待後次。常難殺崑崙子。卽安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每有勝義。講者恆爲歛服。

高僧傳沙門道恒。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竺法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壹難之。據經引理。析駁紛紜。恒拔其口辯。不肯受屈。明日更集。慧遠就席攻難數番。關責鋒起。恒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麈尾扣案。未卽有答。遠曰。不疾而速。矧袖何爲。坐者皆笑。心無之義。於此而息。僧苞東下京師。正值祇桓等發講。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坐。坐驢驢於戶外。高座舉題適竟。苞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辭。遂遜退而止。

故世族學子。聞而信奉。非徒以迷信也。

魏書釋老志載魏世造像鑿石之鉅。

魏書釋老志與光元年。鑄釋迦之像。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曇曜白文成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石窟五所。鑄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顯祖於天宮寺。造釋迦主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

斤。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爲世宗復造石窟一。凡爲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

及其度僧之多。

魏書釋老志。高宗制。諸州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好樂道法。欲爲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疑。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遙遠。臺者十人。太和十六年。詔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度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爲常。熙平二年。靈太后令曰。常度僧依限大州應百人者。州郡於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百人。州統維那與官及精練。簡取充數。正光以後。僧尼大衆二百萬矣。

多本於宗教之信仰。而其推行佛教之普遍。亦至可驚。君后倡於上。士民應於下。以今日所存造像推之。其奉佛之風之盛。可想。

王利金石萃編。造像立碑。始於北魏。迄於唐之中葉。大抵所造者。釋迦彌陀彌勒及觀音勢至爲多。或刻山崖。或刻碑石。或造石窟。或造佛塔。或造浮圖。其初不過刻石。其後或施以金塗綵繪。其形模之大小廣狹。製作之精粗不等。造像或稱一區。或稱一堪。其後乃稱一鋪。造像必有記。凡造像人自稱曰佛弟子。正信佛弟子。清信士。清信女。優婆塞。優婆夷。凡出資造像者。曰像主。副像主。東西南北四面像主。發心主。都開光明主。光明主。天宮主。南面北面。上堪中堪像主。檀越主。大像主。釋迦像主。彌勒像主。彌勒開

明主觀世音像主无量壽佛主都大檀越都像主像齋主左右藉齋主造塔者曰塔主造鍾者曰鍾主造浮圖者曰東面西南面浮圖主造燈者曰登主登明主世石主勸化者曰化主教化主東西南北面化主左右藉化主都化主大都化主大化主都錄主坐主高坐主邑中助緣者曰邑主大都邑主東面邑主邑子邑師邑正左右藉邑正邑老邑胥邑諱邑政邑義邑日都邑忠正邑中正邑長鄉正邑平正鄉黨治律其寺職之稱曰和上比丘比丘尼都維那維那典錄典坐香火沙彌門師都邑維那邑維那行維那左右藉維那左右藉香火其名目之繁如此

葉昌燾語石道僕莫先於元魏道俗人等同心登願。余所見景明三年四人造象，其最少矣。遮垣而有廿三人，杜遜等年卅二，人明帝解三年高樹卅五人。神龜三年又自四十郡孝昌三年五十四郡道俗邑昌三年六十郡孝昌三年七十正始元年以至二百。景明三年三百餘人。武定二年比丘僧道略義三百人造象。

而佛經之刻石亦相繼而興。若泰山金剛經。徂徠般若經。

●**磊石泰山有金剛經全部**。徂徕山陝佛巖有大磐若經。錢竹汀謂皆齊武平中王子椿所刻。其字徑尺。
●**風峪華嚴經等**。

語石風豁華嚴經亦北齊刻其地在太原西三里觀臺一穴方五丈其石柱一百二十有六其寫刻之多幾過於儒家之石經矣

第十章 佛教之反動

佛教入中國而士農工商之外增一釋氏之民。無家族。無君臣。翕然奉他國之宗教。衣食居處。舉止聲容。悉與吾國禮教風俗乖異。此社會一大變化也。社會當變化之際。必不能無所抵觸。懷新者信其理想。非吾所有。篤舊者詫其習慣。爲吾所無。則以觀念之不同。而生事實之衝突。此勢所必至也。魏晉以來。佛教雖曰盛興。然社會中衝突之狀。亦往往見於史策。約舉之。蓋有數端。

(一)則華夷之界也。佛教初來。其勢微弱。故世不之異。至其寢盛。則排之者。首在華夷之界。五胡之君。自以戎神爲本。而當時猶有以此爲言者。

高僧傳。佛圖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僞混淆。多生怨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眞僞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經。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中書奏見前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異制。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之制。見前。

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僞中書令王波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我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於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爲道。

比及南朝。學者亦抱此見。顧歡夷夏論。力斥中夏之人。効西戎之法。

南史順獻傳。歎著夷夏論。端委指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夷之服。聲聞聲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蔚。棺殯槨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絕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

而信佛者。袁粲謝鎮之。朱昭之。朱廣之。及僧愍等。羣起駁之。其論見南史及弘明集中。或謂從道不從俗。

南史袁粲託爲道人通公殿之曰。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

或謂華夷一軌。

朱昭之難夷夏論。又云。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溫。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詎齊晉之子。剗剔之苦。實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推檢情性。華夷一軌。

或謂天竺卽中國。

僧愍戎華論。君實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若子自出自井坎之淵。未見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大地之中。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士。是中國也。

可見顧之持論。甚中要害。不與力辯。則不能免用夷變夏之議也。

(二)則倫理之爭也。出世法與世法殊科。其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皆所割捨。而吾國素重倫理者也。魏晉以來。雖多蔑棄禮法之士。而禮教之信條。深入人心。大多數之人。必不以背棄君父爲然。故佛

教與儒教之衝突。卽因而生。晉世庾冰桓玄等。均謂沙門宜敬王者。慧遠著論釋之。意謂佛教無妨於忠孝。

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爲人。皆避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避世則宜高尙其跡。夫然者。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至梁世毀佛教者造三破論。仍主倫理以破之。

劉勰滅惑論。或造三破論。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誑言說僞。興造無費。苦剋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滅。況人不蠶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爲失。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復過此。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絕。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肉生讎。服屬永棄。忤化犯順。無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疑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亡體從誑。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誠令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作沙彌。其母復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絕之。何可得從。

唐宋諸儒反對佛教。亦無非因此等根本不同。遂深惡而痛絕。比之夷夏之辨。爲尤重矣。

(三)則宗教之歧也。老子本非宗教。而自漢以來。卽以黃老與浮屠並稱。且有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說。

後漢書襄楷傳即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語。前見

晉世信天師道者多。而其教理不敵佛教。於是道士作老子化胡經。謂其出於道教。

高僧傳。法祖與蔡酒王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

其後南北朝之學道者。多揚其波而事爭辯。

南史。顧歡傳。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遂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賡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化。道之大象。卽佛之法身。曠劫諸聖。共遊斯一。老釋未始霄分。迷者分之而未合。

又司徒從事中郎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遙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鶩。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

續高僧傳。曇無最傳。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請釋李兩宗上殿。齋訖。侍中劉勝宣敕。請諸法師等與道士論義。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最對論。帝問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成佛。佛以爲侍者。文出老子開天經。據此明是同時。帝遣尙書令元叉宣敕。令斌下席。又議開天經是誰所說。中書侍郎魏收尙書郎祖瑩就觀取經。太尉蕭綽等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餘無言說。

此則因釋排道而道家欲援釋以爲重。雖似溝通教理。實則爭持門戶。此吾國歷史上宗教之競爭也。佛教既盛。愚智同歸。游食之徒。避役之氓。皆可假託以爲生。是亦社會之變相也。晉世桓玄已主沙汰僧祐。弘明集桓玄與僚屬沙汰僧衆教。京師競其奢淫。榮觀紛於朝市。天府以之傾匱。名器爲之穢濁。避役鍾於百里。逋逃盈於寺廟。乃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羣。境積不穰之衆。傷治害政。塵滓佛教。彼此俱弊。實汚風軌。使可嚴下在此諸沙門。有能伸述經語。暢說義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無虧。恒爲阿練若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亦所示物以道。弘訓作範。幸兼內外。其有達於此者。皆悉罷道。所在領其戶籍。嚴爲之制。速申下之。

義熙之季。目爲五橫。

弘明集釋教論。晉義熙之年。江左袁何二賢。商略治道。諷刺時政。發五橫之論。世有五橫。而沙門處其一焉。大設方便。鼓動愚俗。一則誘諭。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無窮之慶。敦厲引導。逼強切勒。以滅父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會同盡備。磨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

而北魏太武。因信道教。兼惡沙門不法。遂盛加誅戮。

魏書釋老志。世祖得寇謙之道。以清淨無爲。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時司徒崔浩博學多聞。帝每訪以大事。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非毀。常謂虛誕爲世害。會蓋吳反杏城。關中騷動。帝西至長安。先是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賜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楯。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醴酒具。及

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爲窟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帝既忿沙門非法。治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勸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自王公以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又下詔曰。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真君七年三月也。

然宋魏對峙。宋不之禁。沙門多避難南來。

高僧傳。僧導立寺於壽春。會廢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其有死於廢者。皆設會行香。爲之流涕哀慟。

至魏文成帝時。復弛其禁。

魏書。魏老志。高宗踐極。詔諸州郡各聽建佛圖一區。往時所毀圖寺。仍還修矣。佛像經論。皆得復顯。

明帝正光初。釋李之辯。釋氏優勝。李宗遂屈焉。

齊周對峙之時。道釋之爭尤烈。齊尙佛教。令道士皆染髮。

續高僧傳。文宣受禪。齊祚大興。天保年中。釋李二門。交競優劣。會梁武啟運。天監三年。下敕捨道。道士陸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亡命。叛入北齊。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乃敕召諸沙門與道士對校道術。曇顯對之。帖然無驗。諸道士等相顧無顏。文宣處座。自驗臧否。其徒爾日皆捨邪從正。求哀濟度。未發心者。敕令染髮。

周崇儒術辯論頻年

北周書武帝紀：天和三年八月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門道士等親講禮記。四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門等討論釋義。建德二年十二月癸巳，集羣臣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辯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爲先，道教爲次，佛教爲後。

後遂斷佛道二教，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

北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四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并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

續高僧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敕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於正殿，帝昇御座，親量三教優劣，廢立衆議紛紜，各隨情見，較其大抵，無與相抗者。至其月二十日，又依前集衆論乖舛，是非滋生，並莫簡帝心，索然而退。至四月初，敕又廣召道俗，令極言陳理。又敕司隸大夫甄慧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慧乃上笑道論三卷。至五月十日，帝又大集羣臣詳論上論，以爲傷義道士，卽於殿庭焚之。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乃普滅佛道二宗。

又：帝遂破前代關山東西數百年來官私佛寺，掃地並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禹貢八州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爲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

然猶立通道觀以闡教義

北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六月戊午，詔曰：三墨八儒，先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徵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蹟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

●高僧傳別置通觀。簡釋字有名者。普著衣冠。爲學士焉。

視魏太武之肆行誅戮者有別。蓋自佛教輸入以來。疑信雜出。綿歷歲年。至是遂成三教鼎立之勢。

●隋書經籍志齊三教論七卷。衛元嵩撰。此是三教之論。始於周世。

其詆訶排擠者。雖以道家爲當。然至隋世。道教仍屈於佛焉。

●隋書經籍志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之事。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宏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於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游。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壘。帝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絕。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爲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真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爲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之孫。授其圖籙真經。勅召百神六十餘。於代郡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餘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爲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道場於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並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鄴。遂罷之。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至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興高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隋書經籍志引此志略述其梗概。

